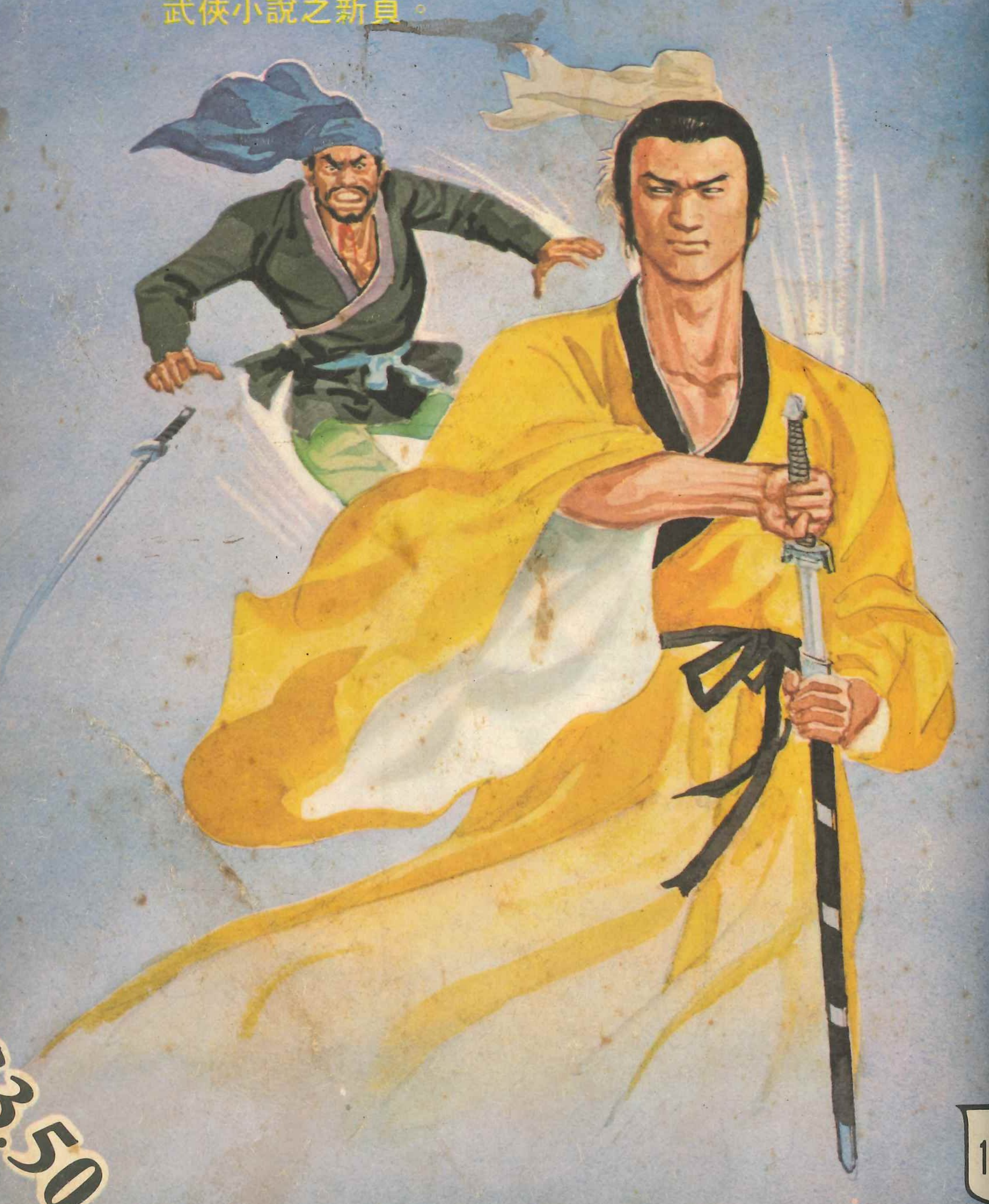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劍胆琴心（新派俠情故事）隆中客・新著

作者以最新之姿態爲本刊撰寫本故事，情節寫情新奇，內容豐富脫俗，文詞並茂，論武功則驚心動魄，說兒女則情纏綿悱惻，實爲開武俠小說之新頁。



$3.50

1046

編者話

本刊自1040期增加篇幅，加强內容以來，銷數突增，備受各地讀者函電稱讚，時有讀者來電本刊，言及近數期來有多時購買不到，這一點本刊甚爲抱歉，近數期內因本刊封面數目有限，臨時不能加添印數，以致使到擁愛本刊部份讀友向隅，本刊同人對此感到十分抱歉也。由下期起，本刊當加印封面，增添印數，保証以後讀友們在港九兩地以及新界各地都可以購買到本刊，多謝捧場！

＊＊　　＊＊　　＊＊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是隆中客先生新著﹂劍胆琴心﹂，本文故事情節曲折，內容新穎，離奇詭秘，驚險緊張，令人爲此心驚胆震，關外大俠馬天行爲了探查白蓮教的內幕，最初受盡皮肉之苦，假扮成不諳武功的靑年人，運用他的機智，逐漸探知敵情，最後以他超卓的武功，終於使﹂白蓮教﹂瓦解以無形。

＊＊　　＊＊　　＊＊

下期巨型小說高皐先生的﹂黑鷹喋血記﹂，蕭逸先生的﹂無憂公主﹂也由下期開始連續登載。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劍胆琴心（新派俠情故事）
關外大俠馬天行爲了探查﹂白蓮教﹂的底細，在失踪兩年後的一天出現在北京城，他運用他的機智，以及超卓的武功，終於使重新崛起的﹂白蓮教﹂瓦解於無形。……隆中客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武松會兄（水滸補遺——武松傳）
馬蹄聲中　夾道爭看英雄……鐵翅 40

罪証（浪子奇行錄）◀上▶
爲管閒事　街頭遇襲……馬雲 51-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鬼魅江湖（新穎俠艷感人故事）
疑友作波臣　狂飲圖醉死……諸葛青雲 63

玉劍傳奇（楚留香新傳）
人比櫻花艷　引來蝶與蜂……古龍 71

最後一招（新穎俠義奇情故事）
攻入中嶽廟　無法救掌門……高皐 77

虎·豹·龍·蛇（司馬洛傳奇故事）
遊覽海灣　偵查殺手……馮嘉 87

英雄槍下美人血（俠情中篇故事）
突來怪老者　是否人之患……龍乘風 95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天蠶變（俠義傳奇故事）
武當傳六絕　無敵查僞令……黃鷹 103

金筆點龍記（正宗俠情）
造訪萬家院　獨戰兩怪人……臥龍生 113

劍氣白雲（俠義奇情故事）◀大結局▶
痴男怨女　終成美眷……蕭逸 122

機智掌故·孫子兵法

玄機妙算（機智故事）……機智子 61
臨機應變（孫子兵法）……賽孫賓 85
熊廷弼（民族英雄軼事）……秦中客 112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厦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1046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侠情金牌巨型故事

心琴胆劍

文·客中隆
圖·令盧

落拓少年人

年齡：二十五至三十五。

身裁中等，器宇不凡，機警伶俐，略通武功。

待遇：月薪紋銀三百兩，另供豪華生活享受……

這是一份徵求人材的招貼。

即使是在天子脚下的北京城，三百兩銀子一個月的待遇，還是非常吸引人的，何况，還另外供應豪華生活享受。

可是，像這麼待遇優厚的工作機會，爲甚麼會沒人去應徵呢？

說它沒人應徵，是有事實根據的。

因爲，那招貼的紅紙都已褪了色，至少已經貼出一個月以上了。

按常情說，有人應徵之後，那貼出招貼的人，會派人清理的。

但事實上，北京城的大街小巷中，仍然到處可以看到這一份褪了色的招貼。

這，究竟是甚麼原因呢？

× × ×

應徵當替身

馬天行已經是第五次在那同樣性質的招貼下徘徊了。

他，是不是想去應徵呢？

平心而論，馬天行所具備的條件，跟那招貼上所要求的，是頗爲脗合的。

他，三十上下年紀，中等身裁，一臉的絡腮鬍，器宇軒昂，堂堂一表。

只是，他顯然太寒酸了一點，在這春寒料峭的北國天氣裏，他居然只穿了一襲褪了色的青色夾袍。

由于衣衫實在太單薄，儘管他想努力保持他的器宇軒昂，在着膚如刺的寒風裏，仍然禁不住直打哆嗦。

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用在目前的馬天行身上，那是再恰當不過了。

× × ×

馬天行摸摸自己的口袋，口袋中已只剩下一兩不到的碎銀。

長安居，大不易。

在天子脚下，繁華似錦的北京城討生活，也同樣的「大不易」。

即使是過最起碼的生活，一兩不到的碎銀，又能混上幾天？

也許是迫于現實生活的壓力，也可能是爲了好奇，馬天行再度向那招貼深深地盯了一眼之後，苦笑着自語道：「走！打道長辛店。」

× × ×

長辛店是位于北京城西南郊區的一個鎮甸，鎮甸雖然不算大，但由於是通往京城的要衝，因而市面上却是非常繁華。

那貼出招貼的主人，就住在長辛店南端邊緣的一棟古老巨宅中。

那巨宅雖然古老，却相當氣派，遠遠看去，但見一片甲第連雲，佔地至少也在五十畝以上。

面對那兩扇緊閉着的朱漆大門，馬天行似乎有點自慚形穢地猶豫了一下，然後，他終於鼓起勇氣，步上台階，舉手在朱漆大門的銅環上叩了兩下。

朱漆大門上，應聲開了一個方格子小孔，現出一隻滿佈紅絲的眼睛，也傳出一個略顯沙啞的語聲：「找誰？」

馬天行挺起胸膛，顯得頗爲拘謹地答道：「在下是來應徵的。」

「哦——」

那「哦」聲好長，好長，令人沒法分辨，到底是驚訝還是含有輕視的意味？

當事人的馬天行，但覺一股透骨涼意侵透全身，那滋味，似乎遠比那透骨寒風更不好受。

此情此景，使他幾乎興起一種返身就走的衝動。

但也就當他「返身就走」的衝動興起的同時，只聽「呀」地一聲，那朱漆大門打開了，一位頭戴毡帽，身穿羊皮襖的半百老人向他含笑招手道：「請進來。」

別瞧這老頭方才的那一聲「哦」令人不好受，但他的笑容却予人一種親切感。

馬天行殊感意外地怔了一下，然後舉步而入，並含笑說道：「多謝老丈！請多指教。」

那老頭笑容可掬地道：「年輕人別客氣，我不過是一個看門的老頭，沒甚麼可指教的，一切還得看你自己的運氣。」

「請問老丈，以前有沒有人前來應徵過？」

「有，如果我老頭子沒記錯，你小伙子是前來應徵的第一百二十一個。」

已經是「三十而立」之年了，還被人叫做「小伙子」，馬天行有點啼笑皆非地，道：「那些人，錄取了多少？」

「一個都不合格。」

「哦……您看……在下有希望嗎？」

「我已說過，這得看你的運氣……」

說到這裏，那老頭一轉話鋒，道：「你先在我這門房中坐坐，我進去替你傳稟一聲……」

說完，也不等馬天行的反應，逕自向裏面疾奔而去。

那老頭儘管是快速奔馳，但快速中却掩飾不住那份穩健輕靈。

很顯然，那位老頭具有一身上乘的武功。

馬天行目注那老頭的背影，默然沉思着：「門房已是如此，其主人的高明不難想見，這北京地區，眞不愧是臥虎藏龍之地……」

那老頭的背影消失之後，馬天行才開始打量週圍的環境。

大門內是一片不算大也不太小的花圃，還有假山、荷池。

當然，初春時節不會有荷花，即使是三五株寒梅，也已經是半凋狀態，落英遍

地。

花圃正中，一條用鵝卵石鋪成的箭道，直通第一進的大門前。

期待中的時間，在感覺上，是過得很慢的。

目前，期待中的馬天行，不但感覺到時間過得太慢，而且還有着輕微的不安。

因爲，這兒實在太靜了，靜得像是宇宙萬物都停止了活動。

還有，自從他進入大門之後，除了那門房老頭之外，不曾看到過第二個人。偌大一棟巨宅，爲甚麼人口會那麼稀少？

此中是否另有緣因？

就當馬天行心念電轉，微感不安之間，那門房老頭已出現第一進的門口在向他含笑招手。

於是，馬天行快步通過箭道，到達第一進的大門前。

大門內適時出現一位身着青緞長袍的中年文士，兩道冷電似的目光，向馬天行的週身上下打量着。

那中年文士不但目光有如冷電，臉色也好冷好冷，就像馬天行曾經借過他的一筆錢不肯償還似地。

倒是那門房老頭，儘管他的一雙眼睛滿佈紅絲，却一直是笑口常開，這時，他又笑容可掬地說道：「年輕人，這是本宅的冷總管……」

那冷總管却冷然截斷他的話，向馬天行勾了一下指頭道：「跟我來。」

馬天行一面跟在冷總管的後面亦步亦趨，一面心中暗笑着：「這個人眞是人如其姓，冷得夠意思。……」

馬天行沒開口。

冷總管也沒開口，只是默然前行，穿過第一進的大廳，循迴廊經第二進的天井，再由左側的一道月洞門，進入另一個小花圃中，花圃的盡頭，是一棟建築頗爲新穎的三層樓的樓房。

冷總管一直將馬天行帶入樓房的客廳中後，才回過身來，漠然地道：「坐！」

「謝謝！」

到目前爲止，除了那門房老頭與冷總管外，馬天行還是沒看到別的人影。

冷總管遞過一張印好的表格，道：「照實填寫。」

「是！」

馬天行露齒微笑，可能是由於冷總管這回說了四個字，而他只回答一個字，認爲佔了便宜吧！

那表格上所印的，都是有關應徵者的姓名、年齡、籍貫，以及直系親屬等項。

馬天行順手取過事先備好的毛筆，很快就填好了，雙手遞還給冷總管。

冷總管略一過目，道：「這上面填寫的，都是眞實的？」

「是的。」

「如果有甚麼不實在的地方，現在改正，還來得及。」

「不必。」

冷總管很難得地四句話說了四十個字，但馬天行却一共只回答四個字。

一比十，馬天行這便宜可佔大了。

冷總管居然笑了：「你好像比我還要冷。」

「豈敢。」

「祝你好運！跟我來。」

這一「跟」，「跟」上了三樓上的一間豪華起居室中。

這間起居室，不但陳設豪華，而且也相當寬敞。

室中心還擱着一個爐火正旺的木炭火盆，火盆旁邊有一張搖椅，搖椅上坐的當然是這兒的主人，搖椅旁邊還有一位女郎在替椅上人輕輕地捶着。

不過，椅上人和那女郎都是背向門口，因而初入室內的馬天行，沒法看到他們的廬山眞面目。

由於室內有爐火正旺的火盆，因而顯得溫暖如春。

這，對於飽受寒威折磨的馬天行而言，一進入室內，那就算是一項莫大的享受了。

冷總管將那一份填好的表格雙手遞給椅上人，然後，恭恭敬敬地肅立一旁。

也直到這時，那張搖椅才在那位女郎的推移下轉了過來面對馬天行。

馬天行目光一注之下，不由心頭一震地楞住了。

因爲，除了服飾上的豪華，與膚色較爲白晳之外，不論面貌、身裁，和器宇，那椅上人都跟馬天行有八成近似，即使是年齡方面，也不相上下。

這情形，固然足以令馬天行發楞。

而那位女郎，更令馬天行心頭爲之狂跳不已。

那女郎約莫雙十年華，中等身裁，中上姿色，穿着一襲粉紅色絲質睡衣，使得她那玲瓏剔透的美妙胴體，若隱若現地，格外撩人遐思。

當然，中上姿色的女人，不算很美，但眼前這位中上姿色的紅衣女郎，却比最美最美的女人，更具有迷惑男人的媚力——一股沒法形容的媚力，似乎還帶一點野性。

不過，那紅衣女郎之所以成爲馬天行心頭狂跳的主因，却絕對不是由於她的美和媚力，也不是由於她那若隱若現的美妙胴體。至於究竟緣因何在，也就只有馬天行心中有數了。

× × ×

那紅衣女郎仍在以她的兩隻粉拳在那椅上人的肩頭上輕輕地搥着，一雙媚目却儘在馬天行的週身上下溜轉，瞧得那麼仔細，也那麼放肆。

馬天行眉峯一蹙之間，那椅上人已目注他朗聲問道：「你叫馬天行？」

「是的。」

「來自關外？」

「是的。」

「也略懂武功？」

對於這一個問題，馬天行却是苦笑了一下，才點點頭道：「是的。」

那椅上人接問道：「你，父母雙亡，並無任何親屬？」

「是的。……」

這些，都是在那表格上填好了的問題，此刻，不過是照本宣科，雙方用口複述一遍而已。

略爲停了一下，那椅上人又問道：「馬天行，你進入關內，有何貴幹？」

馬天行不加思索地答道：「找人。」

「找甚麼人？」

「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

「那一男一女，對你很重要？」

「不錯。」

「已經找到沒有？」

「到目前爲止，毫無綫索。」

「如果你被錄取，那麼，你那找人的工作，勢必中止，你明白嗎？」

「我明白。」馬天行接着反問道：「請問，我是否已被錄取？」

「別問我，先回答我的問題。」椅上人沉思着問道：「方才，你已回答過，略諳武功，那麼，對於武林中動態，當也不太陌生？」

「是的，不太陌生，但所知也有限得很。」

「關外武林，有一位被尊稱『劍簫雙絕、乾坤聖手』馬天行的人，你該聽說過了？」

「是的，我聽說過。」

「那麼，你是不是就是那位威鎮關外的馬天行馬大俠呢？」

馬天行含笑反問道：「如果我就是那位威鎮關外的馬大俠，會潦倒成這個樣子，前來應徵你這三百兩銀子一個月的工作嗎？」

「但你的姓名，跟那位馬大俠完全一樣。」

「天下之大，姓名相同，甚至面貌近似的人到處都有，目前，你我的面貌頗爲近似，這不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嗎？」

那椅上人笑道：「你，算得上是辯才無礙。」

馬天行也笑道：「多謝誇奬！其實，我說的是事實，總而言之一句話，此馬非彼馬，馬大俠絕對是另外一個人。」

「最近，有沒有馬大俠的消息？」

「沒有，據傳說，兩年以前，馬大俠就失踪了。」

「是怎樣失踪的？」

「這個，我沒聽說過。」

「好！不談馬大俠的事，咱們言歸正傳，」那椅上人扭頭向一旁的紅衣女郎笑問道：「婷婷，妳看，這個馬天行，怎麼樣？」

紅衣女郎媚笑道：「很不錯啊！」

那椅上人道：「那麼，我決定錄用他了。」

紅衣女郎道：「我也贊成。」

那椅上人目光移注馬天行，道：「馬天行，現在，我正式宣佈，你已經被錄取了。」

馬天行抱拳一拱道：「多謝栽培！」

那椅上人說道：「你用不着多謝我，你之所以被錄取，完全是由于你所具備的條件，符合我的需要，沒有一點其他的因素。」

「這一點，我明白。」

「現在，我要向你說明我的眞實來歷，你的工作性質，以及你我之間的權利義務。」

「在下恭聆。」

「你自己說過，對武林中事，不太陌生？」

「不錯。」

「那麼，對于北京地區的兩位武林名人，『燕趙雙英』，當也聽說過？」

「是的，但是我只聽說『燕趙雙英』是中原武林中有數的頂尖兒高手之一，却不曾見過面，因爲，我還是第一次到關內來。」

「燕趙雙英」當然是兩個人，也都是俠義中人物。

其中之一姓劉，名杰，綽號「劉一刀」，據說，劉一刀殺人從來不用第二刀，不論是罪孽如何深重的大壞蛋，只要能夠接下他一刀而不死，就算是檢回一條老命了。

不過，能在劉一刀的刀下檢回老命的幸運兒，好像還不曾聽說過。

雙英中的另一位叫「洞金指」諸超。顧名思義，「指」能「洞金」，其指力的霸道，已不難想見，而諸超就以他那霸道的指力，與劉一刀的寶刀稱雄武林，而被武林同道尊爲「燕趙雙英」。

至于雙英之間，究竟是誰强誰弱，由于他們都是道義之交的謙謙君子，從來不曾較過量，因而這問題，恐怕連他們自己也沒法回答。

× × ×

那椅上人忽然神秘地一笑道：「現在，你已經見到其中之一了。」

馬天行心頭微震，注目問道：「閣下是——？」

那椅上人說道：「我是『洞金指』諸超。」

馬天行一臉困惑神色地「哦！」了一聲。

諸超笑問道：「不相信？」

馬天行道：「不是不相信，只是，『燕趙雙英』該是五十開外的人了，而你，看起來却還那麼年輕。」

諸超道：「如果我的外表看來像我的實際年齡，你就不可被錄取了。」

「那是爲甚麼？」

「因爲，我需要一個替身。」

馬天行訝問道：「你要一個替身來幹嗎？」

諸超道：「你自己想想看，以你的條件而言，你能代表我去做些甚麼呢？」

馬天行啞然失笑道：「我只能代表你去丢人。」

諸超道：「也可能代我挨刀子，你該明白，想要我的命的人，是很多的。」

馬天行默然無語。

諸超道：「你害怕了？」

馬天行眉梢一揚，道：「如果你我易地相處，你怕不怕呢？」

「我當然怕。」

「我也一樣。」

「那麼，你現在若拒絕合作，還來得及。」

「我想，等我明瞭工作性質，以及爲甚麼要我做替身的原因後，再做抉擇。」

諸超笑道：「你好像很好奇？」

馬天行道：「好奇心也是人的本能之一。」

諸超道：「說得有理，關于工作性質，我自會說明，至于爲甚麼要你做替身的原因，我却不想說，因爲，我可以編一籮筐的假理由來騙你，但是，我不願意說假

話。」

馬天行沉思苦笑道：「好吧！我退而求其次。」

「這是說，你願意先聽工作性質？」

「不錯。」

諸超抬手一指他旁邊的紅衣女郎，笑道：「這是我的夫人呂婷婷。」

馬天行向呂婷婷抱拳一揖，道：「見過夫人。」

呂婷婷抿唇媚笑，還了一禮。

諸超含笑說道：「你的第一件工作，就是以我的身份，帶着這位夫人公開出現各種公共場所，必要時，也得參加同道間的應酬，這也就是說，從你開始工作的那一天起，你就是『洞金指』諸超，也是這兒的當然主人，除了不能跟我的夫人有越軌行動之外，你可以享受我平常所享受的一切。」

月支白銀三百両，享受豪華的生活，還有如花美眷伴遊，儘管這位如花美眷，只不過是假鳳虛凰，不能「越軌」，但也算是慰情聊勝于無了。

這樣的工作，對馬天行這個窮途潦倒的窮措大而言，是多麼的具有誘惑力，試想，他能提得起拒絕這一份工作的勇氣來嗎！

馬天行果然沒有拒絕，只是蹙眉一笑道：「這的確是一份既輕鬆、舒服，而又古怪的工作。」

諸超也含笑說道：「你說得不錯。」

「如果我要請問爲甚麼，你還是不會說明？」

「是的。」

「可是，我要提醒你，我只是一個很平凡的馬天行。」

「這個我知道，由于你我面貌、身裁、年齡很近似，只要略加改裝，你這個平凡的馬天行，立刻就變成絕不平凡的諸超了。」

「唔……還有，你說過，一開始，我就要以你的身份，公開活動，並參加應酬？」

「是的。」

「但我對這兒的一切都是陌生的，在公開活動中，如果碰上你的朋友，豈非立即露出馬脚？」

諸超笑了笑道：「你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凡是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惜言如金，平常碰到熟人，笑一笑，點點頭，就已經不錯了。……」

馬天行截口笑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不認識你的朋友，我總不能見人就笑一笑，點點頭，何況，如果人家要找我攀談，又怎麼辦？」

「你很細心，問得也很有道理。看來，這一次眞是找對人了。」

「閣下，你還沒回答我的問題哩！」

「這不成爲問題，因爲，當你在公開場合中，都有我的夫人或者是冷總管陪伴，他們的任務，就是保護你的安全，遇上熟人時，暗中提醒你，也代你去應付。」

「這麼說來，我的確該放心了。」

「本該如此，關于安全問題，除了有婷婷和冷總管保護之外，我還會另派高手，暗中隨護，所以，你雖然有被暗殺的可能，但被殺死的機會，却是微乎其微。」

馬天行沉思了一下，又道：「現在，我只問最後一個問題，我代表你成爲這兒的主人之後，你又何去何從？」

諸超道：「你別管我的事，總而言之，你代表我的身份之後，這兒上自我的夫人呂婷婷，下至更夫僕役，都會將你視爲主人。」

「好！咱們就這麼一言爲定。」馬天行苦笑了一下，道：「看來，馬天行這三個字好像是不吉利，威震關外的馬天行大俠，于兩年之前神秘失踪，如今，我這個默默無聞的馬天行，也要神秘失踪了。」

諸超道：「如果神秘失踪的人，都有你這樣的際遇，恐怕天下滔滔，希望這樣失踪的人，大有人在哩！」

接着，神色一正，道：「最後，我要重複方才已經說過的一句話，不許跟婷婷有越軌的行動，也不許動她的歪腦筋。」

馬天行點點頭，道：「我已記下。」

諸超道：「除了婷婷外，本宅中任何女人，只要你中意，都可以招之即來，恣意享用。」

馬天行笑道：「我一併謝了！」

諸超向一直肅立一旁，像一尊石像似地冷總管揮揮手，道：「帶他去客房休息，明天起，開始工作……」

× × ×

這間客房的豪華程度，比起諸超的那間起居室來，決不多遜。

全部紫檀木家具，雕花大床，錦衾綉被，還有四盞精緻的八角宮燈，也有爐火正旺的木炭火盆。

現在，馬天行正站在一面巨型銅鏡前，向鏡中的自己端詳着。

他的髮型，和繞頰絡腮鬍已經過修飾，一襲銀灰色的狐皮袍取代了他原先那件褪了色的青色夾袍。

眞是，人要衣裝，佛要金裝。

此刻的馬天行，不但更顯得器宇不凡，更是容光煥發，飄逸瀟洒，有如玉樹臨風。

不過，這僅僅是他的外表。

他的內心又如何呢？

人的內心，沒法看到，但却會由那靈魂之窗——眼睛中透露一些秘密。

馬天行雖然是獨自站在大銅鏡前，向鏡中的自己端詳着，但他的臉上却是一片自嘲的苦笑，眼神中更有一抹濃得化不開的憂鬱。

按說，像他這樣潦倒落魄的流浪漢，能獲得目前這樣的一份差使，還有甚麼不滿足的？

是由于諸超向他說過，這份工作可能有生命的危險？還是他自己別有難言之隱呢？

室內的滴漏銅壺，已標示出二更三點了。

夜色够深，但呆立銅鏡前的馬天行，却根本沒有就寢的打算。

也不知呆立了多久，他緩步走向窗前，打開窗戶，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氣，一聲難聽已極的厲嘯，也適時傳入他的耳中，而使他情不自禁地打了一個寒噤。

那厲嘯聲沒法分辨究竟是出于野獸或者是魔鬼的口中，也沒法判斷它的方向和距離的遠近。

儘管是難聽已極，却並不怎麼激烈，像是來自地底，也像是來自夜空，若斷若續，似有若無，但一聽那聲音，却令人有毛骨悚然之感。

馬天行雖然潦倒落魄，淪爲別人的替身，却絕不是胆小鬼。

儘管他聽到那怪異的嘯聲時，也曾有毛骨悚然之感，却一點也沒有害怕的意思，不但沒有害怕的意思，而且還凝神默察那嘯聲的來源。

但就當他凝神默察那嘯聲的來源時，那怪異嘯聲却已渺不可聞。

他，眉峯一蹙之間，一陣輕快脚步聲由遠而近。

接着，人影一閃，香風輕拂，綽約多姿的諸夫人呂婷婷已俏立他面前，並嫣然一笑道：「馬爺，胆子可不小啊！」

馬天行含笑反問：「何以見得？」

「你沒聽到方才的鬼叫聲？」

「聽到了。」

「聽到鬼叫聲而不害怕，足證你胆子不小。」

「不是我胆子大，是我不相信世間有鬼。」

「我也不相信世間會有鬼，但現在，我却不能不相信事實。」

「妳見過？」

「我沒見過，却經常聽到。」呂婷婷媚笑道：「有興趣聽聽現代的『山海經』嗎？」

馬天行洒脫地一笑道：「固所願也！不過……方便嗎？」

「有甚麼不方便的。」呂婷婷媚笑道：「我都不怕，你還怕甚麼？」

「不怕甚麼，我只怕會忍不住有越軌的行動。」馬天行的目光在她週身上下掃視着：「妳知不知道，妳對男人的吸引力有多强？」

呂婷婷一副似笑非笑的神情，却沒接腔。

馬天行又道：「我也自信，我對女人的吸引力，也不弱。」

「你很自負。」

「自負不同于吹牛，吹牛是言過其實，自負是必須有條件做後盾的。」

「你也算得上是辯才無碍。」

「過獎！那是由于妳的美麗所賜予的靈感。」馬天行含笑說道：「試想，一對吸引力很强的男女，等于是乾柴烈火，碰在一起，不燒起來才怪哩！」

「是嗎！我倒要試試看，能不能燒得起來……」

她將他擋在窗口的身子向旁邊一撥，像一條泥鰍似地，由窗口滑入室內，並隨手關上了窗門。

馬天行苦笑道：「夫人，這可……試不得……」

「爲甚麼？」

「我好不容易找到這份美差，如果還沒開始就弄砸了……」

「如果弄砸了，我給你一份更好的美差，」呂婷婷逕自在火盆旁的一張搖椅上坐了下來，媚笑道：「你仍然站在窗口，咱們保持距離，以免燒將起來。」

馬天行雙手抱胸，含笑不語。

呂婷婷又道：「其實，你的顧慮是多餘的，你已經是這兒的主人，而我又是這兒的主婦，即使燒將起來又何妨。」

馬天行說道：「可惜咱們只不過是假鳳虛凰，而我又對諸大俠有過不越軌的承諾。」

「別食古不化，你要知道，今後，你我單獨相處的日子還多，只要你我自己不說，誰又知道，何況，他又早已離開本宅了。」

「妳說的是諸大俠？」

「不錯。」

「他去哪兒了？」

「不知道，即使我知道也不便說，更不敢說。」呂婷婷苦笑了一下，道：「不談這些，現在還是說現代的山海經吧！」

馬天行含笑注目說道：「在下洗耳恭聆。」

呂婷婷神色一正，道：「本宅是一棟已有百年以上歷史的古老住宅，它的第一位主人是一位親王，第二任主人是一位大將軍，但他們都是不得善終的，尤其是那位大將軍，更是因叛國罪而滿門抄斬。」

「所以才經常鬧鬼？」

「不錯。」

「諸大俠就是本宅第三位主人？」

「不錯，方才你所聽到的鬼叫聲，每月初一十五的半夜，必然會發生一次。現在，剛好是二月初一的半夜……」

馬天行截口笑道：「眞絕，鬼叫還會排好固定的日期。」

呂婷婷給了他一個嫵媚的白眼，道：「這不是山海經，是眞的事實。」

「但妳方才說過，妳沒看到過。」

「我雖然沒看到過，却另有人看到過，而且，凡是自詡胆大，而要一探鬼踪的人，都死得不明不白，所以，我特地告訴你一聲，不可因好奇而擅自行動，否則，死了可沒人替你伸寃。」

馬天行洒脫地一笑道：「多謝提醒！我已經牢記了。」

「還有，不論遇到甚麼怪異的事，都不可驚異。」

「這也算是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對！」呂婷婷沉思着道：「這份工作，如果你能好好做下去，將來還有意想不到的好處。」

「是哪一方面的好處？」

「天機不可預洩。」

馬天行含笑說道：「我會好好做下去的。」

「那我就放心了。」

「夫人此行，就是爲了要說明這些而來？」

「是的，同時也要提醒你，跟我單獨相處時，不要太古板。」她嫵媚地一笑：「也不要對那不能越軌的承諾太認眞。」

馬天行似笑非笑地道：「我本來就不是一個太古板的人……」

他的話沒說完，窗外忽然發出「嘩」地一聲爆响，就像有人向窗子上撒了一把沙子。

而且，一股陰冷已極的寒風，透窗而入。

馬天行雖然身着銀狐長袍，也禁不住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顫。

緊接着，室內景色大變。

那本來是非常柔和悅目的四盞八角宮燈，光綫突然一暗，並變成慘綠色。連那爐火正旺的火盆，也變成慘綠色。

當然，那溫暖如春的感覺也消失了，代之的是一股透骨的奇寒。

那本來是滿面春色，笑語如珠的呂婷婷，在幽暗而又慘綠的燈光下看來，似乎連那美妙動人的臉型也變了，變成了一個猙獰恐怖的母夜叉。

同時，一陣飄忽不定的「啾啾」鬼叫聲，也此起彼落地鬧個不停。

此情此景之下，儘管呂婷婷曾經事先打過招呼，也儘管馬天行是不怕鬼，更不信有鬼的人，一時之間，却也禁不住爲之毛骨悚然。

「你害怕嗎？」

「不怕。」

還好，呂婷婷的語聲，還是那麼嬌甜動人。

但口說「不怕」的馬天行，連他自己也感覺到，他的語聲是有點不自然的。

幸虧這情形並不持續多久，片刻之後，一切又恢復正常。

呂婷婷仍然是柳媚花嬌地笑問道：「現在，你還不相信世間有鬼嗎？」

馬天行含笑點首道：「是的。」

「要怎樣才能相信呢？」

「除非讓我親眼看到，並且和他打上交道。」

呂婷婷媚笑着道：「你够强，慢慢來，日子久一點，你總有機會跟鬼打上交道的。」

室外傳來冷總管的語聲道：「啓稟夫人，有貴客求見諸大俠。」

呂婷婷一怔，道：「現在是甚麼時候，你怎不回掉他。」

冷總管的語聲道：「回夫人，那人說，有很重要的事，堅持立即接見。」

「那是一個怎樣的人？」

「那人也自稱姓馬，名天行，來自關外……」

呂婷婷目注馬天行嬌笑道：「這眞是無獨有偶。」

馬天行苦笑道：「這位馬天行，可能就是在關外大大有名的那位馬天行吧？」

冷總管的語聲道：「馬爺說得不錯，那人身邊帶有一簫一劍，簫是白玉帶紅斑的血痕簫，劍是劍鞘劍柄都古色斑斕的寶劍，十九就是那位名震關外的『劍簫雙絕、乾坤聖手』馬天行大俠。」

呂婷婷道：「你沒問過他的來歷？」

冷總管的語聲道：「屬下問過，但他說，見到這兒主人時，自會說明來歷。」

「現在，人在哪兒？」

「回夫人，人已在客廳中。」

呂婷婷俏臉一沉道：「冷侗，你是越來越懂規矩了，未獲主人允許，居然將一個來歷不明的人，擅自請到客廳中來。」

冷侗的語聲苦笑道：「夫人，您錯怪屬下了，……」

「怎麼說？」

「事實上，屬下跟于烈都已盡了心力，毋如那人身手太高……」

「哦……你們較量過？」

「沒正式出手，但暗中較量過。」

「你們兩個吃了虧？」

「吃虧是說不上，那人只是點到即止，讓屬下和于烈知難而退。」

「噢……」

冷侗的語聲又苦笑道：「但屬下跟于烈都有自知之明，憑那人的身手，即使聯手全力攔截，也未必能攔得住。」

這當兒，馬天行只是靜靜地聽着，對於那位和他同名同姓的馬天行，似乎一點也不關心。

當然！現在他已明白，這兒的冷總管就是黑道上的難纏人物之一「冷面人屠」冷侗，而那位滿眼紅絲的糟老頭門房，也是黑道上的難纏人物之一「紅眼金鵰」于烈。

馬天行既然是略諳武功，對江湖上的事也並不太陌生，自然也聽過冷侗和于烈的名號。

現在，他不禁心頭暗忖着，「火眼金鵰」于烈、「冷面人屠」冷侗二人的名氣，並不在「洞金指」諸超之下，目前，這兩個黑道巨擘，怎麼會成了諸超的手下人呢？

不！應該說，他這個僅略通武功的馬天行，已成爲這兩個黑道巨擘的主人了。

興念及此，馬天行禁不住啞然失笑。

× × ×

呂婷婷嬌笑道：「如此說來，倒的確是我錯怪你們了。」

冷侗的語聲道：「夫人聖明，屬下怎敢放肆越權。」

呂婷婷道：「傳說中的『劍簫雙絕、乾坤聖手』馬天行，使的是白玉紅斑的血痕簫，和劍葉上鑲有七顆明珠，成北斗七星狀的七星寶劍，方才，你見過他的寶劍嗎？」

冷侗的語聲道：「回夫人，他沒有亮過劍，屬下也還有一點未加說明，那人的面目和身裁，都和咱們這位馬爺非常近似的。」

「噢！」呂婷婷向馬天行深深地盯了一眼，道：「世間竟有如此巧合的事？」

馬天行自我解嘲地一笑道：「造化之神也未免太粗心了，居然塑造出三個外表近似，命運却完全不同的人來。」

呂婷婷笑了笑，然後揚聲說道：「冷侗，去告訴那人，就說諸爺和我，馬上去接見他。」

「是！」

「待會，你可不能再稱咱們的馬爺爲馬爺啊！」

「屬下知道。」

「好！你先走吧！」

「是……」

冷侗的脚步聲遠去之後，呂婷婷才向馬天行笑道：「本來是決定明天才開始工作的，想不到今晚就提前工作了。」

馬天行苦笑了一下，道：「我好像有點緊張。」

呂婷婷道：「放輕鬆一點，儘量少開口，一切由我應付。」

接着，又「哦」了一聲道：「對了，有一件事情，我幾乎忘記問你了。」

「甚麼事？」

「你，是不是曾經在別的地方見過我了？」

「是的，我曾經見過一個跟妳長得一

模一樣的人，但仔細瞧瞧，又不對……」

「是哪兒不對？」

「我見過的那一位，左邊眉毛中，有一顆綠豆大小的朱砂痣。」

「哦，那一位叫甚麼名字？」

「不知道，由於有一段時間，我經常見到她，所以，印象很深刻。」

「那是甚麼時候？甚麼地方？」

「關外的松花江邊，兩年以前。」

「那是我妹妹，我們是雙胞胎，她叫呂盈盈。」

「噢……這也算是又一件巧事。」

「是的，這又是一件巧事。」呂婷婷站了起來，道：「咱們走吧！別讓貴客久等。」

兩人走出門外時，呂婷婷俏聲媚笑道：「摟住我的腰肢，這樣才像是一對恩愛夫妻。」

× × ×

不錯，那位可能是「劍簫雙絕」的馬天行，的確長得跟做諸超替身的馬天行有九成近似。

當做諸超替身的馬天行摟着呂婷婷到達客廳門口時，那位可能是「劍簫雙絕」的馬天行，正顯得非常不安地，在客廳中負手徘徊着。

同時當冷侗向雙方介紹時，兩個馬天行也向對方深深地注視着。

然後，做諸超替身的馬天行語聲略顯沙啞地笑問道：「這位馬兄，是否就是名震關外的『劍簫雙絕、乾坤聖手』馬天行大俠？」

「那是江湖同道的抬愛，兄弟慚愧得很。」

這句話，已等於承認他就是「劍簫雙絕、乾坤聖手」馬天行了。

呂婷婷向她身邊的馬天行嬌笑道：「爺，你嗓子不舒服，還是由我代你接待這位馬大俠吧……」

「不必，這個人，還是由我來接待的好。」

這驀地插咀的是一個最多只有二十來歲的年輕人。

這位年輕人身裁頎長，皮膚黝黑，却是滿臉英氣，儘管他穿的是一件土布棉袍，却一點也無損他的英氣。

妙的是，他的肩頭也插着一枝簫，和一把劍。

不過，簫是竹簫，劍是普通的青銅長劍。

而且，跟他並立客廳門口的，還另有兩個人，一個是屈居門房的「火眼金鵰」于烈，另一個却是一位身着青衫，面色青滲，目光陰冷的中年文士。

由於有身爲門房的于烈陪同，這年輕人顯然也是一位賓夜造訪的不速之客。

呂婷婷微微一怔之下，也並未查問那年輕人的來歷，只是注目地問道：「爲甚麼？」

那年輕人道：「因爲，這個馬天行是假的。」

「你是誰？你又怎能知道這個馬天行是假的？」

「我是馬天行的師弟巫志强，當然知道誰是眞的，誰是假的。」

「那你打算如何接待他呢？」

巫志强淡淡地一笑道：「夫人請拭目以待吧……」

話落身飄，像幽靈似地，由門口一幌而入，雙手駢指如戟，點向那假馬天行胸前的四大要穴。其速度之快，令人嘆爲觀止。

假馬天行沒料到巫志强悶聲不响就猝然出手，驚怒交迸之下，一面出手封截，一面冷叱一聲：「小輩找死！」

但他沒料到，巫志强攻向他四大要穴的攻勢是虛招，眞正的目的却在他臉上的人皮面具，同時，巫志强的動作既滑溜，又快速無匹。

因此，假馬天行話聲未落，但覺臉部一涼，巫志强已退立門口，右手的食、中二指間，夾着一張薄如蟬翼的人皮面具，向呂婷婷笑道：「諸夫人，諸大俠，現在，這位冒牌的馬大俠，已現出原形了。」

是的，假馬天行已現出原形了，呈現在羣豪眼前的本來面目，儘管面部輪廓跟原先大致近似，却是滿臉皺紋，至少已是五旬以上的人了。

但他只是面含冷笑，沒作聲，也沒採取反擊行動。

做諸超替身的馬天行，也沒作聲，一臉的冷漠，完全是一個局外人的姿態。

呂婷婷却含笑點首道：「巫少俠好高明的身手！」

巫志强謙笑道：「夫人過獎。」

呂婷婷道：「那麼，這位假馬天行又是甚麼人呢？」

假馬天行冷笑一聲，道：「我這個馬天行雖然是假的，但這一簫一劍，却絕對不假。」

呂婷婷道：「閣下姓甚名誰？」

「在下複姓司徒，單名一個仲字。」

「司徒仲？你就是橫行西南地區的獨行大盜『鬼影子』司徒仲？」

「不錯。」

「司徒朋友賓夜造訪，有何見教？」

「見教二字，不敢當，在下只是想向諸大俠打聽一個人的行踪。」

「是一個怎樣的人？」

司徒仲目光向馬天行一掃，道：「有一位外表跟諸大俠近似，自稱馬天行的人，曾來貴府應徵，是嗎？」

呂婷婷道：「是有這麼回事，但那位馬天行，由於條件不合，未予錄用。」

「人呢？」

「早已走了。」

「那實在遺憾得很，夫人，據在下所知，那位馬天行，並未離開貴府。」

呂婷婷俏臉一沉，說道：「信不信由你。」

司徒仲歉笑說道：「在下只是相信自己。」

呂婷婷注目說道：「閣下，你的意思是——？」

司徒仲陰陰地說道：「在下的意思是：希望夫人能格外原情，能讓在下搜上一搜。」

「你想到搜上一搜的後果嗎？」

「夫人不能諒解，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因爲，馬天行這個人，對我實在太重要了。」

「那與我不相干，但爲免傷及雙方和

氣，你最好還是再冷靜的攷慮一下吧。」

呂婷婷轉向巫志强問道：「巫少俠作何打算？」

巫志强苦笑了一下，道：「方才，我已說過，我是馬天行的師弟。」

呂婷婷道：「是的，我已經知道。」

「我師兄早已經於兩年之前，神秘失踪。」

「我也聽說過。」

「此行，我本來是追踪司徒仲，準備收回我師兄的七星寶劍和血痕簫，並向其追究我師兄的下落。」

「你懷疑令師兄之神秘失踪，與司徒仲有關？」

「是的，否則，我師兄的七星寶劍、血痕簫，怎會在他身上。」

「但事實上，司徒仲也在追查令師兄的下落。」

「所以，我也要先行追查我師兄的下落。」

「你也要搜上一搜？」

「不錯。」

「也不攷慮後果？」

「如果夫人不能見諒，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呂婷婷美目在巫志强、司徒仲二人臉上一掃，正容道：「我要提醒二位，寒家一向的宗旨是：不惹事，也不怕事。」

巫志强、司徒仲同聲回答道：「我知道。」

「我再提醒二位，今天前來寒家應徵的馬天行，是不識武功的人。」

「唔……」

「還有，世間姓名相同的人多的是，所以，並不能說凡是叫馬天行的人，就都是名震關外的那位馬天行。」

「唔……」

「再說。以馬大俠的身份和地位，他又何至于落魄到須要前來寒家應徵。」

「唔……」

「更重要的一點是，那個應徵的馬天行，早就離開寒家了。」

司徒仲笑了笑道：「雖然是一面之辭，却也的確有道理。」

呂婷婷道：「那麼，你現在改變主意了？」

「沒有。」

「還是要搜？」

「不錯。」

呂婷婷轉向巫志强道：「你呢？」

巫志强歉笑道：「我也一樣。」

呂婷婷的俏臉上，忽然罩上一層寒霜，冷笑一聲，道：「好吧！我成全二位的心願，但你們必須有力量通過我這一關才行。」

司徒仲笑問道：「這是說，只要能通過夫人這一關，就可以放手搜查？」

「不錯。」

「能拜領諸夫人的不傳絕藝，這是在下的莫大光榮，只是不知誰有優先領教的榮幸？」

「你們兩個一齊上。」

呂婷婷的口氣，實在太狂了！

須知「鬼影子」司徒仲是雄霸西南地區的獨行大盜，名氣不在「洞金指」諸超之下。

至于巫志强，雖然還沒闖出名氣，但他既然是名震關外的「劍簫雙絕，乾坤聖手」馬天行的師弟，則他的玩藝兒也絕對不會太差。

何況，方才巫志强揭下司徒仲的人皮面具時，還曾經大大的露過一手。

更何況，這二位，都是未經傳稟，就直接被帶進客廳的，這也就是說，巫志强也必然像司徒仲一樣，曾經使屈居門房的「火眼金鵰」于烈自知不敵，才被帶進客廳來的。

這情形，精明如呂婷婷，應該早已心知肚明才是。

明知對方不是省油的燈，而居然誇下海口，要對方兩人一起上，除非是瘋子，那就必然有驚人的藝業。

她，是否眞有驚人的藝業呢？

× × ×

巫志强却淡淡地一笑道：「諸夫人豪邁猶勝鬚眉，可敬可佩！只是，有一點，夫人必須了解，在下跟司徒仲，不是一起的，而且還是敵對的立場，請莫將在下和他扯在一起。」

呂婷婷道：「但你們對寒家汚辱的立場，却是一致的。」

「在下絕無汚辱貴府之意……」

「上門欺人，還不算汚辱，那要怎樣才能算汚辱呢？」

「這個……在下有不得已的苦衷。」

「別廢話了！你們兩個一齊上吧！」

巫志强眉梢一揚，道：「我情願單獨先向諸大俠討教。」

目前的「諸大俠」，是馬天行所冒充，是經不起攷驗的。

這位冷漠得像局外人似地的馬天行，是否就是那位名震關外的馬天行呢？

如果是，則身爲師弟的巫志强，應該分辨得出來。

同時，巫志强既然胆敢「上門欺人」，事先對「洞金指」諸超的一切，包括面貌在內，都該有所了解的。

那麼，他目前向假諸超指名挑戰，是不是已經心有所疑呢？

事實上，目前這個不言不語的假諸超，也的確引人起疑。

呂婷婷當然不會讓經不起攷驗的馬天行當場出醜。

她霍地站了起來，道：「我再說一次，只要能通過我這一關，你們可以要如何，便如何。」

巫志强朗笑一聲，道：「好，恭敬不如從命，夫人請！」

他口中說得很客氣，但行動上却恰好相反，他那聲「夫人請」的尾音未落，人已出其不意地，突然發難，欺身揚掌，一式「吳剛伐桂」，砍向呂婷婷的左肩。

呂婷婷俏立原地，紋風不動，只是披唇微哂，凝注對方。

巫志强目前的行動，可說是集「不客氣」，「出人意外」，「不合江湖禮數」于一爐。

但實際上，他還有更出人意外的行動——當他的右掌距呂婷婷的左肩不足一尺距離，呂婷婷俏臉一寒之間，他忽然疾如電掣地一個車轉，右掌原勢不變地擊向一旁的司徒仲。

「砰」然巨震聲中，巫志强，司徒仲二人硬拚了一掌。

儘管巫志强的奇襲算得上是意外中的意外，但巫志强却顯然並沒佔到便宜，而是一個難分高下的平局。

緊接着，雙方指掌兼施，展開一串以快制快的搶攻。

司徒仲並邊打邊笑道：「小子，你太嫩了，老子過的橋比你走的路還要多，早已看出你攻擊的目標是老子我，方才，老子一時大意，被你揭去人皮面具，那種便宜事，可一不可再的啊……」

這實在是一場精彩、緊張、驚險、激烈，而又別開生面的惡鬥。

由于客廳中空間不多，所有陳設，又都是最佳上品。

惡鬥的雙方似乎都不願煞風景而殃及週圍的那些豪華的陳設！

當然！最主要的還是他們都具有超凡的身手，對目前這有限的空間，似乎都感到綽綽有餘。

儘管他們雙方都打得如火如荼，他們雙方的雙足，都僅在三尺方圓之內活動。

而且，雙方的招式都絕不用老，都是一發即收，或半途變招。

更妙的是：他們雙方所用的招式居然是相同的。

由于雙方所用招式相同，也由于雙方在功力上勢均力敵，因而雙方飛快地交手二十多招，仍然是一個難分高下的平局。

巫志强一面加强搶攻，一面接口冷笑道：「我不須要佔甚麼便宜，只想知道你是甚麼東西變的。」

司徒仲笑道：「現在，你已知道老子的本來面目了。」

「我還要從你的身上追查我師兄的下落。」

「小子不聾不瞎，方才應該已經看到聽到，老子也正在追查馬天行的下落。」

「我師兄受了你的暗算？」

「憑你師兄的身手，是容易受暗算的人嗎？」

司徒仲這兩句話，既沒承認，也沒否認，等于是廢話，但却不能不承認他說得有道理。

試想：馬天行號稱「劍簫雙絕，乾坤聖手」，威鎭關外黑白兩道，像這樣的風雲人物，又怎會輕易受到人家的暗算。

巫志强冷笑道：「那麼，我師兄怎會平白失踪？而且，他的血痕簫，七星寶劍，都在你身上……」

司徒仲截口笑道：「還有，老子還會使你們的招式。」

「是啊！這些，你如何解釋？」

「老子用不着解釋……」

他們倆口中沒閑，手脚上更是奇招迭出，就這幾句對話之間，已交手將近二百招，却仍然是一個難分高下的平局，他們的雙足，也仍然沒離開原地的三尺方圓之內。

冷眼旁觀的呂婷婷插口笑問道：「二位是否還要搜查寒舍？」

巫志强搶先笑道：「諸夫人請原諒，在下方才的話，是言不由衷。」

「那麼，你不再搜查了？」

「是的，在下相信夫人的話，不敢唐突貴府。」

呂婷婷又向司徒仲問道：「司徒朋友，你呢？」

司徒仲道：「在下打發這小子之後，還是要搜查。」

呂婷婷冷笑道：「那麼你們得快點解決。」

司徒仲答道：「我們很快就可以解決的。」

一直學着金人緘口的馬天行，忽然臉色一沉，怒聲叱道：「婷婷，叫他們滾出去！」

馬天行終於擺出主人的架子來了，而且表演得非常逼眞，並隱然有着無上的威嚴。

司徒仲忽然虛幌一招，疾退丈外，並沉喝一聲：「停！」

巫志强也沒追擊，只是注目問道：「爲甚麼？」

司徒仲不理會巫志强的問話，却目注馬天行冷笑道：「諸大俠，要我滾出去不難，但你得先行露一手給我開開眼界。」

呂婷婷連忙向馬天行使了一個眼色，道：「爺，你嗓子不舒服，還是由我來跟他說……」

呂婷婷的眼色使得很快，旁人沒注意到，即使有人注意到了，也沒法領會。

當然，馬天行也決不是嗓子不舒服，而是沒法露一手給人家開眼界。

司徒仲又截口冷笑道：「由諸夫人先露一手也行，但我要提醒妳，我司徒某人一向獨來獨往，任何地方都是愛來就來，愛去就去，所以，想要我滾出去，最好能有使我滿意的表現。」

「一定不讓你失望就是。」呂婷婷淡淡一笑道：「但還用不着我親自出手。」

「不親自出手？」

「不錯。」

「那妳打算叫誰代表？」

「就是他。」

呂婷婷抬手向仍然靜立門口的那位面色青滲的青衫文士指了一指。

這位青衫文士也就是當巫志强被「火眼金鵰」于烈帶到客廳時，悄然出現客廳門口的那一位。

到目前爲止，這位青衫文士，沒說過一句話，也沒挪動過一下，就像是一尊塑像。

司徒仲向青衫文士冷冷地瞧了一眼，道：「『火眼金鵰』于烈做門房，『冷面人屠』冷侗爲總管，足以證明貴府的確是臥虎藏龍之地。」

「多謝誇獎！」

「這位朋友，想必也是大大有名的人物？」

「他叫衣仲豐，是寒家護院之一。」

「一陣風？這姓名倒很新鮮。」

「一陣風也好，一陣雨也好，這都是無關緊要，最緊要的是他是否有驚人的藝業。」

「有道理，只是，這一名號，我還是第一次聽到。」

「第一次聽到又怎樣？」

「連大名鼎鼎的于烈，冷侗，也不過如此而已……」

呂婷婷截口冷笑道：「你担心這個名

不見經傳的衣仲豐，會敎你失望？」

司徒仲披唇一哂，道：「希望我的担心是多餘的。」

「衣仲豐。」呂婷婷目注那青衫文士嫣然一笑道：「露一手給他瞧瞧。」

「得令！」

衣仲豐眞有點像一陣風似地，「得令」聲中，一晃而前，指掌兼施，將司徒仲逼得連連後退，根本沒有還手的餘力。

司徒仲的臉色大變，愴惶後退之間，呂婷婷又嬌喝一聲道：「莫傷了咱們的貴賓。」

呂婷婷說話的同時，司徒仲已被逼退到客廳的一個角落裏，已經是退無可退的了。

「我知道。」衣仲豐適時停止進攻，並向司徒仲冷笑道：「現在，你已明白，名氣大的人不一定有眞本事，沒有名氣的人，也未必全是飯桶。」

這眞是：得了便宜還賣乖。

呂婷婷更是火上加油地嬌笑道：「司徒朋友，你看衣仲豐這一手，還算過得去嗎？」

其實，衣仲豐所露的這一手，又豈僅是過得去而已。

當事人的司徒仲心中感受如何，姑且不說，即連一旁的巫志强，也是一臉的驚容。

因爲，方才衣仲豐所露的那一手，實在太高明了！

由表面上看來，衣仲豐好像是佔了猝然發難，予對方以措手不及的便宜，但旁觀者淸的巫志强心中有數，即使衣仲豐事先打過招呼，司徒仲也未必能接得下來，他巫志强自己設身處地，也沒把握能接下來。

司徒仲的一張老臉，在老羞成怒之下，成了豬肝色。

呂婷婷又道：「像衣仲豐這樣的高手，如果說本府中車載斗量，那未免太誇張了，但有上十個八個，却決不是吹的。」

「我不信！」一聲淸越龍吟，司徒仲已亮出了七星寶劍，冷笑一聲，道：「我還要在兵刄上領敎一番。」

這同時，只見巫志强目光一亮，脫口說道：「果然是我師兄的七星寶劍。」

司徒仲手中的寶劍，劍身澄澈，如一泓秋水，並成北斗七星狀，鑲有七顆光華奪目的寶石，與傳說中「劍簫雙絕，乾坤聖手」馬天行所有的七星寶劍一樣。

司徒仲向巫志强瞪了一眼，道：「廢話！」

巫志强冷笑道：「你也別廢話，快點向衣朋友討敎，我還等着收回我師兄的寶劍哩！」

司徒仲道：「憑你也配！」

衣仲豐向巫志强一擺手，道：「巫老弟請莫打岔。」

巫志訕强然一笑道：「在下遵命。」

衣仲豐向司徒仲淡淡地一笑，道：「司徒仲，這枝七星寶劍，如何到你手中的，我不過問，傳說中，這枝寶劍在馬大俠手中不曾有過敗績，希望你也莫敎這枝寶劍蒙羞。」

「別廢話！」司徒仲冷喝一聲：「亮兵刄！」

衣仲豐漫應道：「用不着，我徒手接你幾招……」

站在一傍的巫志强心中發笑着：「你要徒手接對方的寶劍，未免狂得太過份了吧，……」

只聽衣仲豐又笑道：「還不進招！」

司徒仲沒吭氣，他手中的七星寶劍上，燄芒大熾，尤其是劍身上的那七顆寶石，竟一齊放射出刺目的寒芒。

寶石上不可能自動放射刺目的寒芒，其所以如此，自然是受到最精湛的內家眞力的激發。

現場中一片死寂，似乎連空氣都凝結住了。

每一個人的臉上都是一片冷肅，目光也都分別在衣仲豐和司徒仲二人的臉上掃視着。

他們都在期待——期待那即將爆發的石破天驚的一塲惡鬥。

也就在這令人緊張得透不過氣來的當兒，忽然傳來一縷簫音。

那簫音淸幽凄婉，如怨如泣，如慕如訴，吹奏的是李後主的不朽名作：「相見歡」。

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
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
胭脂淚，
相留醉，
幾時車重，
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

懂得簫的人都知道，簫是最能抒發感情的樂器，也最是適合于深夜吹奏的樂器，越是夜靜更深，越能表現簫音淸幽凄婉的特性，也傳得越遠。

所以，此刻傳來簫音，不足爲奇，更不值得大驚小怪。

但令人驚奇的是，這位吹簫的雅人，技術實在太高明了，儘管這首「相見歡」是用簫吹奏出來，但聽起來却幾乎跟用口唱出來的沒有多大分別。

吹簫的功力能達到此種造詣的，只有傳說中的關外奇俠「劍簫雙絕，乾坤聖手」馬天行。

據說，馬天行不但可以使吹出的簫音跟用口唱出來的沒多大分別，也能以簫音殺人于無形。因此，馬天行的那枝血痕簫，也被稱爲奪命簫。

可惜的是：「劍簫雙絕，乾坤聖手」馬天行的俠踪，一向限于關外，中原武林中人，沒法見識到。

更可惜的是，馬天行又于兩年之前神秘失踪了。現在，就當司徒仲、巫志强二人因追查馬天行的俠踪，而引發衣仲豐與司徒仲的一塲惡鬥即將爆發之際，忽然及時傳來這麼神秘的簫音，難道說，那位于兩年前神秘失踪的馬天行大俠，也適時到了長辛店嗎？

× × ×

這位神秘的吹簫客，是不是就是那已于兩年之前失踪的「劍簫雙絕」馬天行大俠，沒人敢予確定，但所有現場中人，包括冒充「洞金指」諸超的馬天行在內，於聽到簫音之後，却是全部臉色爲之一變。

尤其是巫志强，他臉色一變之後，連招呼都顧不得打個，立即飛身穿窗而出。

緊接着，司徒仲也冷笑一聲：「老子

少陪……」

話聲未落，人已穿窗而出。

衣仲豐目注窗外黝黑的夜空，苦笑一下，道：「眞掃興。」

馬天行苦笑一下，咀唇一張之間，却被呂婷婷及時制止：「有話待會再說。」

失踪奇俠　復現京城

現在，馬天行又回到他那豪華的客房中。當然！也都是呂婷婷親自護送他回來的。

一進門，呂婷婷立即關好房門，並上了門，然後，逕自往床欄上一靠，以半倚半躺的姿態，似笑非笑的神情，向馬天行拍着床沿，道：「來，坐到這兒來。」

馬天行猶豫了一下，才挨着她坐了下來，道：「距離這麼近，我好担心。」

「担心會燒起來？」

「是啊……」

呂婷婷媚笑道：「你瞧瞧現在是甚麼時刻了？」

馬天行道：「已經快天亮了。」

呂婷婷道：「這是說，昨天已經過去，從現在開始，你應該執行這兒主人的職務了。」

「噢……」

「既然你已經是這兒的主人，我是這兒的主婦，咱們倆燒將起來又何妨。」

她不但是口中在說，連眼睛、眉毛都在說話，眉挑目語，極盡挑逗之能事。

眞箇是：眼色暗相勾，秋波橫欲流。

馬天行顯然是怦然心動了。

他，嚥下一口口水，苦笑道：「婷婷，請……請收斂一點，我……我不是柳下惠。」

呂婷婷道：「我不須要柳下惠，我須要的是眞正的男子漢，你自信是眞正的男子漢嗎？」

馬天行雙眉一揚道：「當然是。」

「那麼，你還有甚麼猶豫的。」

「我曾經在諸大俠面前承諾過，不會有軌禮行動的。」

「現在，諸超不在這兒，這兒只有你和我，人家說，色胆包天，難道你沒有色胆？」

馬天行雙眉又揚了一下，沒接腔。

「歡樂須及時，莫待春光老，這兩句話，你該懂得？」

馬天行仍未接腔，但他的目光中，正盪漾着異樣的神彩。

呂婷婷輕解羅襦，徐徐卸下艷紅的肚兜，胸前雪白高聳的雙峯，脫穎而出，並媚笑道：「乾柴烈火，已經碰在一起了，不燒將起來，那才是不合情理哩！」

說完，左臂一圈，將馬天行擁入懷中，順勢一滾，雙雙倒在床上。

馬天行用理智築成的堤壩全崩潰了，他開始採取主動。

于是，乾柴烈火燒起來了，燒得那麼熾烈，那麼瘋狂。

尤其是呂婷婷，好像是長久不曾沾過雨露的花朵，也像是一匹飢渴已久的長程健馬，突然發現一股淸泉似地，恣意的吸吮着。

良久，良久，當「燃燒」的火焰由絢爛歸于平淡時，呂婷婷發出一聲無比滿足，也無限嬌慵的輕吁，道：「好累！」

馬天行有點兒懶洋洋地道：「誰敎你那麼貪。」

她沒回答，只是不輕也不算太重地扭了他一把。

沉寂了少頃，她又道：「你會不會後悔？」

「後悔什麼？」

「我說的是眼前的事，你要明白，給諸超知道了，後果是非常嚴重的。」

馬天行道：「俗語說得好：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只要我自己認爲值得，有甚麼後悔的。」

「你認爲很值得？」

「當然值得。」

「那麼，我老實告訴你，咱們眼前的事，根本不會有甚麼嚴重後果，說得透澈一點，那是經過諸超的同意的。」

「同意？」馬天行一楞，道：「他同意他的頭頂加上一頂綠頭巾？」

呂婷婷點點頭，反問道：「你不相信嗎？」

馬天行道：「這事情，實在敎人難以相信，但是，話由你說出，我又不能不相信……」

「這就够了。」

「只是，那是爲甚麼呢？」

「因爲，在床第間，他已不是眞正的男子漢。」

「哦……」馬天行笑道：「一個男人，尤其是像他那樣年紀的男人，如果在床第間不能算一個眞正的男子漢，那活着還有甚麼意思。」

呂婷婷道：「但事實上，他活得很有意思，而且還活得比誰都更有活力，因爲，他的全部精力都用在鑽研武學上。」

「那他在武學上，一定已有非常的成就了？」

「這個……以後，你一定有機會見識到的。」

馬天行沉思着道：「這情形，我是說他在床第間不能算一個眞正的男子漢已有多久了？」

呂婷婷道：「已有十五個月。」

馬天行笑道：「這是說，你已守了十五個月的活寡，怪不得你剛才顯得那麼飢渴，哎喲……」

呂婷婷又在他的大腿扭上了一把，這回，可不是不輕也不重，而是狠狠地擰了一把，扭得他痛呼出聲。

她白了他一眼，道：「看你還敢不敢亂嚼舌根！」

「下次不敢了，現在說正經的。」馬天行苦笑了一下，道：「他之所以徵求我這樣的人才，主要就是替他自己戴上一頂綠頭巾？」

呂婷婷道：「這只是緣因之一。」

「那緣因之二呢？」

「你不必過問，知道多了，對你有害無益。」

「好！我不問這些，但有一句話，却必須要問，那就是他曾經說過，不許我倆之間有越軌行動的，既然事實上須要我這樣的人才代勞，爲甚麼却偏要說那麼些言不由衷的話？」

「這一點，你要明白，他的不能人道，到目前爲止，還只有你、我、他三個人知道。

「唔……」

「當他向你說那些話的時候，傍邊還有一個冷侗，記得嗎？」

「記得。」馬天行「哦」了一聲，說道：「我明白了，當時他之所以那麼說，是不願有第四者知道咱們三個人之間的秘密？」

呂婷婷又白了他一眼，道：「你總算開竅了。你要明白，這畢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所以，他不但不希望有人知道咱們三者之間的眞正關係，甚至也不希望有人懷疑。」

馬天行笑了笑道：「這麼說來，他那種說法，倒算是用心良苦了。」

呂婷婷由仰姿改爲側臥，面對着他注目正容道：「現在，該你據實回答我一些問題了。」

「好！問吧！」

「你，就是名震關外的『劍簫雙絕，乾坤聖手』馬天行大俠？」

馬天行似乎並未感到意外，只是苦笑着反問道：「你怎會有這種想法？」

呂婷婷道：「道理很簡單，同名，同姓，面孔也近似的例子，天地雖大，巳往却不會聽說過。」

「難道不容許我開創這樣的例子？」

「當然可以，只是，如果這也算是一種巧合，也未免巧合得太神奇了。」

「就因爲巧合得太神奇，你才這麼懷疑？」

「這麼懷疑的，不單是我一個……」

「還包括諸超？」

「也包括巫志强，司徒仲。」

馬天行苦笑了一下，沒接腔。

呂婷婷又道：「而且，我個人還另有佐證。」

「噢！是怎樣的佐證？」

「方才，在客廳中時，以你我兩人的距離最近，還記不記得？」

「記得。」

「所以，我只要略一凝神，就能聽到你的心臟的跳動聲。」

「高明！高明！」

「別跟我玩王二麻子，我特別提醒你，現在咱們所研討的，是非常嚴重的事情，嚴重到關係你今後的一切，甚至包括生死在內。」

馬天行神色一正，道：「我明白。」

呂婷婷道：「明白就好。所以，待會回答我時，一定要眞實。」

馬天行點點頭，道：「我會的。」

呂婷婷道：「方才，說到哪兒了？」

「說到你在客廳時，能聽到我的心跳聲。」

「對了，當時，你曾經有過兩次心跳加速的情況，同時，儘管你表現得像一個局外人，但由于我特別注意你，我曾察覺你的眼神中，有過兩次異樣的表情，而兩次心跳加速與眼神異樣，都分別發生在當你看到司徒仲與巫志强的時候，我沒說錯吧？」

「沒說錯。」

「那麼，司徒仲，巫志强二人，必然是跟你有某種密切關係的人，也足以證明，那兩位認爲你這個普通的馬天行就是那位非常傑出的馬天行，沒有錯。」

馬天行眉峯緊蹙，沒接腔。

呂婷婷美目深注地又道：「此外，你說你在松花江遇見過我的妹妹盈盈的那段話，也有破綻，據我所知，盈盈是認識那位馬大俠的。」

馬天行苦笑道：「令妹也在這兒？」

「已經兩年沒來過了，也沒她的消息。」呂婷婷接問道：「現在你說，我這些分析，有道理嗎？」

馬天行點點頭，道：「有道理。」

呂婷婷道：「那麼，你老老實實說，是不是就是名震關外的那位『劍簫雙絕，乾坤聖手』馬天行？」

「是的。」

馬天行答得够爽快，但呂婷婷却反而楞住了。

沉寂了少頃，呂婷婷才沉思着問道：「那麼，司徒仲手中的血痕簫，七星劍，不是眞品？」

馬天行仍然是不加思索地道：「是眞品。」

「巫志强也眞的是你的師弟？」

「不錯。」

「你潦倒成昨天那個樣子，是故意裝的？」

「不是。」

「我也看得出來，不是故意裝的，而且，如果我的觀察沒錯，你那一身曠代武功，也消失了？」

「也不是完全消失，我還保有原有的一成功力。」

呂婷婷苦笑道：「以你往日的成就來說，僅剩下一成功力，還不是等於廢人一個嗎？」

馬天行也苦笑道：「能保有一成功力，至少比完全失去要好得多，何況，我胸腹中還藏有一身很令人眼紅的武學。」

「看來，你倒是很達觀。」

「如果我不達觀，就不可能活到今天了。」

「你……是受了人家的暗算。」

馬天行苦笑了一下，沒答話。

「你不想再恢復功力，重新揚眉吐氣嗎？」

馬天行仍然是苦笑無言。

「爲甚麼不說話？悶在心中總不是辦法，說吧！把過去的遭遇，未來的計劃都說出來，也許我能給你拿點主意。」

馬天行在她的俏臉上輕輕地吻了一下，道：「謝謝妳的關注，但是我還是不想說。」

「是不相信我？」

「不是。」

「那是爲甚麼呢？」

馬天行苦笑着一嘆，道：「不爲甚麼，過去的都已經過去了，我不想再提，未來的我根本沒有甚麼計劃，又有甚麼可談的。」

呂婷婷似笑非笑地道：「看起來，你對目前的這份工作，好像很滿意？」

「這倒是實情。」

「那麼，你打算永遠以諸超替身的身份，在這兒呆下去？」

馬天行笑道：「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好差使呀！我這個名震關外的馬大俠，本來在兩年之前，就巳神秘失踪的了，現在，正好讓我永遠失踪下去。」

呂婷婷注目媚笑：「你不怕後悔？」

「我爲甚麼要後悔。」馬天行重行將她的嬌軀擁入懷中，笑道：「溫柔不住住何鄉！我現在所擁有的一切，比起過去只强不差啊！」

呂婷婷道：「好，你可以做你樂意做的事，也可以保持你不願意說的秘密，但有一個問題，你却必須加以說明才行。」

「是甚麼問題？」

「就是以往你神秘失踪了兩年，都沒人發現，爲甚麼一到本府應徵，就立即有人追踪而來？」

「關於這一點，在我回答之前，我要先致衷誠的歉意，因爲，我給你們帶來了太多的麻煩。」

「這倒用不着，你還是爽爽快快，老老實實回答我的問題吧！」

「其實，問題很簡單，在以往的兩年中，我一直是改裝易容，行踪也一直在關外，所以沒被人發現。」馬天行娓娓地接着說道：「婷婷，妳也該明白，改裝易容的生活，三兩天不要緊，時間久了，可不好受。」

「我知道。」

「所以，我才決定悄然進入關內來，由於我自信中原武林中知道我的人不會很多，見過我的人更不可能有，也所以我一到北京，就恢復了本來面目，想不到那些追踪我的人，陰魂不散，居然也追到了這兒……」

「就這麼簡單？」

「事實如此，信不信由妳。」

「我相信。」呂婷婷溫柔地吻了他一下，道：「巳經天亮了，該好好睡一覺，但我還有兩個問題必須要問。」

馬天行苦笑了一下，道：「不要緊，有話請儘管問。好在我也並不累。」

呂婷婷沉思了一下，道：「昨天，你在諸超面前說過，此行是爲了找人，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

「是的。」

「能不能告訴我，那是兩個怎麼樣的人？」

馬天行輕嘆一聲，道：「我想不用說了，找人是馬天行的事，而現在，馬天行巳經失踪了，更何況，那巳經都成了過去的事。」

「你不願說，我也不免强你，」呂婷婷沉思了一下，又道：「這是最後一個問題，你知不知道，方才那個吹簫的人是誰呢？」

「不知道。」

「爲甚麼司徒仲、巫志强二人，一聽到簫聲，就忙不迭地走了呢？」

「我想，他們可能是認爲那個吹簫的人就是馬天行吧？」

呂婷婷道：「你認爲那個吹簫的人，功力如何？」

「算得上是神乎其技。」

「比起你這位『劍簫雙絕』來，又如何？我是說，當你的功力消失以前。」

「我想，當我的功力沒消失時，也不見得比他吹得更好。」

「這些，都是你的由衷之言？」

馬天行含笑反問道：「妳認爲呢？」

呂婷婷媚笑道：「我看得出來，你須要好好睡一覺了，午餐時，我會過來叫醒你……」

說完，她輕柔地吻了他一下，才起身離去。

× × ×

溫柔不住住何鄉！

曾經叱咤風雲，威震關外的「劍簫雙絕，乾坤聖手」馬天行大俠，眞的那麼像劉阿斗一樣的窩囊，覺得「此間樂、不思蜀」？也眞的是那麼自甘於「神秘失踪」嗎？

答案應該是絕對否定的。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對目前的馬天行來說，該是最寫實的形容詞了。

儘管到目前爲止，還沒人知道馬天行以往曾遭遇過怎樣的不如意的事，但由他那兵刄落入別人手中，一身功力只剩下一成，以及見了自己的師弟不便相認，更不得不淪落到替人做替身的慘景……等等這些情況來判斷，他以往所遭遇過的不如意，必然是相當嚴重的。

人處逆境時，除非有勇氣自殺，否則，就必須以最大的毅力，忍以待機。

馬天行目前的處境，當然是逆境，他沒有自殺，他能忍以待機，只是，他能有否極泰來，再度揚眉吐氣的一天嗎？

× × ×

馬天行在逆境中忍以待機，那追踪神秘簫音而去的巫志强，司徒仲二人的遭遇又如何呢？

× × ×

那神秘簫音來自長辛店以東，約莫三里處的一個土丘上。

土丘上，是一片茂密的竹林。

現在，簫音依舊，但曲調巳改，吹奏的是蘇軾的不朽名作「水調歌頭」。

明月幾時有？
把酒問蒼天。
不知天上宮闕，
今夕是何年？
……
人有悲歡離合，
月有陰晴圓缺，
此事古難全。
但願人長久，
千里共嬋娟。

寒風蕭瑟，簫音淒婉，此情此景，即使是一個生平不知憂愁爲何物的人，也會感染上濃重的愁思。

當巫志强，司徒仲二人到達那土丘下時，簫音也剛好戛然而止，繼之的是一聲幽幽長嘆——出自一個女人口中的長嘆。

巫志强，司徒仲二人微微一怔，互望了一眼。

司徒仲是自語，也像是向巫志强發問：「怎會是一個女的？」

巫志强「哼」了一聲，沒接腔。

土丘上却傳來一個嬌甜語聲道：「女的有甚麼稀奇，你要明白，世間除了男人，盡是女人。」

司徒仲沒答話，巫志强也沒答話。

那嬌甜語聲又道：「俗語說得好：既來之，則安之，二位既然來了，爲甚麼不上來呢？」

司徒仲、巫志强二人仍沒答話，却以行動做了答覆，兩人互望一眼，昂首挺胸，大踏步登上土丘。

那土丘本來就不算高，也不算大，他們很快就登上丘頂，穿過竹林，看到了一個人。

不過，他們所看到的，只是一個人的背影——一個紫衣少婦的背影。

儘管夜色甚濃，但巫志强，司徒仲二人武功奇高，夜視力也很强，他們都能一眼就能斷定，那必然是一個很美很美的少婦。

因爲，那背影實在太美好了！美好得令人找不出任何缺點來。

何況，她的語聲又那麼嬌甜動聽。

一個有着美好背影與嬌甜語聲的人，固然不一定絕對是一個美人，但即使是不幸面臉上有缺陷，也不會醜得太離譜，眞要是醜得離了譜，那就是造化小兒太混帳了！

× × ×

那紫衣少婦明明知道背後來了兩個居心莫測的大男人，却仍然狀如未覺地沒轉過身來。

夜風拂動她的紫色羅衣，大有「我欲乘風飛去」之概，十分美妙已極，也飄逸已極。

如此星辰如此夜，爲誰風露立中宵！

巫志强、司徒仲二人，似乎被眼前的情景所困惑了，兩個人靜立三丈之外，都沒吭氣。

那紫衣少婦也仍然是背向着他們，幽幽地問道：「二位本來以爲我是誰呢？」

巫志强不加思索地答道：「我本來以爲妳是我師兄。」

「你師兄是誰？」

「馬天行。」

「是威震關外的『劍簫雙絕、乾坤聖手』馬天行大俠？」

「不錯。」

紫衣少婦徐徐地轉過嬌軀，兩道冷電似的目光，向巫志强、司徒仲二人臉上一掃。

這刹那之間，巫志强、司徒仲二人都有如觸電似地，身軀爲之一震，連目光也爲之定住了。

巫志强、司徒仲二人之所以有這種情形，固然是由於那紫衣少婦的目光太冷厲，同時也是由於紫衣少婦的絕代姿色。

不錯，紫衣少婦的確是一個美得不可方物的絕代美人。

她的面部輪廓，和五官的分配，都那麼恰到好處，一如她那美好的背影，美得找不出一點瑕疵。

而且，她不僅是予人一種美艷絕倫的感覺，於美艷絕倫中更具有一股無比高貴的氣質和懾人的威嚴。令人想親近她又不敢親近她，不敢向她逼視，却又非得多瞧她幾眼才甘心。

如果說她是儀態萬千，風華絕代，那是一點也不算誇張的。

由外表估計，她的年紀約莫在二十四五之間。

她的目光儘管是那麼冷厲，但俏臉上却浮現着一抹淺淺的甜笑。

就當巫志强、司徒仲二人目瞪口呆，傻呼呼地發楞之間，紫衣少婦忽然俏臉一變，變得跟她的目光一樣的冷厲，並凝注着司徒仲，道：「你是甚麼人？」

司徒仲怔了一下，說道：「在下司徒仲。」

紫衣少婦道：「你就是横行西南地區的獨行大盜『鬼影子』司徒仲？」

「不錯。」

「跟馬天行是何淵源？」

「沒甚麼淵源。」

「那麼，馬天行的血痕簫，和七星寶劍，爲何會在你身上？」

司徒仲的臉色微微一變，道：「妳管不着！」

紫衣少婦冷冷地一笑道：「我管不管得着，待會你一定可以知道。」

一頓話鋒，目光轉注巫志强問道：「你就是馬天行的師弟巫志强？」

巫志强對於對方能一口叫出他的姓名來，似乎殊感詫異地爲之一楞，一時之間，竟然答不上話來。

紫衣少婦又補上了一句：「你沒有聽到？」

巫志强苦笑了一下，道：「聽到了，妳是怎麼知道的？」

「你毋須過問。」

「那麼，妳是誰呢？」

「聽得出我的口音嗎？」

「聽得出，妳也是關外人。」

「那麼，你再瞧瞧我這個模樣兒，就該聯想到我是誰了。」

巫志强「哦」了一聲，道：「我明白了，妳就是……」

紫衣少婦連忙截斷他的話道：「明白就好了，不必說出來，我還要問你一些問題。」

話鋒略爲一頓，又注目問道：「根據傳說，你師兄於兩年之前神秘失踪了？」

巫志强點點頭，道：「是的。」

「查出緣因沒有？」

「到目前爲止，還沒有查出，不過，也算是有了一點綫索……」

「甚麼綫索？」

巫志强將在「洞金指」諸超家中所經過的情形，簡略地說了一遍。

紫衣少婦蹙眉沉思了一下，道：「你還沒向司徒仲查問過你師兄的下落？」

巫志强道：「應該說是還沒有查問出一個結果來。」

「好！讓我來。」紫衣少婦轉向司徒仲道：「司徒仲，你也算是一個小有名氣的人，應該有敢做敢當的男子漢的氣概，現在，我再問一次，馬天行是不是受到你的暗算？」

憑司徒仲的地位，還只能算是「小有名氣」，紫衣少婦的口氣之大，之狂，想想會令人氣炸肚皮。

但司徒仲的涵養功夫，也好得出人意外，他不但沒生氣，反而很平靜，也很合作地，點了點頭，道：「不錯。」

「你是怎麼暗算他的？」

「小意思，我不過是給他服下一點特製的化功散，讓他只保留一成的功力。」

「你應該有解藥？」

「是的，但不在我身邊。」

「你暗算他，並保留他一成功力，目的何在？」

「自然是爲了逼他交出全部武學。」

「你已經獲得了多少武學？」

「我想，還不到一半。」

「他是如何脫離你的掌握的？」

「他並未脫離我的掌握，否則，我也不會追踪到長辛店來了。」

「你認爲他還在諸超家中？」

「很可能。」

紫衣少婦沉思了一下，又道：「你化裝成馬天行，又是爲了甚麼？」

司徒仲笑道：「告訴妳也不要緊，妳知不知道，有一個叫朱紅玉的小妞，對馬天行非常傾心？」

此話一出，使得靜立在一旁的巫志强，臉色爲之一變。

但紫衣少婦却平靜地一笑道：「所以，你才冒充馬天行，希望那小妞上當。」

「不錯。」

「那小妞上當沒有？」

「還沒有，朱紅玉那小妞，也好像失踪了……」

聽到這裏，巫志强似乎如釋重負地，輕輕吁了一聲。

紫衣少婦俏臉一沉，說道：「居心可殺！」

司徒仲冷笑道：「妳殺得了嗎！」

「我殺不殺得了你，你馬上就可以知道，」紫衣少婦靈目深注，一個字一個字地說道：「司徒仲，你回答我的問題，都很合作，現在，我希望你能够更加合作一點……」

司徒仲截口邪笑道：「沒問題，對於漂亮的女人，我一向都很合作，而且，也一向都合作得很美妙。」

「那麼，自動交出馬天行的解藥，以及血痕簫，七星寶劍……」

「憑什麼？」

「憑這個……」

「唰」地一聲，紫衣少婦的長袖中，滑出一支長約二尺通體瑩白的白玉簫來。

司徒仲目光一亮，同時臉色一變，道：「妳就是『玉簫娘子』左冰心！」

紫衣少婦冷然注目道：「你怎能如此肯定？」

司徒仲道：「因爲，傳說中的左冰心，是武林第一美人，以白玉簫爲兵刃，吹簫功夫出神入化，而妳剛好跟這三個條件都很配合。」

紫衣少婦道：「還有嗎？」

司徒仲道：「聽說妳武功奇高，自出道以來，沒遇到過敵手，但最近幾年，却沒聽到妳的消息。」

紫衣少婦道：「既然對我知道這麼清楚，現在是否已改變主意了呢？」

這幾句話，算是已經等於承認，她就是有武林第一美人之稱的「玉簫娘子」左冰心了。

司徒仲反問道：「改變甚麼主意？」

左冰心道：「自動交出馬天行的解藥，血痕簫，和七星寶劍。」

「還沒有。」司徒仲笑道：「我這個人是屬於不到黃河不死心，不見棺材不掉淚的那一類型的人……」

左冰心截口一聲冷笑：「好！我成全你……」

話聲未落，司徒仲但覺眼前人影一閃，香風輕拂，斜插肩頭的七星寶劍和血痕簫，已經不翼而飛，同時，人也沒法動彈了。

左冰心隨手將由司徒仲身上奪過來的血痕簫和七星寶劍插於自己的肩頭，向那臉上一陣青，一陣白，却是沒法動彈的司徒仲披唇一哂，道：「浪得虛名之輩，我眞替你可惜。」

司徒仲雖然沒法動彈，但啞穴却並未受制，聞言之後，怒聲叱道：「妖婦！妳殺了我吧！」

左冰心道：「殺你等於捏死一隻螞蟻，但我暫時還不想殺你，我要你先交出馬天行的解藥來。」

司徒仲道：「休想！」

左冰心冷笑道：「我自有辦法教你自動交出來，你信不信？」

話聲一落，立即厲聲叱問道：「甚麼人？」

「過路的……」

話落人現，只見一名中等身裁，以青紗障面的青衫文士，正穿越竹林，緩步行來，並邊走邊笑道：「于夫人，可以讓我說兩句公道話嗎？」

左冰心冷然注目道：「你是誰？怎麼知道我是于夫人？」

那青衫文士道：「我是誰，毋關緊要，至於妳于夫人賢伉儷嘛！一位是色藝雙絕的武林第一美人，一位是名滿江湖，財雄勢大的『玉面陶朱』于公道于大俠，名士美人，郎才女貌，正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兒，儘管你們的結合很秘密，但武林中，江湖上，知道這一事實的，可決不止於是在下我一個人。」

左冰心美目深注，默然不語。

巫志强，司徒仲二人的目光，也集中在青衫文士的週身上下，滴溜溜直轉。

青衫文士口中的「玉面陶朱」于公道，究竟是何許人呢？

其實，由青衫文士所說的「名滿江湖，財雄勢大」，再加上那「玉面陶朱」的綽號，對於于公道這個人，已經不難想見了。

于公道目前已經是五旬開外的人了。對於一個年過半百的人來說，「玉面」二字，應該是已過了期，但他那「陶朱公」的身份，却隨着年齡的增長而更加切合實際。

他所開設的錢莊，綢緞莊，遍佈全國各大城市，所以，他究竟有多少錢，恐怕連他自己也弄不清楚。

江湖上有一個傳說，某一次，當今皇上對外用兵時，曾經向于公道挪借五千萬兩銀子充做戰費。

當然！傳說不一定可靠，但也由於這一個傳說，不難想見，于公道是如何的財雄勢大。

俗語說得好：人怕出名豬怕肥。于公道自然也不能例外。

于公道名爲公道，他的爲人是否也是公道呢？

傳說中的于公道，不論是在武林中，

或江湖上，都是仁俠廣被，濟困扶危的一代大俠。

但世間任何人的所做所爲，都是沒法盡如人意的。

所以，儘管于公道俠名滿天下，却也有不少不利於他的各種傳說，這，大概也就是所謂「名滿天下，謗亦隨之」的道理吧！

× × ×

那青衫文士道：「于夫人，現在，我要開始說公道話了。」

左冰心咀唇牽動了一下，仍沒接腔。

那青衫文士道：「于夫人，司徒仲並非浪得虛名之輩，只是，他以往從來沒遇到過眞正的高手。」

言外之意，妳于夫人，才是眞正的高手。

高帽子人人愛戴，左冰心也不例外，只見她淡淡地一笑道：「這就是你所要說的公道話？」

青衫文士點點頭，道：「也是由衷之言。」

左冰心道：「你，就是爲了要說這幾句由衷之言而來？」

「不！在下方才已經說過，我是路經此地，此行只能算是湊巧。」

「那麼，閣下可以請了。」

「很抱歉！在下既然湊巧碰上了，可不能這麼一走了之……」

「爲甚麼？」

青衫文士慢吞吞地道：「因爲，司徒仲是我的朋友。」

左水心俏臉一沉，道：「你認爲，你比司徒仲高明。」

青衫文士說道：「在下沒這麼說過，只想請于夫人給我一點面子，高抬一下玉手。」

左冰心冷笑道：「你，連本來面目都不敢示人，還有甚麼面子！」

青衫文士却苦笑道：「在下有不得不戴上面紗的苦衷，這一點，尚請于夫人格外原情。」

左冰心以右手的白玉簫在左手輕輕敲擊着，一面漫應道：「至少，你得露一手給我瞧瞧。」

青衫文士苦笑如故地道：「于夫人，妳這是趕鴨子上架啊……」

左冰心截口冷笑道：「少廢話！眼前，兩條路任你選擇，露一手，或者是自行滾蛋。」

青衫文士似乎下了最大的決心，點點頭道：「好！在下捨命陪君子，但條件却必須先行說明，咱們以百招爲限，如果在下僥倖接下了夫人百招，即請夫人讓在下將司徒仲帶走。」

左冰心不加思索地，道：「不必百招，只要你能接下我十招就行。」

這位于夫人左冰心，似乎也太狂了一點。

但以她方才一出手就制住名震西南的獨行大盜「鬼影子」司徒仲而言，她也的確具有狂的條件。

青衫文士似乎殊感意外地，障面紗布爲之一揚，並冷笑道：「這是說，只要我能接下十招，就可以將司徒仲帶走？」

「不錯。」

「好！丈夫一言。」

「快馬一鞭。」

「于夫人請！」

「請」字聲中，他已亮出束在腰間的緬鐵軟刀。

左冰心嬌笑說道：「能夠使軟兵刃的，必然是內功精湛的一流高手，奴家有僭了……」

她的話說得很客氣，但出手却是一點也不客氣，那句「奴家有僭了」的「了」字的尾音未落，人已進步欺身，手中白玉簫化做七道冷芒，點向對方前胸的七大要穴。

那青衫文士朗笑一聲：「來得好！」手中緬刀揮洒出七道刀影，一陣「叮噹」脆响中，居然將對方的攻勢硬是接了下來。

青衫文士不但將左冰心的攻勢硬行接了下來，而且還朗聲笑道：「『玉簫娘子』的『九九玲瓏簫』，出手必是九簫齊發，此刻却只發七簫，莫非是認爲在下不堪承教，特別手下留情……」

就這幾句話當中，他又接下了六招。

這也就是說，連第一招計算在內，這十招之搏，已只剩下三招了。

但最後這三招，左冰心使出了九簫齊發的絕藝，不但一枝簫幻成九枝簫同時擊出，而且還發出懾人心魂的嘯音，逼得青衫文士連連後退。

這，實在是一場精彩絕倫，也驚險已極的激戰，做爲旁觀者的巫志强，司徒仲二人，也都目不轉睛的注視着，有點近似目瞪口呆。

忽地，人影一閃，青衫文士已飛縱三丈之外，向着左冰心抱刀長揖，道：「多謝夫人手下留情。」

左冰心一臉的冷漠，道：「你可以走了……」

那青衫文士不等她說完，已抄起穴道被制的司徒仲，穿越竹林而去，並拋下一聲朗笑道：「多謝夫人……」

東方天際已現出魚肚白色。現場中的左冰心，巫志强二人都沒作聲。

半晌，左冰心才顯然無限落寞地長嘆一聲，目注巫志强道：「你，是否已看出那斯的武功路數？」

巫志强苦笑道：「很慚愧我看不出來。」左冰心也苦笑道：「該慚愧的是我，因爲，我也看不出他的武功路數，而且，方才他顯然未盡全力。」

巫志强臉色一變，道：「眞的？」

左水心道：「我有甚麼理由再向自己臉上抹灰。」

巫志强運：「那麼，如果方才那斯使出全力，那結果會……會怎樣呢？」

「不知道。」左水心又苦笑了一下，道：「如果那斯使出全力，方才必然有一個人濺血橫屍，但不論死的是誰，都不是一二百招以內的事。」

巫志强的臉色又是一變，道：「會有這麼嚴重？」

左冰心忽然岔開話題道：「你到關內有多久了？」

「才不過個把月。」

「你確定你師兄去過諸超的家中？」

「是……不！目前我還不敢確定。」

「朱紅玉是否也入關了？」

「不知道，我也正在找她。」巫志强接着訝問道：「妳……妳怎麼也知道朱紅玉這個人的？」

左冰心輕輕一嘆道：「我本來就是關外人，要不然，方才我怎能一口道出你的姓名。」

「看來，妳也知道我們師兄弟之間的一切？」

「大致情形，我是知道的。」

「還願意帮我們的忙嗎？我的意思是，帮我找出我師兄，並且設法恢復他的功力？」

「我是願意帮忙，但你該明白，事情很難。……」

巫志强眉梢一揚，道：「困難是可以設法克服的。」

左冰心道：「話是不錯，但你才到關內來，還沒瞭解中原武林的情況……」

「中原武林有甚麼特殊情況？」

「山雨欲來風滿樓，方才那個神秘的青衣人，就是證明之一。」

「哦……」

「但願是我自己神經過敏，判斷有誤，也但願你師兄不要落入那批神秘人物的手中。」

巫志强苦笑道：「我師兄的功力已失十分之九，還有甚麼可資利用的？」

左水心道：「你忘了，你師兄的腦子裏，還保留着傲視當代武林的武學。」

巫志强長嘆無言。

沉寂了一會兒，左冰心才苦笑道：「在目前情況之下，要想找到你師兄，決非易事。」

巫志强也苦笑道：「我知道。」

左冰心說道：「所以，咱們必須從長計議才行，走！咱們先去長辛店碰碰運氣去。……」

× × ×

又是黃昏。

現在，馬天行正站在一棟精緻小樓，樓上的朱欄前，面對西天絢爛的晚霞，默默沉思。

這兒，本來是屬于諸超的居所，此刻，馬天行是諸超的替身，他是以主人的身份遷居到這兒了。

不過，自從午間由呂婷婷親自叫醒他，陪同他由客房遷到這兒，並共進午餐之後，他就沒有見到身爲主婦的呂婷婷。

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這位曾經在關外叱咤風雲的「劍簫雙絕，乾坤聖手」馬天行馬大俠，他在想些甚麼？

緬懷過去，瞭望未來，他，是不是有不勝今昔之感呢？

樓梯上傳來一陣輕盈脚步聲，但馬天行聽如未聞，木立如故。

循梯而上的，正是這兒的女主人呂婷婷。

呂婷婷俏立樓梯口，目注馬天行的背影，臉含百合花初綻似地甜笑，輕輕喚了一聲：「天行。」

馬天行仍未轉身，只是「唔」了一聲，道：「妳忘了，從今天起，該叫我『爺『的。」

呂婷婷邁着春風俏步，走近他身邊，一手搭上他的肩頭，媚笑道：「我沒忘記，只是，那是人前公開的稱呼，當只有我倆在一起的時候，還是叫名字比較親切一點。」

馬天行咀角牽動了一下，但呂婷婷却又搶先問道：「方才，你在想甚麼啊？」

「沒想甚麼，我全身都痲木了。」

「至少，這兒還是正常的。」

呂婷婷口中的「這兒」，指的是男人身上最經不起挑逗的部份。

而且，也不難想見，她說這句話的同時，已經在那最經不起挑逗的部份「挑逗」過一下。

但馬天行可能眞的是全身都痲木了，他唯一的反應，只是眉頭皺了一下。

「所以，我斷定你是言不由衷。」

馬天行苦笑無言。

「說嘛！將你的心事說給我聽聽。」

馬天行漫應道：「妳要我說假話還是眞話？」

「當然要聽眞話。」

「說眞話可能會使妳難堪，也可能會刺傷妳。」

「那不要緊，我能體諒你的心情，所以，任何的難堪與刺傷，我都不在乎，也都承受得起。」

「那我先謝了！」

呂婷婷嬌笑道：「以我倆現在的關係，還用得着說這些嗎！」

馬天行苦笑道：「那就算是禮多人不怪吧！」

呂婷婷媚笑道：「不！該算是相敬如賓。」

馬天行轉過身來，面對着她，臉色一正，注目說道：「現在，我要開始說眞話了。」

呂婷婷也正容說道：「我正聽着。」

「同時，我希望妳，回答我的也是眞話。」

「除非我不回答你，只要是回答你的，一定都是眞話。」

「那麼，諸超到哪兒去了？」

「這是老問題，我不能回答，請莫免强我，也希望你能諒解。」

「諸超之所以要我做他的替身，是不是利用我在明裏活動，他却在暗中做甚麼不法的勾當？」

「不！如果諸超眞要做甚麼不法的勾當，決不會這麼幼稚。」呂婷婷抬手輕拍他的面頰，道：「像你所想像的這一套，早已不流行啦！」

馬天行目光深注地，說道：「妳沒騙我？」

呂婷婷道：「我有騙你的必要嗎？」

「那麼，他究竟在攪甚麼鬼呢？」

「很抱歉！這又是一個不能回答的老問題。」

馬天行長嘆無言。

呂婷婷又說道：「別胡思亂想，我提醒你一聲，即使果然如你所想像，諸超是利用你這個替身，在明裏活動，他自己却在暗中幹些不法的勾當，也跟你毫不相干呀！」

馬天行仍然默然無語。

呂婷婷接道：「何況，原先要你在北

京地區公開活動的計劃，可能會有一些改變……」

「爲甚麼？」

「你毋須知道，而且，我說的也只是可能，還沒有定案。」

「是的，我毋須知道。」馬天行苦笑道：「我只不過是一個替身，一個傀儡，一個廢人。」

「千萬別這麼說，天行，我整個下午沒見你，你知道我爲了甚麼嗎？」

「我怎會知道，我也沒這個權力過問妳的行踪。」

呂婷婷媚笑道：「你是有這個權力的，我是你的老婆呀！今天，這整個下午，我都是爲了你的切身問題在忙着。」

「我有甚麼切身問題？」馬天行苦笑道：「怎麼我自己反而想不起來？」

呂婷婷道：「我說的是你的武功問題，難道你不想恢復原有的武功？」

馬天行道：「當然想，而且想得要命，但那都是以往的事，現在，已完全不想了。……」

「爲甚麼？」

「想不到呀！」

呂婷婷媚笑道：「如果我有辦法讓你恢復原有的功力呢？」

馬天行苦笑了一下，道：「可惜妳說的只是『如果』，而且，我也必須有那厮的獨門解藥才能恢復原有的功力，所以，妳的話還是等于白說。」

呂婷婷道：「這些，我都了解，我也不是尋你開心，你要明白，這兒是臥虎藏龍之地，各種各樣的人才都有。」

「這是說，你眞有把握恢復我的功力了？」

「不錯。」

「是絕對的把握嗎？」

「是的。」

「你們爲甚麼要恢復我的功力？」

「這……包括你以前所問，而我不曾回答的問題在內，當你的武功恢復之後，自然會慢慢的明白，目前我所能透露的是：有時候，我們也會借重你的武功，同時也是爲了你自己的安全。」

馬天行一楞，說道：「爲我自己的安全？」

呂婷婷道：「是的，昨天，諸超曾跟你說過，做他的替身，是隨時有生命危險的，儘管我們對你有嚴密的保護，但總不如自己武功恢復之後那樣的方便。」

「有道理。」

「我說的當然有道理。」

「只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你們有沒有攷慮到？」

「甚麼問題？」

「當我武功恢復之後，如何控制我的問題。」

呂婷婷含笑反問道：「我們爲甚麼要控制你？」

馬天行道：「你們該明白，那時候，對目前這份美差，我就不會再有興趣，我可以隨時離去的。」

呂婷婷神秘地笑道：「如果我是你，我絕對不會離去。」

「可惜妳不是我。」

「我雖然不是你，却知道，也胆敢斷定你不會離去。」

馬天行蹙眉苦笑，沒接腔。

呂婷婷又道：「這兒雖然不是避秦的桃花源，但對于一個滿身情孽，解脫無路，逃避無門的人來說，那就是最好的去處了。」

馬天行身軀一震，但仍未接腔。

呂婷婷媚笑道：「何況，這兒還有醇酒，有美人，並有一個並不辱沒你原有身份的身份……」

馬天行截口苦笑道：「够啦！」

呂婷婷笑問道：「我說的，沒有道理嗎？」

馬天行道：「有道理，也是事實。」

呂婷婷道：「所以，即使是退一步說，到時候你一定要離去，我們也毋須控制你，你要明白，我們有辦法成全你，也自然有辦法毁掉你。」

「這是威脅？」

「好像是吧！」

馬天行沉思着道：「對于我的過去，你們好像知道得很清楚？」

呂婷婷說道：「是的，對于各地區有頭有臉的風雲人物，我們都有詳細的記錄，有關你這一方面的，要不要我來複述一遍？」

馬天行連忙搖手道：「够了，過去的一切，我不想再提。」

「人到情多情轉薄，而今方悔太多情。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也不是。」

「那麼，對于我們準備要恢復你原有武功的建議，尊意云何？」

「我只能心領。……」

「怎麼？你竟然不願意？」

「唔……」

「爲甚麼？」

「不爲甚麼。」

呂婷婷嬌笑道：「可惜此時此地，已由不得你做主。而我也不能做主。」

「爲甚麼我自己不願意恢復武功也不行呢？」馬天行苦笑道：「誰才能够做主呢？」

呂婷婷道：「你說的雖然是兩個問題，但是，我可以併做一個，也給你解答一部份。」

「只能够解答一部份？」

「是的，但我剛才也說過，以後，你會慢慢的全部了解的。」

馬天行苦笑道：「好！一部份就一部份吧！」

呂婷婷道：「因爲，有一個人，要完完整整地得到你，如果你的武功不恢復，那不是美中不足嗎？」

馬天行道：「那是一個怎樣的人？」

呂婷婷道：「不必問，今宵，你就可以見到那個人了。」

馬天行蹙眉苦笑，果然沒有再問。

呂婷婷又道：「船到橋頭自會直，不用多想，現在，咱們去進晚餐，然後，另外有人帶你去見那個人。」

× × ×

晚餐剛用完，門外已有人嬌聲說道：「馬爺，娘娘有請。」

那是兩名做宮女裝束的綠衣女郎，年約十五六，眉目如畫，頗能惹人憐愛。

馬天行微微一怔之下，向呂婷婷投過訝異的一瞥，那意思好像是在說：「這兒不是皇宮，怎會有宮女和甚麼『娘娘』的呢？」

呂婷婷似乎完全了解他的目光與訝異，但她却只是揮揮手，神秘地一笑道：「到了那兒，自然明白，祝你好運！」

藥酒下肚　功夫盡復

在那兩名宮女的前導之下，由樓下的一間密室中進入一條向下延伸的通道。

通道用大理石構成，成弧形向左向下延伸，每隔一丈，即嵌有一顆鴿卵大的夜明珠。柔和的珠光照耀之下，顯得旣寧靜，又安詳。

兩名宮女默默地走在前面，馬天行也默默地亦步亦趨，沒問甚麼。

馬天行心中明白，問也徒然。

約莫走了五六十丈遠近，通道前端出現一道月洞門，視界也爲之豁然開朗。

月洞門內是一間宮殿式的大廳，縱深在二十丈以上，寬度在十丈左右，高度也在五丈以上。

整個大廳都是用白色大理石構成，在難以計數的明亮而不失柔和的八角宮燈照耀之下，給人於一種就像用白玉砌成一樣的幻覺。

那月洞門正對大廳的前端，一條玫瑰紅的波斯地毯，一直延伸到大廳的四分之三處，那兒有七級台階，台階後是一道珠簾，透過珠簾，可以隱約看到一張鋪着虎皮的盤龍交椅。

只是，整個大廳不見人影，也不聞人聲。

馬天行不是沒見過世面的人，但像眼前這種豪華的建築，却還是第一次見到。

——像如此豪華的建築，竟然建在地底下，也算是一奇。

——深入地下的建築，一點也不感到氣悶，不但不感到氣悶，而且還散發一股如蘭似麝的幽香，令人聞之心曠神怡，該算是第二奇。

——這兒的主人僭稱娘娘，那張盤龍交椅，也儼然是皇帝的寶座，在這天子脚下北京城的近郊，居然有此等神秘所在，該算是第三奇。

够了！就這些，已足够馬天行入目之下爲之目眩神迷，也够他搜盡枯腸也想不出答案的了！

就當馬天行精目環掃，眉峯緊蹙之間，那兩名宮女之一却低聲嬌笑道：「馬爺，您自己進去吧！裏面另有別人伺候。」

馬天行咀唇牽動了一下，似乎想問些甚麼，却終于忍住沒開口。

他，安詳地穿過月洞門，踏着那高貴波斯地毯，緩步前行。

不見人影，不聞人聲，連原先那導引他前來的兩名宮女，也悄然退走了。

靜，像死一樣的寂靜，似乎整個世間已只剩下他馬天行一個人。

但馬天行心中明白，在他所沒法看到的暗地裏，一定有不少的眼睛，在向他注視着。

所以，儘管這兒是一片死寂，在心理上，馬天行却一直也不感到孤單。

同時，儘管他是第一次見識到這種無比豪華，高貴的場所，却是一點也不怯場，相形之下，也一點不顯得寒酸。

他，是那麼瀟洒，那麼安詳，昂首挺胸，緩步前行，既不卑，也不亢，表現得恰到好處。

說得實在一點，像目前這種既豪華又高貴的場所，也只有像馬天行這樣的「貴賓」，才能收牡丹綠葉，相得益彰之效。

可是，那條高貴的波斯地毯已快要走完，却仍然是不見人影，不聞人聲。

當然也沒人前來「伺候」他。

就當他兩道劍眉微微一蹙之間，耳中傳入一聲嬌笑：「馬爺請坐！」

隨着話聲，一隻錦墩，由大廳左側滑出，剛好停在地毯的盡頭，也就是那七級台階之下。

緊接着，一隻紫檀木的茶几相繼滑出，停在錦墩旁邊。

茶几中放着一隻白玉酒杯，杯中注滿琥珀色的美酒，冷冽的酒香，沁人心脾。

妙的是，那茶几經過五丈左右的滑動，那滿注杯中的美酒，居然一點兒也不曾溢出。

更妙的是：聞聲而不見人，那錦墩、那茶几，也不知何處來，就像是變戲法變出來的。

因爲，這大廳中，除了他進來的那道月洞門，以及台階上的珠簾之後，看不眞切之外，並未發現第二道門戶。

這也就是說，大廳的兩邊，都是渾然一體，有如白玉般的大理石，那麼，那嬌聲由何處而來？那錦墩，那茶几，難道是由地底冒出來的？

這情形，使得馬天行的眉峯，再度爲之一蹙。而那嬌語聲也再度傳來：「坐呀！馬爺。」

馬天行劍眉一揚，就在錦墩上坐了下來。

那嬌語聲又道：「酒是娘娘所賜，爲本宮佳釀，請馬上飲用。」

馬天行沒答話，只是擧杯一飲而盡。

那杯酒，稱爲「佳釀」，是一點也不算誇張的。

因爲，馬天行對於喝酒，也是個大行家。

酒未入口，僅聞到酒香已知是佳釀，入口之後，更證實它是絕佳的佳釀，不但冷冽香醇，更隱含一股濃郁的藥香。

而且，一入腹中，即形成一股暖流，自行暢通于奇經八脈之中。

那嬌語聲又適時傳來，道：「趺坐行功，以助藥力運行。」

事實上，不待對方提醒，馬天行已趺坐錦墩上，開始運功了。

當他運功三週天之後，那嬌語聲又道：「恭喜馬爺！現在，您不但已恢復功力，而且，較原有功力更上了一層樓。」

這也是事實，馬天行自己也已感覺到了。

因此，他淡淡地一笑，說道：「多謝姑娘！」

那嬌語聲道：「不！應該多謝娘娘才對。」

「多謝娘娘！」

馬天行雖然順着對方的語氣說了一句

：「多謝娘娘」，但他的神情，語氣都是冷漠的，說得實在一點，他的語氣中，一點也沒有「多謝」的味道。

對於一個曾經叱咤風雲的武林高手而言，失去了的武功忽然恢復，並且還更上了一層樓，那是多麼值得興奮的事。

但事實上，目前的馬天行，却並無一點兒興奮的表現，這是爲甚麼？

那嬌語聲笑道：「娘娘馬上就昇坐了，馬爺還是當面向娘娘道謝吧！」

馬天行咀唇微披，沒接腔。

珠簾後，傳來一陣環珮「叮噹」聲。

接着，由八名手提八角宮燈的宮女前導下，一名着粉紅宮裝的麗人緩步而出。

宮裝麗人雲鬢堆鴉，體態輕盈，那插在頭上的「金步搖」，一步一顫，無疑，那該是一位絕代佳人。

可惜的是，這位絕代佳人的俏臉上，却罩着一幅黑色的絲巾。

儘管那幅絲巾是半透明的，但加上一道珠簾，看起來就更顯得隱約難辨了。

馬天行沒起身，那端坐的身子，也沒挪動一下。

那宮裝麗人逕行在那張鋪着虎皮的盤龍交椅上，坐了下來，八名宮女則分立兩旁。

馬天行看不清楚那宮裝麗人，但那宮裝麗人對馬天行却顯然看得很清楚。

只見她那障面絲巾微微一揚，道：「唔……還是跟以前一樣，既冷又傲。」

鶯聲嚦嚦，如珠落玉盤。

對馬天行來說，這語聲不但悅耳動聽，也有一點兒似曾相識之感，但一時之間，却又想不起來，曾經在哪兒聽過。

因此，馬天行微微楞了一下，道：「我們曾經見過面？」

那宮裝麗人道：「見過你這位名震關外的武林大衆情人的女人，又何止本宮一個人。」

「有道理，我還沒請教尊姓芳名？」

「待會，你自然會知道的。」

「我的武功已恢復，而且，比以前更精進，這些，都是拜妳所賜，要不要我當面致謝？」

「不必，本宮也知道，以你的個性，也不會向我道謝。」

「何以見得？」

「因爲，你我都心中有數，本宮之所以恢復並增進你的武功，並不是完全爲了你好。」

馬天行苦笑了一下，道：「對！主因還是由於妳要獲得一個完整的我。」

宮裝麗人道：「這是呂婷婷告訴你的嗎？」

馬天行道：「不錯。」

宮裝麗人媚笑道：「呂婷婷也告訴過我，說你的確是個男子漢中的男子漢。」

「我本來就是一個男子漢。」

「本宮的意思是指床第間的功夫。」

她是邊笑邊說的，笑得很淫蕩，而當着八名宮女的面，在一個陌生男人前說出這樣的話來，也足證她的作風很大胆。

馬天行呆了一下，沒接腔。

宮裝麗人以一種嗲得令人骨軟筋酥的語聲媚笑道：「馬天行，你是不是在心中罵我太輕賤？」

馬天行冷然地道：「妳總算有自知之明。」

宮裝麗人道：「不！那該算是心有靈犀一點通。」

她不但不以爲馬天行的冷嘲熱諷爲忤，語聲反而更加嗲得令人發膩起來。

馬天行忽然明白過來。

他想到了曾經聽到過這樣的語聲，也想到了那是怎樣的一個人。

想是想到了，但想到之後，又立即自己加以否定。

因爲，他認爲，那個人絕對不可能出現在此時此地，也不可能有目前的這種排塲。

宮裝麗人又笑問道：「馬爺，你在想甚麼呀？」

「沒有告訴妳的必要。」

「你不肯告訴我，我可以猜測，而且，我自信，猜測的結果，必然是八九不離十。」

「那妳就猜吧，反正我已不屬於我自己，時間也都是妳的。」

「別說得那麼可憐，你，仍然有足夠的自由，如果不樂意呆在這兒，隨時都可以離去。」

「眞的？」

「當然！但我諒準你不會離去，因爲，我已諒準你不願意恢復，也沒勇氣恢復你那『劍簫雙絕，乾坤聖手』馬天行的身份。」

馬天行咀唇牽動了一下，終於苦笑着嘆了一聲。

宮裝麗人道：「現在，我要開始猜測了。」

「猜吧！」

「我想，你一定已由我的嗓音中猜到了我是誰？」

「唔……」

「可是，你心中又認爲，此時此地，我不可能在這兒出現，同時，也認爲當年的黃毛丫頭，不可能有目前的風光，對不對？」

「唔……」

「有兩句老掉了牙的俗語：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你該不陌生？」

馬天行苦笑道：「那麼，妳果然是呂婷婷的妹妹呂盈盈？」

宮裝麗人吩咐一名宮女揭起珠簾，並揭下障面絲巾，含笑反問道：「你看，像不像？」

呈現在馬天行眼前的，活脫就是諸超的夫人呂婷婷，只是誠如馬天行以前所說，她的左眉心中多出一顆小小的朱砂痣而已。儘管馬天行早已由嗓音中猜想到她就是呂盈盈，但他也早已自己否定過了。

現在，雖然已經親眼證實，却仍然禁不住脫口說道：「這怎麼可能哩！」

呂盈盈道：「爲甚麼不可能？」

馬天行道：「因爲，看情形，妳在這兒的地位，高出令姊甚多。」

「這是事實。」

「那麼，令姊以前跟我所說的一切，都是騙我的？」

「那也不盡然，她以前跟你所說的話中，有眞，也有假，但不論是眞是假，都是出於我的授意。」



呂盈盈道：「我要獲得你的心才甘心。」

「妳們姊妹倆串通來騙我？」

「不！說出來你可能不相信，到目前爲止，我姊姊還不知道，我就是她的妹妹呢。」

「那又是爲甚麼？」

「這些，暫時不談，先說我們兩人之間的事。」

她，一頓話鋒，又嬌笑道：「我和我姊姊雖然不曾串通，但和諸超，却是事先串通好的。」

馬天行楞了一下，苦笑道：「妳說的是諸超徵求替身的事？」

呂盈盈點點頭，道：「不錯。」

馬天行道：「看來，妳眞的是飛上高枝做鳳凰了。」

「誇獎！誇獎！」

「現在，妳的胞姊，以及名震中原的『燕趙雙英』中的諸超，都成了妳的手下了？」

「不錯，也應該說，還有很多的成名人物，都成了我的手下。」

「也包括我馬天行？」

「不！那些人怎能跟你相提並論。」

馬天行苦笑無言。

呂盈盈又道：「你不能算我的手下，馬馬虎虎，暫時算是我的俘虜吧！」

「有志者，事竟成，佩服佩服！」

「多謝誇獎！」

「但我不能不提醒妳，妳能俘虜我的人，不可能俘虜我的心。」

「我知道，你雖然艷遇特多，但眞正付出感情的，却只有一個人，對其餘的女人，都不過是逢塲做戲而已，但我有信心**，一定俘虜你的心，時間會證明一切。」**

馬天行似笑非笑地道：「我不能不由衷地佩服你的恆心和毅力。」

呂盈盈嬌笑道：「我這個人就是這點長處，不論做任何事，都是只求目的，不擇手段，不達目的，決不中止。」

馬天行淡淡地一笑道：「我已經算是領教過了。」

這兩人之間，究竟曾經有過一些怎樣的淵源呢？

說起來，這已經是兩年以前，不！應該算是三年以前的事了。

地點是在關外松花江畔的一個小鎭甸中。

那時候的馬天行，在關外的威名，正是如日中天的時候。

平心而論，馬天行並不能算是一個十足的美男子，但他却特別具有一股比十足的美男子更令所有女性傾心的魅力。

那就是一般男性所缺少的高雅氣質和風度。

也由於這緣因，不論馬天行走到哪兒，都有形形色色的美女自動送上門來，而呂盈盈也就是那些形形色色的美女中的一個。

馬天行之所以在關外，被稱爲武林中的大衆情人，是他那玩世不恭的態度，凡是自動送上門來的美女，他幾乎是照單全收。

但偏偏只有呂盈盈的運氣不好，當她纏上馬天行時，正是馬天行這位一向玩世不恭，不動感情的大衆情人，遭遇到感情方面的困擾，對其他的女人，胃口缺乏。

因此，儘管當時的呂盈盈窮追死纏，施展出渾身解數，但歷時將近半年，却一直不曾達到她的目的。

也因此，當呂盈盈憤而離去時，曾經向馬天行恨恨地說過：「馬天行，記着，總有一天，我要你乖乖地拜倒我的石榴裙下。」

那時候的呂盈盈，還不過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黃毛丫頭，雙方地位太懸殊了，因而當時的馬天行，對她的氣話，不過是一笑置之而已。

誰想到「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話，居然應驗得那麼早，他們又碰頭了，而且，雙方的地位，也倒轉過來了。

難道說，眞的是寃家路窄嗎？

× × ×

呂盈盈又笑問道：「馬天行，還記得三年前，我臨別時所說的話嗎？」

「當然記得，」馬天行似笑非笑地道：「妳實在足以自豪，現在，我已經拜倒在妳的石榴裙下了。」

呂盈盈却忽然幽幽地一嘆道：「現在還談不上這些。」

「此話怎講？」

「方才，我已經說過，我必須要獲得你的心才甘心，我要的是表裏一致的整個兒。」

「這……太難了。」

「我有信心，也有時間等待，在等待期間，我姊姊就是我的代表，我暫時不會跟你見面……」

「一直到我眞心臣服的那一天？」

「不錯。」

馬天行沉思着問道：「妳們姊妹之間

的秘密，是否可以由我在令姊的面前說明白？」

呂盈盈不加思索地，道：「可以。」

馬天行道：「還有，妳現在是『娘娘』的身份，應該還有一位『皇帝』甚麼的，是嗎？」

「當然！」

「那又是甚麼人？」

「目前，你毋須過問。」

「他能容許妳『獲得』像我這樣的野男人？」

「這些，你也不必過問。」

「令姊，諸超知道那個人是誰嗎？」

呂盈盈笑道：「他們連我是誰都不知道，又怎會知道那個人的。」

馬天行披唇一哂道：「那個人夠神秘，度量也夠大。」

呂盈盈道：「別過問別人的閒事，否則，我要說再見了……」

「慢點。」馬天行苦笑道：「那麼，問問有關我自己的事吧！」

「可以。」

「方才，妳說過，諸超之所以徵求替身，是跟妳事先串通的？」

「不錯。」

「你們對於我的近況，好像是十分了解？」

「當然，而且你最近三年的近況和行踪，也一直在我的掌握之中，你相信不相信？」

「高明，高明！」

「多謝誇獎！」呂盈盈媚笑道：「如果不信，我還可以提供事實證明。」

接着，又嬌喝一聲，道：「雪兒，帶馬爺去見識一下。」

「是！」那被叫為雪兒的宮女嬌應一聲之後，向馬天行擺手做肅客狀道：「馬爺請！」

馬天行含笑起身，拾階而上，進入珠簾後，在雪兒的前導之下，經過三個折轉，進入一間小巧而精緻的房間中。

一進門，馬天行就楞住了。

因為，房間內，一個長得跟他完全一模一樣的人，正向着他含笑相迎。

馬天行自己不可能另有一個化身，因此，下意識中他以為那就是「洞金指」諸超。

正當他咀唇一張，準備出聲招呼時，俏立一旁的雪兒，却碰了他一下，並掩口嬌笑道：「馬爺，那是一尊蠟像呀！」

「蠟像？」

那眞是一尊蠟像嗎？

蠟像能做得如此逼眞，如此傳神，眞夠得上稱為巧奪天工了。

馬天行再度為之一楞之間，雪兒又嬌笑道：「馬爺，你再瞧一瞧這牆壁上的說明。」

牆壁上有些什麼說明？

其實，那說明，就等于是馬天行的傳記，那是一手飯碗大小的佑軍狂草，而且是以金剛指力寫在白色的大理石上之後，再塗以黑色墨汁，在柔和的夜明珠照映之下，看起來特別醒目。

同時，對于那筆佑軍狂草，馬天行也並不陌生，儘管那筆模擬王羲之的草書有着七成神似，但他一入眼就斷定那是出于呂盈盈的手筆。

因為，以往他曾看過呂盈盈寫給他的情書。

所不同的是，情書是以毛筆寫在信箋上，而目前，却是以金剛指力寫在堅硬的大理石上，每一筆都是入石一寸以上。

指力如此，這個具有如此指力的人，其本身的功力又如何呢？

馬天行在心中發出無聲的感嘆之後，立即凝神一行行、一字字地瞧下去。

「馬天行，現年三十二歲，未婚，關外人，本係一不明來歷之棄兒，自幼為星宿海『不老雙仙』馬如龍、杜英瓊夫婦收養，是『不老雙仙』的義子，亦為唯一傳人，已盡獲『不老雙仙』眞傳。……」

看到這兒，馬天行身軀微震，臉色也越來越嚴肅了。

「不老雙仙」馬如龍、杜英瓊，究竟是何許人呢？

當代武林中，凡是六十歲以上的人，大概都聽說過這一對神仙俠侶的傳奇故事，尤其是一甲子之前，白蓮教肆虐中原，各大門派精英人物實行聯合清剿，結果反而中了白蓮教預設的陷阱，被困于伏牛山鷹愁谷中，幾乎被殺得全軍覆沒。

在那一次，羣俠們之所以不曾被白蓮教殺得全軍覆滅，是由于半路裏殺來兩個生力軍——「不老雙仙」馬如龍、杜英瓊夫婦。

馬如龍、杜英瓊夫婦，當時僅憑一簫一劍，不但替被困的羣俠解了圍，也將氣燄萬丈、不可一世的白蓮教給殺得烟消雲散。

就由于那一戰，武林中才有這近一甲子以來的太平歲月。

也由於那一戰，「不老雙仙」的名號才不脛而走，鎮懾整個武林。

當時的「不老雙仙」已經是五十靠近的人了，但由外表看來，却還是二十來歲的年輕人。

如果這一對神仙俠侶還健在的話，如今應該是一百歲以上的人了。

「不老雙仙」之所以武功蓋世，並能青春永駐，武林中也是人言言殊。莫衷一是。

——有人說，他們曾服過某種不可求的天材地寶，故能永駐青春。

——有人說，他們福緣深厚，曾獲得某位劍仙飛昇前所遺贈的秘笈和靈丹，已練成了金剛不壞的地仙之體。

——他們之所以能青春永駐，是由于優遊自在，有如閒雲野鶴，沒有煩惱，也不惹煩惱所致。

上述三項說法，前兩項似乎太玄，而以第三項比較切合實際。

因為，馬如龍、杜英瓊夫婦，雖然是一對令人羨慕的風塵俠侶，却也是一對不得人緣的武林怪客。

確如第三項所說，他們夫婦，沒有煩惱，也不惹煩惱。至于同道間有甚麼困難，高興時，他們會自動帮忙，否則，即使是跪着求他們也沒用。

何況，以他們那飄泊不定的行踪，想求他們帮忙的人，也沒法找到他們。

他們似乎沒有朋友，沒有徒弟，甚至也不會有過一男半女。

像這樣的人，其得不到人緣，自是很自然的事。

他們一生之中，最風光、最令人感激，也最令人心悅誠服的事，就是六十年前，夫婦聯手消滅白蓮教，替羣俠解圍的那一戰。

自那一戰之後，他們夫婦就歸隱崑崙絕頂的星宿海，沒有人再見過他們的俠踪了。

× × ×

馬天行是「不老雙仙」義子和徒弟，這是一個天大的秘密。

因為，武林中很少有人見到過「不老雙仙」施展過武功。而那極少數見到過的人，也早就死去了。

所以，儘管馬天行曾經威震關外，使的兵刃又是一簫、一劍，却由於上述緣因，並因事隔多年，因而從來不曾有人知道馬天行是「不老雙仙」的義子，甚至想都沒有人想過。

那麼，這一天大的秘密，呂盈盈又是如何知道的呢？

× × ×

馬天行繼續看下去。

「……行踪一向限于關外，以血痕簫和七星寶劍，獲得『劍簫雙絕、乾坤聖手』的美號，出道以來，不曾遇過敵手。

「十年之前，和有武林第一美人之稱的『玉簫娘子』左冰心有過一段情。但結果却是勞燕分飛，之後，左冰心被武林財神『玉面陶朱』于公道藏之金屋，而馬天行于深受刺激之下，成了有實無名的『江湖浪子』和『大衆情人』。

「五年以前，有一對年輕男女，因慕名而先後帶藝拜師。該一對年輕男女，男的巫志強，現年二十五歲，女的朱紅玉，現年二十四歲。

「當時，三人一見如故，但由于雙方年齡太接近，馬天行僅允代師傳藝，而以師弟師妹待巫志強和朱紅玉，並將所學傾囊相授。馬天行也暫時結束了江湖浪子的生涯。

「但他們師兄妹三人之間的關係，却非常微妙。

「巫志強對朱紅玉一往情深，朱紅玉的一縷情絲却繫在馬天行身上。而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却巫山不是雲的馬天行，却似乎已經心如止水，儘管他對這位代師傳藝的小師妹很談得來，並妥為照顧，同時，他也心知對方的情意，但他那口『古井』，却好像並沒有發生過甚麼『波瀾』似的。

「而且不僅如此，他還有意無意之間，給巫志强、朱紅玉二人製造接近的機會，也就是有意成全師弟師妹之間的一段良緣。

「但事實上，他們師兄妹三人之間的微妙關係，一點也沒有改變。

「這也就是說，馬天行的一番好意，完全白費了。

「他的好意不但是白費了，而且好心沒得好報，形成兩面都不討好，巫志强暗地恨他奪去了愛人，朱紅玉却對他的『不解風情』深懷怨恨。

「終于，朱紅玉悄然出走，巫志强也不告而別，好不容易才安定下來的他，又成了江湖浪子。

「也許是由于心情不好，身懷絕代武功的他，竟于流浪途中中了宵小的暗算，不但失去了他的血痕簫和七星寶劍，也失去了武功，最後，連他的整個人兒也在江湖上失踪了。

「當然！他不是眞的失踪，而且，他的行踪沒脫離一個有心人掌握，那個有心人正張開羅網等待他們自行投入網中。」

那段傳記式的說明，到此為止。

馬天行靜靜地看完之後，禁不住喟嘆出聲。

他的背後，忽然傳出呂盈盈的嬌甜語聲道：「怎麼樣？這一篇說明，還夠眞實嗎？」

原來就當他全神看那篇說明時，呂盈盈已悄然到了他的背後。

儘管是由于在這兒不虞被人暗算而鬆弛了戒心，也儘管是由于全神看那篇說明而分了神，但以他的功力，對方到了他的背後而毫無所覺，則呂盈盈的功力之高，實已到了駭人聽聞的程度。

因此，他心頭一凜，並暗道了一聲「慚愧」之後，才徐徐轉過身來，苦笑道：「相當眞實，只是……」

「只是怎樣？」

「還不夠詳盡。」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因為，我畢竟不是當事人，何況，即使就這些來說，你能就當代武林中，找出知道這些秘密的第二個局外人來嗎？」

「這倒是實情，只是你不能算是局外人……。」

呂盈盈截口嬌笑道：「是有心人，對嗎？」

「唔……」

「那麼，我想就那不夠詳盡的部份，當面向你請教一番，可以嗎？」

「不可以。」

「為甚麼？」

「過去的事，我不想再提。」

對目前的馬天行來說，往事的確是不堪回首，提起來徒增惆悵，何況，面對呂盈盈這個「有心人」，也使他有啼笑皆非之感。

就他們兩人之間過去的淵源來說，馬天行曾經婉拒呂盈盈對他的糾纏，但婉拒不同于玩弄，決不能算是一項罪惡。

因為，男女間的感情是雙方面的，一點也不能免強，就事論事，馬天行對于過去的事，頂多也不過是他的心中有那麼一點歉意而已！

但，目前呢？

目前，呂盈盈却乘他潦倒落魄之際，命令一個外表長得和他很像的諸超，以「求才」的招貼誘使他入彀，却等于是乘人之危。

儘管呂盈盈的「乘人之危」談不上有甚麼惡意，而只不過是求取她過去在感情上自以為受到屈辱的一種報復，也儘管這種報復對目前的馬天行來說，是有益無害，不但等于是帮助他在精神上獲得解脫，而且，還帮助他恢復並助長了武功。但，站在馬天行的立場，心中却總有太多的不是味道的味道。

× × ×

呂盈盈嬌笑道：「沒關係，不提就不提，現在，我已經學乖了，那就是決不免强你做你心中所不願意做的事。」

馬天行咀唇牽動了一下，沒接腔。

「你在想甚麼？」

「不想甚麼。」

「那你爲甚麼不說話？」

「妳要我說些甚麼呢？爲過去的事向妳道歉？或者是爲眼前的事向妳致謝？有這個必要嗎？」

「是沒有這個必要。」呂盈盈嬌笑道：「咱們談點別的好不好？」

馬天行又反問道：「談別的？是談情說愛？」

呂盈盈道：「如果你有這個興緻，我是求之不得啊！」

馬天行苦笑道：「可惜此時此地，我提不起這個興緻來。」

呂盈盈道：「那也不要緊，興緻是可以慢慢培養起來的。」

她邊說邊向一旁的雲兒呶了呶咀。雲兒善解人意，嫣然一笑之後，立即悄然退出密室。

呂盈盈輕移蓮步，偎向馬天行身邊，嬌聲地喚他道：「天行，我可以這樣叫你嗎？」

馬天行苦笑說道：「我眞有點受寵若驚。」

呂盈盈以夢囈似的語聲說道：「天行，多少次我在夢中這麼呼喚你，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相信不相信？」

「我希望我能相信。」

一個是柔情萬千，一個却是語音生硬、神情冷漠。這情形，實在太不調和。

「別用這樣的態度對我好不好？」呂盈盈也苦笑道：「諸超和我姊姊都告訴過我，你到這兒應徵時，是表現得很洒脫，很達觀的。」

馬天行點點頭道：「不錯，但當時跟現在的情況不同。」

呂盈盈居然輕輕一嘆，道：「我明白，你心中認爲目前受了很大的委屈？」

馬天行長嘆無語。

呂盈盈又道：「但你也要明白，我之所以這麼做，至少有一半是爲你好。」

「但願我能相信。」

「未來的事，你會慢慢的明白的，先說眼前，你知不知道，那杯使你恢復功力，並增進功力的美酒，是甚麼來歷？」

「不知道。」

「現在，我坦白告訴你，那杯酒中含有三分之一的千年參王，本來是別人給我服用的。」

如果呂盈盈的話不假，那麼，馬天行所服的那杯酒，的確是太珍貴了。

馬天行是大行家，也是服過那杯酒的當事人，呂盈盈的話是眞是假，他當然分辨得出來。

但馬天行沒接腔，只是身子微微震動了一下。

呂盈盈又道：「所以，現在，你比以往至少增進了二十年的面壁之功。」

馬天行還是沒接腔。

呂盈盈又娓娓地說道：「以往你的成就如何，你自己最是明白不過，現在，再加上這二十年的功力，縱然不算是天下無敵，也差不多了。」

馬天行注目問道：「那藥酒是誰送給妳的？」

「這個：：我還是那句老話，以後，你自然會知道的。」

「那麼珍貴的酒，妳爲何自己不服用呢？」

「爲了討好你這個寃家呀！」呂盈盈纖指點向他的額角：「人家爲了你，只差沒把心掏出來。」

平心而論，如果呂盈盈不是別有企圖的話，這一份情意，倒眞是彌足珍貴的。

最難消受美人恩！

此情此景，馬天行眞能無動於衷嗎？

他，臉上的肌肉抽搐了一陣，然後，輕伸猿臂，將呂盈盈摟入懷中，爽朗地笑道：「盈盈，心可掏不得，掏出來就不是有心人了哩！」

呂盈盈將俏臉貼在他那健壯的胸脯中，默默地溫存着。

馬天行又笑問道：「娘娘，我直呼妳的芳名，冒瀆聖駕，是否應該推出午門處斬？」

呂盈盈仍然捨不得抬起頭來，只是說了一句牛頭不對馬嘴的話道：「啊！謝天謝地：：」

也由於這句話是貼在他的胸脯中說的，聽起來有點兒怪怪的味道。使得馬天行楞了一下，道：「幹嗎要謝天謝地？」

呂盈盈抬起頭來，嬌笑道：「因爲，你已經恢復原先的洒脫了。」

原來如此，馬天行爲之啞然失笑。

呂盈盈神色一正道：「有一點，你必須記着，有第三者在場時，叫我娘娘，自稱屬下。」

馬天行含笑接口道：「遵旨。」

呂盈盈給了他一個嫵媚的白眼，然後「哦」了一聲，道：「對了！我必須送你上去了。」

馬天行道：「我可以問幾句話嗎？」

「可以，說簡單一點。」

「這地底好像別有洞天，而且規模範圍都很大？」

「不錯，但現在我沒時間解說，明天再詳談，也許我還會帶你巡視一番。」

「那我先謝了！」

「不用先謝，我說的只是也許：：：：」

「『也許』也算是一個希望。」

「別咬文嚼字，還有別的要問嗎？」

「有，據我所知，司徒仲在我身上弄的手脚，非他的獨門解藥沒法解除，即使是千年參王，也沒有解除那一種藥物的功效：：：：」

呂盈盈截口嬌笑道：「够了！你所服的那杯酒中，就有司徒仲的獨門解藥。明白了嗎？」

馬天行苦笑道：「我不但不明白，反而更糊塗了。」

「爲甚麼？」

「難道司徒仲也是你們的人？」

呂盈盈含笑反問道：「不是我們的人，難道就不可以將他抓過來？」

馬天行一怔，道：「你們已經將他抓過來了？」

呂盈盈道：「如果不將他抓過來，你所服的解藥，又從何而來。」

司徒仲是由那位神秘的青衫文士，在「玉簫娘子」左冰心手下接下十招之搏而贏走的。

當時，左冰心曾經以感嘆的語氣向巫志强說過：「如果那厮使出全力，則必然會有人濺血橫屍，但不論死的是誰，都將是一二百招以上的事。」

左冰心沒有理由去故意誇張對方的武功，即使是爲了當時她自己的「大意失荊州」找台階，而誇張了一點，或者是估計錯誤，也不至於相差太多。

如果目前呂盈盈所說不假，那麼，像那麼神秘莫測的人物，究竟是她的屬下，還是上司呢？

馬天行身處溫柔鄉中，當然不知道有那麼回事，因而又接問道：「眞的抓過來了？」

呂盈盈道：「眞的，而且，我還告訴你一個秘密，你那位被財神爺藏之金屋的老相好，也到了北京地區。」

馬天行道：「妳說的是左冰心？」

呂盈盈道：「不錯。」

接着，又笑問道：「你想不想重溫舊夢？」

馬天行笑道：「想又有甚麼用：：：：」

呂盈盈飛快地接口道：「這話倒是不錯，有些事，老想是沒用的，何況，過去的都已經過去了。」

接着，又神秘地一笑道：「不過，既然同在北京地區，今後，少不了當有碰頭的機會。」

馬天行似笑非笑地問道：「妳爲甚麼要告訴我這些：：」

「不爲甚麼。」呂盈盈含笑接道：「天行，現在，你必須離開這兒了：：：：」

× × ×

馬天行由那宮殿式的地下密室回到他的住處時，已經是二更過後。

一如在地下密室時見到他自己的蠟像時一樣，一進門就被一張非常熟悉而含笑相迎的笑臉，而禁不住全身爲之一震。

不過，這回可不是一尊蠟像，而是一個活生生的大美人。

在他的下意識中，室內本來也是一個活生生的大美人含笑相迎的。

當然！他心目中會含笑相迎的大美人是這諸宅的女主人諸夫人呂婷婷。

但此刻，呂婷婷却躺在床上，鼻息均匀地似乎好夢方酣。

那一張非常熟悉而含笑相迎的笑臉，有一個非常美好的輪廓。

她的臉部呈鵝蛋型，尖而微翹的下顎，新菱似地小嘴，大而靈活的眼睛，長而密的睫毛：：：一切都配合得恰到好處。

如果一定要從鷄蛋中挑骨頭，那就是她的鼻樑似乎稍嫌塌了一點。

不過，這邊無損於她的美好，世間萬事萬物，本來就沒有絕對完美的。

完美中出現一點兒缺陷，不也算是一種缺陷美嗎！

當然！她的身裁之美好也沒得話說，該大的地方大，該小的地方小，配合上那一身紅色的勁裝和紅色的披風，更顯得三分嬌俏，三分英氣之中，還有着四分的野性。

像這樣的一位妙齡美女，你能說她不討人喜愛嗎！

對了，還有她的年齡，儘管女人的年齡，在她自己來說，是一大秘密，但旁人却可以由外表估計出來，目前這位紅衣女郎的年紀，約莫在二十到二十三四之間。

× × ×

目覩馬天行那發楞的神情，紅衣女郎似乎更爲得意地笑得更甜了。

她的一雙大眼睛在馬天行的週身上下一陣打量之後，笑意盎然地嬌聲說道：「喲！大師兄，現在，我該叫你諸大俠還是馬大俠呢？」

聽語氣，看神情，也可斷定，這位紅衣女郎就是馬天行代師傳藝所調教出來的小師妹朱紅玉了。

有着這麼一位比花解語，比玉生香的小師妹，爲甚麼馬天行偏要「不解風情」呢？

馬天行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氣，才自嘲地一笑道：「不是諸大俠，也不是馬大俠，現在，我只是一個逃避現實的逃兵。」

朱紅玉似笑非笑地道：「逃避現實，你能逃避得了嗎？」

馬天行長嘆無語。

朱紅玉又道：「現在，我找到你了，二師兄也找到你了，只是二師兄鬼迷心竅，竟然會相見不相識：：：：」

馬天行截口問道：「小師妹，這兒昨天所發生的事，妳都已知道？」

朱紅玉道：「師妹就是師妹，別再加上一個小字，二十四歲的大姑娘，還算小嗎！」

馬天行只有苦笑的份兒。

朱紅玉却是含笑說道：「我不但知道這兒昨天所發生的事，也知道這兒是眞正的龍潭虎穴，是即將掀起一場武林浩刦的禍源。」

說着，她還用手向地面指了指。

這一指，自然是表示她已知道這兒地下密室的秘密。

因此，馬天行禁不住訝問道：「妳是怎麼知道的？」

朱紅玉却漫不經意地道：「自然是受到極高明人物的指點。」

馬天行脫口驚問：「那是誰？」

朱紅玉道：「這個：：：：你暫時莫問，現在，我先要了解，你目前有何打算？」

馬天行苦笑道：「一個逃避現實的逃兵，他能有甚麼打算哩！」

朱紅玉神色一正，道：「大師兄，逃避現實不是辦法，現實是逃避不了的，方才我已說過，我找到你了，二師兄也找來了，而且，你以前的老情人左冰心也找到了這兒，想想看，你能逃到哪兒去？」

馬天行長嘆無語。

朱紅玉又道：「退一步說，即使我們這些人不找你，事實上你也沒逃出現實，你知不知道，你目前的這份美差，是人家有計劃的安排？」

馬天行苦笑了一下，道：「這一點，我已經知道。」

「是呂盈盈告訴你的？」

「不錯。」

「那妖婦有沒有告訴你，這兒究竟是

一批怎樣的牛鬼蛇神？」

「沒有。」

「也沒告訴你，『請』你到這兒來的眞正目的？」

「沒有。」

「現在，我可以告訴你，這兒的牛鬼蛇神，都是白蓮教的餘孽……」

馬天行身軀一震，脫口問道：「是眞的？」

朱紅玉反問道：「你說呢？」

馬天行苦笑道：「這些，妳又是怎麽知道的？」

朱紅玉道：「方才我也說過，我受過極高明人物的指點。」

不等對方接腔，又含笑接道：「白蓮教不但會使邪術，武功也獨樹一幟，但他們却對咱們的恩師特別忌憚。」

馬天行笑道：「那是必然的，白蓮教荼毒江湖時，就是兩位恩師，將他們消滅的。」

朱紅玉道：「既然你還沒忘記這些，那也該想到他們對你『請君入甕』的眞正目的了。」

馬天行蹙眉說道：「難道說，他們是以刦持我做爲手段，逼使兩位恩師重入江湖？」

朱紅玉忍不住「噗哧」一聲嬌笑道：「平常那麽聰明，現在竟然說出這種笨話來，看情形，你是被那呂家的一對狐狸精迷昏了頭了。」

馬天行非常尷尬地一笑道：「我說錯了？」

朱紅玉道：「當然錯了！你想想看，他們對兩位恩師，避之猶恐不及，又怎會故意設法將兩位老人家逼出來哩！」

「那麽……」

「他們的目的很簡單，就是由你身上逼出本門武功來，到時候，即使兩位恩師重入江湖，他們也能伺機破解了。」

馬天行沉思着道：「小玉，妳的分析雖有道理，但我目前的遭遇，却很令人費解。」

朱紅玉注目問道：「是怎樣的令人費解？」

馬天行道：「我曾經失去過武功，妳知不知道？」

「我在三天之前才知道。」

「但現在，我的武功巳經恢復了，不但恢復了原有的武功，而且還至少增加了二十年以上的面壁之功。」

「這是天大的好事呀！只是，這好事是如何發生的？」

「這都是呂盈盈所一手促成。」

「哦……原來如此。」朱紅玉嬌笑道：「你這位風流大俠，到處都有意想不到的奇遇和艷遇，我還沒向你道賀哩！」

馬天行道：「呂盈盈給了我解藥，也給我服下三分之一的千年參王……」

朱紅玉截口笑道：「我好嫉妒……」

馬天行却截口苦笑道：「小玉，別開玩笑，我之所以說令人費解，也就是這一點。」

「唔……」

「按說，如果他們想由我身上逼出本門的武功秘密，就不該恢復我的武功，更不該助長我的武功。」

「有道理。」

「但他們畢竟這麽做了，這是爲甚麽呢？」

朱紅玉笑笑道：「總而言之一句話，受益的是你，他們爲甚麽要這樣做，咱們不必多費腦筋去瞎猜，目前，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做何打算？」

馬天行苦笑一聲，道：「我沒有甚麽打算。」

朱紅玉正容道：「大師兄，我們不談甚麽衞道除魔的大道理，只是，你練成一身曠代武功，不但不爲武林蒼生盡一份心力，却反而自甘墮落，托庇一個邪惡組織中，你捫心自問，對得起誰？」

馬天行臉上肌肉抽搐着，沒接腔。

朱紅玉又道：「名義上雖然你是我的大師兄，但實際上你是我的師傅，這些話，我實在不應該說，可是，以目前情況來說，我却是非說不可。」

馬天行正容說道：「我知道，所以，我一點也不怪你。」

朱紅玉忽然幽幽地一嘆，道：「至少有一點你該怪我的，怪我不該愛上你，所以，你才忽然由江湖上失踪了。」

緊接着，又苦笑着一嘆，道：「難道說，愛一個人也算是罪惡，尤其是愛的是自己的大師兄。」

馬天行輕輕地一嘆，道：「愛一個人不是罪惡，但你愛錯了對象，你二師兄比誰都愛你……」

「但我只當他是二師兄，我一點也沒愛過他。」

「可是，你們曾經要好過，而且是非常要好。」

「那不是眞的要好，我只不過是想故意借那機會來刺激你。」

「刺激我？你知不知道，我是一個曾經滄海難爲水的人？」

「我知道，但是，那個人巳羅敷有夫了。」

「你也該知道，你二師兄對我誤會有多深？他認爲，你之所以不愛他，是我在當中搗鬼。」

「我知道……」

「所以，爲了免傷師兄弟之間的和氣，也爲了成全你們這一段姻緣，我才隱姓埋名，改裝易容，浪跡江湖。」

「多謝你的好意……」

「我總認爲，即使沒有上述的原因，我也不配愛你，因爲，你還年輕，只有跟你二師兄，才是幸福美滿的一對兒。」

朱紅玉冷笑道：「犧牲自己，成全別人，好一個劍胆琴心的大俠！」

馬天行苦笑道：「小玉，你諷刺我，罵我都可以，只求你莫辜負了我的一番好意。」

「那樣，你就安心了，別人的感受如何，跟你一點也不相干。」

「別這麽說，小玉，我……我只求你能了解，也能諒解。」

「我諒解，也了解你只求自己心安，將別人的感情不當一回事，隨便轉讓出去。」朱紅玉越說越激動，幾乎是尖聲叱道：「馬天行，你簡直不是東西！」

窗外忽然傳入一聲洪笑道：「馬天行是一個人，當然不是東西。」

窗外的不速之客是這兒的主人「洞金指」諸超。

諸超是這兒的主人，他的突然出現，馬天行自然不會感到意外。

但令人詫異的是：朱紅玉也沒有一點感到意外的表情。

朱紅玉不但一點也沒有感家意外的表情，甚至連正眼也不看一眼，而只是用眼角冷冷地瞟了一下。

更妙的是，身爲主人的諸超，對于目前情況，竟然也沒一點兒敵意的表情。

諸超也好像沒有進入室內的意思，仍然卓立窗外，含笑說道：「藏身古柏上，做壁上觀的那一位，也請下來吧！」

十多丈外的一株參天古柏上，發出一聲冷笑，一道人影有如離弦激矢似地射落諸超身邊的丈遠處。

那是巫志强。

巫志强一射落當塲，即以滿臉尷尬神色，向着室內的馬天行抱拳一拱，道：「師兄，我很慚愧，以往我錯怪了你……」

馬天行洒脫地一笑，截口說道：「巳經過去了，不必再提。」

巫志强訕然一笑，欲言又止。

朱紅玉似笑非笑地，向巫志强問道：「二師兄，你是追躡我後面來的？」

巫志强訕然點首，訥訥地道：「師妹，請……請原諒我。」

「沒那麽嚴重。」朱紅玉注目接問道：「方才，我跟大師兄所說的話，你都聽到了？」

巫志强苦笑着道：「是的，我……我實在是一個大混球。」

一傍的諸超含笑接口道：「你老弟也決不是混球，只是爲情顚倒，一時之間不自覺而已。」

諸超的話，自是持平之論。但他目前的態度，却令人有莫測高深之感。

如果方才朱紅玉所說這兒是白蓮教的秘密巢穴的話沒錯，那麽，目前的馬天行等師兄妹，都是諸超的敵人。

何況，朱紅玉，巫志强二人又還是貪夜擅自闖進來的。

世間會有涵養功夫如此好的敵人嗎？

也由于諸超的態度反常得令人莫測高深，因此，馬天行師兄妹三人都沒答腔，只是三個人六隻眼睛，一齊向諸超的臉上探詢着。

諸超又是莫測高深地一笑之後，沉喝一聲：「冷總管，酒席是否巳備妥？」

不遠處的暗影中，傳來冷侗的語聲道：「是的，巳經準備好了。」

諸超目光一掠馬天行師兄妹等，含笑說道：「席設第三進花廳，三位請！」

朱紅玉搶先含笑問道：「諸大俠要請客？」

諸超道：「濁酒粗餚，談不上請客，只是聊表寸心而已。」

朱紅玉說道：「想必有很動聽的理由了？」

「當然！第一、三位師兄妹誤會冰釋，理當慶賀一番。」

「第二呢？」

「替朱姑娘、巫少俠接風，也算是替馬大俠餞行。」

馬天行插口笑問：「閣下斷定我一定會走？」

「是的，」諸超侃侃地說道：「儘管咱們的廟不算小，也足能供奉你這個大菩薩，但我相信你決不會自動留下來。因爲，目前情況變了，你不但恢復了功力，而且還至少增加了二十年的功力。」

馬天行道：「這，可能是你們內部沒協調好的一大敗筆？」

「是的，但是在目前，我還有辦法補救。」

「這是說，如果我不肯自動留下來，你巳準備好，要將我强迫留下來？」

「你只說對了一半，要强迫留下來的，不止你一個，是你們師兄妹三人。」

「好大的胃口！」

「多承誇獎。」

「只是，你行嗎？」

「行不行待會自見分曉，所以，這一席酒，是接風酒，也是餞別酒，更是鴻門宴，諸位如果沒有把握，現在拒絕也還不遲。」

馬天行眉梢一揚，道：「閣下，激將法對我不管用，同時我也沒有說過一定要走……」

諸超飛快地接道：「如果馬大俠師兄妹願意留下來，諸某人代表教主，敬致最衷誠的歡迎。」

馬天行道：「可惜我也沒有說，一定要留下來。」

諸超道：「那也不要緊，茲事體大，諸位可以冷靜地考慮，研商一番。」

馬天行道：「不管時間的久暫，咱們總算是曾經有過一段賓主的情分，所謂生意不成仁義在，所以，不論我們師兄妹是否留下來，這一席酒，算是叨擾定了。」

諸超道：「三位肯賞光，諸某人深感無上光榮。」

馬天行道：「在下能否先知道閣下在白蓮教中，官拜何職？」

諸超謙笑道：「諸某不才，現在承乏總護法之職。」

馬天行「哦」了一聲，道：「總護法，這職位是相當崇高了。」

諸超笑着道：「如果馬大俠願意留下來，我敢保證，你的職位一定會在我的上頭。」

馬天行漫應道：「哦，但願我能够留下來。」

諸超笑笑問道：「現在，可以入席了吧？」

馬天行仍然是漫應着道：「可以入席了。」

諸超又向朱紅玉笑道：「朱姑娘，解鈴還是繫鈴人，請替拙荊解開穴道吧！」

朱紅玉嬌笑道：「尊夫人不是巳經起來了嗎！」

不錯，好夢方酣的呂婷婷，正欠伸而起，俏臉上一片茫然神色。

朱紅玉是何時以怎樣的手法替呂婷婷解開睡穴的，憑諸超的身手，居然沒看出來。

這情形，自然使諸超臉色爲之一變，道：「高明！高明！」

「誇獎，誇獎。」朱紅玉淡然一笑道：「其實，高明的還是你，看情形，我跟二師兄的行踪，都在你的洞燭之中？」

諸超雙眉一軒，道：「這倒是實情，不瞞三位說，別看寒家難得看到一個閒人，其實，除非是我有意放他進來，否則，即使是一隻蒼蠅，也難越雷池一步。」

朱紅玉嬌笑道：「這些，我都相信，總護法大人，我想，咱們都餓了，酒菜都快涼了，……」

諸超截口歉笑道：「這都是我的不是，諸位請隨我來……婷婷，你也來陪陪三位嘉賓吧！」

好夢乍醒的呂婷婷，自然不知道方才發生的一切，因而茫然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啊？」

諸超却是頭也不回地道：「待會我再跟你說。」

朱紅玉道：「由我來說明也一樣。」

接着，又扭頭向呂婷婷嬌笑道：「諸夫人，咱們邊走邊談吧！」

平魔蕩寇　棄玉掬心

第三進的花廳中，燈光明亮，席面上水陸雜陳，象牙筷，純銀杯，陳年美酒，算得上是極盡豪華之能事。

但這極盡豪華的席面上，却是賓主才一共五個人，似乎場面略嫌清冷。

不過，場面儘管略嫌清冷，但氣氛還是相當熱烈的。

身爲「嘉賓」的馬天行師兄妹固然是豪氣干雲，酒到杯乾，談笑自若，做東主的諸超也是殷勤勸酒，曲意承歡。

由表面上看來，這個鴻門宴，似乎一點也沒鴻門宴的味道。

唯一例外的是身爲女主人的呂婷婷。

已了解目前情況的呂婷婷，俏臉上籠上一層濃厚的隱憂。

雖然，女人畢竟是女人，但此情此景之下，却也難以偏責于呂婷婷。

誰能預料到，席終之後是一種怎樣的情況呢？

何况，呂婷婷與馬天行之間，儘管是假鳳虛凰，却是假戲眞做，曾經有過夫妻之實。

可惜的是：他們之間的美夢，有如曇花一現。

未免有情，誰能遣此！

面對危機莫測的未來，又怎不敎呂婷婷爲之黯然神傷。

× × ×

酒至半酣，諸超才將話題轉入正題，停杯目注馬天行，神色一正，道：「馬大俠，現在，你該給我正式答覆了。」

馬天行笑問道：「是有關在下去留的問題？」

諸超點點頭，道：「不錯。」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是敵是友，就決定于馬天行的一言之間。

所以，不但諸超的一雙精目凝神注視着馬天行，呂婷婷更是顯得無比緊張地注視着。

她的美目中，有着太多的情愫，似乎在暗中請求，呼喚：「留下來吧！天行，我求求你……」

但馬天行的答案，却使她非常失望：

「很抱歉！我決定離開這兒。」

這答案，諸超不會感到意外，但呂婷婷却幾乎爲之悲呼失聲。

諸超在桌子下面狠狠地踩了呂婷婷一下，外表上却十分平靜地笑問道：「爲甚麼？」

馬天行正容說道：「正邪不兩立，冰炭不同爐。」

「很好！」諸超說道：「士各有志，我不免強任何人，在席終之前，咱們還是朋友，但散席之後，就得另說另算了。」

馬天行也含笑地說道：「多謝諸兄盛筵欵待，我想，這一頓酒席，也應該結束了！」

諸超飛快地接口道：「不忙，還有一道最名貴的菜還沒上哩！」

朱紅玉插口嬌笑道：「是否還有餘興節目？」

諸超沉喝一聲：「冷總管，準備上最後一道菜。」

屏風後，傳來冷侗的語聲，道：「是！馬上就來。」

諸超這才向朱紅玉笑問道：「朱姑娘希望有些怎樣的餘興節目？」

朱紅玉道：「比方說，像項莊舞劍之類的節目，莫忘了這是鴻門宴呀！」

諸超道：「筵前舞劍這一套，早就不流行了……」

接着，目注馬天行笑道：「馬大俠，雖然這是鴻門宴，但目前，你不是鴻門宴中的劉邦。」

馬天行笑問道：「不是劉邦，難道是項羽？」

「不錯，就是項羽，是九里山前的項羽。」

「當年九里山前十面埋伏，逼得楚霸王項羽自刎於烏江，這是說，你們已在這兒佈下了十面埋伏？」

「這兒的埋伏，又何止是十面而已！所以，我向你提最後一次忠告，現在改變主意，還來得及，否則，嘿嘿嘿嘿……」

「否則又怎樣？」

諸超冷笑道：「三位是豎着進來的，否則，就只有躺着或被拖着出去了。」

馬天行雙眉一揚，道：「我不是劉邦，也不是項羽，所以，我不怕鴻門宴，也不怕十面埋伏，有甚麼手段，儘管使出來好了。」

諸超居然展顏洪笑道：「劍胆琴心，氣若河嶽，果然不愧是不老雙仙的衣鉢弟子，也不愧那『劍簫雙絕，乾坤聖手』的美號。」

馬天行也爽朗地笑道：「光憑幾句話算不了甚麼，馬某人的手段，你還沒見識到哩！」

諸超淡然一笑，道：「我想，很快就可以見識到的。」

這時，有人端着一個特大的磁盤，徐徐地走向席前。

那個端着特大磁盤，就是前天晚上很輕鬆地打敗「鬼影子」司徒仲的衣仲豐。

馬天行師兄妹三人中，只有巫志強曾經見識過衣仲豐的身手，因此，衣仲豐一出現，巫志強立即以傳音入密功夫向馬天行加以說明。

馬天行一面靜聽巫志強的傳音說明，一雙精目却注視着衣仲豐手中的那個特大號的磁盤。

那特大號的磁盤上，擺着一個普通的蒸籠。

蒸籠是密封的，也不知裏面究竟是甚麼玩藝。

當衣仲豐徐徐地走向席前時，朱紅玉却向諸超笑問道：「諸大俠，這就是你所說的，最後的也是最名貴的一道菜？」

諸超含笑點首道：「不錯。」

朱紅玉道：「蒸籠上怎麼沒冒熱氣，裏面究竟是甚麼東西，可以先行透露一點秘密嗎？」

諸超神秘地一笑道：「馬上就可以看到了，又何必多此一舉哩！」

不錯，秘密馬上就可以揭穿了，因爲，那隻特大號的磁盤已經擺到席面上，衣仲豐的左手也按在那蒸籠的蓋子上。

但衣仲豐並未立即揭開蒸籠的蓋子，他似乎在等候諸超的命令。

諸超也適時發出命令：「打開它！」

隨着諸超的命令，那蒸籠蓋子應聲而起，呈現羣豪眼前的，是一顆人頭——那位被稱爲「娘娘」的呂盈盈的人頭。

這剎那之間，馬天行身軀一震，臉色變成一片鐵青，雙目中神光暴射，威態至爲駭人。

至於那本來就顯得意興闌珊的呂婷婷，此時更是臉色一變之下，脫口悲呼：「妹妹……」

接着，又厲聲喝問：「是誰殺的？」

諸超抬手指着馬天行，含笑說道：「是他。」

「眞的？」

「妳爲甚麼不問他呢？」

馬天行似乎沒有聽到他的對話，正在喃喃自語着：「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呂婷婷悲呼一聲：「妹妹，妳死得好慘啊！」

也就當呂婷婷失聲悲呼，馬天行黯然神傷心神不屬之際，仍站在原地的衣仲豐，忽然雙手齊揚，由衣袖中射出兩枝短劍，疾如電掣地分別向馬天行的左胸和喉頭兩個制命處。

距離這麼近，事出意外，而且又是當馬天行心神不屬之際。

衣仲豐這一招，的確是够得上稱爲集陰險毒辣之大成。

所以，雙劍一出，立即有人慘呼一聲，倒了下去。

但令人費解，也令人大感意外的是，倒下去的不是被暗算的馬天行，而是暗算人的衣仲豐。

而且，連那近在咫尺，全神注視着的諸超那樣的高手，也沒看清楚，馬天行是如何接下那兩枝短劍，並予以反擊的。

這情形，自然使得諸超心頭一凜，禁不住倒抽了一口冷氣。

但被悲憤冲昏了頭腦的呂婷婷，却不管這些，把那帶淚的目光凝注着馬天行，厲聲問道：「馬天行，妳爲甚麼要殺我妹妹？」

馬天行苦笑道：「我沒殺令妹，但我承認，令妹是因我而死。」

「此話怎講？」

「妳知不知道，那被稱爲『娘娘』的女人是誰？」

「不知道。」

「那就是令妹。」

「我不信！」

「不信可以問諸超。」

諸超含笑點首道：「是的，馬大俠說的不假。」

呂婷婷接着問道：「她爲甚麼要瞞着我？」

「不知道。」諸超苦笑道：「不瞞你說，有關娘娘就是令妹的這一秘密，我也才是今天天黑之前才知道，據我的判斷，她之所以一直瞞着我，可能是奉有敎主的命令，也可能是她自己的主意，準備在適當的時機，給妳一個意外的驚喜。」

呂婷婷冷笑道：「目前你打算如何處理？」

諸超道：「第一件事，自然是爲令妹復仇，儘管令妹是被敎主處決，但却等於是死在馬天行的手中，而這一點，馬天行自己也已經承認。」

呂婷婷問道：「敎主爲何要處決我妹妹？」

諸超道：「自然是令妹違犯了敎規，詳情妳自己向馬天行請敎吧！」

接着，他揮揮手，沉聲喝道：「撤下娘娘的人頭，把護法的屍體也抬下去。」

應聲出來的兩個勁裝漢子，將衣仲豐的屍體和呂盈盈的人頭撤走了。

馬天行却不等呂婷婷向他發問，主動地說道：「婷婷，緣因很簡單，令妹給了我恢復功力的解藥，也給我服下一樣含有三分之一的千年參王的藥酒，使我增加了二十年以上的功力。」

呂婷婷清淚雙流，喃喃自語着：「這

是爲甚麼……爲甚麼……？」

諸超含笑接口道：「自然是像妳一樣，愛上了姓馬的呀！」

呂婷婷怒叱一聲：「閉嘴！」

諸超自我解嘲地一笑，道：「夫人請息雷霆，我不說就是。」

馬天行却長嘆一聲，道：「這都是孽，其實，我的功力並未失去，也無須再增加功力。」

諸超含笑接口道：「一個人爲情顚倒，是不可思議的，有人說：女人是禍水，看來，你這個大男人也算是禍水了……」

說到這裏，他像忽然想起甚麼似的，臉色一變，道：「你……方才說並未失去功力？」

馬天行笑道：「是啊！如果我的功力那麼容易失去，還配稱爲『劍簫雙絕，乾坤聖手』嗎？」

諸超道：「但你一直都表現出，你是一個失去功力的人？」

馬天行道：「我如果不表演得逼眞一點，又怎能瞞過你們的耳目。」

「那麼，你的一切行動，都是有計劃的安排？」

「不錯，不過，我不敢掠人之美，計劃安排是另有其人，我不過是奉命執行而已。」

「是令師在幕後主持？」

「不是，殺鷄怎能用上牛刀哩！」

「那麼，那是誰？」

「這個，我不會告訴你，一如我如果問你，你們教主是何方神聖，你也不會告訴我的。」

「這倒是實情。」

「但到那個時候，他老人家自然會出場。」

「咱們教主也一樣，」諸超一頓話鋒，又注目接問道：「你既然是奉命前來本教臥底，而且也顯然下過一番功夫，本教也並未發現你的甚麼破綻，爲何不繼續潛伏下去，而急欲離去，並自行洩漏？這麼一來，豈不是前功盡廢？」

馬天行笑道：「問得好，即使你不問這些，我也要自行加以說明了。」

諸超冷然地笑道：「在下恭聆。」

馬天行冷笑說道：「方才，你閣下曾經兩次問到我的去留問題，是不是？」

「唔……」

「我爲甚麼第一次回答還沒決定，一直到方才酒到半酣才回答你決定離去？」

「我怎麼知道。」

「那我可以告訴你，我是在等候那位老人家的指示。」

「現在，你已經得到指示了？」

「不錯。」

「可是，這一段時間中，沒人接近過你，你也不曾離開過。」

「你可知道，功力到達某一個階段的高手，他的傳音入密功夫，可以達到一里之外。」

諸超臉色一變，道：「是你師傅在暗中攪鬼？」

馬天行道：「別怕，我早巳說過，我那兩位恩師決不插手。」

諸超冷笑道：「誰怕他們，我們也巴不得那兩個老不死早點前來送死哩！」

馬天行道：「是嗎！在下是兩位老人家的徒弟，也是代表，有甚麼鬼蜮技倆，儘管對我施展好了。」

諸超冷哼一聲，沒接腔，也沒發問。現場中暫時沉寂下來！

其實，諸超是有很多問題想問的，比方說，馬天行之所以故意裝成潦倒落魄的樣子，前來應徵，必然有其特殊的目的和任務。

如今，他到諸宅來前後不足三天，既沒露出甚麼破綻，也沒完成甚麼任務，那麼，那位在幕後主持的神秘人物，突然叫他離去，並自洩秘密，必然有其所以然的緣因和理由。

難道說，那位神秘人物巳經洞察白蓮教中的重大秘密？或者是原先預定由馬天行完成的任務，巳改由另外的人去執行。

這些，諸超想問而不便問，他心中明白，即使問也問不出一個結果來。

這當兒，朱紅玉却向馬天行笑問道：「大師兄，你的保密功夫眞好啊！居然連我也瞞過了。」

馬天行笑問道：「妳說的是我逃避現實的事？」

「是啊。」

「那妳就冤枉我了，其實，我失去功力，潦倒落魄雖然是假，但逃避現實却是眞的，現在，姑且撇開逃避現實的問題不談，由於任務在身，我也不便跟妳和二師弟聯絡呀！」

「總是你有理！」

「理就是理，這是不能捏造的。」

朱紅玉苦笑了一下，道：「那位老人家也太惡作劇了，他要我暗中注意你的行踪，却不許我跟你見面，也不許我問甚麼，只說到了這兒，一切自然會明白，而且，他一直陰魂不散的跟踪我。」

馬天行笑道：「那妳一定得了他老人家的不少好處？」

朱紅玉點點頭，道：「當然，有道是：皇帝不差餓兵呀！」

一直在沉思着的巫志强也插口苦笑道：「師妹，我的情形也跟妳差不多。」

馬天行也苦笑道：「我又何嘗不是跟你們一樣，也許我知道得比你們多一點，但多得也有限得很，他老人家說過：『這一艱難任務，責成你去完成，別怕人單勢孤，到時候，我老人家自會另外派人前來協助。』一直到現在，我才知道，派來協助我的，是我的師弟和師妹。」

朱紅玉「格格」地嬌笑道：「那也不錯呀！一甲子之前，兩位恩師將白蓮教殺得冰消瓦解，如今，再由他們的三個徒弟把死灰復燃的白蓮教加以消滅，不也是武林中一段佳話嗎？」

諸超插口冷笑道：「死到臨頭，還在說夢話！」

馬天行笑道：「總護法大人，如果你一直冒大氣，光說不練，咱們師兄妹之間的夢話，還要繼續說下去哩！」

朱紅玉也嬌笑道：「大師兄，可能是我們師兄妹來得太意外了，他們教主措手不及，還沒對諸大俠發出新的指示。」

諸超陰笑道：「妳丫頭也算說對了一部份，咱們教主正在安排準備中，你們三個，一個也別想能活着走出去，而且，現在我也巳猜想到你們那個幕後主持人是誰了。」

馬天行「哦」了一聲，道：「你以爲是誰呢？」

諸超道：「必然是那個老而不死的佛門敗類酒肉和尙。」

馬天行道：「佛門敗類總比你們這個徒擁大俠虛名的武林敗類高尙得太多太多了。」

「這是說，我沒猜錯？」

「你很聰明。」

諸超呵呵大笑道：「我本來還以爲你們那位幕後主持人是一個三頭六臂的特殊人物，原來却不過是一個少林寺的叛徒而已！」

酒肉和尙究竟是何等人呢？

顧名思義，酒肉和尙當然是旣喝酒，又吃肉的和尙。

而且，專吃狗肉，不但吃狗肉，高興的時候，也會去逛逛勾欄院什麼的。

所以，酒肉和尙實際上是一個酒，色，財，氣四大俱全的和尙。

沒有人知道他的來歷。

有一個傳說，說酒肉和尙本來是少林弟子，由於不守佛門戒規，才被逐出少林門牆。

對於這個傳說，少林寺和酒肉和尙雙方都沒承認，也沒否認。

但也由於當事人的雙方都沒否認，一般人就認定酒肉和尙是少林寺的叛徒了！

也沒人知道他的武功深淺。

他的出現江湖，是二十年以前的事。

二十年前，他是一個中年人，芒鞋，竹杖，一襲髒兮兮的灰色僧袍，二十年後的現在，他的外表幾乎沒有改變。

他難得伸手管江湖中事，當然也難得顯示一下他那高深莫測的武功。

他唯一管過的一宗江湖中事，也是唯一使他這「酒肉和尙」四字威震江湖的武功展示，發生於十九年之前。

那時候，橫行江南七省的七煞十三妖，將江南地區弄得鷄飛狗走，人心惶惶。

但出人意外的是，某一天，七煞十三妖這二十個難纏的魔頭，却集體陳屍在洞庭湖畔的沙灘上，每一個人的死因都一樣——眉心洞穿，一招畢命。

事後，有人證明，那二十個魔頭，全是死在酒肉和尙的竹杖之下。

證明這一事實的是當時的衡山派掌門人普濟大師和青城掌門人太乙眞人，當時，這二位掌門人是夤夜泛舟洞庭，巧經現場附近，才目覩此一盛擧的！

消息經二位掌門人傳出，自然足以取信。

因此，此後，酒肉和尙的大名也就不脛而走，轟傳武林。

「酒肉和尙」四字，對一個出家人來說，實在不是一個光彩的稱謂，說得實在一點，那是有着太多的汚辱與輕蔑的意味的！

但事實上，酒肉和尙本人，却一點也不以這絕不光彩的名號爲忤。

知道酒肉和尙的爲人的人，都耳孰能詳，現在的酒肉和尙，還是跟二十年前一樣，不但外表幾乎沒有改變，個性也完全一樣——玩世不恭，遊戲風塵，不務正業，就像傳說中的濟公和尙一樣。

可是，誰也沒想到，這位不務正業的酒肉和尙，繼十九年前鐵腕誅除七煞十三妖之後，又靜極思動，在着手跟死灰復燃的白蓮教作對了。

× × ×

對於諸超所說的話，馬天行師兄妹一時之間，都沒接腔。

諸超又道：「不論傳說中的酒肉和尙如何神奇，但我認爲，一個吃、喝、嫖、賭樣樣都來的花和尙，即使高明，也有限得很。」

夜空中忽然傳來一聲大笑，說道：「你小子說得有理，我老人家有賞……」

隨着話聲，一過黑影向着諸超面前，疾射而來，那破空銳嘯之聲，令人心悸神搖。

聽這語氣，那顯然就是酒肉和尙。

那暗器雖然來勢驚人，但諸超並非浪得虛名之輩，何況，他目前身爲白蓮教的總護法，必巳得過白蓮教的不少好處。

按常理說，像他這樣的高手，即使不能接下那件暗器，至少也應該有閃避的能力。

但事實上，諸超旣沒伸手去接，也沒閃避，而那暗器却恰好塞入他那剛剛說完話，正微微張開着的口中。

原來那不是甚麼暗器，而是一段狗腿上的骨頭。

如果按那段狗骨的來勢判斷，諸超縱然不腦袋洞穿，也該被擊落滿口的牙齒才對，但事實上，含着一段狗骨的諸超，却是毫無損傷。

那情形，就像是有人站在他身邊，將那段狗骨輕輕地放進他口中的一樣。

當然，之所以有這樣的情形，並不是表示諸超的高明，而是那酒肉和尙的手法，已高明到不可思議的化境。

此情此景之下，諸超雖然毫髮無損，但一張臉却也窘成了豬肝色。

朱紅玉忍不住花枝亂顫地「格格」嬌笑。

馬天行，巫志强二人却是縱聲大笑。

老羞成怒之下，諸超左手拔出那段狗骨，順手一甩，射向馬天行正張口大笑的口中，右手趁勢一掌，凌空擊向馬天行的前胸。

掌勁如驚濤拍岸，狗骨似激矢離弦，聲勢至爲驚人。

但是他這含憤之下的全力突擊，却爲馬天行左袖一拂，就輕描淡寫地化解于無形！

馬天行並佔了便宜還賣乖地笑道：「諸超，憑你這塊料，再練十年也不配跟我交手。」

諸超幾乎肚皮都氣炸了，但他却强忍着沒接腔。

這時，第一進方向傳來一陣激烈的殺伐聲，同時也傳來酒肉和尙的蒼勁語聲道：「馬老弟，現在，就看你們師兄妹三人的壓軸大戲啦。」

馬天行笑道：「決不會讓老前輩失望，只是，你曾說過，適時將兵刄送還給我的……」

酒肉和尙的語聲截口笑道：「別急，送兵刄的人已經來了。」

第一進的殺伐聲已進行到第二進，顯出那「入侵」的人勢如破竹，並未受到多大的阻力。

花廳四週的燈光，忽然一齊熄滅。

馬天行一聲龍吟清嘯，師兄妹三人同時長身飛射，穿窗而出，到了天井中。

暗影中傳出一個威嚴語聲道：「馬天行，這兒地勢太窄，不便施展，有種，你就到後花園來。」

馬天行揚聲問道：「閣下是誰？」

那威嚴語聲道：「白蓮教教主！」

馬天行笑道：「閣下總算正式出場了，好吧，不論在甚麼地方，在下都捨命奉陪。」

接着，以傳音入密功夫對巫志强，朱紅玉二人說道：「不可輕敵，也不要太離遠……」

第二進的屋頂上，正殺得如火如荼，只聽一個沙啞語聲的人怒叱一聲：「擋我者死！」

人頭滾滾，殘肢斷臂紛飛，慘叫連連中，一名身着玄色灰衫的人，已殺到馬天行等人所在的天井邊的屋簷上，並沉聲問道：「誰是馬天行？」

馬天行仰首笑道：「在下就是。」

那玄衣人道：「接着！」

話聲中，左手一揚，一簫一劍，已向馬天行疾射而來。

馬天行順手接過那一簫，一劍，赫然就是他自已的血痕簫和七星寶劍，心中一喜之下，仰首問道：「閣下是誰？」

那個玄衣人已長身疾射而去，夜空中只拋回一句沙啞的話聲，說道：「你毋須過問……」

朱紅玉忍不住嬌笑道：「酒肉和尚的安排眞神秘，也眞够意思。」

白蓮教主的語聲，遙遙再來，道：「本教主的安排更有意思，你們還不快來見識一番。」

不等對方說完，馬天行已朗笑一聲：「好，咱們都來啦！」

巫志强連忙說道：「師兄，慢點，我有話說。」

馬天行訝問道：「甚麼事？」

巫志强道：「我曾親眼見到，你那血痕簫和七星寶劍，是左冰心親手由司徒仲手中取走的，可是，剛才那個送回來的人，却是個男的。」

馬天行怔了一下，才啞然失笑道：「女的就不能改變成男的嗎？」

「你是說方才那個人就是左冰心？」

「是的！」

「如果是左冰心，她怎會不認識你，而問出『誰是馬天行』的話來！」

「在方才那情況之下，如果是你，你能一眼就認出我來嗎？」

方才是在亂軍之中，時當黑夜，又是匆促之間，自然是不容易分辨出誰是誰來了。

這一問，自然將巫志强給問住了。

他一楞之下，又不服地問道：「那她爲甚麼要改裝，並匆匆離去？」

一旁的朱紅玉白了他一眼道：「你呀，只知道抬槓就不肯多用一下腦筋。」

巫志强苦笑道：「我又錯了？」

「當然，」朱紅玉侃侃地說道：「你該想到，這也是酒肉和尚的安排，既然是酒肉和尚的安排，那麼，左冰心的改裝離去，也自然有其必須這麼做的道理。」

巫志强苦笑如故地道：「是是……我眞是一頭大笨牛……」

馬天行含笑打斷他的話，道：「大笨牛也好，小笨牛也好，咱們快點走吧，別讓人家大教主等得心焦！」

× × ×

不錯，白蓮教方面，是已經等得有點兒心焦了。

當馬天行師兄妹三人到達後花園中時，白蓮教的人早已嚴陣以待。

夜色雖濃，但星光明亮，視界頗爲清晰！

花園的範圍相當大，但由於才是初春時節，一般花木才剛剛開始萌牙。

花園中心，一片約莫百來丈方圓的枯黃草坪上，呈半月型羅列着九個裝束各異的魔頭。

當中一人，着杏黃道袍，頭戴九樑冠，肩插長劍，手持拂塵，裝扮得有點兒不倫不類，臉色一片青滲，顯然是戴着人皮面具。

也由於他戴着人皮面具，沒法判斷他的眞實年齡，僅能由鬢角露出來的花白頭髮上，估計他該是一個年約半百左右的老人。

黃袍人的左右，分立着一名鬚髮如銀的老頭，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嫗。

白髮老頭着黑色短裝，沒佩任何兵刃，面色紅潤，不見一絲皺紋，長得胖都都的，算得上是鶴髮童顏！

那白髮老嫗的情形却恰好相反，穿的是一襲又長又大的白色長袍，滿臉皺紋堆疊，而且骨瘦如柴，但她手中却持着一根鴨蛋般粗，比她的人還要高出一個頭的龍頭拐杖。

除了這一黑一白，兩個成强烈對比的老人之外，第二排却是並站着兩個身着青衫的中年文士，兩個着短裝的半百老者，一個中年道士，一個妙齡尼姑。

馬天行師兄妹三人剛剛在這批人對面五丈遠處站定，當中那黃袍人立即冷笑一聲，道：「馬天行，我還以爲你不敢來了哩！」

馬天行淡然一笑道：「別說廢話，你閣下就是白蓮教主？」

黃袍人點點頭道：「不錯！」

馬天行道：「堂堂教主，爲何要戴上人皮面具？」

黃袍人道：「老夫高興。」

暗影中傳來酒肉和尚的洪笑道：「不是爲了高興，是你小子預留退路，一見情況不妙時，就打算脚底揩油，逃之夭夭，仍然可以以你的本來面目在江湖上活動，伺機再圖東山再起。」

黃袍人不但不以爲忤，反而哈哈大笑道：「臭和尚，你要是算一號人物，就別藏頭露尾，在暗中胡說八道，應該站出來，咱們好好的大戰三百回合……」

酒肉和尚的語聲截口笑道：「想跟我老人家交手，你得先通過馬老弟這一關才行，嗨，馬老弟，這老小子不但已獲白蓮教的眞傳，也偸學了釋，道兩門若干絕藝，算得上是一身兼正邪兩派之長，你可不

能輕敵，更不能給令師丟人。」

馬天行揚聲笑道：「老人家請儘管放心——」

酒肉和尚的語聲又截口笑道：「我老人家當然放心，但我不好聽的話說在前頭，如果這老小子眞的逃之夭夭了，我會打爛你們三個的屁股。」

馬天行笑問道：「要不要先行立下軍令狀。」

酒肉和尚的語聲說道：「那倒也不必了……」

他的話聲未落，那白髮老頭突然長身而起，疾如電掣地循聲飛撲。

說來可眞絕，酒肉和尚的語聲，明明是來自東南方向的二丈之外，但白髮老頭這一突然飛撲過去，那語聲却到了西北面，並呵呵大笑道：「你老小子的功夫都練到狗身上去了，連聽聲辨位都沒練好，也居然敢出來丟人現眼。」

那白髮老頭是怎樣的反應，沒法看到，但那白髮老太婆却已手持龍頭拐杖，向西北方向飛撲過去！

但酒肉和尚的語聲却又到了正南，笑嚷道：「馬天行，你們三個還在乘風凉，是存心要我老人家好看，被人家趕得東逃西竄的。」

朱紅玉嬌笑一聲道：「老人家，上了年紀的人，多活動一下筋骨，那不是很好嗎？」

酒肉和尚的語聲道：「好個屁，我老人家是運籌帷幄的三軍統帥，如果元帥給人家抓住了，看還有誰來領導你們……」

忽然間，「砰」地一聲大震，打斷了他的話，只聽他「哇哇」怪叫道：「喲，怎麼眞的打起來了，不行，君子動口不動手……」

「砰！」又是一聲巨震。

那白髮老太婆尖聲怪笑道：「臭和尚，別裝瘋賣傻，咱們好好的大戰一千回合吧！」

酒肉和尚的語聲道：「不行，好老太婆，饒了我吧！我酒肉和尚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怕和老太婆打架。」

那白髮老頭的語聲道：「臭和尚，爲何不敢放手一戰？」

酒肉和尚的語聲道：「非不敢也，是不能也，你們兩個打一個，不公平呀，而且，我這隻狗腿還沒啃完，眞要打，也得先讓我塡飽肚子才行啊。」

酒肉和尚妙語如珠。

打鬧聲連綿不絕。

不難想見，那三位正殺得難解難分。

可惜的是，由於距離太遠，而且顯然正在越拉越遠中，使得現場中的羣豪，沒法看到那必然是精彩絕倫的好戲。

不過，儘管看不到，聽聽也是很過癮的。

因此，現場中的羣豪，都聽得悠然神往，似乎忘記自己也是當事人。

也就當他們悠然神往之間，酒肉和尚的語聲又遙遙傳來，道：「馬天行，你還呆着幹嗎？」

馬天行啞然失笑之後，目注那黃袍人笑道：「教主大人，咱們也別閑着啊！」

站在第二排的妙齡女尼搶先越衆而出，媚笑道：「貧尼先領教馬天行大俠的不傳絕藝！」

馬天行笑問道：「妳這算是打旗的先上。」

「不錯。」

「妳長得很美，也很妖艷，不知在貴教位居何職？」

「貧尼忝居第六堂堂主，是最差勁的一個。」

「妳好像很謙虛。」

「多承誇奬。」

「那麼，另外五位，就是第一至第五堂的堂主了？」

「正是。」

「據在下所知，貴教第六堂，職司特別，不以武功稱雄，而擅長邪術？」

那妙齡女尼媚笑道：「不是邪術，是仙法。」

不等馬天行接腔，又含笑接道：「看來，你對本教的了解很多？」

馬天行道：「不算多，也不算少。」

那妙齡女尼道：「本堂雖以擅長仙法著稱，但武功也決不含糊。」

馬天行道：「希望妳莫教我失望，如果你覺得一個人沒把握，最好是你們六位堂主一齊上。」

那妙齡女尼道：「貧尼決不讓你失望，也不用六人聯手，但他們五位也不會閑着。」

緊接着，嬌叱一聲：「接招！」

她本是一雙空手，但那「接招」的「招」字一出，却像變戲法似地，右手中出現一枝桃木劍，劍尖一指，射出一蓬有如螢火虫似的綠色火星，向馬天行身前激射而來。

馬天行臉含微笑，卓立原地，沒有閃避，也沒反擊，甚至他那七星寶劍和白玉簫也沒亮出來。

但他的週身却像是佈了一道無形的鋼牆，將那蓬螢火虫似的綠色火星，阻於週圍三尺之外。

那綠色火星越來越多也越大，片刻之間，變成一片熊熊火海。

而馬天行也就被那片熊熊火海所淹沒了。

儘管那只不過是一片綠色火海，但其所發出的炎威，却至爲驚人，連遠在三丈以外的朱紅玉，巫志强二人也感覺到肌膚如焚而不由地往後退。

遠在三丈以外的人尚且有此感覺，那麼，被火海包圍着的馬天行又如何呢？

可惜馬天行整個人都淹沒在火海中，沒法看到。

能够看到的，是那妙齡女尼那張形如厲鬼的「俏」臉，和那隻持着桃木劍的「玉」手。

但此刻，由於那綠色火海的照映，整個人都變成了翠綠色。

其實，現場中所有的人都成了翠綠色，只是那妙齡女尼綠得格外恐怖而已。

她那張美好的面孔，扭曲得變了形，那雙平常對男人有勾魂攝魄魅力的媚目，此刻，却放射出碧綠而森寒的神光。

至於她那隻握着桃木劍的右手，竟然像如舉千鈞，顯得不勝負荷似地，微微顫

抖着。但她那桃木劍尖上所射出的綠色火星，仍在源源不絕地湧出。

巫志强，朱紅玉都凝神注視着，似乎沒有採取甚麼行動的打算。而且，他們的神色頗爲平靜。好像並不怎麼替那綠色火海中的馬天行担心。

站在黃袍人背後的五位堂主——兩個短裝老者，兩個中年文士，一個中年道士，已取包圍之勢向巫志强、朱紅玉二人徐徐地悄然逼近。

至於那酒肉和尙跟兩個老魔的笑嚷聲，打鬥聲，又越來越遠地，只能隱約可聞了。

那包圍馬天行的火海，已越來越厚，也更爲熾烈。

妙齡女尼的「俏」臉上已冒出輕微的汗珠，當然，那汗珠也是綠色的。

但火海中忽然傳出馬天行的朗笑，道：「堂主大人，據說『九幽烈焰』是貴教中數一數二的拿手絕招，但我却有見面不似聞名之感。」

那妙齡女尼冷笑道：「你且脫出我的九幽火海再吹牛吧！」

馬天行道：「我不是吹牛，只是感到失望。」

那妙齡女尼道：「別急，貧尼的仙法，還沒正式施展哩……」

朱紅玉插口嬌笑道：「還沒正式施展，就已經累得香汗淋漓了，大師兄，你平常的憐香惜玉之心，到哪兒去了呀？」

她的話說完，那五位堂主的包圍圈已縮小到一丈距離，其中的中年道士，並「嘿嘿」淫笑道：「小丫頭，別說風涼話。道爺陪妳活動活動……」

話說得輕鬆，但手上的招式却一點也不含糊，話聲未落，左掌右劍，也同時攻向朱紅玉的前胸要害，由這一點，也足以證明他對朱紅玉一點也沒輕視。

不僅如此，繼中年道士的攻勢發動之後，另兩個中年文士也以犄角之勢發動夾攻。

因此，刹那之間，朱紅玉即陷入對方三人聯手的圍困之中。

而且，那五位堂主顯然已有默契，這邊三人對朱紅玉聯手合擊，另兩個短裝老者也同時聯手向巫志强發動夾攻。

那五個身爲白蓮教的堂主，自非泛泛之輩，何況又是「以衆凌寡」，因此，儘管巫志强、朱紅玉二人藝出名門，各懷絕藝，白蓮教方面，形勢上還是佔了絕對的上風。

那五個堂主中，中年道士與中年文士都使劍，兩個短裝老者却是一個使刀，一個使用鐵尺，巫志强、朱紅玉二人也是使劍。

一時之間，刀光劍影，雜以拳掌和金鐵交鳴之聲，壯觀之至，也驚險無比。

那中年道士並呵呵大笑道：「小丫頭，道爺的功力不錯吧？」

朱紅玉冷笑道：「平常得很……」

那中年文士邪笑道：「別急，現在才開始，佳境還在後頭哩！」

就這幾句話的工夫，雙方已交手二十招以上。

乜着這一段緩衝工夫，一開始就落入下風的巫志强、朱紅玉二人，已穩住陣勢，並開始反擊。

以五個堂主聯手圍攻兩個年輕人，才不過風光了片刻，自然不是好預兆，但那五個堂主都是經驗豐富的老江湖，此情此景，儘管他們心中不是滋味，也暗感震驚，但是在表面上却是不動聲色，反而加緊搶攻。

那中年道士並又邪笑道：「小丫頭後勁十足，值得道爺全力報効。」

但他那說輕薄話的口還沒合攏來，却忽然被一個黑忽忽的東西給塞住了。

巫志强並呵呵大笑道：「小玉，酒肉和尙敎我的這一手，還眞管用哩！」

原來巫志强不過是以一敵二，較朱紅玉的以一敵三自然輕鬆得多，他心憤那中年道士滿口的輕薄話，因而冷不防使出一記絕招——情急智生，抓下自己的一幅衣襟，揉成一團，射入那中年道士口中。

那中年道士一驚之下，略一疏神，已被朱紅玉一劍砍下他的腦袋。

朱紅玉也是心憤對方髒話連篇，早想伺機將其首先開刀，目前有此機會，自然不會放過。

三個强敵去其一，由一對三變成一對二，朱紅玉也比較輕鬆了。

朱紅玉感到輕鬆，但身爲白蓮敎主的黃袍人却緊張起來。

因爲，他的五個堂主圍攻兩個年輕人，不但沒佔到便宜，反而先損失「一員大將」。

而另一邊，那妙齡女尼的情況，也很不妙。

那圍住馬天行的「九幽烈焰」，儘管似乎愈加熾烈，但馬天行却仍然沒有反擊，而那妙齡女尼「俏」臉上的汗珠，却已由微微沁出而變成黃豆大的一顆顆地往下滴。

因此，那黃袍人精目中寒芒一閃，忽然咬破自己左小指，吸了一口鮮血向那包圍着馬天行的「火海」噴了過去。

就像變戲法似地，只聽「滋」地一聲，那包圍着馬天行的「火海」的威勢，陡地增强一倍，那道佈在馬天行週圍三尺外的無形鋼牆也似乎受到劇烈的震盪而逐漸縮小。

這也就是說，那本來被馬天行的內家眞力所阻於三尺外的「火海」，正在向他的身體逼近。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一聲清越龍吟，馬天行的七星寶劍已經出鞘，人也同時騰拔三丈有奇。

只見一道發射着七色光芒的彩虹，像匹練橫空似地，在那「火海」中環飛一匝」，那烈焰騰騰的「火海」，就像是滾湯潑雪似地，一下子就消失無踪。

不但那「火海」于刹時之間消失無踪，那妙齡女尼，以及那聯手對付巫志强，朱紅玉二人的四個堂主，也已經身首異處，橫屍當塲。

馬天行像是甚麼也不曾發生過似地，氣定神閑，橫劍卓立那黃袍人對面三丈處，含笑說道：「教主大人，這回該輪到你了。」

「教主大人」已只剩下孤家寡人一個了，不！他的後面又有大批人馬出現，形形色色的人至少在百名以上。

但那批人都在五丈之外就自行停了下來。

那黃袍人漠然地說道：「你神氣甚麼！依人成事，尤其是靠女人的幫助而成事，更爲可恥而又可憐，你聽得懂我的話意嗎？」

馬天行含笑點首道：「我懂。」

那黃袍人又道：「你自己想想看，如果不是左冰心，呂盈盈那兩個賤人，一個送還你寶劍，一個助長你的功力，你早已在『九幽烈焰』中形神俱滅了……」

馬天行截口笑道：「不見得，我也承認，你說的那二位，給了我很大的幫助，但我却認爲，那是得道多助，一點也不可恥，更不可憐。」

那黃袍人冷笑道：「你還應該感到光榮！」

「正是，正是。」

「你知道那個女人是誰的人嗎？」

「我知道呂盈盈是你的夫人，左冰心是『玉面陶朱』于公道的夫人。」

「不！兩個女人都是我的。」

馬天行一怔之後，注目問道：「難道你就是『玉面陶朱』于公道？」

那黃袍人抬手取下頭上的九樑冠，並揭下臉上的人皮面具，冷然問道：「你看我像不像？」

呈現在眼前的，是一張清秀而紅潤的俊臉，儘管頭髮已經花白，但臉部的輪廓和五官的位置，都還不失稱爲人間少見的美男子。

馬天行入目之下，禁不住目光一亮，但立即又苦笑道：「我雖然沒見過于公道本人，但我相信你一定就是于公道。」

「這用不着你相信，我本來就是于公道。」

「你，富甲天下，名震江湖，比當今皇上還要舒服，爲何還不知足，偏要攪甚麼白蓮敎？」

于公道冷笑一聲，道：「燕雀焉知鴻鵠志！」

一聲洪笑，現塲中多出一位怪客來。

光禿禿的腦袋，髒兮兮的僧袍，永遠浮現笑容的臉，芒鞋，竹杖，左手中還持着一條啃剩三分之一的狗腿……

就憑這副長相，想都不用想，就能斷定他是傳說中神龍見首不見尾，玩世不恭，遊戲風塵的一代奇俠酒肉和尙。

酒肉和尙一出塲，于公道立即臉色一變，喝聲道：「臭和尙，那『黑白雙怪』呢？」

于公道口中的「黑白雙怪」，也就是方才被酒肉和尙引走的黑衣老頭和白衣老嫗。

馬天行聞言之後，禁不住心頭一震地，暗忖道：「原來那就是黑白雙怪，也幸虧酒肉和尙將他們引走，否則，還眞得大費週章哩！」

原來「黑白雙怪」就是由於他們一個喜歡穿黑衣，一個喜歡穿白衣，以及行事怪異而得來的綽號。

論名氣和輩份，「黑白雙怪」比起酒肉和尙來，都並不多遜，其功力的高深，自也不難想見。

酒肉和尙與黑白雙怪之間，除了正邪不同之外，也有其共同點，那就是他們雙方都以綽號名震江湖，至於他們的本來姓名，反而沒人提及，也很少有人知道。

馬天行的俠踪，以往一向限於關外，但對於黑白雙怪的大名，却也算得上是早已如雷貫耳。

也因爲這緣因，所以馬天行目前才有這樣的想法。

× × ×

酒肉和尙向着于公道咧牙一笑，道：「報告大教主，閻王駕前的黑白無常出了缺，佛爺我推荐他們趕往代理了。」

這答案應該早在于公道的意料之中，因此，于公道只是連聲冷笑道：「很好，很好……」

酒肉和尙又啃了一塊狗肉，含含糊糊地道：「當然很好，這是他們兩個祖宗有德，才獲得這樣的好差使呀！」

緊接着，又注目笑問道：「你小子居然自動現出原形來，難道不打算脚底揩油了？」

于公道冷笑道：「你以爲我已經失敗了？」

酒肉和尙道：「不錯，你不但失敗了，而且也死定了，剛好閻王駕前還出了一個判官的缺，如果你小子願意屈就，佛爺我還可以做個順水人情，推荐一番，判官的職位雖然微不足道，但比起被打入十八層地獄來，可舒服太多太多啦！」

于公道笑道：「別說夢話了，鬼和尙，你且睜開狗眼，瞧瞧我背後，是些甚麼人。」

酒肉和尙嚥下口中的狗肉，苦笑道：「有肉無酒，實在乏味得很，嗨，馬天行，于公道這小子至死不悟，我老人家懶得跟他囉嗦，還是由你們三個娃兒便宜處理吧！」

馬天行含笑說道：「得令！」

酒肉和尙道：「還有，于公道這老小子爲富不仁，披着仁俠外衣，暗中無惡不做，罪該萬死，但是他有老婆，你這懂了嗎？」

「我懂，您說的是左冰心。」

「不錯，左冰心一再向我懇求，放他一條生路，只廢除他的武功就行了。」

「遵命。」馬天行轉向于公道正容說道：「大教主，你還有很强的實力，本身又兼正邪二派之長，但你並未獲得武當，少林，和白蓮教的眞傳，我沒說錯吧？」

「沒說錯，但我自信，就憑現有的實力，也足以超度你。」

「不見得，你知不知道，方才我對付『九幽烈焰』時，憑的是甚麼？」

「知道，你憑的是七星寶劍。」

「不錯，七星寶劍上鑲有七顆寶珠，貫注內力施展時，能發七色光芒，其中辟邪，辟毒、辟水、辟火四珠，更是無價之寶，也是你那批邪惡手下的邪門玩藝的尅星，你信不信？」

方才尅制「火幽烈焰」時，已有事實證明，于公道能不相信嗎！

因此，于公道沉思着道：「我不憑那些邪門玩藝，至少也能全身而退……」

「我不信，」馬天行道：「想全身而退，除非是自毁功力，這還是看在左冰心的面子上。」

「作夢！」于公道冷笑一聲，沉聲喝

道：「諸總護法，將兩個老怪物和兩個賤女人帶上來！」

「是！」

隨着這聲暴喏，他後面的人羣中，在諸超、冷侗，于烈等三人的簇擁下，走出來一僧，一道兩個老人和兩個花容憔悴的少婦。

那是少林，武當二派之中，輩份最尊，也是碩果僅存的長老智果大師和元亨眞人。

至於那兩個少婦，卻是呂婷婷、呂盈盈姊妹倆。

對於這四位，馬天行除了對呂盈盈的並非眞的被處決了深感意外，也深感慶幸之外，對其餘三位，可說並不驚訝。

呂婷婷這方面姑且不論，智果與元亨二人的被囚于此間，被于公道搾取武功的事，連少林，武當兩派的掌門人都還不知，但是馬天行卻早已從酒肉和尚口中知道了。

而這，也正是于公道被稱爲身兼正邪兩派之長的由來。

馬天行不但知道智果、元亨二人的事，也知道這兒還囚禁着一個白蓮教的嫡系傳人。

于公道這個教主，本來就是那個白蓮教的傳人所一手促成，但于公道反臉不認人；竟然將那人囚禁起來，于每月的初一十五，以非刑折磨，逼取武功。

這也就是馬天行進入諸宅的當晚，所聽到的鬼叫聲的由來。

至於那駭人的恐怖景象，卻是出於白蓮教的邪術。

同時也是馬天行之所以說于公道還未有獲得少林、武當，及白蓮教的眞傳的緣因。

當然，這些都是酒肉和尚告訴他的。

× × ×

于公道向馬天行笑問道：「呂盈盈沒死，你不感到意外？」

馬天行「唔」了一聲，道：「我是感到意外。」

「我爲甚麼沒眞的處決她，你可知道嗎？」

「我想，因爲她畢竟是你的夫人。」

「不！是爲了必要時，多一個有力的人質。」

「哦……你眞是異想天開。」

于公道指着智果、元亨二人笑問道：「你認識這二位嗎？」

馬天行道：「不認識，但我知道他們二位是甚麼人。」

于公道道：「知道就行了，你認爲我這幾個人質，還够份量嗎？」

「够份量，只是，如果你想借重他們談條件，以便全身而退，卻不行。」

「我不信，這四人中，有武當，少林的長老，也有你的身兼恩人的情婦。」

「我知道。」

「你不在乎他們的生死？」

「我當然在乎，但我保證他們都死不了。」

那四名人質，一直都是不言不動，顯然是被制住穴道，神色也一片冷漠，但當他們聽到馬天行這幾句話之後，卻一齊神色一動，目光也向馬天行投注過來。

于公道道：「這是說，你有把握救出他們？」

馬天行道：「當然！」

于公道不加思索地冷笑道：「若你能救走他們，不用你動手，我自行了斷。」

馬天行道：「那又何必！人只能死一次啊！何況，咱們並沒要你死……。」

于公道截口沉叱道：「少廢話，動手救人吧！」

馬天行道：「可以，但你不能自裁，否則，我沒法向左冰心交代……」

于公道怒叱道：「閉咀！不許再提那賤人！」

酒肉和尚插口笑道：「于公道，左冰心並沒對不起你，是你對不起她，想想看，當初，你披着大俠的外衣接近她，以卑鄙的手段佔有她，你的假面具拆穿之後，她沒殺你，已經很够意思了，現在，她又代你向我求情，爲甚麼你對她還要這麼深惡痛絕？」

于公道拔出長劍，目注馬天行冷笑道：「馬天行，我等着你動手救人。」

「別這麼緊張。」

馬天行口中說着，眼睛卻瞧向酒肉和尚。

酒肉和尚點了點頭。

馬天行合掌三擊沉喝一聲：「開始行動！」

如響斯應，于烈，冷侗二人雙掌齊揚，將身邊的諸超震飛三丈之外，立即每人一手一個，挾着四個人質飛落馬天行身邊，向馬天行雙雙躬身道：「幸不辱命。」

誰會想到，跟隨自己多年的總管和門房，會是敵人的奸細哩！

對於于公道來說，目前變化實在太意外了，意外到使他來不及採取任何行動。

同時，對他精神上的打擊太嚴重了，嚴重到使他提不起採取任何行動的興緻。

他，怔立半晌，才目注馬天行苦笑道：「高明！高明！」

馬天行也苦笑道：「不敢當，這都是和尚前輩的安排。」

「誰安排的都一樣，」于公道仰首長嘆，道：「天亡我，非戰之罪也……」

說完，舉掌自碎「天靈」，徐徐地倒了下去。剎時間現場中一片死寂。

不遠處，傳來左冰心的幽幽長嘆聲。

馬天行臉上肌肉抽搐了一下，欲行又止。酒肉和尚走近他身邊，拍着他的肩膀，笑道：「走吧！這兒沒人需要你了。」

「這兒沒人需要你」，這是說「別的地方還有人需要你」。

朱紅玉也接近他身邊，幽幽地道：「這一天，雖然也算是逃避現實，却也是追求另一個現實，好好把握住莫再錯過。」

酒肉和尚又道：「這兒一切善後事宜，包括你的師弟妹在內，都由我一肩承担，現在，你可以完全放心了。」

馬天行向着酒肉和尚躬身施禮，道：「多謝老前輩，也偏勞您了。」

酒肉和尚笑道：「這算不了甚麼，誰教我要多管閑事哩！」

馬天行又向巫志强、朱紅玉二人道：「師弟，師妹多多珍重，再見！」

說完，長身飛射，閃得一閃，即消失于沉沉夜色之中。

（全文完）

武松會兄

水滸補遺——武松傳／鐵翅·文圖



馬蹄聲中　夾道爭看英雄

（一）

天色微明，這裏是聚集了一大批人，看看清楚，十個有九個半是鄉間百姓，他們有的是提籃、挑担，有的桶桶甕甕的，原來，有入城內出賣新鮮蔬菜，田間產物的。有的是收汚水、殘食的，有挑糞担的。這百十來個人，有不少是見慣見熟，聚在一起，談談鄉間雜事，城中見聞，有的讓烟、讓食，你謙我客氣的。這裏乃是陽穀縣城的東門，時辰未到，城門未開，將這些田間鄉民，阻在門口，靜等進城——

突然，一陣嚕咤，由後邊傳到前邊，出了什麼事？不約而同，大伙就對後面看。原來，有人打着了號子而來，有些眼尖的人，已看出了有人抬扛一樣東西來，而有些更依稀看到了這東西的形狀來——

「什麼東西啊，毛呼呼的——」

「大牯牛，這東西這樣大——」

「啊！你說什麼？是牛，嗨嗨，老爺子，你的鬍子也有些白了，什麼連牯牛有角也不知道？這個東西是牛？牛就能沒角？啊！」

「對！你說得有理，還有，我又看出來了，這幾個是山中的獵戶……」

「啊！我去問問看，這東西是什麼山魈怪物——」

這位仁兄去問，好！衆人可更爲鬨鬧得厲害了！

「是景陽崗的老虎啊！」

「就是這隻老虎啊！」

「老虎給人打死啦！」

「誰！那一個打死的……」

你追我問。終於，他們全看見了這一位英雄！身長九尺，面如滿月，雙眉斜飛，目光烱烱，脚步穩重，是誰？原籍北直廣平府清河縣的武松，武二爺！

人們又聽到獵戶頭子的介紹，將個武松簡直當作了天神下凡，一不用刀，二不用槍，全憑一雙肉掌。把個吃人無饜的老虎打死了。城門未開，而這些人的話盒子可就大開特開了。一個個你擠我擁的，來瞻仰這位打虎英雄，當面的，個個嘖嘖稱讚，背後的，你爭我辯。有的人說武二爺是金剛，有的人說武松爲羅漢，爲了羅漢的稱呼，有的人就抬了槓，說什麼；明明是位少年的英雄，又不是出家的和尚，那會成羅漢？這一個駁，那一個就辯，說什麼，難保武二爺將來不出家！

有的人在爭論武二爺的拳頭厲害，怕不是肉拳頭。有幾個假意上前搭訕，還借意的摸了摸武松手，有些大方的，抓住武二爺的手笑，其實是聊作試探而已！可是，即使有人證明，武二爺的拳頭，而且確是血肉之軀，依然不爲人信。有的說是鐵鑄。有的更一口咬定是純鋼的。就這樣，城門口簡直成了市墟之所，亂鬨鬨的，吵作一團。

總算城開了，現在是順而當之的，衆人讓路，讓武松與景陽崗的獵戶走在前面，他們是跟了去，有不少是連正經事也不

記得辦，竟然跟在後面，直奔陽穀縣的衙門。實在，老虎難得一見，尤其是在大宋年間，民智閉塞，這就難怪，一隻老虎鬨動了這些人！並且，人，是越聚越多。爲什麼？有人作介紹，有人義務作宣傳，試問：那會不將城中人也引入了這個人羣中。說得神奇，道得興奮，還有實物作證，一瞬間，全城鬨動，人似川流匯集的潮水那樣，湧到了縣門口來看熱鬧！

縣衙門在何處？就在東大街，離城門不算遠，可是，你阻我讓，你擁我擠的，消息已飛電般，傳了入衙門。獵戶與武松却反而走得不爽快。好不容易走近衙門，嗨嗨，三班六房，全已站在衙門口立等了，事實上，這些書辦、衙役，也喜歡見識見識老虎的尊容！

「恭喜啊！列位！」

「不敢當，班頭，大家同喜！」

「恭喜諸位，你們得了功啦！」

「功是有，可不是我們的功！」

「是那一位的啊？」

「喏！就是這位大英雄，北直廣平府清河縣的武松、武二爺，路過景陽崗，精拳捕虎，幾拳幾脚，把這攔路傷人的大虫打死了！」

「啊呀！眞英雄，眞好漢，哈哈……武英雄，請到我班房中坐！」

「到你班房？混講了，我們是茶也泡好了，點心都買了，武英雄，請……」「要死啊！武二爺可成了個熱門的搶手貨了啊，你爭我奪呢！說到底，打虎的英雄，既爲民除害，又威名服衆，又有哪個不想扳交扳交？所以，你拉我扯之下，武二爺總算是坐定了！

武二爺是坐定了，當下就有站堂的公差，安置這些獵戶，將老虎抬進了頭門裏大堂口石台底下，所有抬虎的繩啦、板啦，扛棒啦，由地保借來，歸地保去還。然後，有個值日公差，直奔裏頭書房，幹什麼？稟告縣令，請縣令發落！老虎一有了安頓之所，可就又引來了一班人，那裏來的，還不是你叫我，我引你的，將個縣衙門，擠了個前胸貼後背，針插也不入的人潮！

此時，陽穀縣正堂坐在書房裏，剛才吃過點心，還未開始辦公，正在閉目養神。縣令姓史，雙名文奎，四十來歲，一部清鬚，相貌不壞，其實；此人到此爲官，聲名還算不錯，雖然也要幾個錢——眞所謂千里爲官只爲財，却也不窮兇極惡，他是都城通政使楊簡的門生，本是進士出身，底子好，腹中更着實有些文才。這一刻正在品茗養神，值日公差走了上來：「回老爺！」

「何……事！」

「景陽崗衆獵戶把老虎捕住了，現在堂下侍候！」

「呃！」縣太爺睜開眼了。什麼？景陽崗的老虎捕住了。這是件好事啊。這就令他增添精神：「啊哈，很好，外廂傳命侍候，升——大——堂——」

「是！」值日公差應了一聲，心中有些奇怪，這一點小事，還得升堂發落？縣太爺那會如此不怕費事？

其實，當差的他那裏知道老爺的心事？史文奎有他自己的盤算。第一，要當堂發賞，第二；唉！雖說他是進士的底子，說什麼腹笥甚廣，見聞淵博，不過，這個老虎嘛，却是從來未親目所見過的啊，今日難得送上門來，豈可失諸交臂。所以，他是要親自升堂，瞻仰瞻仰。

老爺要升堂，外廂有外廂的侍候，內裏也得有人忙一陣，升冠，換袍，還得兩個小當差的隨侍，然後，一聲痰嗽，靴聲橐橐的，進入暖閣門！外頭大堂上站堂人已點齊，靴聲傳來，鼓點聲響，咚！噹！「嗬——」吆喝堂威聲中，史文奎穿暖閣，入公座。抬頭一看，今日此地却是熱鬧，你看，入頭湧湧，一直擠到了頭門外，連街道都堵塞起來了，再想，也難怪，連自己也想看老虎，這些平民百姓豈有不起勁的！

「來，傳獵戶頭！」老爺語聲才畢，獵戶頭已趴倒在地，口稱「大老爺！小人景陽崗獵戶頭，見大老爺請安了！」

「抬起頭來！」

「是！」

「本縣問你，景陽崗老虎是怎樣捕獲的？」

「大老爺在上，請聽小人回稟，小人們自奉大老爺差遣，在景陽崗一帶，捕捉大虫，不敢怠慢。這一向孽畜沒有出現，昨夜，約莫二更天時，小人們梭巡四路，來至景陽崗，竟見那孽畜出來覓食，我們大家就一擁而上。這老虎見得人多，心中有怯，由崗下直向崗上跑，我們不敢放鬆，一直追到山崗之上。其時，老虎剛跑到半山崗，不想，在崗下來了一位趕路英雄，背着包裹，我們看見，曉得不妙，大聲呼叫，叫他偏讓，可是，這位英雄，一見老虎，他是撇下包裹，赤手空拳，與那老虎拚鬥，可敬的是，這位英雄宛如天神下凡般，幾個騰跳，將隻老虎抓住，幾拳幾脚，打死了這個孽畜……」

嗨嗨！這個獵戶頭說話可有些不對頭了，事實俱在，他們根本沒打過老虎。

並且，二爺打死了老虎，他們有的在坐，有的更是在打瞌睡，他們一點也不曉得。他們何嘗梭巡，他們幾時看見武松打虎。

唉！這也是獵戶們的苦處，如果，他依實而言，嘿嘿，非但無功，更得吃打！爲了諉過，因此，這個獵戶頭在路上就已懇求過武二爺，改了口供，如此一改，當然，正份的功，依然是武松的，不過，獵戶們可以不受罣誤了！至於縣太爺又如何？他當然是莫名其妙，也不能不信……

「罷了，如此，打虎人在哪裏？」

「是，打虎人現在堂下侍候！」

「嗯！你們站在旁邊，來，傳打虎英雄上來！」

自有值堂差役，闃開了觀衆，將武松引上大堂。到了公堂之前，武二爺是朗聲而言：「大老爺！小人見大老爺請安！」

「你姓什名誰？何處人氏？」

「小人姓武，名松，排行第二，北直廣平府清河縣人氏。」

「來此作什？」

「尋訪我家大哥！」

「你哥哥住在那裏？」

「小人只知兄長遷居在此，尚未有的確地址，只得在城裏關外，細細察訪！」

「唔，堂下的老虎可是你捕殺的！」

「是，是小人所捕！」

「你是多晚在景陽崗捕虎！」（這可是老爺在對口供了！）

「昨夜二更。」

「本縣早有告示在外，禁止夜行，爾爲何不遵？」——吶！官府可開口先責備武松的不是了，我有告示，是你違禁，這是你的不是了——

「因小人昨日貪趕途程，待得到達景陽鎭離二更天不遠了，鎭門已關，只得繞道而行，實是未見告示，也未得人警告，故而誤入景陽崗。剛走到景陽崗下，只見崗上走下一隻大虫，有許多人追趕，招呼小人迴避。其時，老虎已到，來不及了，只得把包裹棄在路旁，把老虎抓了過來，幾拳幾脚打死了！」

武二爺在說謊啊！武二爺明明是在景陽崗打的尖。更且是鬥了口，飲了過量的酒。他到景陽鎭那裏是二更天？衆獵戶幾時叫他迴避？是的！武二爺是說了謊，而他這個口供根本就是獵戶頭教的，自然這口供與獵戶頭合而爲一，照理，武松生平不說謊話，而今日，爲了可憐那些獵戶，吃了多少辛苦，也担了幾許驚嚇，如果不將話頭變一變，轉一個彎，那麼，這些獵戶連好話也得不到一句，反可能因怠忽公事而受了罪，他於心何忍？爲了這個原故，他是甘心情願，張開了眼睛說一次謊。

史文奎可曉得其中的曲折情由？他根本是木而覺之，也就信以爲眞了！他看了武松一眼道：「好！如此，我且問你，這打虎的拳架子可還記得？」

當然記得，再說，這次打虎，閃、避、騰、跳。也有幾着拳母子在，至於抓虎、壓虎、打虎、踩虎，其中也有武術的招式在。所以武松應聲，並在史文奎的命令下，仍是重新將打虎時的一招一式，一拳一脚，演了一遍。武二爺的拳脚功夫本有心得，加上人才出衆，這一路拳走下來令史老爺是心中暗暗喝采，此人打虎，有八成是眞，什麼？只有八成，還欠二成！嗯！大老爺還有二成不敢吃準呃！故而，當武二爺收拳住招時，四週喝采聲中，武二爺已回到了公案之前：「大老爺，這就是打虎的拳架子！」

「嗯，你站在旁邊！」武松是奉命而下，站在一旁，靜聽發落，老爺已傳人將老虎抬上來，堂下有差役再闃開了人衖，在大堂下石台子下，將隻死老虎抬了上來。史文奎起身細看，也不禁心神俱震，怪不得老虎吃人無數，別說是活老虎，就算是死老虎，神態依然驚人呢！

「來！傳仵作前來驗傷！」哈哈！什麼？當人命案子來辦了，還要驗傷呢。不！這實在是史文奎的精細之處，上文說過，他還有二成疑心，他疑心什麼？他怕的是武松冒功。說不定這隻老虎是急症而亡，讓武松湊了個巧，實實在在，肉拳頭打死大老虎，令人難以相信，爲求淸楚明白，因此，須要驗傷以作證明。

在當時這仵作驗傷，要照規矩來，有一着報一着，共計幾拳幾脚，什麼部位，傷痕深淺，全要驗淸報明，另外有個人塡單寫明。於此可見，老爺一頂正，差役就更不敢怠慢。所以，這一驗，驗得十分精細，仵作子是將隻老虎由頭驗到脚，由脚倒捲珠簾的再驗到頭！共計：三拳三脚！可是，驗單上只寫明三拳兩脚！現在，我們來看，這三拳三脚的傷處、部位吧。

武二爺先將老虎的左右眼，兩脚踢瞎，在虎背蹬了一脚，將條虎尾踩斷，共計三脚，不過一脚是隱去了。

第一拳是右面前軟胯打了十幾拳，沒有換地方，驗來驗去是一拳之傷，右眉骨上打過一拳，這是第二拳，致命一拳在耳門，共計三拳。但是，仵作子爲了恭維英雄，將右眉骨一脚隱了，因爲，有一拳補足，拳打脚踢在同一部位，就將這一脚隱去了。這也算恭維？當然啦，出手越少，越顯威風，少打一着，更顯神勇，因此，武松打虎，三拳二脚，試想想武松的聲名大不大！

仵作子邊驗邊報，史文奎一邊靜聽，一邊默想武松的拳法，並無差錯，足見武松精拳捕虎是實，連這二成的疑心也揭去了。

仵作子報傷完畢，站立一旁，自有人將這老虎抬下堂去！

現在，該發賞了，縣令命人取來五十兩信賞紋銀，一對金花，一匹大紅，和眉祥目對武松道：「武松！你好好領下！」

「大老爺！小人不要。」

「你爲何不要？」

「小人路過景陽崗，徼倖將老虎打死，也算是代行路人除去一害，何能再貪這意外之財？再說這些獵戶辛苦多時，小人懇請大老爺，把這個賞號賞與衆獵戶分派了吧！」

（二）

好！史文奎不禁痛贊一聲，人生在世，那一個不知道這錢銀好，又有那一個肯如此大方，將自己份下的銀子，送給了旁人？如此人才，如此豪俠個性，那裏去找？史文奎就此有了個心意……

「武松，你不要這份賞銀子，好！就賞給了衆獵戶……衆獵戶，你們拿下去分派了吧！」

衆獵戶不禁歡天喜地，並且，個個由心中的感激武松，武松見了這多的銀子，可能會變卦，眞的變卦，衆獵戶也無奈其何，但是，武松是說到那裏，做到那裏，果然是言而有信，到了現在，他們全覺有愧，爲什麼？事實俱在，他們正在睡夢中，來了個英雄，代他們解除了官差的牽累，並且，將他應得的銀子分賞了大家，他們那會不深深感激武二爺的！

「英雄！」「壯士！」他們是一個個向英雄致敬，有幾個抓住二爺的手，雖說在笑，但這眼眶中滿是淚水，可是武二爺又如何？他是柔聲和氣地與他們告別，並要他們保重，史文奎越看越器重武松了。

獵戶們，地保家全散了，史文奎看看武松，越看，越心中覺得有件事未妥，越看着武松，越覺得對這個得人喜愛的英雄了不起，如何發落他呢？嗨，有了！「武松，本縣實在欽佩你，如今，你既不要信賞銀子，本縣賞點體面，讓你跨馬遊街：」這可是件好事啊，你既不求利，就該求名。跨馬遊街，這可代你大大揚名一番了。不想我們的武二爺是個戇直的漢子，接聲而答：「小人也不想遊街！」如果換

第二個，可能會引起大老爺的不滿，可是，史文奎是心中喜愛武松，非但不惱，反而將他引得笑了，縣太爺想想此人怪，不過，怪得可愛，面子不要，夾裏也不要，人是極好，可就不明白，他要的是什麼？

「武松，你爲何不想遊街？」

「小人沒有時間浪費，小人要尋找兄長。」

「喔！原來如此，且慢！你可知道你大哥居處？你自己說過，還須細細察訪的啊，嗨嗨！這一說，依本縣看，還是遊街的理長，你果然跨馬遊街，轟動全城，城裏關外，四鄉八鎭，那一個不想來看看你這打虎的英雄？這時間就可能有你家哥哥在內，更可能你們兄弟就可相逢，你看如何？」

對啊，大老爺的説話實在不錯啊！遊街是可能將自己的哥哥引到街上，與自己相會！不過——

「——武松，」大老爺又接下去了：「即使你遊街不能遇見令兄，你還可回到本縣面前，本縣替你召來四鄉八鎭的地保，詳加詢問，這不比你自己茫無頭緒的亂訪盲查的好？」

武二爺大爲高興，也可看出，這位大老爺實在是個有心人。唉！人家如此關顧，再不答應，豈不是變成個不識抬擧的人了！英雄思念及此，他是趴下叩頭：「大老爺如此關惜小人，小人拜謝大老爺！」

「哈……好，人來，」自有堂差上前聽命：「你們陪這位打虎的英雄跨馬遊街，必需體面風光，熱熱鬧鬧……」大老爺，你這一傳命，我怕你自己難以退堂了。

事實上，武二爺不答應跨馬遊街，那是沒法，一聲答應，你縣太爺不關照，那班人爲了抬愛武松，已經不會冷冰冰，冷清清，現在你自己關照，好，就怕熱鬧的過了頭了！如果史文奎見機，先退了堂，那也不壞，壞就壞在史大老爺坐在公座上，還想看看他們如何辦法，嘿嘿，到時候，你就會廝煩了。

這幾個班房大爺現在是奉命行事啊，要熱鬧嘛，就將老爺的官轎抬出來，全副官銜執事扛出來，吹鼓手是集聚了，這——可像出會了？是啊，是像出會呢，在這樣的排場，那會不熱鬧？本來，他們是在作興將老爺的轎、執事等引出來，是老爺這一叮囑，將個武松遊街，弄得成了個盛會，老實說，官銜執事，一切縣令排場，實在不必，也不可以用在白衣人武松的身上，爲了要熱鬧，他們這才這樣攪，這不是犯了律例？對啊，平民遊街，那來執事官銜，可是，公門中人有他們的狡智，將頂坐轎抬出，落下了轎帘，就算是縣太爺陪打虎英雄遊街，這就不犯律例了！不過，縣太爺不曉得，而且這空轎出遊，實在像出喪時的魂轎，有些不吉祥而已！

更令得老爺的轎子像魂轎的是；這些人還將隻死老虎一齊抬了遊街，他們也眞會設計，將隻死老虎擺佈得像隻活老虎那樣，跟隨了大隊去，在老虎是出喪，在英雄是遊街，而老爺的轎子，也可算是老虎的魂轎矣……武二爺現在是頭插金花，將幅大紅散開了，交十字的在背肩處朝上一扎，牽過來一匹好馬，獻上馬鞭子，英雄是拜別縣太爺，翻身上馬，不想，這匹馬是猛可地一聲長嘶，前蹄一揚，尾巴一翹，暴跳起來了。爲什麼？原來是馬兒見到老虎，震驚之下，不能安靜了。

尙幸有幾個老於亊故的，發現了這個機關，就來調個頭，老虎押後，武松先行，這一來，馬兒不見老虎，這才乖乖地，引領英雄遊街了，一切舒齊，有人吆喝了一聲：「前頭升啦！」頭鑼響動，執亊排得一一當當，噹——噹——執亊鑼響，喝道聲中，閑人已紛紛讓在左右，空出一條人街。頭鑼執事過去，就是武二爺的馬，馬後跟隨的是一乘大轎，轎帘放着，可算是魂轎出靈，老虎吶！在頭鑼前頭開路，班上伙計們跟隨照料，堂上連站堂的人，不客氣，一起哄下去看熱鬧……

史老爺尙未發覺，只覺得不壞，蠻好，可算熱鬧，總算了了一件心事，掀鬚微笑，想退堂了，這才發現，更加好，堂左堂右的站堂差役全不見了，大老爺一個人坐在空堂上，要死了，連堂都不能退了，爲什麼？朝廷的規矩升堂要敲點、鼓，退堂也要敲、點鼓的啊，那該怎辦，正在這個時間，來了個替死鬼，後房的小當差，出來也想去湊熱鬧，好！就拜託你，一個人做幾樣事，一手抓住點搥，一手拿住鼓棒，先到鼓旁邊敲一下，「咚」！又跑到了點旁邊敲一下「噹」！口中順便：「啊嗬……」喊了聲堂威，縣官老爺在這樣冷清場面下，堂，總算是退了！

武松這一邊，可眞熱鬧啊，執事一上大街，街上兩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站得塞鼻塞眼，店面櫃台上，連太平水缸上全是人。人來，一則看老虎，二則看打虎的英雄！一片驚叫聲，更有一片讚揚聲。但是，武松那裏關心這些，他身高，又且坐在馬背上，這可算是依高憑下，他的眼睛只是在人羣中掃射，而且越來越現出了渴望之神色，他幹什麼？在找他的兄長武大郎。

爲了這個原故，武二爺的馬經過有橫街側巷之處，他會收慢了馬步，細細的看，他心中有這樣個想法，可能這裏有他兄長的踪跡，可惜，由上午一直到午後，雖說城不大，東南西北四大街，還有四條後街，但是，目下已四門遊了三門半，只剩下南大街和一條南後街，武二爺走到了南後街，依舊不見兄長的人影。馬蹄聲已越來越慢。剛走到了個四岔路口，迎背後一條橫街，巷口很寬，人是擁得不少，武松看了又看，望了又望，不見心目中人，嘆了一口氣，別轉馬頭，走了，就在這個時候，在那後巷右邊，有個鑰匙彎，這個彎巷口剛剛走出個人來，誰？武大郎！

大郎個子極矮，貌相更醜，一臉痲子，一咀絡腮鬍子。頭戴一把抓的帽子，身穿藍布衫子，束腰帶，悶青布褲子，破布底連魚頭的鞋子，前後衣角塞住，肩頭抬了一根毛竹扁担，兩頭繩子繫住了兩個籠屜，蓋子蓋着，前後手也帶着繩子，這籠屜裏賣的是炊餅，這種炊餅是用籠蒸出來，考究重用油酥，吃到咀裏，又甜又酥，並且，有一樣好處，八十歲老太太能吃，三歲孩童也可當飽，既可充飢，也能送酒，還有取價極廉，只賣二個錢一個。這東西在此地，可算是祇此一家，並無分號，武大郎做的是獨市的生意，生意是獨市，

可惜，武大郎面相不討人歡喜，這聲音也不討俏，做小本賣買，該派得叫，有不少小販，叫得比唱更好聽，武大郎却不然，叫聲賣炊餅，直接是同人嘔氣吵相罵，還有，人們見他矮，難不免有些不恭敬，大郎是天生的儒弱，却也有股自卑所影响的怪僻心理，所以，他不會對人和氣，這生意嘛，也就平平，今日，他剛才走到這裏，遊街的事，他是一無所知，即使知道了，他也不會起勁去爭。自己知自己的事，他這樣的人，焉能看得到熱鬧了！

可是，你不想看，却不想看的人多了，四面八方，就算橫街小巷，也擠滿了人，這就對他有大威脅，爲什麼？阻住了他的生意路了啊！說什麼打虎英雄，打虎英雄，武老爹可心中的不忿，因爲，他這一輩子別說老虎，連隻貓他也玩不過，生意不發市，心情更不佳，走路低下了頭，一味向前撞，不想，現在他這一撞，撞巧了，撞到了個人的腰部，痛得此人擠眉弄目的叫混蛋！

「啊唷哇！是那一個啊，你……」一邊罵，一邊回頭看清了，可認得，當然認得，「唉！原來是矮小子啊，我就不明白，你這樣個人，你爭什麼啊，你也來看熱鬧，輪不到你啊，你也不必將個扁担撞我的腰，啊唷哇……」

「對不起，我不是有心。」

「我知道你不是有心，但是，你也不該揀人多的地方走啊，你做生意嘛……」

「還做什麼生意啊，唉，全讓這個砍頭的打虎英雄累死了……唉……」

「唉！看來，你還想找打虎的英雄晦氣呢！」

「我那裏敢，唉！我就不明白，你們看什麼，而他又遊什麼街？」

「是縣太爺的恩典！」突然，此君對武老爹看了一眼道：「我聽說打虎的英雄也姓武！」

「啊！」大老爹宛如讓焦雷打了一下：「你說什麼？他姓什麼？叫什麼？」

「姓武名松，排行第二！」

「啊！武松！第八個，第八個！」武大老爹可就如瘋了，那樣，拚命在人潮中擠，這個吃了生活的人，可就弄不明白，什麼第八個？看武老爹如此緊張，他算是帮了他一臂之力的，在人潮中擠，一邊擠，一邊還在問：「武老爹，你說什麼？什麼第八個？」

「他是我兄弟啊，是我兄弟啊！」

「什麼？你！」這時候，這人堆中，有幾個已聽到了兩人的對話，有幾個更爲武大郎的扁担戳得不滿，全想找大老爹的火氣，聽說什麼是他兄弟，人羣中可就起了哄，老實說他們誰也不會相信，如此英雄人物，他的哥哥是這樣個醜八怪，三寸釘！

不過，雖說有人在笑，有人在諷刺老爹，甚至有人要武大郎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尊容，不過，人，總有個寧可信其有的想法，武大郎總算讓人分出了條道路，也算是擠到了街心。可憐，這個時候，武二爺剛剛回過頭去，催馬前進，大郎是看得清楚，雖是個背影，這個自小由自己一手帶大的兄弟，他那會不認得，這就一邊走，一邊叫：「第八個，第八個！」心情激動，還加氣喘，這個叫聲那能傳得了遠，又何況，人聲喧嘩中，武大郎除非中氣充沛，聲音蓋過人羣，否則，武二爺又怎能聽得見他的呼聲……

武大郎看見武松不理自己，他根本不想自己的不足之處，一股自卑的陰影襲上心頭。唉，兄弟成了材，又且是成了名，在這人多之地，他是不能够有自己這樣的哥哥，他是不認自己了，再看看自己，一個小販賣餅的，與他是不能比，他暗自傷心，他流下了眼淚，他不敢再叫！他那裏想得到啊，人們以爲他是冒認兄弟，這哄笑聲就如開了鍋的粥弄了個沸沸揚揚……

「認錯人了吧，三寸釘！」

「哈，也不照照自己的尊容，你能有這樣個兄弟麼？」

一個嚕叨，引得不少人來看閑戲，可憐的武大郎，他算是僵在當地，無地自容，掙扎出來，人家是寧可信其有的讓了他，現在，可不肯讓他了，武大郎這個又矮又小的身形，就如隻受驚的老鼠，被堵住在死角中，千拜揖，萬請告，眼中含淚，面帶愧色，可是，人，有時是有些殘酷的折辱他人的心情的，他們那肯放過這個可憐的老實人的，你一句，我一句……不料，有人闖入了這個圈子，此人一見武老爹，推金山，倒玉柱的趴在地上，連連叩頭，「大哥，小弟武松見你老請安了——」

這些人可就讓這個擧動鎭住了，眼前，他們看得清楚，尤其是頭上的金花，身上的大紅，不問可知，奉命跨馬遊街的打虎英雄武松，而他是如此的恭敬，如此的誠懇向那個賣燒餅的矮小子，三寸釘叩頭，並且，在這萬目聚視之處，叩頭——

「呃，第八個，你起身，起身！」武大老爹還是叫他第八個，不過，他現在的面色是充滿了興奮，激動，還有些自傲之色，武二爺又如何？奉命唯謹的，起了身，一回頭，却已見那些班房中人在他身邊，本來他們不明白，爲什麼這個打虎英雄，突然之間，跳下馬背，飛步來此，想來，他在馬背上看到了這個圈中人，嗨嗨，原來是他兄長。

「武二爺！」

「列位頭兒？」

「你老人家不遊街了？」

「不遊了！」

「爲什麼？」

「咱巳找到了兄長，這位就是俺的大哥！」

「啊，原來是大老爹啊，熟人啊，哈！」是熟人，因爲武老爹的身材、面目出了色，又是個做小本買賣的，眞可說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我說武二爺，以只有半條把街了，遊一個有始有終，你看如何？」

「不，俺與兄長多時不見，有話詳談，不能遊了。」

推絕了，他們就算三請他，武二爺是決計的不遊，在他心目中，我爲什麼遊街，爲了找尋兄長啊，兄長既巳找到，還遊什麼？所以斷口拒絕。

「好，不遊就不遊，不過，我們總得有你的地址，萬一老爺有事奉商，也可讓我們有個交待啊。」

這話說得有理，武二爺是問了兄長之

住所，原來，武大郎住在紫石街，而紫石街就在南後街。

這衙門中人也眞會做事，遊街英雄沒有了，他們依然把街遊完，才回衙門，這個暫住不表。至於武松見了大哥，心中說不出的高興，他是一手取了大哥的担子，道聲：「大哥，我們走吧！」武大郎當然是滿懷興奮的引了兄弟走，不過，二爺，你可不能這個樣子挑担啊，頭上金花尙在，身上大紅未脫，又何況，大郎的炊餅担是有尺寸的啊，配了他，就不配你，他是又矮又小，這炊餅担，他挑是又作俏，又好看，你是身高脚長，試問，你挑了可像樣，還有街上有不少人未走盡，你這個樣子挑担子，顯而易見，有些奇形怪狀，而讓人笑得彎下了腰。

（三）

武松可發現，他那會不會發現，他可有難堪之感，並無半分，反而感到，理該如此，可是，大郎却心中，有些不過意了，現在，他是滿城欽仰的打虎英雄，他那可以肩挑這担，因此，他想將這担子接過來：「第八個……我看，這副担子，還是交給了我吧！」

「爲什麼？」

「你挑了不合適！」

「有何不合適的？」

「人家會笑話你啊，笑話你偌大一個英雄，幹了個小本買賣，這不像個打虎英雄？」

「唉！大哥，小弟打死了隻老虎，難不成連弟兄的親情也打光了！小弟只有你一個大哥，也只有你知道我倆如何過過來的，不是你老這副担子，恐怕小弟已和上面的兄長姊姊一樣，落得個死……」

「第八個，我可不准你再講這些！」

「是，大哥，如此，請大哥你，也別再說什麼打虎英雄，道什麼不適宜代你挑担！」

大郎雖萬分的高興，事實俱在，我這個兄弟就是好，再一想，對啊，他在我面前，從無半點違言，我又何必怕這嫌那的，就讓他代我挑担，至於別人看來不雅，只要我兄弟覺得雅，只要我心中無鬼，他們外人，又怎能理得了我弟兄間的親情。

「兄弟，你怎會知道哥哥移居此地的呢？」

「大哥，你不是請宋公明哥哥帶信給我的？」

「啊，啊呀，眞是個好漢子啊，說到做到。唉！兄弟，我可眞慚愧得死呢！」

「大哥，你爲何口出此言？」

「實不相瞞，我本來就無法來到此地，全仗這位宋江、宋公明，是他借我盤纏，我才算能搬到此地，兄弟，我欠他個老大人情……還有，五十兩銀子！」

「大哥放心，宋家哥哥他不會計較這些，再說，他與小弟也是一拜的兄弟，這些錢銀小事，請大哥不必放在心上，不過，小弟却是心中奇怪，你老那會搬到此地來？」

「喔，這因爲，啊哈！我可忘了一件事了，兄弟，你要恭喜我！」

「喜從何來？」

「你，你有了嫂子了！」

啊，武松一聽此話，他是由心底說出個好字來，唉，武家人丁單薄，只得兄弟兩人，自己又是個沒定性的漢子，說得好聽些，是個遊俠兒，說得不好聽，實是個流浪兒，荒唐鬼，即便現今，依然沒法定下性來，求個定居，也可以說自己實在是個多在外，少在家的沒魂人，想我照顧兄長，也眞說不得個「能」字來，而今有了嫂子，哈哈，大哥是有了臨老照應之件了，所以，他是連聲稱好，不然，武大郎下面一句話，有些犯了忌，武大郎又說了句什麼，兩個字：「便宜。」

這兩個字就將個二爺眉頭打了個結，老實說，別樣東西，可能有些個便宜、吃虧，至於娶老婆，這乃是終身大事，豈可以貪便宜？俗語有道是：「便宜是上當的後門！」這就令個武二爺怔住了……

那麼說句良心話，武大郎娶的老婆是否便宜？實實在在的，的的確確眞是便宜。這個老婆是生得千嬌百媚，體態輕盈，又會做、又會綉，可以說是：粗細女工一把抓，沒一件不精，沒一件不討巧，並且，還有一樣，她非但沒收過大郎的聘金茶禮，她還帶了不少私己，回頭貨家來。請問，這難道不是便宜之上，再加上個便宜麼？

說了半天，武大的妻子是那一個？嘷，就是潘金蓮，水滸傳中出了名的美人，列位看官，一定心有不甘，憑武大郎這副尊容，他那會娶到了這樣個美姣娘，唉，其實，武大郎娶潘金蓮這件事，該有個補述，還有，武大之所以離開清河縣，就是爲了自己的妻房。

潘金蓮用現代的眼光來看，是個被壓迫的可憐女性，可惜，她之出身，她之社會背景，實在是不太適宜用現代眼光、思潮來强加同情，不錯，她是個被賣身爲奴的小丫頭，當時，她是潘家莊、潘太公的使婢，潘太公買入這個小丫頭時，倒也沒什麼，不想過得幾年，這小丫頭就越長越體面，越來越迷人，更有一樁長處，她聰明能幹，咀會說，手會做，這樣的丫頭，是非常的得主人的喜愛。潘金蓮却是別有心機，她希望打破玉籠飛彩鳳，她是十分欣羡着這富貴榮華。

有錢的傢伙，却是一個師父教下山，非但貪財，也必好色，古言有云：「飽暖思淫慾，飢寒起盜心。」潘太公人老心不老，而潘金蓮也別有用心，少不得眉逗目挑，有人在，故作正經，無人見免不得你打我笑，但是，這種事瞞得了一時，瞞不得長久，又何况：做惡事的胆，是一日比一日大，密密實實，尙不免風聲外洩，稍無顧忌，請教，那會不穿了兜，漸漸的，這風聲就傳到了安人的耳中，本來，安人對金蓮也是十分寵愛，她對人還算量大，不過古時女人，什麼樣的量可以大，唯有合一個丈夫，這量就大不起了，即使如此，安人還是一本好心，將個潘金蓮叫進房中，好言相勸：「金蓮啊，最近可有些風言風語鑽進了我的耳朶，當然，我也曉得那個老不死的，不正經，下流胚，可是，一隻碗不响，二隻碗叮噹，你啊，不用睬他，不去理他，叫這個老砍頭的死了這條心，我也不會虧待你，其實，我本有心將你當個女兒看待的，你自己可得尊重自己啊！」

金蓮聽了安人的說話，她當然不敢强辯，但是，却將這番話，一五一十的講給了潘太公聽。

這一來，本來沒事，反而在金蓮的做張做智，又笑又說的誘動下，潘太公做了件沒魂的事，千不該，萬不該，這個潘太公可完全忘記了自己的安人，爲求獻媚，竟然莫名其妙的許下了不少的願心，令潘金蓮更爲自覺面上飛了金，一些不以做下這些沒出豁的事，而自覺羞慚。

漸漸地有了氣焰，更進一步，有些囂張，最後，令上下人等，除了潘太公之外，沒個人與她知心。

還有，她是單單瞞着個安人，但在衆怒難犯之下，她是爲安人有所發覺，安人還算是求平安，免淘氣，叫金蓮入房，與她好言相對，善言譬解，其奈金蓮是一本正經的，想往上爬，她是隱隱然將自己當作了第二主母來辦，聽得安人如此嚕哩不嚕囌的，面子上她是不作聲辯，一個轉身，就此向潘太公撒嬌撒痴，更且磨着個太公要立即宣佈，將自己收房，再進一步，除去安人，自己扶正——

潘金蓮啊，你這可是忘了本，還有，你這可是更犯了兵家大忌，爲什麼？她的哭訴，讓安人聽了個清楚明白，這還了得。不過，安人到此地步，却也是陰狠得可以，她並不大吵，也不大鬧，將個情形暗中通知了娘家的親屬，潘太公却讓安人的兄長，約出了門，這是調虎離山之計啊，潘太公是個老糊塗，他那會曉得自己的妻子與他要壞？

潘太公離莊，安人是將個潘金蓮請來了，安人還是柔聲好氣的說話：「金蓮，你今年多大年紀了？」

金蓮莫明安人之玄妙，現在，她自己也知道目下是靠山不在，萬事只得收斂氣焰，有什麼事，只等太公回來，再作報復——「安人，小婢今年十九歲了！」

「啊呀呀，到十九歲了，這可是我耽誤了你的終身了，范嫣，立即去找周媒婆來，說是我的主意，金蓮得配人了！」

「啊！安人！小婢不願！」

「你說什麼？」

「小婢不願離開此地！」

「你有什麼捨不得的？」安人的語聲開始不太好聽了，「難道，你是捨不得那個老淫虫，難道你想做你的如夫人，難道我就甘心讓你來反噬我！唉，養虎爲患啊，想不到你這個孩子是如此的下賤，本以爲我那老不正經的不是，我更且已對你說明，我會另眼相看，我會令你不作下人，可是你，自甘下賤，你以爲你入了宮，收了房，就可爲所欲爲，不！我是偏不令你如願，並且，我要你後悔一輩子！」

金蓮曉得不好了，可是，你又有什麼辦法？

媒婆是一召即到，一到就進行，一個又一個的小伙子前來相看，而一個又一個爲安人拒絕，三日來，來了十七個小伙子，全是規規矩矩，有頭有臉的，可料不到周媒婆不勝其煩，而且是心灰意懶，媒婆到底是個玲瓏人，看出其中另有蹊蹺，就不知道蹊蹺的關節何在，爲了賺這個媒紅，她是暗々查訪，更且從上房的安人貼身丫環處，問清了來龍去脈，媒婆怔住了，頭腦中，讓這句話，纏得她暈頭轉向。

——你自己麻木不仁啊，你帶來的人，你自己說至少也有七成的人才，好！壞就壞在七成人才了，如果，你倒倒頭，不！更進一步，要七成不像人，三成像個鬼，好，包保你成功——

那裏去找這一等貨色？周媒婆是嘆了二口氣，心想：這一筆媒紅銀子是泡了湯了。

唉，常言道得好啊，不是寃家不聚頭，嗨嗨，走巧了，周媒婆剛出潘府大門，前面却有人叫「賣炊餅」。聲音十分的不討俏，簡直像在嘔氣討相罵，周媒婆再定睛一看，啊呀，她是由心底中，泛出個笑來，你看，你看啊，這個角兒，好極了，此人是誰，武大老爹是也！

「唉，大郎……大老爹……」周媒婆生怕這個活寶飛了似的，顚顚蹶蹶，邊叫邊走，將個武大叫住了。

「可是要買炊餅？」

「不，大老爹。」

「不買東西，叫我作什？」武大是不高興了，以爲她來消遣他什麼的。他回身就走，可是，周媒婆焉能放你走——

「大郎！有件好事與你談談！」先把好事兩個字，串住了武大郎，將個武大郎定住了。人，誰也喜歡聽好事的。並且，這好事將應在自己身上。

「有什麼好事！」

「我問你，你可曾想娶個妻子！」

「唉！大媽！你何必來與我作耍！我！這樣個人，唉！其實是人不像個人——」他可有自知之明呢！

「別這麼說，武大！我就是個不信你就不能娶妻子，成了家室的！不過，我是有話在先！」

「怎樣？」

「成與不成，我可不敢保！」

「什麼？你——可是與我提親？我也配？」

「配什麼？」

「配！呃！我以說不上來，聽大媽的語氣，你會代我做個媒。」

「對，不過，你今天不必做生意了。我得帶你到個地方去相親，老實說，武大，成功是你造化！」

半晌，武大郎是搖了搖頭，嘆了口氣道：「不成啊！」

「爲什麼？」

「我那來錢下聘！那來錢成親？」

「哈，武大，是你有造化的話，人家一聲成功，非但不要你聘金，還有不少布衣布服，簪環首飾，帶了來。你看如何？還有，別以爲是個醜八怪。」

「只要有人肯跟我，就算醜些又有何妨！」

「的的確確，美得不得了，年紀又輕，身材又好，面孔又俏……」這媒婆只顧賣弄口才，大郎是越來越担心，爲什麼？他自己也明白，天下那有這樣的便宜事，因此，媒婆管媒婆說，他是挑起餅担，黯然而行。

「大老爹！武大郎，你走什麼啊！」媒婆是夾手一把，抓住了大郎道：「你不信，唉，也不必與你多費唇舌，走吧，你

家住在那裏?」

「南關城脚根,有兩間草屋,現在,只有我一個人!」

「好,我陪你回去,你吶,放了担,換件新衣服,我帶你去相看相看!我雖不能保得成功,不過我是盡力而爲,你看如何?」

武大郎讓媒婆說動了心,再說:左右不過是走一趟而巳,好,武大郎依言而行,那想到,在他以爲百分無一的事,哼!他竟然成功了!

潘金蓮就此成武大郎的妻子了!

(四)

金蓮是恨在心裏,不過,她却是無能爲力,總以爲潘太公總該回來,總該來找她,所以、她一直在門外望。想不到潘太公他沒望到,其他人却引來了一大羣。就是那些被拒婚的少年兒郎,當他們發覺金蓮是配了賣燒餅的武大,這可令他們動了公憤,再有消息傳出,潘金蓮貌美似花,他們個個搥胸頓足,就如死了父母上人那樣,有幾個簡直當場號啕大哭。爲之死心不息。也爲了賭一口氣,可憐,大郎的兩間草屋。成了熱鬧所在,有幾個知道他出外賣燒餅時,竟然明目張胆的,與金蓮扳談、搭訕,差些得引狠入室。好!也是巧。讓大郎發現了,這幾個沒魂的少年,即使心有不憤,但是,親夫到塲,理屈在我不在彼,不走又待如何?可惜的是你們一走了之,金蓮又如何?他走不了。只能聽丈夫的嚕嗦,三言兩語還好忍,說話一多,夫婦兩個就吵了起來,最後,連門也不准她站,望野景也不准望!

大郎以爲這樣可以封煞了妻心的外心,還可避免外人的妄想,那想到從此之後,他的生意越來越難做。更可憐是三日兩朝的,讓那些少年男子借故爭吵,後即動手。請敎,一個三寸釘那是打架的料,幾日來打了幾次,當然的捱打的是他,他那會不痛苦,自知這個便宜貨要壞了。至於金蓮也看出丈夫捱打太過,心中微有歉意,唉,既然潘太公是無法來,那些個少年浮薄子弟也不見得有什好眉眼,丈夫此地巳無法立足,那麼,走吧!走得遠遠的,反落一個眼不見爲淨。

這樣,就與丈夫計議遷居陽穀縣,因爲,金蓮尙有個姨媽在陽穀縣知縣處做乳娘。全仗宋江的出現,義贈了盤纏,再加上狠了心,將兩間草屋,及一些僅有的爛產業賣了,來到了陽穀縣。還算來得是時候,姨媽尙在,知縣未離任,由姨媽代他們找到了房子,就在紫石街這座上下四間的住處。不久,唉!金蓮也算命苦,姨媽暴病身亡,跟着史文奎來接任,武大郎也重新幹這炊餅生涯。由於此地從未有這種吃食,他總算是獨門獨市,生活也就算是穩住了脚步……

大郎一邊說,一邊走,談着談着巳來到了紫石街自己門前,門關着——這是大郎的家規,自己不在,不准胡亂開門,怕的是:舊事重新來。——大郎敲門,武松只聽得門內有一聲輕嬌美俏的語聲「可是大郎回來了?」

「是我回來了。」半响,聲响動,門摘門開,大老爹一見金蓮,他是眉花眼笑的:「娘子,你坐在家中,可聽得街坊說些什麼新聞?」

「本來,爲妻的也不會聽見什麼?:只是今日裏,街巷之間,就如亂了鍋一般,紛紛在說:看打虎英雄遊街,不知可有此事?」

「是啊,有這件事,不過,你可知這打虎英雄是誰?」

「爲妻的那會知道?」

「哈——你當然不會知道,其實此人是你應該知道的!哈!他不是外人啊!」

「啊,不是外人?」

「是我家兄弟武松他回來了,是他!

就是他!」

「啊!現在那裏?」

「在這裏!」大郎用手指一指,金蓮又如何?她是將個頭向門外伸出,順手勢來看:「啊呀!」頭又縮了回去。這又是爲什麼?嗨嗨!金蓮一見武松,她的心事來了。啊呀!以前我總以爲矮鬼胡吹大氣,今日一見,唉,比他所說的還高明十倍啊!矮鬼對自己說過,說什麼自己雖然又矮又醜,又老,又沒出息,看來會誤她一生,令她受累一輩,不過,大郎說:「我們還有個希望,你既巳嫁我,只要我家第八個回來,憑他一身好功夫,自己拚盡心力,代兄弟謀個軍職,兄弟定有安渡日子,到那時,我們夫婦就可受其供養,安渡下半生!」他說得個兄弟是個大英雄,當時我就想,憑你矮鬼如此人才,就算你兄弟比你好,也有限。不想今日一見,說什麼英雄?簡直如天神下凡啊!我以爲此生巳無望,想不到!他……好了,金蓮巳開始起了個沒豁綽的念頭來!

金蓮的頭又伸出來了,不!這一次她是出了門,人本生得美麗,如今是心有喜事,這面色越加煥然,再要作出三分的得意,令她看來更是俏美了!「啊呀!原來是二叔回來了,恕愚嫂迎接來遲,這廂有禮了!」

「嫂嫂,言重,不敢當,小弟見過嫂嫂請安!」武二爺是上前還禮。可是這心中有說不出的不安,唉!大哥!剛才你說便宜,我巳心中不安,現在一見,這年貌不當,並且,過於妖嬈,老實說對你是大有不利啊!這件事做得太壞,辦得太糟!現在生米巳成飯,只希望平安無事,只希望——武二爺一見面就担心。果然,他並不是杞人憂天。將來,禍殃根一起芽,可憐!得鬧一個家破人亡!

現在,大郎是興冲冲的,將担順手提進了門,引武松、金蓮進了門,大門一關,二爺巳來到了家神堂前,將頭上金花去了,挿在家神面前,把身上一疋大紅解了。折疊好朝桌角一放,然後取過了拜墊,雙膝跪下,「小弟拜見兄嫂!」這就是武松的禮貌週到。他決不會自高身份,還有,雖然他是萬分的看不起潘金蓮,不過,他更不會因心中輕視而對禮節疏忽。照樣行大禮,叩見兄嫂!

「啊呀!哈!第八個,做哥哥的有禮相還!」

「愚嫂萬福了!」

「兄弟請坐!」大郎請兄弟起身,武二爺擺好拜墊,欠身謝坐,當下金蓮斟茶前來。「叔叔請用茶!」

「啊呀!得罪嫂嫂,大哥請上坐!」

兄弟倆坐好,武松一想,嗨!荒唐!一心歸家,可就一直未想起,該買些禮物相敬,尤其是大嫂,才弟一次見面呢!我却是兩手空空,未免不好意思,眼光一掃,啊,正好!這一疋大紅,我是一無用處,作爲禮物。轉敬嫂嫂,倒也不壞。想到這裏,面色一整,對兄長道:「哥哥,小弟來得匆忙,倉猝之間,未備禮物,這一疋大紅,權充小弟孝敬嫂嫂的……」

武大郎聽了武松的話,滿面是笑,笑什麼,我家兄弟眞可愛,他是敬我,也敬我的妻子,叔嫂之間,我一直担心,兄弟的脾氣會看不慣妻子的行動,現在,他非但沒有厭惡,又送禮物,可見叔嫂之間,是可以相處了。我心中就是希望他們好,一家骨肉,和氣生財,並且人口也得平安呢!哈!他想起身來接過這疋大紅,那曉得是不勞費神。有個人來接了!並且,來得快,就在他矮身軀的頭上,一個金龍探抓似的,將疋大紅夾手搶去!「給我!」聲中,又聽得脚步聲,誰?潘金蓮,現在,她巳將大紅取在手中,人也巳到了樓梯口,右脚踏上樓梯,面帶笑容,扭頭對武松一望。一埋頭,搶步上樓而去了。

武松面色巳變,心中大不高興,豈有此理,成何體統。我是恭恭敬敬的送禮,就該由我哥哥接了,轉交給你,怎可以你在我手中搶去,並且,還對我笑!太不莊重,尙幸此地無外人在座,否則爲人傳了出去,豈不令外人恥笑武門中沒有家規、戶敎!武二爺口巳張,他是想將潘金蓮立即叫停,扎扎實實的敎訓她幾句!唉!二爺是微微嘆了口氣,他是慢慢的坐了下來。唉!我得看在兄長的份上,又何況,我這一叫一罵,令兄長也過意不去,這件事暫且不聲張,只希望以後,先向兄長規勸進言,別令兄長的心中不安。今日,暫且忍一忍——

稍不免得打酒買肴,金蓮再下樓來,她今晚是萬分的小心,千分的柔意,服侍兄弟倆飲酒敍談。其實,她的萬縷柔情蜜意,全縛在武松的身上,越看越愛,而心中是越來越胡思亂想的,我看,這一夜,她該睡不着了……

至於二爺,睡在什麼地方?地方不多,武大郎也根本沒想到兄弟會來,所以,一時間到也難作安排,反正,既來之,則安之。厨房有半間出空,武二爺就將這個地方,當作安身之所!這就可看出,英雄是只求家人團聚,其他,全是等閑事耳!

一宿無話,第二日天才亮,大老爹是本來起得早,武二爺又是個練功人,所以很早巳起了身。今日,武大老爹他自己放了自己一天假,預備陪兄弟談談家常事,別後情。嗨,門外有人敲門了:「這裏可是武松,武二爺的府上?」

「啊!不錯!」武二爺心中奇怪,我人才到,什麼?巳有朋友來找我了?起身,出天井:「是哪一位?」

「嗨!武二爺,是我們啦,衙門裏來的。」

喔,原來是他們,走去開了門,有幾個差役進了門,其中一個將肩頭的包裹卸下。「呃,二爺,這是你昨日寄在我們班房中的包裹送來了,還有虎肉、虎鬚、虎爪、虎骨。奉大老爺之命,送與你二爺的啊!」

「啊呀!多謝幾位差大哥!」

「謝也不必,還有事呢,請你趕快上衙門一次,我家大老爺有事立等。」

「這個……」武二爺對兄長看了一眼道:「哥哥,這些虎肉、虎鬚、虎爪、虎骨。就請哥哥收下!」

「好!哈哈,這可好,虎鬚讓我剔牙,虎爪送你嫂嫂,虎骨用來泡酒,虎肉讓我吃了,吃了虎肉之後,哈哈,以後不是我怕他們,該他怕我了!哈哈……」大郎以爲吃了老虎肉後,人就怕了他,這是句笑話,大老爹可把笑話當了眞。

「大哥,現在縣主要我去談話,也不知是什麼事,我該不該去?」

「去,爲什麼不去?」

「既然哥哥命我去。小弟就去了。」

「不過,要早去早回。」

「是!」武松是拜別武大。出門,直到了縣衙門口。縣衙門口的班頭兄弟,全巳看見了:「啊哈!打虎英雄到了。來,來,來!請到我們的班房中坐,我們巳泡了茶了。」

「我說趙班頭,這些世故也不必鬧了。老爺巳發催二次,我說武英雄,你先去見過大老爺,事後我們再見再談其他!」

「好!」武二爺也不鬧假,跟隨此人來到了書房。請見了史文奎!

「啊呀!武松,你來了,很好,很好,聽說昨日遊街,會見了令兄了!」

「是!全仗公台的指示,果然遇見了家兄!」

「住在哪裏?」

「就在紫石街。」

「家中尙有何人?」

「兄嫂兩個。」

「令兄作何生活!」

「肩担爲業,小本營生。」

「哈!如此!武松,你又預備幹些什麼?」

「小人閑事。」

「嗯!本縣看你如此人材,如果跟隨了令兄做些小本生意,豈不辱沒了你,如今,在我堂下缺少了一名土兵班頭!本縣有意,恩賞於你,你意下如何?」

「是!小人要回去與我家兄長商量一下,我大哥說好,小人自當前來侍候老爺,如果我大哥不允,請大老爺有恕方命之罪!」

喔!好,史文奎對武松是更爲看重,爲什麼?你看這個武松啊!他雖說是出身於市井,但是,他對個兄長,眞正是當作了上人看待,雖說是我恩賞了一個班頭,他也得請示兄長,壯士誠樸,眞能有這樣個人才,在我手下辦公,這可眞是個好帮手,現在,他是十分盼望武松回覆,至於武松又如何?他是趕回家門,大老爹巳在門口張望了,爲什麼?他眞怕兄弟又是一去不回來!

(五)

「兄弟!什麼事啊?」

「哥哥,縣太爺問了我家中情形,他又詢問了哥哥你的營生,然後,又問小弟預備幹些什麼?我說是閑事,所以,老爺恩賞小弟一個土兵班頭。」

「你答應了沒有?」

「小弟尚未答允！」

「呃！爲什麼？這麼個好機會！」

「小弟年輕，未得哥哥允諾，小弟不敢前去應差！」

武大老爹心中更是一陣甜。我這個兄弟，實在好，這種事他還是得與我商量，足見他是何等的尊重於我？唉，以後，我是個都頭的哥哥了啊！越想越高興，突然，他怔住了！「呃！兄弟啊！」

「大哥，你意下如何？」

「照理，你是不可躭擱，立即前去！實在，這是個好差使，也眞適合你，唉！去！你應該去……」

「爲何吞吞吐吐——」

「這——兄弟，我，我家寒！」

「這小弟當然清楚！」

「我沒餘錢。」

「要錢作甚？」

「兄弟，難不成你不懂得上卯得上卯費的？」

「什麼上卯費？」

「三班六房的上卯費啊，大凡新班頭上卯應派出錢。算是賣這個交情……」

「哈，這是太爺的恩賞啊，也得上卯費！」

「大概如此……」

「好！我自有道理！」武二爺辭別兄長，又向縣衙門走來，他明白，這可是個難題，自己浪跡江湖，可以說是根本未賺過錢，兄長是肩担爲生的人，那來這多錢的化費。上卯須費，雖說是不在情理之中的規矩，却也是歷來不可廢的聯絡之道，武二爺一生爲人，看錢總是輕而又輕，可惜他是個無事的閑漢，實在想有個職責在身，現在，這是個好機會，不過，能讓這個卯費把自己釘死了？

「武松，你來了！」

「是，小人參見太爺！」

「令兄的意思如何？」

「家兄說，蒙太爺天高地厚之恩，該來台下侍候！」

「這就好，哈！」老爺心中萬分高興：「呃！我已代你看準了日子，三日後是黃道吉日，你就可來上卯當差！」

「小人尚有一事奉稟！」

「嗯！」老爺想，我也算是對你萬分的抬愛了啊！人未到，日子已代你定好了，你還要諸多話講，爲什麼？「武松，你尚有何事？」

「小人家寒！」

「奇怪，上卯與家寒有什麼相干？」

「據兄長說，上卯當差，三班六房要拿上卯費，小人拿不出……」

「什麼？本縣恩賞你的士兵班頭，三班六房要拿上卯費麼？哼哼，不妨，你也不必多煩，本縣自有道理，你站在旁邊侍候——人來！」

「是。」有個內班孩子應了。

「傳三班六房！」太爺吩咐，內班傳出，一瞬時，三班頭腦，六房先生全已奉傳而到了，他們就不知道，老爺傳喚他們有什麼事。不過，全已看到老爺的面色，不太好看。這一點令他們心中有些惴惴不安。

「你們三班六房聽着！本縣堂下缺少一名士兵班頭，是我看到這位打虎武松，拳棒精通，爲人實有幹才，因此，恩賞了他，三日後就是吉日良辰，即可上卯應差。本縣聽說是逢有人上卯，你們要得不少上卯費，可有此事？我知道，武松無錢，這個士兵班頭是本縣的恩賞，也罷！果然要錢，你們就向本縣要！由本縣付！」

「說……什麼？這個！那個！老爺的明見，我們不、不、不要！」

「你們不要？有例不可減，無例不可興，究竟要多少？」

「不！不要……」矢口不要，大老爺何嘗不知，如果眞的沒有點綴，這武松上卯之後，他們對其生了惡感。以後公事上難免有不少痲煩來。因此，史文奎是迫逼他們！要他們以後再無反言，令武松受了窘迫，所以一再的擠迫下，其中有一位差頭，比較會說，他是搶步上前對縣令道：

「大老爺，你這樣一再追問，我們不得不有個說明，其實，我們那裏要錢，實實在在，是我們的一種交待，武二爺三日後，算是在縣衙門中當差了，我們成了同僚，我們就是自己人了，自己人要自己人的錢，天下也沒有這個規矩。不過，其中有個講究！」

「什麼講究？」

「就是這上卯！三日後武二爺上卯，我們是一個衙門中的人，賀他上卯，恭祝他前程遠大，並且，自己人也得有個見面相聚，所以，我們得賀他，他得備酒請請我們，當然，我們到時總得備個份金，怕就怕在我們的份金少，他二爺備酒費用大，賠幾個錢，如此而已！那麼，這就算上卯費，其實是上卯的公聚，如此而已！」

「呃，原來如此，這倒好，不錯，這個例是該有，武松上卯，人事不熟。地方又陌生，是得請請你們，聚聚會，見見面：大家以後有個照應！」

「對，太爺明見！」

「如此說，你們得送份金與武松！」

「這——」嘿！不能說了不算，這個頭兒只能硬硬頭皮，應了：「是！我們該出份金！」

「你們也該有個預計，出多少？」

「這——」說得釘了起來，這多少也得說明了，爲了不想本官見疑，他們是別有計算，應得大，到時打個折扣，所以此君應了個十兩！

「你是房科，房科十兩！」

「對，房科……十兩！」

「每一房！」

「這！」硬硬頭皮應了，六房房科，每房十兩，共計六十兩。輪到班房。可是，班房可不敢應這十兩，當然也不敢太少，免免强强，折中減半，每班五兩，三班一共十五兩，班房相加共計七十五兩。

「你們聽了，三日後武松就得上卯，本縣怕你們到時銀子尚未預備，好！由我作主，代你們去賬房中先墊，三日後交還本縣便了！」

嘿嗨！這一招可算是絕了戶。本來，他們還想在送時出個花樣。現在，由縣太爺代墊，請問，怎能送少報多。三班六房的頭兒，個個面面相覷，心中有說不出的苦，而縣太爺又如何，他是命人取出了七十五兩銀子，另外封了十兩一封的銀子對武松道：「他們六房三班共出賀你上卯份

金七十五兩，另外一封是本縣相贈一共八十五兩，你且收下，去辦被單，行囊，鋪蓋一切應用物件，三日後到衙門上卯當差！去罷！」

武松應了一聲，但是，他心中何嘗過意得去，與一班師爺、班頭等下得堂來，立即有人向其道喜，稱其爲都頭了。三日後才上得卯，當得差，今日稱呼，不嫌早了麼？咬，這是老爺允准恩賞的都頭，還能不作準，所以，今日道喜，也不爲早。

土兵本班更有七八個伙計上來了，他們認準了武二爺是他們的老大，以後，什麼事也得由他作主，所以特別的巴結、奉承。二爺是個江湖漢，他對人本就重情面，看見手下伙計上來，他是連聲告罪，殷勤請教，希望將來相互間有個照應。土兵伙計認定這個老大好說話，又是老爺眼中萬分看重的人，武藝又好，人又精明大方，由心底裏服了武松。

初來步到，人生路不熟，辦什麼行李等物，就由土兵伙計，陪了二爺一齊去買。從這個地方，就可看出二爺爲人之方正與嚴謹，本來，在公門中的人兒。你說他們有面子。未嘗算錯，說他仗勢欺人也不爲過。今日，這幾個伙計難免有些形色神態。無意中流露出這些味道，二爺是當時不說，一離開，就十分誠懇的，向他擺了道理。要求他們體恤民艱，更要求辦事得公私兼顧，決不可昧了良心害了人！當時，這些伙計雖唯唯諾諾，心中却也未免笑這位大爺有些迂！

武松辦妥一切，聲明了立場，就此趕回家中，武大郎聽得兄弟如此這般，心中大爲高興，只有三日清閑，武大郎又再自動放了三天假，武松却將剩下的幾十兩銀子留給了哥哥，好在自己由柴王庄帶出來的盤費，還有宋江贈的銀子，尚剩卅幾兩，他可得用這筆錢來應付上卯了！

三日一晃而過，今日武二全身打扮一新，但見他，頭戴一字風巾，烏紗紮額，拱手英雄結。身穿青布騎馬衣，五色鸞帶——不！十七八種顏色——薄底快靴，綠皮鞘腰刀肋下懸掛，直向那衙門而來，土兵班的伙計，早已看見，立即過來侍候：「都頭大喜！」「恭喜卯頭。」

「諸位同喜。」

「請你老人家入班房坐，二爺，我們已泡了茶，但不知都頭可曾用過點心？」

「我已偏過了！」

「好，那你老人家就準備吧，看來老爺就快坐堂了。」

「是！」武二爺稍坐了一陣，其實是看看自己將來辦公之處。立即來到頭門，等候老爺坐堂。當其來到了頭門之時，三班六房的頭兒伙計，全已上來道喜，其中有幾個是在嘀咕，幾時請席。武松對這些人看看，實在是對不住他們，心想總得好好的與他們聚聚！可是，點鼓聲中，大老爺坐堂了，堂威聲中，三班六房進大堂，侍候縣老爺，武松則站在堂口侍候。陽穀縣升座坐下，得先代武松上卯，因此，先點其名：

「武松！」

「有！」武松快步搶前，「大老爺，小人武松見大老爺請安！」

「好，今日上卯，辦公要小心，公事在身，須得盡力而爲，不可怠忽！」

「小人遵老爺吩咐！」

陽穀縣又講了些例行公事話，抬頭一望，可是依稀聽得些嘰嘰咕咕的怪音。看一看清，這些伙計衙役，他們全神貫注在二爺身上，史文奎到底是進士出身，擅於觀貌辨色，一看如此情形，心中經已明白，啊呀壞了，我代武松拉了外債了！

爲何這樣講！唉，三日前爲了上卯費，硬敲了三班六房一筆銀子，今日，他們是存心來吃翻本，嗨嗨，如果眞的辦酒席，好！武松的脚筋也得讓他們吃斷了。這可不能，我是出心的帮武松忙，我怎能爲他拉下了這個債，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沉聲說道：「三班六房，你們聽了！」

這些伙計，大爺們全想，來了，大概不是魚翅席，就是海參席，說不定是全羊席，全牛席，他們可眞想得美呢。那曉得老爺對他們看了一眼，斯理慢條的道：「你們三日前出武松公份，賀他上卯喜期。今日，應該辦酒請你們，不過——」這一聲不過，三班六房全都怔住了，這一「不過」。可得壞了！有個伙計硬了頭皮，一阻話頭，他可不希望老爺說出個不好的下文來。「這是大老爺的明見，這是應該的，應該辦酒席，二爺又不是——」

「住口！」那個伙計讓老爺兩個字阻住了：「奈因武松家中地方褊窄，你們的人數又多，在本縣看，這個酒席並無吃頭，本縣特地調了班好班子，在財神廟唱戲，算是武松請大家看戲，就算請過了酒。退堂——」

哈哈，連個下文也不讓他們講，老爺算是代武二爺安排好了。這一班戲是老爺標簽，更且發了價，二千四百文，唱一本戲。你想可會好看？說得難聽些，簡直如化子打架一個樣，三班六房的伙計氣了個眼睛翻白，但是，他們却又無法怪責武松，武松也是無可奈何啊。不過，武松就是個場面上人，依然想出了法子來補情，雖然是財神廟唱戲，他却還是準備了酒飯，請來廟之弟兄用！誰想到，大部份人是嘔氣不來，武二爺是化了十來兩銀子，令那些來的人，不得不稱讚一聲好漢子！

事後，那幾個沒去的聽說二爺如此慷慨，既怪自己沒口福，也看出二爺是個慷慨重情的好漢子，越往後越可發覺二爺的光棍、漂亮了。事實俱在，二爺初入公門，有許多事情根本是個外行，但是，人外行，理不外行，他是一邊留心，一邊冷眼旁觀，來來去去他就摸熟了衙門中的公事門路。有什不清不楚，或者小人受苦遭累的，武二爺非但不難爲他們，還得盡力而爲的帮助他們，公門之中好修行，武二爺是的而且確的做到了。連那些伙計，看見也不得不佩服二爺的公正俠義心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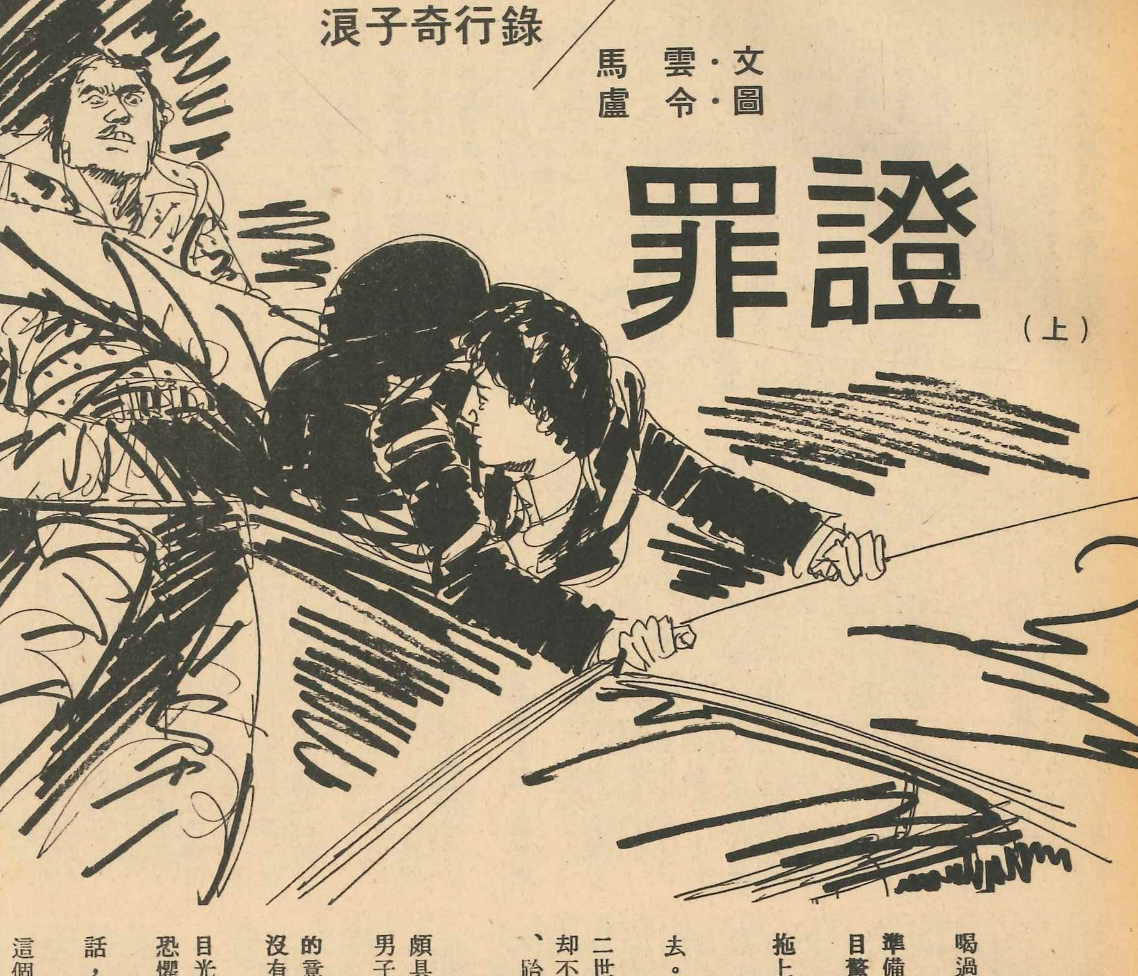
還有，他是絕不尋不乾不淨的錢，非但自己不尋，更告誡手下，也不可尋！他手下的弟兄個個的讚他，愛護他。才來了一個月，武松之聲名已在這城中傳揚。

依然是好打不平，依然是有求必應，他自己單身，武大是得了兄弟不少的助力。現在，他在街上也算有些個小面子。唉！也是天意，這陽穀縣有個極大的惡霸，這幾個月剛剛不在，陽穀縣中，此人是誰？下文自有交待。請留意「武松出差」。

浪子奇行錄

馬雲·文
盧令·圖

罪證（上）



爲管閒事

浪子畢基看來十分清閒，他剛與朋友喝過了下午茶。

現在他獨個兒駕着那輛紅色跑車，正準備返家去。突然看見那邊出現了令人觸目驚心的一幕。

一個男子正動手脚，企圖將一名女子拖上路邊一輛房車去。

那女子情急之下惟有掙扎！

畢基終於忍不住停了車，匆匆的趕過去。

許多人都誤會畢基是個花花公子型的二世祖之流，甚至以爲他手無縛鷄之力，却不知道他不但武功底子十分好，空手道、跆拳道也都學過了。

畢基喝問過去，那男子呆了一呆！

現在畢基可以看得更清楚了，那女子頗具姿色，看上去頂多只有二十餘歲；那男子也只不過三十左右而已。

畢基看見那男子住了手，也沒有動武的意思，就忍不住問那女子：「小姐，你沒有事吧？」

那女子吶吶地，却說不出話來；但從目光中，却可以猜得到她對那男子充滿了恐懼。

可能就是爲了害怕那男子她才不敢說話，所以她望望他，又望望畢基。

畢基再問那女子：「小姐，你可認識這個人？」

畢基的意思十分明顯，如果他們雙方不認識的話，他就準備教訓這個狂徒。

街頭遇襲

但是，那女子竟然點點頭。

那男子却對畢基道：「你過你的路好了，何必理會我們。我只不過勸她返家而已！」

畢基心裏想：既然勸她「返家」，那麼，他們之間的關係可能只是夫婦。

夫婦之間，有時爲了一點點家事而鬧彆扭，那是不足爲奇的事。

因此，畢基立刻有一種「枉作小人」的感覺。

畢基想走，但那女人却又以哀求的目光瞪住他，吶吶地叫道：「先生……」

畢基回顧時，發覺那男子又以警告的眼色盯住那女人，道：「別騷擾人家啦，快些乖乖的，跟我走吧！」

那女人十分爲難，想說什麼，總是說不出來。終於身不由主似的，被那男子拖上了汽車。

她沒有呼叫，也沒有求援，畢基當然也沒有理由去制止。

車子終於開走了。

畢基仍然獃在路邊，怔怔地想。

他想着這女人的身份，也想着她跟那個男人的眞正關係。

他們假如眞的是夫婦，那麼，這女人此番回去，恐怕也是凶多吉少。

如果他們不是夫婦，那後果就更難以想像了。

畢基回首張望，發覺那男子的汽車已去得老遠。

他又在想：如果那女子不是那男子的妻子，爲什麼她會噤若寒蟬？

在一般情理上，她應該揚聲呼救才對。可是，畢基想救她，她反而猶疑起來，爲什麼？

畢基想得太多，但却得不到一個能令他自己滿意的結論。

× × ×

睡夢中。

那女人的影子一直盤桓在畢基的腦海中，越想越覺得那女人美艷、可憐而又神秘。再想又覺似曾相識。

相反，那男子却是十分的醜惡。

矇矇朧朧之際，似乎有人來了。那是一陣陣的步聲，然後有人叩門。

畢基立即紮醒！

「誰？」

「開門開門！我們是警察。」

發問的是畢基，門外人却顯得極之陌生。

他由床上爬起來，然後去開門；只因爲他覺得沒有躲避的必要。

雖然他曾經想過：爲什麼會有警察來找他？爲什麼對方拍門拍得這麼急？

門開後，出現在門外的，是二名武裝警員。

「發生了什麼事？」

那警員看看手上的紙張文件，反問道：「你可是姓畢的？」

「是的。我是畢基啊！」

「那好極了，請你立刻跟我們返回警局裏去一次吧！」爲首一名警員又說。

「可以告訴我，到底爲了什麼事嗎？」畢基問。

「爲了協助調查一宗交通案件。」

畢基心裏想：什麼交通案件？衝紅燈麼？還是超速駕駛？

他自己最清楚自己的弱點，上述兩項是他最易犯上的交通則例。

但是，到底何時違例？大概不會是今天吧？

畢基與二名警員打過招呼之後，轉身回到屋內更衣。

奇怪的是：二名警員却亦步亦趨的，小心翼翼地監視住他。

畢基並無逃走的企圖。他覺得交通案件大不了就是罰欵；除非撞死了人，那才會可能停牌或坐牢。因此，他又何必逃走呢？

但眼前這二名警員的態度，顯然就是怕他逃走似的。

畢基眞想不通。他惟有跟隨着二名警員離去。

登上門前一輛警車時，對面行人道有人注視着他們。然而他並未因此而警覺；因爲香港人一向很好奇，狗打架也可以引來不少途人圍觀，何況是有警員出現的場面？

× × ×

「你的車子呢？」警官問畢基。

畢基怔了一怔：「在車房裏。」

「請你跟我到外面去！」警官以半命令的語調對畢基說。

畢基無可奈何，惟有跟着他走。

畢基心裏想：爲什麼對方會問及他的汽車？

他有兩輛汽車，一輛房車以及一輛跑車，都停放在車房裏。

剛才他是乘坐警車到這裏來的，自然沒有到他的車房裏去。

到了門外警方的停車場。

時間已是晚上十一點多鐘，車場之內有照明設備，所以也不覺得昏暗。

警官可能認識畢基，因爲他常常到這兒來，找他的好朋友胡德警司。所以警官看來對畢基已是相當的客氣了。也因此畢基才沒有想到事態之嚴重性。

然而眼前出現的，却足以令佢驚心動魄。

佢的紅色跑車就出現在停車場一角——警方處理交通失事車輛的地方。

跑車前面，沾了血漬！

警官亮了手上的電筒，示意道：「這是閣下的其中一輛車子吧？」

畢基其實無須再看車牌，也認得出這正是他的跑車；但他還是小心地細看那車牌號碼。

他向警官點頭道：「這是我的車子，但我不明白它何故會在這裏？」

警官道：「畢先生，今天晚上你駕着這車子到過什麼地方？」

畢基道：「下午我開過它，但晚上就沒有。而且，今晚我很早已上床睡覺。警官先生，請你告訴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好嗎？」

警官道：「你撞傷了人，却不報警。你可知道這是犯法的行爲？」

「我撞傷人？」畢基吃驚地說：「我連這輛車子怎麼會在這裏還弄不明白，怎麼會說我開車撞傷人？」

「但車子無可否認是你的。」

「對啊！我也不否認。但是，我的車子分明被人偷了。」

「偷了？」警官反問：「爲什麼你不報案？」

「我未發覺而已！」

「你是胡德警司的朋友麼？」警官忽然又問。其實從他的態度可以看得出，他早就認出了畢基是他上司的朋友。

畢基點點頭：「假如我眞的撞傷人，我一定報案。但現在這件，却弄得我一頭霧水。」

「嗯——」警官沉思片刻，道：「我看這件事有些奇怪。但你的車子既然鎖在車房內，又如何會被人偷走？」

畢基道：「警官先生，我一點也不知道。當時我可能正在睡覺。」

警官道：「有沒有人可以證明你所講的？」

「唔——」畢基想了想，道：「平時可能有的，但今晚就沒有。」

「爲什麼？」

「朋友們都知道，我身邊通常總少不免會有個女人。但今天晚上，我喝了一點酒，頭有些痛，很早已返家裏睡覺。」

「你的意思是：沒有人可以證明你所講的話，對嗎？」警官問。

畢基點點頭。

警官道：「這情形，你教我們怎辦好呢？」

畢基自然也明白他的意思，他在辦公事，但又私底下知道畢基是胡德警司的好

朋友。

畢基靈機一觸，道：「警官先生，我有個提議，希望對我們都有點幫助。」

「你且說來聽聽。」

「車房是我向朋友租來的。如果我沒有記錯，當時巳鎖好了。」畢基道，「現在讓我們一齊去那裏看看，也許可以看出破綻。」

「你的意思可是：那竊賊存心靠害你嗎？」

「是的。然則，那門鎖一定有痕跡留下。」畢基又說：「現在就讓我們一齊去看看好嗎？」

警官道：「如果不是因為胡德警司的關係，依例我們現在就可以控你若干罪名。最低限度，你失車並未向警方報失。偏偏汽車就在這時候失事。」

「我根本不知道汽車失去，又如何向你們報告？」

「好吧！你先跟我回去辦公室，讓我派個人去調查一下。」

畢基一邊走，一邊問警官：「那傷者的傷勢可嚴重麼？」

「當然嚴重，你的車子還是事後我們憑綫索在隣近街道找到的。但沒有目擊證人，所以你可能因此而惹來不少麻煩。」

警官又補充道：「從我上司口中，也可以知道閣下的為人。只是公事必須公辦，希望你不要見怪。」

畢基苦笑道：「要怪只怪我自己運氣不好，又怎麼會怪你呢。一個人倒霉起來，竟然會在睡夢中犯罪。」

警官帶着畢基回到他的辦公室時，胡德警司竟然出現在那裏。

胡德警司首先以半開玩笑的口吻道：「又是酒色誤事吧？」

畢基苦笑道：「你只猜對了一半。」

警官在旁交代說：「畢先生說他當時正在酒後甜睡中，車子是被人偷去的。」

胡德警司道：「偷去你的車子，撞倒途人之後，不顧而去，是存心靠害還是意外？」

畢基道：「如果我知道，我不會隱瞞。你也明白我的為人。假如警方相信我，可否先讓我回去看看車房的情形？」

胡德警司本來巳經下了班，這深夜時份還趕返警局來，辦案的警方人員心裏都明白，他只是看在畢基的份上。

因此，當胡德警司循例徵求那位警官的意見時，他也表示信任畢基。

於是二名探員陪着畢基返家去。

× × ×

畢基在二名探員的陪同下，未返住所，先到後街的車房去。

車房位於一列住宅的樓下，是畢基向一位朋友租借過來的，畢基就住在街口彎角拐過去的另外一條街道，一幢多層大厦之上，由他住所步至車房，大約只須三至五分鐘。

車房頗闊寬，可以容納二輛車子。畢基那位富有朋友，夫婦二人長年在外埠旅遊，很少留在家裏；房子租了出去，車房也一直丟空。畢基一輛名貴房車和一輛名廠跑車，最少有一輛留在這裏。

畢基與二名探員來到車房門口，發覺那鉄閘上的門鎖果然有撬過痕跡。

畢基在想：這是存心靠害，絕非一般偷車賊的所為。

一般偷車賊決不會愚蠢到捨易取難。凡是居住過香港的人都明白，街道之上，擺滿了各式各樣的名貴房車。要偷一輛，又何必開啓車房之門、

畢基制止二名探員動手去摸觸車房的門鎖。

他對二名探員道：「上面有指紋留下，假如是積犯，你們大可以先立一功。」

二名探員自然也明白畢基的意思，他不想竊賊留下的指紋弄得糊塗。

畢基小心翼翼地，將車房門推開。

裏面果然少了一輛跑車，只見畢基那輛名貴房車仍然停放在那裏。

畢基心裏又在想：為什麼對方不偷這一輛價值較高的房車？偏要偷那一輛刺眼的紅色跑車？

假如這是沒有門鎖的街道，假如竊賊是衝勁十足的年青人，那麼，他偷去這輛紅色跑車是不足為奇的事。然而這是私人車房。

對方如何能知道車房內停放了一輛紅色跑車？為錢的，他應論偷去房車才對；但街上也有名貴的房車啊！

畢基於是得出了一個結論：這是仇家的所為。

憑他的一腔俠義心腸，一生人之中也不知開罪了幾許壞蛋狂徒，這些人都可能成為他的仇家。因此，要畢基一下子想出這惡作劇的人是誰，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 × ×

又是凌晨時份。

二名探員返回畢基的住所，目的是利用畢基住所的電話，向他們的上司報告。

豈料當畢基開了住所的大門時，便感到不妙。

畢基的住所，曾被搗亂，屋內一片凌亂。

畢基暗自吃了一驚！二名探員也警覺地拔槍在手，小心戒備！

畢基跨過客廳那堆凌亂不堪的雜物，進入他的睡房去！

睡房之內，也是一片凌亂！

當初畢基被警員帶走時，十分匆忙，但他記得，大門的確是鎖好了的。

但現在大門巳被人弄開，從門鎖上留下的痕跡極之輕微這一點看，開門入來的人，是個中高手。

畢基檢點家中各物，財物損失是意料中事。

他床頭几背後有個隱蔽式的保險暗格，却未被匪徒發現，也算得上是不幸之中的大幸。否則，損失更不止此數。

床頭几之上，烟灰缸之下，壓着一張字條。

字條上寫着：——

「別再管閒事，否則性命難保！」

畢基沒有移動那張字條，他把二名探員都叫了進來。

探員巳利用客廳的電話，通知了他們的上司，報告調查車房門鎖被撬毀的經過，以及這兒發生了被搗亂的情形等等。

現在二名探員又看見了那張字條。他們都富於經驗，不敢接觸紙張，以免留下

更複雜的指紋。

似乎毫無疑問，畢基是被人存心靠害，只因為他愛管閒事。

畢基於是想：是誰向他發出這警告？最近他究竟干預過什麼「閒事」？字條上既無稱呼，亦無署名。

對方的指責似乎太過廣泛了。既無指明是怎麼一回事，亦無任何更進一步的指示。

畢基左思右想，的確有點想不通；只因為他平日做的鋤强扶弱事蹟太多了。要一下子想起那對象十分困難。

不久，警方的偵探隊伍，開到了現場來。

他們包括了幹練的探員，指紋組人員，攝影組人員等等。

他們分頭在車房以及畢基的家中展開一連串的偵查。

他們在現場攝影、印取匪徒留下的指紋以及登記畢基的失物等等。

畢基的失物都是名貴飾物，打火機、古董以及錢鈔等等。

但是，畢基覺得這只不過是「掩眼法」，或者「順手牽羊」而巳。

也就是說：匪徒的眞正目的並非眞正在於錢財，而是志在一如字條上的警告，要畢基不再管別人的「閒事」。

然而匪徒們却來一次「順手牽羊」，將值錢的東西都帶走了。

畢基覺得：這是不易想像的事。首先匪徒的「類型」不易辨別。

他們如果屬「業餘性質」，那麼，警探將更難偵查。因為他們沒有案底；自然有如大海撈針，要找他們可不易。

假如他們屬「職業匪徒」，那反而易辦。尤其是當他們的指紋在字條上留下時，警探翻查舊檔案，就可以追查出他們的來龍去脈。

這一切自然要等待警探的進一步調查才可以找出結論來。

× × ×

畢基親自跑到醫院裏來。

醫院的病房之內，躺了一名傷者。她是被畢基那輛跑車撞至重傷的。

假如不是他住所被搗亂、行竊的話，畢基「酒後駕駛」這罪名，相信很難洗得清。

那名女傷者很年青，叫林玉珍，只有二十歲左右。她被撞傷了左腿，須留院醫治。

她很清醒。

醫生為她治傷後，認為她的傷勢雖重，却不致變成殘廢。

畢基自我介紹，一名警官在旁問她：「你記得當時的駕車人的輪廓嗎？」

「我不記得。」女傷者林玉珍道，「事情來得太過突然，我怎麼能見到那人呢？我被撞傷倒地時，人也昏了過去。」

畢基道：「車子是不是一直都開得很快？」

林玉珍道：「不！是突然之間加速的，這才令我防不勝防。假如一直開得很快，我反而會迴避呢。」

畢基轉向警官道：「這分明是蓄意造成的陰謀。林小姐的口供，請你最好記錄在案。」

警官果然又做了筆記。

畢基再問女傷者林玉珍：「憑你未受傷前刹那間的印象，有沒有留意到那車子裏究竟坐了一個，還是兩個人？」

林玉珍想了想，道：「似乎只有一個男人。那是當我發現車子狂衝而來時，我發覺車中有一個人影，那是一個男人的身型。」

畢基又問：「像我嗎？」

林玉珍端詳着畢基：「有點像……嗯！又不大像……」

警官翻看她較早時錄下的口供，對畢基說：「她的反應算是够敏捷了，如果她閃遲半步，可能巳被撞至粉身碎骨。」

林玉珍又說：「是的，現在我回憶一下，也覺得對方是存心傷害我。因為在一般情況下，他大可以避免傷害我。但是，他反而好像故意朝我這邊衝過來一樣。總之令我避無可避！」

警官忽然又若有所思地問：「你有沒有什麼仇家？」

警官的意思分明是担心她的仇人向她報復；只有畢基心裏明白，她實際上只是一個無辜的受害人。

因此，畢基很快就有了反應。但警官却制止他。不讓他說話。

林玉珍想了想之後說：「我沒有什麼仇人，也沒有誰想置我於死地。」

警官道：「你好好地休息吧！如果有什麼突發事件，就按鈴通知護士小姐。」

林玉珍怔了一怔：「突發事件？你的意思是……你認為我有仇家？」

警官道：「這只不過是一種假設而巳，在事情未弄清楚之前，任何可能性都是存在的。我剛才這樣對你說，並非意味到有什麼不測，只是有備無患而巳。」

林玉珍再想說什麼，但警官巳離開了那間病房。同時更向畢基示意，叫他一齊離去。

畢基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警官離開了病房之後對畢基道：「我忽然想到了一個好主意，但先要回去請示一下。」

畢基不知道他悶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只知道他的上司就是胡德警司。

同時畢基又從胡德警司的口中了解這位偵緝警官的一切。

他叫雷智。

根據胡德警司說，雷智是個十分精明能幹的人。過去他破過不少大案。

從剛才他對那女子林玉珍所講的一切推測，他似乎想佈下一個局。

雖然他未對畢基提及這個局是怎麼樣的，畢基也猜到了幾分。

不過畢基却明白到這件事直接關乎到他個人，他決不會放着等警方找答案；他要親自去主動偵查個中眞相。

因此，當他們離開了醫院之後，便分道揚鑣！

畢基沒有跟雷智警官返回警局去。

× × ×

畢基來到一間下等酒吧！

這是三山五嶽人馬聚集的地方。畢基的出現，自然引起好一些人的注意。

但是，畢基並沒有理會他們。

他走到櫃枱之前，要了一杯啤酒，若

無其事地，摸出了一包香烟來。

坐在他身邊的一名年青道友，彷彿意味到有事發生似的，匆匆就想離座！但却給畢基一手按住！

那靑年人還未過二十歲，但却生得瘦骨嶙峋的，肩膊高過耳朵，一看就曉得他是個吸毒的瘾君子。

那男子想反抗，但無法敵得過畢基的氣力。

他囁嚅地說：「你想幹什麼？」

畢基笑道：「只想請你賞面，跟我喝杯酒。可以嗎？」

「對不起，我喝够了！」那年青道友又想反抗。

但無論他費盡了多少氣力，亦難擺得脫畢基的控制！

畢基冷笑道：「酒，你是喝够了！那麼，海洛英你可有興趣？這支香烟之內，可能有你喜歡的東西！」

說着，一支香烟已自他的烟包中彈了出來。

年青人貪婪地瞥了那支香烟一眼，半信半疑地眨了眨雙眼。

他們的一舉一動，早已引起酒吧中部份人們的注意，只是一直未有人敢加以干涉。

現在終於有人出來了：「既然是有料的，他不要，送給我如何！」

「有料」暗示內裏有海洛英的意思。

畢基還來不及回顧，已感到手臂一痲，有人用手在他的手肘上拍了一下！

畢基冷不提防，那支香烟已迅速離開了原有烟包。

烟支凌空打了一個筋斗，落下時不偏不倚的，跌在那男子的嘴邊，讓他輕輕咬着。

酒吧的人立即响起了一陣掌聲。

然而掌聲還未停止，畢基已摸出了一包火柴。

「刷」地一聲，火柴枝擦過火柴盒側邊的燐片，帶着火光射了出去。

那點火光不偏不倚，剛好落正在那支香烟的末端之上。

咬着香烟的男子感到手足無措，表情萬二分尷尬。

這一次，掌聲更多，也更加响亮。

但是，那個年青瘾君子，却乘機溜掉了。

畢基心裏有氣，因爲如果不是這傢伙，他一定不會錯過他。

奪去畢基香烟的人想走，但被畢基攔住去路：「朋友，那支有料的香烟，味道如何？」

那是一個約莫三十餘歲的大漢，他顯然有心在畢基面前演一手，只是看見同黨既然已脫了身，畢基又回敬了他一手，於是想走。

但是現在畢基偏偏就是不讓他走。

他在衆目睽睽之下，感到難以下台，老羞成怒，立即以雙拳相向！

畢基是什麼人？他又怎麼會怕一雙拳頭？硬拚自所難免。

他們拳來脚往，急煞了酒吧中人，酒客們紛紛避開，却沒有離去，他們在酒意中似乎十分欣賞這一場龍虎鬥。

畢基練過拳擊，也對各種武功甚有研究，許多人都被他那一副瀟洒的身裁迷惑住，以爲他太過「斯文」却不知道他動起手脚的時候，許多壯漢也絕非他的敵手。

眼前這大漢也因爲他的身型而錯估了他，結果被畢基手足並用，打得他難以招架。

大漢明知不敵，奪門而出。

畢基一個箭步搶前，又攔住了他的去路。

他苦笑着，帶着道歉的口吻對畢基道：「朋友，你又何必如此認眞？剛才我只不過跟你鬧着玩玩，一支香烟値不了多少錢吧？」

畢基却存心爲難他，輕輕一笑道：「你可知道那一支香烟是什麼香烟？」

「難道眞的是有料麼？」

「當然啊！」

「但是，我剛才吸了兩口，與一般香烟並沒有兩樣似的。」

「那是你不懂欣賞而已。」

「那麼，你要我賠償幾許？」

「錢，我不要。」

「那麼，你要什麼？」

「人。」

「人？」大漢怔了一怔：「你的意思是——」

「把道友平交給我，我們自然可以一了百了！」畢基剛說到這裏。

豈料話猶未完，就有人插嘴道：「如果不交出那個人，你又怎麼樣？」

說話的人，語氣十分强橫。

畢基身不由主地，回頭張望。

是另外三名大漢，坐在一輛汽車裏面，說話的人則推開車門下車。另一名大漢則由另一邊車門落來。

畢基心裏一凜。

他並非怕對方人多，而是事情似乎來得太過突然，對方顯然是有備而來。

果然，從另一邊車門落來的人，手中竟然持有一把鐵尺。

爲首一人雖然手無寸鐵，態度却極之悠閒。他瞪住畢基道：「你爲什麼要找道友平？」

畢基一邊估計眼前情勢，一邊說道：「我找他，又與你何干？」

那人年約四十，一看他那面肉橫生的儀容，就知道不是什麼好人。

他冷冷地說：「我就是看不慣以暴力取勝的人。」

話猶未完，他已把手一揮，手持鐵尺的大漢立刻飛撲而上。

年約四十的中年人却把那件唐裝外衣扯開，腰間立即現出一把三角銼。

畢基心想：面對兩個强敵，要取勝固困難，想脫身恐怕更難。

但是，他仍然逃避了一下，因爲他手無寸鐵，對方分明是有備而來。

他往一輛汽車那邊衝過去。

那手持鐵尺的人已啣尾追到。

「錚」的一聲，鐵尺狠狠地擊在一輛停放在馬路邊的汽車之上。而畢基僅在不久之前自那邊急衝而來，在車背上掠過。假如他慢上半步，只怕他的背部或腿部已告受傷。

畢基雙足剛着地，那傢伙已經沿住汽車的另一邊繞了過來。

畢基趁他未繞到這邊來之前，又按住車背，雙足齊飛，人也在車背之上打了一個轉。

那傢伙事前顯然未料到畢基有此一着，登時被踢中下頜，仰後倒退兩步！

畢基趁他還未站穩，人已竄到了他的背後。

另一名中年人已持三角銼趕到。

中年人持三角銼朝畢基狂刺。

畢基對眼前的形勢早已估計得一清二楚。他所以要飛身躍過那輛汽車之背，自然有他的目的。

果然，持鐵尺的人還未站穩，已被畢基從後面奪得了鐵尺。

「錚」的一聲响。

畢基僅可趕得及，利用奪得的鐵尺，擋煞了三角銼的凌厲攻勢。

接連又是一連串的鏗鏘之聲，失去了鐵尺的人也忙於奔回他們的汽車裏去，畢基於是想像到他們的汽車裏必有武器。

由於汽車上面還有着另外一個人，萬一他也加入，畢基就必須以一敵三。到那時，恐怕更難取勝，因此，畢基發起狠勁，鐵尺直迫對方的三角銼，那中年人單是氣力已輸給畢基，何況畢基還是個練過武功的高手呢！

「錚錚錚……」接連幾聲，鐵尺有如毒蛇吐信，對方那柄三角銼已經無法招架了。

畢基再施殺手，鐵尺急揮，宛似萬丈白練，滾滾而來！迫得那中年人，急急後退。

一輛汽車突然衝來，那是載住三個男子而來的神秘汽車。

它朝住畢基狂衝。

畢基急忙閃避。

被畢基追逐的中年人，此時已逃至汽車的另一邊，與畢基已是遙遙相對。

畢基鞭長莫及，目睹車子突然停下來，將那中年人載走。

畢基無從制止，情急之下，揮出了手中的鐵尺，直朝汽車的尾部擲去。

由於汽車的走勢極急，畢竟在黑夜中無法知道他這一擲的結果。尤其是當時汽車已去得老遠。

畢基吃上了這一悶棍之後，另一個目的物——那個做架樑的大漢，也不知所踪了。

毫無疑問，他是乘畢基被人突襲時逃去的。

畢基心裏想：他們可是一夥？

他最初到這酒吧來，目的是爲了找一個人，他就是瘾君子道友平！

道友平是一名十分出色的綫人。畢基知道他對黑道中的情況非常之熟悉。這是一次畢基無意之間發覺的。

那一次，警探馬烈明來此辦案，在酒吧門外遇上了畢基。

畢基和許多警探都認識。他們當時打過了招呼之後，馬烈明就請他到酒吧裏喝酒。

事後畢基才知道馬烈明此行是爲了「恭候」綫人道友平的出現。畢基亦因此而知道一切。

但是現在，道友平固然已失所踪，就是那大漢也逃之夭夭。

畢基本來想制服那大漢，迫他帶他去把道友平找來問點消息——那是關於他那輛汽車被偸去撞傷人的消息。想不到突然之間又出現了另一幫三個人。

畢基覺得此中已隱伏着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然而畢基已經沒有時間去多想。

他担心那輛汽車會載着更多打手回來，那時他就會陷於重圍。

因此，畢基只有匆匆離去。

× × ×

在警局裏。

胡德警司在他的辦公室接見畢基。

畢基要知道那宗離奇偸車案的情況，包括了指紋化驗報告，以及最新的發現等等。

胡德警司告訴畢基，指紋化驗報告已經送來了，偸車賊並無案底。

警方先後將車房以及跑車上印下來的指紋比過，證明屬於一個人。也就是說：同樣屬於一個人，他曾悄悄摸到畢基停車的車房，偸去了他的跑車。撞傷了人之後，又將跑車故意停在隣近街道之上，讓警方查案人員輕易找到。

胡德警司又說：「目前已證明你是無辜的了。但偸車賊是誰？他的眞正目的又何在？這才是我們急於要追查的。」

畢基道：「女傷者林玉珍的口供，有沒有向外界發表過？」

「沒有。」胡德警司道：「通常一宗案子，除非受到輿論壓力，否則，我們盡可能不向外界透露太多的內情，以免影响我們的偵查工作。」

「然則，我倒有個主意，可能會引致竊賊自動投入羅網！」

「你不妨說來聽聽。」胡德道：「不過我不妨先告訴你，偸車賊是沒有案底的，我們已將查到的指紋跟積犯的檔案比對過。」

「正因爲這樣，所以我的方法可能令他自動送上門來。」畢基又說：「先由警方放出一種聲氣，表示女傷者林玉珍當時十分清醒，她不但目擊駕車人的面目，還可以記憶當時的一切。」

「你的意思是：讓竊賊心虛，摸到醫院去，對付女傷者？」

「這是毫無辦法之中，比較可行的辦法。當初我以爲是職業竊賊所爲，所以希望從黑社會綫人口中，獲得一些資料，既然竊賊是行外人，因此我想：綫人亦未必有消息。」

胡德警司道：「你剛才講的辦法，我已聽過了一次了，你見過負責此案的警官嗎？」

「你指雷智警官？」

「是的，他正施用你所講的辦法，但我個人認爲：竊賊上當的機會極微。但我不反對他照做，希望一如你所說，會有奇蹟出現。」

畢基至此才想起，雷智警官當時對他曾有暗示，原來是英雄所見略同！

胡德警司又告訴畢基，醫院門外，已埋伏不少便衣警探。

這時候，外面傳來一陣人聲吵鬧。

胡德警司感到奇怪，透過桌上的對講機，問外面的助手發生了什麼事。

助手在對講機中回報：一名道友被抓了回來，毒癮發作，正在大吵大鬧。

畢基聽到「道友」二字，特別敏感，可能由於環境使然，凡是吸毒者，多多少少總與黑社會扯上一點關係。

畢基不期而然想起了道友平。

想起道友平自然就連帶想起了那三個向他突襲的人。

於是畢基把記憶中的一組號碼，首先寫了下來；那是一輛載着三個神秘男子的汽車號碼。畢基當時因爲追不上它，只好記下這組號碼。

畢基將它交給胡德警司，希望他向交通部查出車主是誰。

然後，畢基向胡德警司告辭。

胡德警司因爲仍聽到外面人聲吵鬧，順便送畢基出去。

二人一邊併肩兒走，一邊談笑。

當他們離開胡德辦公室之後，來到隔鄰偵緝部門口，吵鬧之聲就是由這兒傳出的。

畢基無意中放眼內望，赫然發覺道友平正被二名探員按在椅子之上，那癮君子正在大吵大鬧。探員們都沒他辦法。

畢基於是將在酒吧中的情形，告訴了胡德警司。

胡德警司了解畢基的意思，將他帶入裏面去！

被二名探員按在椅子上的道友平，神態失常，狂抓亂叫！

畢基看見他口水鼻涕豎流，也感到替他難過。但一想到這是毒癮發作，他就站在相反的立場。

他對二名探員道：「他是犯了什麼罪名？」

一名探員回答道：「毒品交易。」

另一名探員道：「還有一個拆家，被我們暫時押在覊留所。」

在毒品世界中，「拆家」是零售商的意思！

畢基又問：「你們現在打算將他如何處置？」

「等候十字車到來，將他送往戒毒所。」一名探員回答畢基。

畢基靈機一觸：「我知道他是警方的綫人之一，可否將他交給我？」

二名探員望望站在一旁的胡德警司。

胡德警司道：「這傢伙牽涉到刑事案，暫時不要把他送入戒毒所。」

胡德是二名探員的上司，他們自然沒有意見。

畢基道：「那位拆家呢？」

探員道：「在覊留所那邊。」

「可以帶我去見見他嗎？」畢基問。

於是一名探員將畢基帶離那間房。拐過走廊，畢基來到了一間覊留室。隔住鐵欄，一名大漢垂頭喪氣地，被囚在裏面。他顯然未發覺畢基正在注視他。

畢基走近鐵欄前面，招呼他。大漢在裏面呆了一陣！

「你認得我嗎？」畢基問。

大漢在裏面，抱歉地說：「對不起，我不知道你是警探。」

「不！你又錯了，我不是警探。」

「那麼，你是——」

畢基不等他說完就問：「我只想問你幾句話，我是專誠來探望你的。你那三位朋友呢？」

「什麼三位朋友？」

「就是救了你一命的一車三人。如果不是那三個人突然之間出現，我想我不會輸給你。」

大漢苦笑，道：「我根本就不認識他們。」

「那麼，他們爲什麼會帮你，替你解圍？」

「我一點也不知道。如果他們是我的人，當時我又何必逃走？我明知不是你敵手，惟有借此機會遁去。假如那三個人是我朋友，我不該如此無道義，該加一把力才對。」

畢基心裏想：這也是道理。他們如果同屬一夥，他又何必遁去。

然則，那三個人又是何方神聖？

畢基沒有問下去。

畢基回到偵緝部那間房，道友平正在涕淚交流中接受胡德警司的問話。

道友平是癮君子。據說，當探員拘捕他時，他正向一名拆家購買毒品頂癮。就在那時候，探員人贓並獲地，將買賣雙方一網成擒。

因此，道友平至今仍未能以毒品頂癮，以至毒癮發作，又吵又鬧。假如他被送往戒毒所，最少醫生會用「美沙同」之類，令他平伏一陣。

但是，身爲偵緝部門首腦的胡德警司，却下令不准送他往戒毒所！

那就是等於說：硬要迫使他活活的受罪。

現在道友平就在涕淚交流中作供。

胡德警司要脅着說，如果他不說實話，惟有讓他在覊留所中打滾，也不送他往戒毒所。

道友平實在無法抵受這痛苦。所以對胡德警司的問話幾乎有問必答；他只希望早些離開這裏，被送往戒毒所去。

畢基進來時，胡德警司的問話似乎已告一段落。

他只聽到胡德警司吩咐一名探員道：「叫人先弄一杯美沙同給他喝，我先要證實他的話是否眞實，才准他入戒毒所。」

「美沙同」是一種毒品的代用品，目前香港正利用這東西帮助癮君子戒毒。據說那是藥物，所以慢慢可以令癮君子戒除毒癮云。

道友平被帶到覊留所去。各人在那間房裏面仍然可以聽到他大吵大鬧。

胡德警司對畢基說：「你的希望落空了，他說偷車賊是行外人。原來在此之前，曾有探員找過他，叫他查偷去你跑車的人是誰，他出盡九牛二虎之力，也查不到一些頭緒。」

胡德又說：「現在我要向一名探員求證，看看他是否找過道友平。然則，他的話便算可靠。你看來要另想辦法了。」

這時候有一名探員入來，向胡德報告：「警司，那輛福特房車，是屬於一名姓林商人的，但在十五分鐘之前他已來電報告。」

胡德警司叫探員到交通部去查的，正是畢基記下的汽車號碼。

那車子曾經載了三名男子，向畢基偷

襲。

胡德對畢基苦笑：「這又是另一個失望。」

然而畢基却道：「可否把姓林商人的更詳細資料給我？」

胡德警司於是自那名探員手中，取過一張字條，瞥了一眼之後，轉交給畢基。

畢基看見上面記錄得頗爲詳細，包括那輛他見過的福特房車，車牌號碼，顏色，車型以及車主登記的姓名，職業和住址等等。

畢基謝過胡德警司和那名探員之後，便離開警局。

× × ×

畢基開着他的名貴房車，歇在一幢花園洋房的門外街道一旁。

他注視了那幢花園洋房很久，仍然依依不捨地，不願離去。

他帶來了望遠鏡，希望找個機會登上隣近較高的樓宇，偷窺屋內的情形。

但是，隣近並沒有可以利用的高層大厦。

他惟有歇在門外等機會。

他希望見到屋子裏有人出來，但很久都沒有。然而他並不因此而失望，他決心等下去。

是上午十一點了。

畢基已經在這裏歇上將近一小時。除了派信的來過之外，沒有人進去，也沒有人出來。

畢基難免感到奇怪。這麼大的一間花園洋房，爲什麼出入的人却這麼少。

畢基正感失望之際，那邊却開來了一輛福特房車——這是畢基昨夜見過的汽車。唯一不同的，就是房車之內不是那三個男子，而是一名司機。

房車響了號，有人在花園洋房內將閘門打開，讓房車開了進去。

那刹那之間，畢基見到車尾部份有傷痕——分明是被硬物撞擊過的傷痕。

畢基心裏明白，這正是他用鐵尺擲擊在逃車子的顯著效果。

毫無疑問，這就是載了三名來歷不明的大漢，向畢基偷襲的車子。

據說，這車子的主人曾報失，那麼，現在可能是警方將它找到了，物歸原主。

畢基一直在想：爲什麼失主會在那麼遲的時間才報失？有錢人家的車子，應該一直停放在車房之內。怎會輕易被偷？

畢基正是對此有所懷疑，所以才悄悄跑到這兒來，進行監視。

畢基現在目睹那閘門又關上了！閘門後面又回復了一片沉寂。

畢基正待開車離去，裏面却有一輛名貴房車剛好開出來。

車內分別坐了三個人。除了車頭一名司機之外，後面坐了一男一女。

在這刹那之間，畢基彷彿渾身觸了電，因爲那女子他曾經見過，那男子從側面望過去，也是似曾相識。

畢基感到無比興奮，立即舉起望遠鏡，想看得更加清楚。

那輛大房車出了閘門之後，開上馬路的刹那間，應該是畢基的最佳時刻。

畢基在望遠鏡的帮助之下，果然看得比較清楚，他一方面感到興奮，另一方面也感到萬二分的迷惑。

那一男一女到底是一雙夫婦呢，抑或怨偶？

那天他們在街道上的情形，畢基至今仍然不會忘記。當時他們一逃一追，雙方有過掙扎，所以畢基才以爲那女人求救。

豈料當畢基出面相救時，他們又表現出像是一對「歡喜冤家」似的。

畢基後來不打算再去理會他們。然而那女人的神態，始終令他念念不忘！

那女人好像滿懷心事，又好像迫於形勢，有什麼難言之隱似的。

畢基眞想不到，現在又見到了他們。看剛才的情形，他們的確是一雙夫婦。否則，他們又怎麼會坐在同一輛汽車之內。

撇開他們的關係不提，他們爲什麼會如此「湊巧」地在這兒出現？

畢基本來只爲追查失車而來。

但是，他見到的却是令他難忘的另外一回事。

兩件事是否有什麼連帶關係？

那輛豪華大房車已經去遠了，畢基仍在苦苦沉思之中！

有太多太多事情令他無法想得明白，例如像剛才那一雙男女，他們假如是夫婦，但在這種地方，又有司機開車，應該是相當富有的人家。這與一般人自有分別，爲什麼那天他們又會在街頭之上演出那一幕？

他們出入有司機開車，爲什麼那天却沒有？

如果畢基記憶不錯，他記得當日在街上見到的只是一輛中型房車；但剛才對方二人所坐的，却是一輛豪華大房車。

再加上剛才由另一名司機開進去的一輛福特房車，這花園洋房之內，最少應該有三輛大小房車才對。

畢基從未敢把兩件事連想在一起，但現在他不得不重新估計了！

街上的糾纏以及畢基的失車，表面上看，應該是兩件事。

但經此一役之後，畢基似乎恍然大悟；兩件事大有可能互有關連。

畢基想像到，有人因爲不滿他愛管閒事，所以存心好好的教訓他一頓！

於是一方面派人偷了他的跑車，造成一宗交通傷人事件。

另一方面，又派人潛入畢基的住所之內，大事刦掠、搗亂。

畢基由於仇家太多，不想處於被動，所以警方有警方去查，他就主動出擊！

他希望先從黑社會綫人方面下手，所以他才去找道友平。

想不到話還未說過半句，便被那名黑社會的毒品拆家橫加干預，雙方亦因此惹來一場搏鬥。

最令畢基感到意外的，還是那一車三人的突襲，事後那車人雖然遁去無踪，還好畢基記得它的車號。於是事後向胡德警司求助，要求代查車主是誰。

在香港這個社會，盜賊如毛已是舉世皆知的事實，偷車更是常見的事。

盜賊們偷了人家的汽車，到處行刦，或做非法的勾當等等。事後，警方如果查出車主並未報失，車主自然要負上若干責任。

但據那名探員向胡德警司報告說：車主當晚也有「報失」。

只不過一計時間，最少在案發後一小時多，車主才致電向警方報失。

畢基由於沒有確實的證據，所以他並未向警方提出任何要求。

但是現在，畢基覺得，眞正的車主林水全，可能與突襲他的事有關。

憑那張字條上所記：林水全是一位名流富商。如果畢基當時直指林水全派人襲擊他，不但缺乏根據，也難令警方人員入信。

畢基這次到這裏來，就是爲了親自找出一個確切的答案。

畢基靈機一觸，走出了他的汽車，直趨林家門前。

他按了門鈴，鬧門後出現了一雙男人的眼睛。

「找誰？」門內人問。

畢基道：「找林水全先生。」

「他剛出去了，請問先生貴姓？可以留言麼？」門內人很有禮貌。

「啊！不要緊，我是保險公司派來的，聽你家主人致電我們公司說，他的車子被竊去，以及遭到破壞，可是要我們賠償一些錢？」

「車子嗎？」門內人果然有了反應，「噢！是的是的，讓我開門給你！」

門果然開了。

應門的是個中年人。看他身上的衣服打扮，就知道他是這裏的下人。

他打量着畢基，陪上笑臉道：「閣下貴姓？」

畢基隨便自口袋中摸出一張證件，在他的面前揚了一揚，道：「小姓林，與林先生是同宗兄弟，這份保險也是我爲他介紹投購的。車子拖回來了嗎？可否讓我看看？」

「可以可以。」應門的中年人忙不迭地，將畢基引領入內。

入門不遠處就是停車的地方。

那兒果然停放了一輛剛剛駛回來的房車——尾部明顯地被鐵尺撞毀了的福特房車。

畢基再看看另一邊，那邊也停了一輛中型日本製造的房車——亦即那天畢基在街上見過的一輛。但當時畢基絕未想到那男子就是名流富商林水全。

畢基開始有了一些眉目。

他裝模作樣地，在汽車前後看了一遍，又在車內檢查了一遍。

怎料到就在這刹那間，那邊走了一個人出來！

畢基當時正在車內，他隔住車窗玻璃，瞥了那人一眼，不由得大吃一驚！

那傢伙並非別人，正是畢基與他交過手的一名打手。

他正朝住這走邊過來！

這是透出大門的必經之路。名爲「車房」，實則只是上有遮陰帆布的空曠地方。足可供作停車之用而已。

畢基在這刹那間，一切都已明白過來了。

林水全在暗地裏與他爲難，大概正是因爲他「愛管閒事」之故。

畢基故意彎下腰去，半俯身於車內，作小心檢查汽車機件狀，以避過那名打手的視綫。

這是水泥地，畢基可以清楚聽到那打手的步履之聲由遠而近。

然後，在他身後——汽車的旁邊停下來！

畢基已作好了準備，將車內一支鐵棒，把握在他的手上。只要有什麼風吹草動，他就會先發制人。

一般汽車不會找到這一類鐵棒，但這一輛車子的座位之下竟然就有。由此可見，畢基那晚受到突襲，絕非偶然的事。

畢基的背後傳來了人聲。

那打手問看門人：「什麼事？他是什麼人？」

看門人立即回答道：「保險公司派來的。」

畢基似乎在車內「忙」於檢查，其實他正傾耳細聽，却又不敢面對那打手；如果那打手見到他，一定很快就認出他是誰的。

那打手又問：「老闆知道了嗎？」

畢基心裏一凜！

看來那打手似乎太過愛管閒事了。如果再追問下去，說不定還要看看這位「保險調查員」是誰，那時畢基的馬脚就會露了出來。

畢基這時又聽到看門人回答道：「是老闆撥電話把他叫來的。」

打手却未見回答。

畢基一直以耳代眼，注意着事態的發展，只要有什麼風吹草動，他決不會讓對方有佔上風的機會。

但是，打手的步聲，正逐步遠離，他似乎步向了鬧門那邊。

殺機四伏　難闖重圍

畢基躺在床上，仰望着天花板。

他一再吃力地回憶，那漂亮的女人是誰？她爲什麼會跟富商林水全在一起？

畢基本來也不是一個健忘的人，只因爲他生成一條「桃花命」，生命中所結識的女人實在太多了。所以許多女人在他的眼中都多多少少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跟林水全在一起的女人，他也一度有此感覺。雖然在當時來說，只是刹那間的印象。但是，畢基却隱約有此感覺。

直至後來，畢基以爲那是一幕「夫妻相罵」，既然是人家的老婆，又怎麼可能是自己的女友？因此他也拋開不想了。

現在畢基又在反覆地想。

他希望在腦海中想出，過去他是否認識過一個這麼樣的女人？

結果他還是失敗了！

他無論如何費力，也想不起來。

他決定不再想了；他以爲這只是個人的一種敏感而已。

畢基正閉目養神，突然一陣電話鈴聲，把他從半睡狀態中紮醒。

「誰？」畢基拿起電話聽筒就問。

「你是姓畢的？」對方是個男人，語氣極之不友善。

「是的，你是誰？」

「你不必知道我是誰，我只想告訴你

一件事，你的死期到了！」

「你當然想我死，可惜我命大福大！你可是林先生的人？」

「唔——我根本不知道你說什麼。我只知道你最愛理閒事。」

「你知得太少了。我除了愛理閒事之外，我還喜歡美麗的女人。因此，請你轉告你的老闆，他身邊的女人，遲早也會是我的。」

畢基故意用「激將法」。

他的目的，是希望對方洩漏更多的口風。讓他知得更多。

那男子被激，果然生氣地說：「你似乎太不知自量，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麼東西。」

「你老闆林先生又是什麼東西？」畢基故意提及姓林的。

那男子道：「我現在警告你，如果你再不收手，便性命難保。」

「你要我怎樣收手？」

「別再管閒事。」

「如果再管呢？」

「你已被教訓過了，該知進退。」

「是林先生叫你向我發出警告的？」

「你心裏明白，我不會多講了。」

「嗯——好吧！你回去告訴林先生，我會好好考慮的。」

「你的意思是：你仍要理閒事。」

「我覺得不是閒事，爲什麼你一定說是閒事？偷車、爆竊、撞傷人，不，應該說是意圖謀殺。還好那位女傷者林玉珍小姐頭腦保持清醒，記得當時坐在那跑車上的不是我，而是另有其人。否則，我這寃獄看來是坐定了。」

對方被畢基一輪搶白之後，果然也呆了一陣。

畢基在電話中也感覺得到，於是他乘機又說道：「本來，我就無意跟你們爲難的，可惜你們太過不知好歹，竟迫着我來了。」

對方可能發覺畢基在滔滔不絕，似乎在担心他用其他方法追查綫路來源。竟然一聲不響地，匆匆掛斷了電話。

畢基在想：林水全這傢伙，的確欺人太甚，竟然如此明目張胆的，實在是太過份了。

剛才那個警告電話，大概是因爲他今日冒充保險公司派去的人，混入林宅之內偵查，事後却被查出了。

畢基自然也明白，對方遲早總會發覺他的身份是假的。

就憑那天在街道上「欲加干預」，便觸怒了林水全？其實當日他並未過份，只是「欲加干預」之際，那女人並未作進一步的求救表示，所以畢基才沒有進一步行動而已。

畢基自問不算過份，但對方却太過份了。

他突然自床上翻起來，因爲他感到有些不妙！

他衝到窗前，往下望，在昏暗的路燈照耀下，街上有不少可疑人物及車輛。

這一邊，外面似乎有人撬門！

再望向對戶天台，欄杆之上却出現了一些可疑的黑影，似乎有人用望遠鏡向這兒窺伺。

畢基急忙把窗簾關上。

然後又關熄了電燈。

聲响越來越明顯，有人在門外企圖撬門入來。

畢基把一個大砵櫃推了過去，將大門頂住！

然後他又去致電報警求救；因爲他知道自己已被人重重包圍了。

但是，當他執起電話聽筒時，還未攪撥號碼盤，聽筒中已傳出了聲音。

一個男子「格格」大笑道：「畢大俠，想不到你也有今天！怎麼啦，想報警麼？眞正的大俠，是無須向人求助的。你未免太低能！」

說完，又是一陣嘻哈大笑！

畢基曉得，他的電話綫路已被人從中接駁，悄悄做了手脚。

他沒有將聽筒放在電話座之上，目的是要讓對方產生一種錯覺，以爲他仍在聽對方說話。

然後，畢基匆匆穿上衣服，往後面走去！

後面可以由後門出去，但畢基只往後窗俯視了一遍。

下面是後巷，似乎見不到有人。

但當他伏耳於後門時，却隱約聽到門外正有人談話之聲——那是無綫電短程通話機發出的談話聲。

畢基心裏有數，他現在的確已陷於重圍中。

怎麼可以突圍呢？

畢基靈機一觸，拿起了一把椅子，用力向屋前的一個朝街窗口擲去！

登時「嘩啦」連聲！彷彿有人要由那窗口一躍而下似的。

窺伺在街道上的人立即緊張起來。

他們紛紛由隱蔭處衝出來，以防畢基走脫。

畢基這時却由後窗爬出水渠，因爲他知道後門有人。

他不敢亂動，先要看清楚形勢，看看後巷是否也有人「恭候」他！

往下俯視，沒有人影移動，可能對方的人只埋伏在後梯之間。

他往下爬，直至適當高度時，才一躍而下，雖然有一點點聲响，但却沒有人出現。

畢基感到安心了許多。因爲他只是個凡人，並非銀幕上的超人，如何能以一敵百，衝破重圍？既不能硬碰，就惟有智取了。

畢基整理一下衣裝和頭髮，輕拍雙手沾上的塵埃，慢慢地由後巷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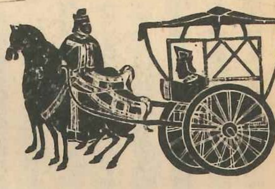
街口彎角處有幾個大漢，形跡十分可疑。畢基如果要轉到大街去，必須經過那裏，他手上又沒有化裝的工具，如何闖過那一關？

偏偏這一邊又是橫街窄巷，除非有夜歸人僱車回來，否則難得見到有一輛街車經過。

畢基正感到徬徨之際，那邊已傳來步聲！

他急忙回頭一望，正有二個黑影，匆匆由後巷跑過來，來勢甚急！

畢基知道他們已發覺了自己的踪跡，情急之下，忙離開那巷口。



玄機妙算

機智子・文

王世充破李密

隋煬帝當政時，天下已呈敗跡，及煬帝被殺之後，天下更形混亂，各地方的豪傑之士，宵小盜賊並出，自據一地，自封爲王，互相攻伐，希望能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鞏固自己的權力。

李密本來跟隨着楚公楊玄感，舉兵反叛隋朝，楊玄感並沒有採納李密的意見，終於叛變失敗，被殺，李密幸得逃匿。李密逃至山東，聚集了一些人起兵，自號爲魏王，當他擊破了隋軍宇文化之後，大家都奔來投靠他，軍勢驟盛，沒多久，因爲人一增多，糧食不足分配，兵士有的逃走，人民怨天尤地，李密心想：「現在大家士氣已散，如果我急攻洛陽，一旦成功，不但糧食問題解決，另一方面亦可奮揚士氣，重振聲威。」

隋朝僕射王世充，當時駐守洛陽，知道李密現正缺糧，軍勢銳減之時，想乘機迎擊，但多數的吏民都被李密一向壯大的聲勢鎮住了大家，深怕不能同心協力。他思索許久，終於想一計，於是暗中嗾使左軍衞士（官名）張永通出外散播謠言，假裝說周公共託了三次夢，要他向大衆傳達意旨——！令王世充出兵擊賊。大家皆信以爲眞，立即爲周公立廟，王世充便率軍出兵征討李密。每次出兵之前，都先至廟中祈禱，軍民士氣逐漸加强；王世充更進一步與巫者暗中說好，說是周公之意，要王世充立即率軍出兵攻打李密，且必能奏大功；否則將會有一場疫癘來臨，士兵人民誰也逃不了，大家都對巫者之言深信不疑，無不奮臂請戰，軍勢壯盛。

到了第二天，王世充引兵攻討李密，李密出來應戰。李密的軍隊尚未散開，王世充的兵却已斷殺過來，雙方一下子打成一塲混戰。

王世充事先已找到了一個外表與李密非常相似的人，把他綁起來，暗中藏在軍隊裏，當兩軍交戰正激烈，難分勝負時，就將那酷似李密的人牽出來，故意由陣前繞過，吩咐一些人大叫說：「李密已經捉到了！」隋軍的士卒無不驚喜非常，勇氣頓時大增，李密的士卒一聽到却惶恐萬分，不知該怎麼辦，王世充又及時叫那些埋伏於外的士兵，引火燒了李密的營舍，李密的部下，更顯得驚慌了，轉瞬間即大敗，李密最後落荒而逃，王世充以自己的智謀大獲全勝！

賀若敦智保全師

南北朝末期，北朝的周和南朝的陳，兩國屢屢相互攻伐，歷年不斷。

周軍司馬賀若敦，率領了約一萬兵衆攻打陳，大軍趕到武陵時，換方向轉進到湘州。這時正好遇上秋水汎濫，由於大水之患，周軍的援糧因無法運送便告中斷。賀若敦只好將所有士兵分派成組，向民衆抄掠以維持軍隊的需要。賀若敦又恐怕陳軍侯鎮所帶的車隊，知道他這方面正在缺糧，便想出了一個計謀，命士兵在軍營內，將地上的沙土堆積成幾個山形的土堆，並且在最上面鋪了一層白米，裝成全是一山山的米堆，圖混人耳目。又請了隣近村子的村民來，好像是大將軍召見民衆一樣的，略加慰問，就立刻派人送回，目的是要村民能看到假米堆，誤以爲眞，而傳出謠言。過了不久，果然如賀若敦的心願，民衆傳出消息，說是周軍營中有白米成山，糧食甚富。侯鎮聽到了這謠言，誤以爲眞，加上賀若敦又修建且增加幾座營壘房舍，使湘州的戒防，看起來更堅固，作爲久據之地。因此湘羅兩州之間，農事大部分都被這些事耽擱了，侯鎮竟也無可奈何。

當初有些土人總是乘輕便小船，載着米粟雞鴨去慰勞侯鎮的兵隊，賀若敦心裏甚爲焦急，就造了幾艘假裝土人乘坐的船隻，却派士兵偷偷的埋伏船內，陳軍遠遠看到船隻駛進，以爲又是慰勞船來了，紛紛上前帮忙卸物，在船上埋伏的兵，就跑出來，把陳軍抓回去。後來，賀若敦的軍隊中，常常發生有些士兵乘着馬叛離，逃去向侯鎮投降的。賀若敦就特別牽了一隻馬兒來，把它牽上船去，而命令船中的士兵，用鞭子在船的甲板上猛擊，拒絕馬上船，依這個樣子常常訓練，這匹馬一見到船，心中就產生害怕的心理，寧死也不上船。訓練完了之後，賀若敦就派人乘這匹怕船的馬去投靠侯鎮軍隊，假裝說是要投降，侯鎮果然派船出來迎接，侯鎮的兵卒都搶先過來牽馬，馬却拚命抗拒，怎麼也無法牽上船，這時賀若敦的伏兵立刻上前衝殺，把前來之陳軍殺得片甲不留。從此次事變之後，有誠心誠意去贈糧慰問或投降的，都以爲又是假的，全都拒絕他們前來，因此賀若敦的部下，逃亡的漸漸減少。

周賀若敦與陳侯鎮雙方的軍隊，在這兒相持了半年，侯鎮兵馬雖多，但若進攻周軍却不易取勝，而長久再對峙下去對自己更沒有好處，最後終於答應借船給賀若敦，請他領兵撤退，賀若敦這時才答應自動乘船撤軍北歸，安全的離開了。

淳于髡亡鵠請罪

戰國時，齊楚韓趙燕魏彼此不停地攻伐，然却仍不時想聯六國合以抗秦，尤以齊楚二國更甚，故兩國交情更是不同尋常。

齊王派淳于髡將鵠獻給楚，以利二國邦交，淳于髡剛走出門，鵠竟飛去，淳于髡在進退兩難中，仍提着空鳥籠，往楚國出發！

淳于髡來到楚，晉見楚王，很緊張害怕地說：「齊王派我來，將鵠獻上，我在途中過一條河，因不忍看牠口渴太久，便打開鳥籠將牠放出飲水，而牠竟然飛走了，我想自己割脖子，又怕人說是因你愛鳥的原因，我才畏罪自殺的。我想再買一隻相似之鳥來代替，又怕太侮辱大王了，且對大王不誠實。我又想逃到別國，又覺得二國之間的交情竟無法藉一信使來相通，而感到悲傷，爲了這些原因，我特地前來認罪，請大王懲罰我吧！」

楚王感於他的誠實不欺，讚美他有胆量見識，不但沒加罪，反而厚賞他，從此齊、楚兩國反而情感更加敦睦了。

尤翁析理相忍

明朝年初，在江蘇長洲，有一位尤姓老翁，經營了一家當舖，有很久一段時間，生意一直不錯。

某一年的年底，尤翁在屋裏聽到前廳有人在吵架，趕緊跑出來看，才知道是附近的某位隣居。管理典當物品的夥計對他說：「這位前輩從前曾拿東西來典當，這次却空手來取典當之物，而又出口罵人，老闆，你說那有這種道理？」

那位隣人這時還不停的罵着，態度十分惡劣，尤老翁却笑臉相迎，好好的對他說：「我知道你的意思，不過是爲了過年打算啊！這事一點也沒關係，不用發那麼大的脾氣啊！」於是命令夥計立刻將典當原物，共有衣服四五件，尤翁指其中一件棉衣道：「這是過冬不可缺少的衣服！」又指着另一件新一點的長袍說：「這是你拜年時，必須要穿的！」又說：「其他衣服，都不是現在需要的，不如暫時先放此地，棉衣長袍先拿回家去穿吧！」

那位隣人拿了這兩件衣服，覺得有點不好意思，一聲不響的走出去了。當晚，這隣人突然死在一個人家內，打了一年多的官司才查出，原來這位隣人負債太多，無法償還，已服了大量的毒藥，知道尤翁家裏有錢，想用死來敲詐他，沒想到尤翁處理得法，使他計謀難以達到，只好到另一家去死了。

後來有人問尤翁說：「您老人家怎麼會知道這隣人的詭計，而如此容忍呢？」尤翁答道：「凡是一個人對我們太不講理時，他一定有所恃而來的，不稍忍耐，會釀成大禍的，這是在與人交談中，略加注意其人的言語行動就可知道的。」

當時的人們，都佩服尤翁才識勝人一籌。

這時候，剛好有一輛街車經過，畢基也不管它是否有人，截停之後，就開啓車門，搶了上去。

街車內未有其他客人。但二名大漢已追了上來。

畢基惟恐被人追及，忙對街車司機道：「請開快一些，我被歹徒追殺，假如能闖出重圍，我會付你三倍車資！」

街車司機果然一踏油門，加速前進！

畢基回頭一望，那二名大漢已遠遠落後。

街上數名大漢似乎已從無綫電通話機中獲悉，忙加阻攔！

畢基在車內也可以見到前面有人揮手示意，企圖將街車截停！

街車司機似乎担心撞傷他們，車速亦隨之慢了下來。如此一來，街車必須停止前進。畢基便成他們囊中之物。

畢基於是又鼓勵街車司機：「只要你能駛到警局去，我會給你二百元賞金。」

司機牙齦咬緊，一踏油門，猛按號角，只見街車如箭射出！

企圖攔截街車的數名大漢，急忙閃避，否則他們一定會被撞死！

街車終於闖出了重圍。

這時候，畢基仍未放下心頭大石，回頭張望，似乎又有可疑車輛追來！

畢基催促司機把車子開快一些。

街車司機却說：「他們是什麼人？先生。」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的仇家。」畢基一邊頻頻回顧，一邊說道：「請你開快一些！」

街車並未加速，反而慢了下來，道：「先生，你答應給我二百元賞金，可不是嗎？」

畢基這才醒覺，原來又是錢作怪。他急忙摸出了二張百元大鈔遞了上去！

街車這才開得飛快！

就在這刹那間，畢基感到有點不妙！那並非因爲街車的快與慢，而是望後鏡中的情景。

望後鏡中可以見到街車司機的笑臉——好詐得出奇！

那是絕不尋常的笑臉。

畢基再往後張望，仍有二輛汽車亦步亦趨地跟了上來。

畢基警覺地問：「車子似乎又慢下來了，可以快些嗎？」

「先生，你可知這是什麼地方？」司機反問道。

「我知道這是市區，開得太快，會被罰款。但是一切責任我願爲你承担。」

「如果吊銷我的牌照呢？」

「告訴你，我是胡德警司的好朋友，我會爲你求情的。目前我正被人追殺，你快載我到警局去吧！」畢基一邊說，仍然一邊頻頻回顧。

正是「顧得了前來顧不得了後」，「顧得後來又顧不了前」。

街車前進的方向顯然不是前往警局的路綫。

當畢基發覺時，忙着又急想向司機糾正！

但是，從望後鏡中他已明白到：一切似乎已經太遲了。

（未完）

捨生取義感人故事

鬼魅江湖

文·諸葛青雲
圖·盧　令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幽靈門主林如雪自在洞底與「江湖敗子」金不換相好之後，回至幽靈門，自覺對江湖鋒鏑已厭倦，遂召胡小莊，言及這次出遊，遭受極大的挫折，意欲解散幽靈門……胡小莊和姜天雄，鮑南山密計，要把林如雪置於死地，由他們雄霸靈門基業，三人施用毒藥，把林如雪毒死，斬屍成幾斷後，拋入湖中，而由胡小莊假扮成林如雪的模樣，暫充幽靈主門，之後，他們追尋林如雪兩婢紅綃，白苧，但他們並沒有搜出兩人，未能斬草除根……

疑友作波臣

更何況蕭三對金不換的人品，武功，欽崇備至，認為這位嘗透酸甜苦辣的「江湖敗子」，是維護武林正義的精神象徵，是衞道降魔的擎天一柱！……

金、高雙雙落水，蕭三幾乎當時便身心完全崩潰！

但他猶存萬一之望，一面請船家趕緊打撈，一面循着風向，水流，慢慢找尋，希望金不換與高小紅，有甚吉人天相的奇蹟出現！

直等一夜時光飛逝，船家心力交瘁，蕭三才粉碎了希冀奇蹟的念頭，流下盈腮熱淚，承認事實……

於是，他再連尋數日，終無所得，遂厚給船資，賠償了船家損失以後，飄身上岸，去作兩件事兒……

第一件事，是找到一座山坡小廟，把廟中所有神像，都砸得粉碎！

這是向外洩憤，也是「怨天」！蕭三認為像金不換，高小紅這等人物，會英年夭折，簡直是彼蒼瞶瞶，天道寧論？

第二件事是喝酒，蕭三決定要用酒來

狂飲圖醉死

把自己醉死，以求解脫痛苦！

這是向內澆愁，也是「尤人」！蕭三覺得世道茫茫，人間何世他已了無生趣！

第一件事，辦得輕鬆！

那些泥塑土雕的神像，呆然蠢蠢無靈，吃不消蕭三的內家眞力，被他揮拳飛脚，打踢得東倒西歪，碎裂滿地！

但第二件事，辦起來却不輕鬆，蕭三業已把這小酒店中的所有酒兒，完全喝光，却仍未醉死，只眼前恍惚的，有了些朦朧酒意！

酒，雖然是澆愁良藥，却不是聖藥，「愁」根若是深於酒時，便會「舉盃消愁愁更愁」，或是「酒入愁腸，化作傷心淚」了！

蕭三便是如此。

往日，他是越喝越開心，今日，却是越喝越傷心……

目中是淚，腮邊是淚，襟前是淚……

常言道：「英雄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如今，蕭三走到了傷心處，這位深於性情的老英雄，業已成了一位淚

人兒！

目中含痛淚，口內放悲聲，蕭三幌了幌面前那隻已空酒壺，「咚」的一拳，搥在桌上，悽然叫道：「店家，酒來……」

身兼店主，跑堂，厨師，酒保的唯一店家，看蕭三喝酒，業已有點看傻了眼！

蕭三連喝兩聲，他才搶步趕過。

蕭三見他還未送酒來，不禁把雙眼一瞪，挑眉問道：「店家怎麼空手而來，難道我酒資不夠？……」

店家哈着腰兒，陪笑道：「爺給了十兩黃金，慢說一頓，便喝上十年，也用不完……」

蕭三打了一個酒呃，瞇縫着約莫已有七八分酒意的醉眼，盯看店家說道：「我已不願意再看到明天的太陽，那裏會喝你十年？既然酒資還夠，快送酒來，酒要烈一點的，我大概還有十斤好喝……」

店家陪笑道：「小店中各種酒兒，都已被爺喝光，爺若未盡興，小的願去其他店中，勻兩罈來，但往返至少有十來里路……」

蕭三「咚」的一掌，又拍在桌上，說道：「不行，遠水難救近火，遠酒也難於解渴……」

店家見蕭三人已微醉，不太講理，正愁眉苦臉，不知應如何應付之際，突然一隻酒袋，凌空飛來，落在桌上，並有個清朗語音說道：「店家，不要發愁，這裏有酒……」

店家大喜，抬頭看去，不禁有點微出意外？

原來拋擲酒袋，為自己解圍的，竟是個出家人！

一件青布直裰，掩不住勃勃英姿，這位和尚，不過三十上下，好漂亮的相貌，倘若不是頂上光光，眞比略顯風塵憔悴的「江湖敗子」金不換，還要英俊一些！

店家驚奇於和尚帶酒，蕭三却不管這些！

他根本連給酒之人是誰，都未看上一眼，便打開酒袋，向口內猛灌！

這隻鹿皮酒袋，製作得極爲精美，其中可盛酒七八斤，如今所貯的，並是極猛烈的「洋河高粱」！

蕭三入喉太猛，約在喝掉一半之際，嗆得咳了起來！

青袍大袖閃處，酒袋被那和尚奪過手去，冷冷說道：「不要喝了，若喝得爛醉如泥，却怎麼跟我看戲？」

猛然一驚，蕭三本已有七八分酒意，喝下這半袋「洋河高粱」後，業已有了八九分的酒意，但在這猛然一驚下，竟驚散了分許酒意，仍然回復到七八分的光景！

他驚的是對方好快的手，好大的力，居然能從自己手中，把酒袋奪去……

這才抬頭，仔細打量……

人，就在桌邊，是個彷彿有點面善，年輕英挺的青衫和尚！

面善就是面善，加上彷彿有點字樣，自然是由於蕭三已酒意不淺！

他瞇縫着眼兒，看了又看，忽然失笑說道：「妙極！我老酒鬼生平怕見出家人，道學先生，却愛交酒肉和尚，和江湖敗子，你這小和尚，煩惱之絲雖除，風流之氣未淨，似乎還不十分討厭！既然請我喝酒，便該報個法名，老酒鬼縱然醉死，亦當謹記，等你涅槃以後，我在『孟婆亭』中，或『黃泉店』裏還請，彼此也好交個泉下酒友！」

青衫和尚道：「以人而論，我是『青衫和尚』，以廟而論，我是『風雷大師』，以性格而論，你叫我『狂僧』，也無不可！」

「好法名，『狂僧』！你狂些甚麼呢？是文狂？武狂？詩狂？名狂？利狂？還是個剃了光頭逃孽債，滿身旖旎的色情狂呢？」

青衫和尚冷冷說道：「狂僧無所不狂，青絲剃却，原爲療狂，但披了袈裟却仍狂思不斷！如今請你莫飲狂酒，暫禁狂言，隨同我這狂僧，去看一齣狂戲可好？」

蕭三被他狂來狂去的，倒狂出一些興趣，伸出舌頭，舐去唇邊餘酒，怪笑問道：「我們去何處看戲？」

青衫和尚伸手一指窗外滄波答道：「就在這太湖上。」

蕭三聽得「太湖」二字，眉峯立皺說道：「『太湖』中，多半是齣悲劇……」

青衫和尚「哼」了一聲，冷冷說道：「我已逃狂世外，你要醉死盃中，彼此誰不是悲劇中人？你難道不以為悲劇比喜劇好看？」

蕭三狂笑道：「悲劇當然比喜劇來得給人印象深刻，但我老酒鬼向來熱腸，自己不辭以悲劇結束，却願別人全有喜劇收場！故而若教我寫部小說，縱在篇中或許會賺你一些眼淚，包管於掩卷以後，不會留給你太多惆悵！」

青衫和尚看了蕭三一眼道：「願嗜悽涼傾白酒，不辭肝胆照紅塵，這正是你老酒鬼的可愛之處！湖上有戲，是喜是悲，如今尚未能定，你到底去不去看？」

蕭三問道：「看戲的有多少人？」

青衫和尚道：「不多，只有兩個人，你和我！」

蕭三又道：「唱戲的呢？」

青衫和尚回答道：「很少，只有我和他！」

蕭三不知怎的，適才的七八分酒意，如今似乎只賸下五六分，聽得點了點頭，怪笑說道：「妙極！妙極，唱戲的是你，看戲的也是你，其中似乎大有禪機？」

青衫和尚苦笑道：「我自己也弄得有些胡塗，才想多拉上一個你，不然我眞弄不清究竟是在台上唱戲？或者是在台下看戲？」

蕭三雙目一張，神光如電地，點頭說道：「這齣戲的脚色雖少，但顯然是齣好戲，我在醉死之前，跟你去上一趟，飽飽眼福也好！」

主意既定，微風颯然，店家目瞪口呆地，空對着酒桌，木椅，和大小空壺空罈，眼前業已失去「龍鍾酒魅」蕭三，和那既叫「青衫和尚」，又稱「風雷大師」的「狂僧」踪跡！

× × ×

太湖湖畔，有一梭形小舟。

青衫和尚把蕭三引到湖畔，蕭三被湖風一吹，打了一個酒呃，目光略注那梭形小舟，揚眉怪笑問道：「想看這齣好戲，還要上船？」

青衫和尚冷冷說道：「船上演戲船上看，鑼鼓全在水中央，太湖有三萬六千頃之廣，我們若不是坐船，難道竟踏波看戲嗎？」

蕭三道：「你船上還有沒有酒？」

青衫和尚拍拍那隻鹿皮酒袋說道：「照這樣一袋八斤的極上品『洋河高粱』，還有三袋……」

蕭三聽得精神一振，狂笑說道：「有酒就行，把這二十來斤『洋河高粱』喝完，我『龍鍾酒魅』，大概便可以變成『爛泥酒鬼』，去往『枉死城』中，和我那忘年之交金不換，再度結交爲泉下至友！」

他邊自發話，邊自縱入梭形小舟，伸手便抓放置舟中的鹿皮酒袋。

青衫和尚跟踪而至，一把按住酒袋，雙眉深蹙問道：「慢點，酒可以儘量供應，但話要事先問明，你突然厭世，獨自把那酒店中的酒兒，全部喝完，想要醉死杯中之故，竟是爲了金不換麼？」

蕭三兩隻醉眼之中，充滿淚光，點頭答道：「這位金老弟絕藝高懷，一身俠骨，像他這等人物，居然身遭橫死，不得永年，蒼蒼何天？茫茫何世？我老酒鬼遂覺得萬事皆空，毫無生趣！」

青衫和尚從目光中流露驚疑難信神色，詫聲問道：「金不換藝參造化，學究天人，他……他……他是怎樣身遭橫死？」

蕭三長嘆道：「他的主要死因是輕己重人，爲了救我，但……說來話長……」

青衫和尚一面蕩槳催舟，一面說道：「長話不妨短說，但爲了欲知事實，免雜醉言，在話未說完前，我不單不許你飲酒，並要你先服我一粒特別煉製，功效如神的『醒酒丹』呢！」

蕭三酒量太好，雖已酩酊，並未大醉，如今對面相坐，已有點認出這青衫和尚的幾分來歷，遂點頭說道：「好，我就暫時清醒片刻，對你這逃狂世外之人，講講這段令人酸鼻的傷心故事……」

青衫和尚揚手拋過一粒丹丸，蕭三嚥下，便開始講述金不換的不幸遭遇。

青衫和尚靜靜聽完，搖頭說道：「照你所說聽來，金不換不過落水而已，怎能斷定他身遭慘死？」

蕭三嘆道：「落水雖非大厄，但他分明是毒性未解，才滿面通紅，肝腸欲斷，突然綳起，撞碎船艙，落入太湖，這等情況，焉有命在？何況我連尋數日，慢說未獲金老弟半絲踪跡，連與他共赴寒波高小紅姑娘，也芳踪杳渺，分明是作了同命鴛鴦……」

青衫和尚聽至此處，搖手說道：「不一定，除非你親眼看見金不換或高小紅的屍體，否則便決不能斷定他們已毫無生機，因爲當世武林中，鬼魅橫行，奇峯迭起，不可思議之事，委實太多……」

蕭三道：「此話怎講？你所指的是甚麼不可思議之事？」

青衫和尚長嘆一聲道：「蕭兄如今酒意稍醒，應該知道我是誰了？」

蕭三狂笑道：「何必等酒意稍醒，我在你報名之後，把『青衫和尚』『風雷大師』，和『狂僧』等三大法號，合併起來，業已知道你就是在『招魂坳』中，相受挫折，便氣得拋却偌大家業，遁世洮名的『青衫狂客』宇文狂了！」

青衫和尚苦笑道：「蕭兄猜得不錯，小弟正是宇文狂，當時羞愧之下，欲遁空門，但青絲才剃，便知大錯，因大丈夫名雖可逃，恩却必報，我宇文狂的『青衫狂客』四字，雖然可付東流，但對金不換兄與長孫宮主的救命深恩，與『玉面飛狐』胡小莊，『紅斑人豹』鮑南山的陷害，却應有個交代……」

蕭三笑道：「煩惱之絲才落，恩仇之念便來，你根本就不够出家當和尚的資格，大概只不過披件僧衣，遮人耳目，實際已在悄悄的留頭髮了！」

宇文狂臉上一紅道：「蕭兄不要罵人，我知道你與金不換兄，曾到『風雷堡』尋我，遂跟踪南來，誰知才到『太湖』，便遇上罕世奇事。」

蕭三道：「甚麼罕世奇事？……」

一語才出，宇文狂目光一注，手指右方說道：「蕭兄請看，左前万數十丈外的水雲飄渺之處，是否有隻大船？」

蕭三如言注目，點頭說道：「不錯，那船上還樹立了一面長旛，不知寫些甚麼呢？」

宇文狂道：「昨日那隻大船，離岸稍近，加上天氣晴朗，我曾看見長旛上一行字樣，寫的是『青衫狂客』宇文狂，敬邀『雪刄紅娘』卓紫絹，艙中密會！」

蕭三怪叫一聲道：「不像話，不像話，第一個不像話是『青衫狂客』宇文狂已然落髮出家，變成了『青衫和尚』『風雷大師』，和一位『酒肉狂僧』，怎麼又會有個『青衫狂客』宇文狂，在乘舟遊覽太湖？第二個不像話是『青衫狂客』風流倜儻，向有『遍嗜脂粉亂飄香』之稱，而『雪刄紅娘』卓紫絹却是位新寡文君，約她在艙中密會，要招致多少閑言閑語？」

宇文狂神色尷尬地苦笑一聲，點頭說道：「我就是覺得太不像話，遂買條小舟，準備追踪一探，看看這位糟塌我宇文狂的『青衫狂客』，究竟是誰？但尚未登舟，却瞥見蕭兄身影，走入那小小酒店，以爲金不換兄，也在該處，便繫舟趕去，想和你們先行見上一面，彼此研究研究，誰知金兄竟會比我遭受了更大不幸！」

蕭三看他一眼，怪笑說道：「宇文狂老弟，你則是一着袈裟，立即悟禪，知道年歲輕輕，要做和可做的事兒尚多，不應該一折即餒，懼怕煩惱！」

宇文狂點頭笑道：「年輕人固然不應遁世逃禪，但年老人也不應灰心自殺。」

蕭三道：「你勸我不要死？」

宇文狂頷首道：「死和逃禪，對人對世，可說毫無益處，我們應該盡你我之力，先把眼前這幾樁疑團打破，再把胡小莊，鮑南山那些萬惡魔頭殲除，即令金不換兄當眞返魂無術，也可使他在九泉之下，略獲安慰！」

蕭三因見那大船也在移動，宇文狂雖蕩槳追去，但兩船距離尚遠，遂揚眉說道：「宇文老弟，你知不知道胡小莊，和鮑南山的踪跡何在？」

宇文狂搖頭道：「這兩個魔頭，一個如九尾天狐，一個是南山霧豹，委實狡獪已極，踪跡難尋……」

蕭三接口道：「不難，不難，這兩個東西，離此不遠，全在『太湖』左近。」

宇文狂微感意外，雙眉一挑問道：「蕭兄怎對他們……」

蕭三不等宇文狂再向下問，便對他饞涎欲滴地，伸出右手。

宇文狂深知自己所煉解酒靈丹神效，遂解下腰間的半袋「洋河高粱」遞過。

蕭三打開酒袋，狂飲幾口，目注宇文狂道：「宇文老弟，你知道不知道『幽靈門』？」

宇文狂道：「新近才聽人說起，『幽靈門』崛起江南，藏龍臥虎，門主與副門主均身懷絕世武學，明春舉行『幽靈大會』，邀聚舉世豪英隱隱爭霸江湖之意！」

蕭三笑道．「藏龍臥虎四字，委實用得不差 宇文老弟在『招魂坳』中，曾上惡，亟欲找尋雪恨的『玉面飛狐』胡小莊，和『紅斑人豹』鮑南山，就是『幽靈門』中的左右供奉！」

宇文狂目光一亮道：「蕭兄本領不小，才到江南便探出如此秘訊……」

蕭三又喝了一口酒兒，愧然說道：「說來慚愧，我老酒鬼已爲金不換遭禍之事，悲急瘋心，那裏還能旁及其他？這都是那位神通廣大的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轉命高小紅姑娘，告訴我的！」

宇文狂嘆道：「『天外一珠』，果然冠冕江湖，這位東海『蕊珠宮』宮主『絳雪仙娃』長孫姑娘，眞是神通廣大，令人佩服！」

蕭三想起一事，目注宇文狂道：「宇文老弟，你怎會知道『招魂坳』中的救苦救難觀世音，就是『絳雪仙娃』長孫宮主呢？」

宇文狂道：「小弟本來不知，因途中遇見一位江湖舊識，正是『蕊珠宮』中人物，並與長孫宮主，有點親屬關係，這才得悉眞象。」

蕭三問道：「此人是誰？」

宇文狂笑道：「蕭兄與金不換兄，也已見過他了，就是被江湖人物推稱『東西雙卜』中的『東卜』，『永臥之龍』長孫子房！」

蕭三「哦」了一聲，恍然說道：「原來是這位高人，長孫複姓，武林中絕無僅有，看來他定是『絳雪仙娃』長孫宮主長輩……」

宇文狂搖頭道：「長孫宮主年齡雖小，輩份却高，他們乃是平輩，長孫子房算來是長孫宮主堂兄。」

蕭三又飲了兩口酒兒，眉峯微聚說道：「我記得當年長孫子房立意退隱，才號『永臥之龍』，如今怎會……」

宇文狂也打開另外一袋酒兒，略飲潤喉，接口笑道：「蕭兄記得不錯，長孫子房退隱東海，確已不願再履紅塵，這次是從相術中發現『絳雪仙娃』長孫宮主紅鸞星動，但印堂帶煞，主有極大災厄，才放心不下地再入江湖，準備暗加護持……」

蕭三「哎呀」一聲道：「長孫子房的相術通神，如今只怕業已應驗？」

宇文狂聽得悚然一驚道：「蕭兄這應驗二字何來？」

蕭三嘆道：「我已告知宇文老弟，長孫宮主對金不換老弟，情絲深繫，青眼相垂，一路都慇力照拂，如今金老弟遇禍多日，她竟毫無援救舉措，亦非足證她本人定也在甚重大災厄之中麼？」

宇文狂深覺蕭三之言有理，先是點了點頭，旋又皺眉問道：「照我們所見所聞，長孫宮主無論在功力智慧等任何方面，幾乎尤高於金不換兄，已臻神化之境，她還會遇上甚麼重大災厄？」

蕭三苦笑道：「剛才我敍述之中，忘了說明一事，那位贈送金不換老弟『黑美人珠』的『凌公子』，乃易釵而弁，女化男名，她的眞實姓名是『飛鴻仙子』林如雪，也就是『幽靈門』的門主！」

宇文狂笑道：「雙美垂青，金不換眞好艷福！」

蕭三嘆道：「自古美人，多爲禍水，至少林如雪便爲了金不換老弟，邀約長孫宮主在『太湖』中的『西洞庭山』，作一次決鬥，至今尚無訊息傳來，不知吉凶禍福？我所謂長孫宮主的災厄應驗，便指的此事！」

宇文狂挑眉道：「這事容易查明，只因蕭兄爲了金不換兄，悲哀過度，方寸大亂，才不曾想到而已！」

蕭三赧然道：「宇文老弟說得對，我確實方寸已亂，你認爲應如何查訊？」

宇文狂應聲道：「『絳雪仙娃』難找，『飛鴻仙子』好尋，我們追上大船，辦完此事後，便立闖『幽靈門』總壇，看看林如雪安好與否，便可對『西洞庭山』一戰，得悉大概！」

蕭三對於宇文狂這種意見，大表同意地，連連點頭道：「宇文老弟說得對，不論在『飛鴻仙子』林如雪的身上，查不查得出長孫宮主吉凶，我們應該闖趟『幽靈門』，找找那左右供奉的鮑南山，胡小莊的晦氣！這兩個萬惡東西，既使金不換老弟，身遭浩刦，也把宇文老弟，害得慘了！」

宇文狂牙關一咬，目閃神光地，厲聲說道：「我對這兩個東西，委實恨之入骨，少不得要動用輕易不願妄用之物，讓他們得點公道！」

蕭三飲了一口酒兒，目注宇文狂道：「宇文老弟，你莫非想用你威震武林的『逆血花鬚』？」

宇文狂頷首道：「我當年偶然救了病倒逆旅的前輩暗器名家『聖手閻羅』，但殘喘雖延，天命難逆，在我家中養病三年，仍告去世，臨終前送了我十二朵他生平最得意的暗器，『逆血斷魂花』，這種東西……」

蕭三聽至此處，插口問道：「我知道『逆血斷魂花』的所有花鬚花瓣，均淬劇毒，尤其是花鬚極脆，入肉成粉，逆血攻心，端的厲害無比！但不知宇文老弟到手以後，用過幾朵？」

宇文狂嘆道：「便因爲這東西太以歹毒，上干天和，我一再警惕，決不妄用，七八年來，還保存了十一朵之多！……」

蕭三以一種讚許眼光，看着這位盲日裘馬風流，如今却披了僧衣的「青衫狂客」說道：「這唯一的一朵『逆血斷魂花』是用在昔年『沂山英雄會』上？」

宇文狂點頭道：「當時苗疆兇人，以『千蛇大陣』，意圖大逞兇威，殘害群俠，我在極端危急，才發出一朵『逆血斷魂

花』，把『獨目蛇嫗』的一十三條心愛主要毒蛇，完全射殺，蛇陣立破，『獨目蛇嫗』也遭雷殛天誅，就在那一役之後，宇文狂方勉附驥尾，被武林人物，推列於二十名手！」

蕭三笑道：「我贊成，對於鮑南山，胡小莊這等萬分刁狡險毒之輩，施展『逆血斷魂花』，絕對不是過份之事，遇文王，談禮義，逢桀紂，動干戈，在這鬼魅江湖中，倘不通權達變，根本就沒有立足之地！」

宇文狂道：「蕭兄認爲我們應該暗闖『幽靈門』？還是明拜『飛鴻仙子』林如雪呢？」

蕭三一面飲酒，一面沉忠，想了好大一會兒，方揚眉答道：「一來彼此均是有頭有臉之人，二來林如雪化名凌公子時，對我們只表好感，並未翻臉，故而我覺得先宜明拜，投帖單謁『飛鴻仙子』，萬一被拒接見，或探不出甚麼口風，再行暗闖，方不失禮！」

宇文狂目光一閃道：「我同意蕭兄高見，但準備索性再加上驚人之筆！」

蕭三一時之間，未明宇文狂語意所指，不禁愕然問道：「驚人之筆？甚麼驚人之筆？」

宇文狂遙指如今已被追得近了許多，可見飄揚長旛的前行船影，揚眉答道：「江湖鬼魅，鬼魅江湖，既有人能假扮我宇文狂，難道我宇文狂就不能假扮別人？」

蕭三笑道：「宇文老弟要扮誰呢？」

宇文狂道：「當然是扮『飛鴻仙子』林如雪最感興趣之人……」

蕭三聽到此處，恍然笑道：「宇文老弟若扮『江湖敗子』金不換，倒眞年貌相當，只消弄頂假髮，略事易容，包管混得過去。」

宇文狂一拍身邊的萬寶囊道：「假髮和易容之物，囊中現成，蕭兄請代操舟，我如今便來裝扮，扮好後，請蕭兄糾正糾正，免得被林如雪或鮑南山，胡小莊等看破貽笑！」

蕭三撫掌讚道：「宇文老弟，這個辦法想得太妙，鮑南山以爲『鮑家祠』中，一擊成功，金不換定遭不測，他若見『江湖敗子』安然無恙，多半魂飛天外，目瞪口呆，老弟趁隙再奉敬他一朵『逆血斷魂花』，則巨憝必除，功德無量，不論金老弟有救無救，是生是死，也算是替他報復了重大仇恨！」

片刻過後，宇文狂轉過身來，蕭三頓覺眼前一亮。

如今站在舟中的，那裏還是甚麼青衫和尚，業已變成了身穿寶藍長衫，面如冠玉，風度翩翩的英挺俠少！

宇文狂得意笑道：「蕭兄請看，我這個裝扮有沒有幾分『江湖敗子』的奕奕風采？」

蕭三細看幾眼，緩緩說道：「貌相方面，已緣九分，何況林如雪與金不換根本尚未曾正式對面交談，足可混得過去，但若要挑剔，却尚有兩項小小缺點！」

宇文狂道：「蕭兄請講，我照辦修正就是。」

蕭三笑道：「第一，宇文老弟太以意氣飛揚神采奪人，『江湖敗子』金不換却略含憔悴，眉宇間時有憂鬱意味流露！」

宇文狂萬分欽服，連連點頭道：「蕭兄說得對，這是金不換特別瀟洒，特別吸引人處，也可能正是『飛鴻仙子』林如雪的傾心垂青點？這種神韻，最難模仿，但我旣蒙指正，必會盡力！」

蕭三又道：「第二，宇文兄是豪富世家，你所準備的這件寶藍儒衫，太漂亮了，旣稱『江湖敗子』，應該是一身酒漬，兩袖風塵！」

宇文狂笑道：「這樁缺點，容易補救了，少時棄舟登陸時，買上一件青衫，點綴些酒漬風塵便是！」

這時，前面船影，已漸淸晰，連長旛上所書「青衫狂客」宇文狂敬邀「雪刃紅娘」卓紫絹艙中密會的字樣也隱約可見。

蕭三嘖嘖說道：「事情眞眄越來　覺離奇有趣，有人在假扮宇文狂，而宇文狂却又要去假扮金不換……」

語音頓處，又神情傷感起來，長嘆一聲說道：「但眞的宇文老弟，不過慣而削髮，眞的金老弟，却多半已入黃泉……」

宇文狂見蕭三目中已閃淚光，忙加安慰說：「蕭兄不要難過，金不換兄是人中龍，『龍落太湖』，決不滅頂，最多也不過游游淺水，遭戲魚蝦，受些風流小厄而已！」

蕭三嘆道：「但願眞如宇文老弟之言，否則，冥冥彼蒼，太以無眼，我老酒鬼發誓以後要見廟拆廟，見神砸神，見佛毀佛！」

宇文狂目光一注，見如今小船距離那隻大船，只不過二十來丈遠近，遂向蕭三問道：「蕭兄，我們是一同踏波過舟？還是就在此處發話相問？」

蕭三想了一想，沉吟說道：「踏波過舟，似乎……」

「似乎」二字方出，使人做夢都想不到的事兒，呈現在蕭三眼前。

「砰」的一聲，大船的船艙粉碎，從艙中蹦起一條英挺人影，落入「太湖」。跟着，一條婀娜而幾乎衣裳不整的人影，也跟踪入波，而與先前投湖的英俊人影，緊緊抱在一處，沉下滄波！

蕭三先是一呆，然後便「咕咚」一聲，暈倒在地！

宇文狂嚇了一跳，趕緊把他拍醒，皺眉問道：「蕭兄，你是經過大風大浪之人，怎會如此……」

蕭三雙目失神地，喃喃自語道：「可能？怎麼可能？簡直毫無半點可能……」

宇文狂苦笑道：「蕭兄，你自言自語，究竟在說些甚麼？」

蕭三緩緩坐起，指着那隻艙巳全毀的大船，向宇文狂問道：「宇文老弟，剛才自船中投湖的兩條人影，你認不認識？」

宇文狂皺眉道：「先落湖中的英挺人影，有點像是『江湖敗子』金不換兄，後面那條衣裳不整的婀娜人影，却是陌生不詳……」

蕭三以一種極度茫然的神色，苦笑一聲說道：「老弟看得不錯，男的確是金不換，女的却是除了長孫玉珠，林如雪外，另一位一向對金不換欵欵情深的『鐵胆刁蠻小龍女』高小紅，我所謂『怎麼可能，絕不可能，毫無可能』的原因，便在於此

了！」

「高小紅？……」宇文狂聽得一怔，目注「龍鍾酒魅」蕭三問道：「蕭兄，我記得你不是說過，金不換兄奇毒難祛，滿臉通紅地，自榻上蹦起，撞碎船艙，落入『太湖』，高小紅也芳心盡碎，立意殉情，縱身落水，抱住金不換兄，一同沉下百丈滄波麼？」

蕭三道：「就與我們剛才所見的情形，完全一樣！」

宇文狂想了一想，也覺詫然道：「奇怪，不單情況完全與蕭兄所說相同，連金不換兄那張俊臉之上，也是脹滿了通紅色澤！難……難道歷史眞會重演？……」

蕭三搖頭道：「所謂『歷史重演』，是千百年後，異代之人，往往會發生與前朝相同之事，才須熟讀史書，以爲前鑑，那裏會在數日之內，原人原事的，再復來上一次？」

宇文狂也被弄得一頭霧水，詫聲說道：「對呀，金不換兄與高小紅姑娘又不是在唱戲，怎會在這水上舞台，扮演同一情節？」

蕭三搖頭嘆道：「我的神思昏了，必須喝點酒兒，冷靜冷靜，煩請宇文老弟運用你的智慧，設想有甚可能，才會發生這等不可思議怪事？」

話完，取起宇文狂所準備的鹿皮酒袋，便咕嚕咕嚕地，向口中直灌！

宇文狂深知這位「龍鍾酒魅」異於常人，是越喝越不龍鍾，遂未加阻止，獨自對着溟溟滄波，尋思金不換與高小紅二人，爲何會在這「太湖」之上，先後兩度演出不尋常的相同動作？

由於蕭三與宇文狂均不知道金不換第一次落水後，在「西洞庭山」下水洞之中的銷魂遭遇，遂任憑他們費盡神思，耗盡聰明，也推測不出半點可能……

小半袋的「洋河高粱」，不多久便被蕭三喝完，他擲下鹿皮酒袋，目注宇文狂道：「宇文老弟，你對這不可思議的事兒，推想出甚麼可能原因了麼？」

宇文狂搖頭道：「這種事兒，委實太怪，不單見所未見，並屬聞所未聞，對於可能原因，半點也想不出，只想出了一樁結果！」

蕭三怪叫一聲道：「妙極，我在喝酒之中，也想出了一樁結果，不知與宇文老弟，是否相同？」

宇文狂笑道：「這樁結果，至少可使蕭兄略爲釋憂，不致替良友過份担心，我認爲金不換第一次旣未遭刦數，第二次雖然再度沉下了百丈滄波，也決不會死！」

蕭三雙眉一挑，高聲問道：「宇文老弟何以立論？」

宇文狂道：「立論的重點，在高小紅的身上，這位姑娘旣稱『龍女』，水性必然絕佳，她旣抱住了金不換兄，區區百丈滄波，便不至於構成危及『江湖敗子』生命的嚴重威脅！」

蕭三「呀」了一聲，長吁說道：「宇文老弟，我和你思路一樣，對於這樁看法，居然完全相同。」

宇文狂笑道：「旣然如此，我要請蕭兄把適才所見，完全撇開，因爲這樁怪事，太以亂人神思，且等日後與金不換兄，或高小紅姑娘刦後重逢時，再由兩位當事人，把歷史重演的莫大迷團，予以親自揭破！」

蕭三看了宇文狂一眼，目閃神光問道：「宇文老弟要我完全撇開此事，是準備立赴『幽靈門』總壇，拜會那『飛鴻仙子』林如雪了？」

宇文狂正色道：「林如雪對金不換兄生情，並贈送『黑美人珠』，大概不見有太大的危險性，但那『紅斑人豹』鮑南山，和『玉面飛狐』胡小莊，却功力旣高，心機又毒，太以可怕！我們若爲此分心，不能全神應付，便難免落入對方算計，弄得畫虎不成反類犬了！」

蕭三凜然道：「宇文老弟說得對，這次我們要竭盡『青衫狂客』，『龍鍾酒魅』智力，好好鬥一鬥那威震江湖，素以狠辣狡毒著稱的『玉面飛狐』，和『紅斑人豹』！」

宇文狂說道：「何況，金不換兄只要不作波臣，『幽靈門』總壇也是他必去之處……」

蕭三撫掌道：「對，或許事有湊巧，我們便在『幽靈門』總壇，刦後重逢，那時我非立刻追問金老弟，他究竟投過幾次『太湖』？爲何要與高小紅互相串同，故意扮演適才把我嚇得暈倒的那場歷史重演怪戲？」

宇文狂失笑道：「蕭兄竟認爲金不換兄與高小紅姑娘，是互相串同？」

蕭三含笑道：「我也知道他們根本料不到我與宇文老弟會恰巧相逢，同來探舟，不會是有意串戲，但在未曾獲得正確答案前，總不相信會有這等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千古怪事……」

說至此處，手指前船說道：「船艙盡碎，連那書有『青衫狂客』宇文狂敬邀『雪刃紅娘』卓紫絹艙中密會』字樣的長旛，也墜入水中，船中根本只賸下一個驚得發呆的尋常舟子，我們還……」

宇文狂不等蕭三再往下問，便接口搖頭說道：「只賸下一個尋常俗人，還有甚麼追究價值？我們掉轉船頭，去拜『幽靈門』吧！」

蕭三點了點頭，突然「噗哧」一笑。

宇文狂一面掉舟，一面向蕭三詫然注目問道：「蕭兄，你在笑些甚麼？」

蕭三笑道：「由於大船的船艙巳碎，看出舟中別無他人，則冒用宇文老弟『青衫狂客』名號之人，豈不顯然是『江湖敗子』金不換老弟？」

宇文狂頷首道：「我也認爲應該是他，因爲只有蕭兄與金不換兄，到過『風雷堡』，知道我遇挫羞愧，遁世逃名，不妨借用『青衫狂客』四字！」

蕭三笑道：「這種想法有理，但金不換會化身宇文狂，如今宇文狂又假扮金不換，豈非巧合得巳屬離奇，彼此間並絕未有半絲默契！」

宇文狂道：「蕭兄記將下來，他年江湖事了，退隱生閑，將它形諸筆墨，豈不是都可以傳誦百世的精彩小說？」

蕭三道：「喝酒我成，著書我可不成，江湖二十高手之內，就推你和金不換老弟，胸羅萬有，文采風流……」

宇文狂並不推辭地，點頭說道：「記

述之事，便由我來，因爲我青燈無件，禮佛有閑……」

蕭三接口喝道：「胡說，才受小小挫折，便思遁世逃禪，算得是甚麼英雄行徑？你既與我巧遇，『風雷大師』和『狂僧』之號，已經成爲歷史名詞，我要你蓄髮還俗，仍然作你鮮衣怒馬亂飄香的『青衫狂客』……」

宇文狂緊皺眉頭，唸了聲佛號說道：「蕭兄才是胡說……」

蕭三瞪起雙眼說道：「我一點都不胡說，你不能爲了一時亂使小性，便忘了宇文門中的列祖列宗，要知道你是獨子，一脈香烟，決不能至你而斬！」

這位「龍鍾酒魅」，抬出了「香烟」大帽，居然鎭壓得宇文狂愁眉苦臉，無辭可辯。

蕭三頗爲得意地，「哈哈」一笑又道：「何況你既答允担任記述，便不能虎頭蛇尾！我們所歷所經的這樁故事，前半段已多采多姿，相當精彩，後半段也宜如火如茶，好看煞人！在劍影刀光，迴腸蕩氣的英雄兒女事跡之中，若夾了個七情了了，四大空空，却又偏偏吃肉喝酒，不戒殺人的假和尚，豈不破壞了情調，大殺了風景？……」

宇文狂着實被蕭三刺激起百丈豪情，狂笑一聲說道：「老酒鬼莫要嚼舌，還俗就還俗，我正覺『招魂坳』的挫折，是誤中奸計，敗得寃枉，如今，倒要和鮑南山胡小莊，見見眞章，讓他們嚐嚐我敝帚自珍的『風雷八解』！」

蕭三拍拍大腿讚道：「對，這幾句話兒還有點『青衫狂客』的可愛狂味……」

語音頓處，因見宇文狂操舟甚急，又向他含笑問道：「宇文老弟，我們是立即就去『幽靈門』總壇？還是再在這太湖水域，稍事巡迴？……」

宇文狂知曉蕭三此問，仍是關懷金不換的安危，遂搖頭笑道：「蕭兄放心，我們已然分析，高小紅姑娘是位『龍女』，金不換兄既在『龍女』懷中，只有『金』『龍』戲水，享盡溫馨，不會有甚奇災大厄……」

雙目神光一閃，揚眉又道：「倒是小弟既遵蕭兄勸告，立意蓄髮還俗後，對於鮑南山，胡小莊的尋仇雪恥之念，頓時狂熾如焚，還是立即前往『幽靈門』總壇，探探長孫宮主吉凶，一快恩仇便了！」

蕭三想了一想，點頭笑道：「也好，若是金老弟未遭大厄，『幽靈門』總壇也是他必去之地，或許就在該處，大家能刦後重逢，亦說不定？」

聽得蕭三也如此說法，宇文狂自然催舟益急……

× × ×

「幽靈門」總壇，突來兩位貴賓。

一張拜帖之上，列了兩位當代武林的絕頂高手，名號是「龍鍾酒魅」蕭三，和「江湖敗子」金不換。

這兩位武林大豪，是指名拜謁「幽靈門」的門主，「飛鴻仙子」林如雪。

如今的林如雪，自然已不是「飛鴻仙子」本人，而是由「玉面飛狐」胡小莊所易容裝扮。他們掩飾得妙，胡小莊本人，先作四川遠行，由副門主姜天雄，和左供奉鮑南山，送出總壇，然後再於夜間悄悄折轉，化身「幽靈門主」，不單總攬大權，並與姜天雄夜夜春宵，狂肆淫樂！

拜帖一被傳入，胡小莊首先大吃一驚，遞向鮑南山道：「鮑兄，這事倒出我意料，金不換居然不曾死去，倖脫大刦？鮑兄認爲他與蕭老酒鬼的來意如何？」

鮑南山道：「這倒難以猜測，門主是否接見？……」

這位「紅斑人豹」，作事謹愼老到，自從胡小莊改扮以後，他無論人前人後，一律均稱「門主」，以避免一不小心，露出馬脚。

胡小莊略一沉吟道：「對方既以投帖明拜，又是武林中有頭有臉身份，拒而不見，恐怕說不過去……」

鮑南山笑道：「那門主最好是單獨接見，看他們是何來意？尤其是我必須迴避，因爲蕭老酒鬼恨我入骨，一見之下，必會拚命！」

胡小莊點了點頭，向姜天雄妙目流波，媚笑說道：「雄弟代我接客，就說我倦遊歸來，略感風寒，請金不換與蕭三到『飛虹水榭』相見！」

姜天雄應諾一聲，起身出室。

鮑南山笑道：「門主請去『飛虹水榭』待客，我暫時迴避一下，但來客既有『江湖敗子』金不換，門主便不可忘了一件事兒……」

胡小莊是隻狡黠無比的九尾天狐，自然一點就透，笑問道：「鮑兄是否提醒我，林如雪贈金不換『黑美人珠』之事？」

鮑南山頷首道：「正是，我認爲門主不僅要記住這件事兒，似乎並可發揮價值，大大加以利用……」

胡小莊方對鮑南山看了一眼，鮑南山已改以第三人無法與聞的蟻語傳聲說道：「賢妹莫要忘了『英雄難過美人關』之諺，金不換英雄蓋世，對他於其力拚，不如智取，賢妹又是此道能手，對方飛蛾投火，送上門來，可見這『江湖敗子』的氣數已盡，在我獨門毒器下，雖然逃生，却必然度不過賢妹的美人關口！」

胡小莊媚眼一飄，銀牙微咬下唇說道：「鮑兄，計是好計，只怕不方便實施，雄弟對我……他會妬火狂騰，打破醋罎子呢……」

鮑南山失笑道：「這事容易，門主只要訂好實施時刻，我會把副門主引開，不令你碍手碍脚！」

胡小莊嬌笑道：「好，我去『飛虹水榭』裝病，一切見機行事！」

× × ×

宇文狂與蕭三在「幽靈門」總壇大廳中，因帖入甚久，未見林如雪出迎，宇文狂不禁雙眉一挑，冷哼說道：「哼！難怪『幽靈門』擺下『血河骷髏宴』，傲視天下武林，林門主的架子，可眞……」

話方至此，屏風後閃出一條精壯陰鷙漢子，向宇文狂抱拳陪禮，含笑說道：「金大俠莫發雷霆，敝門主倦遊歸來，因染風寒……」

蕭三因林如雪所化身的凌公子，一路上贈裘贈酒，尤其對金不換情意殷勤，不願把事情鬧得太僵，聞言之下，便接口笑道：「既然林門主的玉體欠適，我們便改

天再來……」

那精壯漢子擺手笑道：「兩位大俠拜帖，業已轉呈，林門主決定在她所居的『飛虹水榭』中，抱病接見，在下爲二位引路。」

話完立即肅客。

蕭三邊自舉步，邊自向那精壯漢子笑道：「尚未請教尊駕……」

一語未畢，那精壯漢子已接口笑道：「在下姜天雄，在『幽靈門』中，忝掌『副門主』職位，『飛鴻仙子』林如雪是我師姊……」

蕭三「哎呀」一聲：「原來是姜副門主，竟勞姜副門主親迎，多謝，多謝！」

姜天雄爲人，向來陰鷙，滿面笑容說道：「蕭大俠說那裏話來，你與金大俠寵降，『幽靈門』蓬蓽生輝，只因林師姊臥病，未能倒屣相迎，還要請兩位大俠，海量相寬，莫怪待慢之罪……」

語音至此略頓，側顧宇文狂一眼，又自笑道：「姜天雄久仰金大俠文武雙絕，是條江湖神龍，今既有幸識荊，以後要多多親近。」

宇文狂不知怎的，對這相貌相當英挺瀟洒的姜天雄，一見便生厭惡之心，雙眉微軒，冷冷說道：「姜副門主太過獎了，宇……」

他心中厭惡之下，忘了身份已變，「宇文狂」三字，幾乎衝口而出。

尚幸蕭三及時遮掩，「哈哈」一笑，接口說道：「宇內知名，惺惺相惜，兩位都是年輕俊傑，人中之龍，應該好好的親近！」

宇文狂知道自己差點兒露了馬脚，不禁耳根微熱，在心中提高戒念。

行走間，已到後園，眼前景色絕佳，一塘如鑑，花樹參差，在九曲飛橋之上，搭建了一座精雅脫俗的玲瓏水榭。

蕭三遙指水榭笑道：「這座水榭，大概就是林門主靜居之處？」

姜天雄領首道：「正是，林師姊匕在迎賓，兩位請自登橋，姜天雄前廳有事，要告罪片刻……」

蕭三忙道：「姜副門主請便……」

這時，「飛虹水榭」的珠簾掀處，走出一位玉容清減，略帶病容的黃衣絕代佳人。

慢說宇文狂，便連蕭三，甚至於如今尚不知吉凶的「江湖敗子」金不換，也未見過「飛鴻仙子」林如雪的廬山眞面目。

他們自然均只覺眼前一亮，而不知道這清麗如仙，看去風度高華的黃衣女郎，竟是當代武林中，最兇，最狠，最淫，最狡的「玉面飛狐」胡小莊所扮。

宇文狂因適才差點已露了馬脚，遂趕緊搶步登橋，到了胡小莊面前，抱拳長揖，含笑說道：「金不換不知林門主玉體欠安，致來驚擾，尚望……」

胡小莊是何等人物，她是風月班頭，對於男女調情，自有獨到之處，她不等宇文狂話完，便拋過一瞥含有淡淡幽怨眼風，低嘆一聲，接口說道：「金兄，你我之間，不應該再有這種江湖客套之語，快與蕭老人家榭中待茶。」

眼風情深，言語意眞，當前若是金不換，倒眞會心湖盪漾地領略佳人情意……

但這位「江湖敗子」，却是位西貝貨色，他遂無動於衷地，與蕭三舉步入榭就座。

侍婢獻過香茗，蕭三便「咦」了一聲笑道：「林門主怎麼換了侍婢，她們不是紅綃，白苧？」

胡小莊只知林如雪把一粒罕世奇珍「黑美人珠」送了金不換，却不知他們之間的交往細情，只得怕露馬脚地，含混答道：「紅綃，白苧二婢，有事入川，三兩月中，不會回轉，否則，她們定必來向簫老人家，敬上幾杯……」

蕭三見除了自己與宇文狂外，別無他人在側，遂向胡小莊笑道：「林門主，我老酒鬼有一事請教，門主不要生氣……」

胡小莊嫣然一笑，接口說道：「老人家無論何事，儘管直言，不要太客氣了，是不是爲了『幽靈門』下，曾一再騷擾？那是他們不知道我與金兄的交情，而金兄又未出示『黑美人珠』所致，林如雪已將當事諸人，重加責罰過了。」

蕭三搖頭笑道：「不是爲此，我是風聞林門主與東海『蕊珠宮』的『絳雪仙娃』長孫玉珠宮主，在『太湖西洞庭山』，作了一場約會……」

這個訊息，尚是胡小莊第一次聞知，她遂不答反問地，向蕭三笑道：「蕭老人家是怎樣得知此事，又突然提起則甚？」

好厲害的「玉面飛狐」，她茫無所知，不曉得應該怎樣作答，却能鎭定從容，反向對方來個話中套話。

蕭三未答話前，先向宇文狂看了一眼，宇文狂遂會意避開，起身離座，走到窗前，眺賞榭外景色。

蕭三壓低語聲，含笑說道：「關於此事，我是聽高小紅姑娘說起，林門主與長孫宮主是武林奇葩，當代巾幗雙絕，不想爲了金老弟，竟起意氣之爭！老酒鬼自極關懷，因調解不及，遂想向林門主問問結果，有沒有鬧到不可收拾地步？」

蕭三這一微露口氣，已使刁狡絕倫的「玉面飛狐」胡小莊知道長孫玉珠與林如雪的「西洞庭山」之會，是場情有獨鍾互爭「敗子」的情海風波！

她眼珠一轉，計上心頭，把臉色微沉，皺眉答道：「這場糾紛，不簡單了，後果相當嚴重！」

蕭三再怎精明，也決未想到當面的「冥靈門主」，竟會是胡小莊假扮，聞言之下，吃了一驚問道：「嚴重到甚麼地步？莫非林門主與長孫宮主，竟結成仇怨，各走極端？」

胡小莊做作十足地，蹙眉苦笑，先搖頭長嘆一聲，然後指着負手窗前的宇文狂，低聲答道：「此爭是爲他而起，蕭老人家能不能容我與金兄，單獨作一細敍？」

蕭三當然不便妨碍人家的兒女私情，立即點點頭道：「可以，可以，林門主外堂賜酒，容我避開……」

由於宇文狂所扮金不換的豐神太秀，業已引起胡小莊利用林如雪身份，把對方擒爲裙下色虜之心，那裏會以單獨相對片刻，便生滿足？遂搖手低聲說道：「我此時尚有別事，亟待處理，蕭老人家要金兄獨泛小舟，於今夜初更，在『西洞庭山』的西側湖上，與我相會。」（未完）

楚留香新傳

古龍·文
培新·圖

玉劍傳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富貴客棧來了兩位年老的客人，由於他們出手闊綽，所以客棧中上上下下，都對這兩位年老客人畢恭畢敬，招呼妥當，服務週到。原來這兩位闊綽的年老客人乃是富甲一方的烏家兄弟——烏老大和烏老二。他們之所以到這富貴客棧來，是聽了商百楷的指點，認爲這裏必然可以找到楚留香和胡鐵花，但是到等深夜，仍然不見楚、胡的踪影，因此烏老二提議，與其將賠償酒館損失銀兩的給楚、胡轉交，倒不如直接送交酒館的老闆，較爲穩當。但烏老大未置可否……

人比櫻花艷　引來蝶與蜂

跨院中寂靜一片，祇有一陣輕微的嬉笑絃樂之聲，越牆而來。

華燈巳上，這家富貴客棧巳熱鬧了起來。

不過烏家兄弟却相對以待，彷彿對牆外的那個歡樂世界並不發生任何興趣。

×　　×　　×

晚上，通常都是一樣的。很少會有不同的情形，尤其是在這不足半里見方的富貴客棧。

可是，今晚，偏偏出現了同樣的晚上，異樣的情景。

烏氏兄弟所居住的那間大跨院的東邊，也是一座大跨院，在跨院中，抬頭昂仰，也可以看到半輪明月，也有陣陣微風拂來，不過，這個跨院却沒有烏氏兄弟所住的跨院那樣孤寂冷靜。

這個跨院的廳上，擺着一桌筵席，分坐着九個粉頭，正中的主位上，却坐着一個年輕的書生。

書生雖然年輕，可是氣度不凡，祇看他坐在主位上，環顧左右這九個粉頭時那種顧盼神色，已然顯出他並非是一個初出道的豎子。

這九個粉頭，雖然個個打扮得花枝招展，濃抹艷裝，可是若論姿色，却沒有一個稱得上美艷漂亮。

這個書生確實斯文，九個粉頭雖然姿色平庸，可是有三個還年輕得很，尤其是坐在他左邊的那個名喚可盈的粉頭，年紀剛滿二八，長得雖然不算美艷，然而清秀得很，而在羣芳之中，祇有她未曾施粉抹脂。

方盈同酒賣笑而不賣身，這是富貴客棧從隔街那家春芳館妓院中請來的，陪來的烏師，畢恭畢敬的坐在一旁，隨時聽候遣侍，這完全是典型的妓女出堂差規矩。

這個書生淺啜了一口酒，緩緩說道：

「清平世界，朗朗乾坤，爲何仍有不屑之徒，躲在院牆之外偷窺，敢情是不懷好意麼?」

九個粉頭聽見這書生這幾句說話，個個都露出了詫異不已的神情，紛紛側過頭來，去向着院牆那邊望去。

可是跨院中，寂靜一片，牆院外却發出一陣嘆聲，說道：

「老大，這次我們又上了楚留香和胡鐵花兩人的大當，那商百楷定是給他們兩人買通了。」

「咱們還是快快走吧！」牆外又傳出低沉的答話之聲。

這書生哈哈一笑，環顧這九個粉頭笑說：「人言，賭能贏錢，嫖能倒貼，乃人生第一營生，我雖不賭不嫖，可是今天有人給我一千両紋銀，祗要我在酉末時辰，說這句話，這確比第一營生還要容易。」

晚風微拂，這富貴客棧中的熱鬧方興未艾。

（三）貓　人

富貴客棧是家很大的客棧，除了正樓的上房外，後面還有很多個跨院，每個跨院裏都有好幾間房，是特地為一些携家帶幼的客商官眷們準備的，偶而也會有一些成羣結黨的武師鏢客來投宿。

今天晚上就有一大羣已經卸了貨交了鏢的鏢師把最後面兩個跨院都包下，担了一路的風險之後，他們當然要輕鬆輕鬆。

他們這種人是從來也不怕你價錢要得貴的，在江湖人的眼中看來，錢財本來就是身外物，誰也沒有想要把一文錢帶進棺材去。

× × ×

楚留香跟在胡鐵花後面到這裏來的時候，這兩個跨院裏已經熱鬧得很，燻鷄烤鴨燒鵝一隻隻往裏面送，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孩子不時像穿花蝴蝶走出走進，再加上一陣陣隨風傳來的酒香，已經讓楚留香心裏覺得有點癢癢的，實在很想進去參加一份。

這些鏢師都是「萬勝鏢局」裏的，憑一桿「勝」字鏢旗走遍大江南北，都是很慷慨很豪爽的男子漢，其中有好幾個却跟楚留香有點交情，如果楚香帥眞的會去加入他們，這些人一定開心得要命。可惜楚留香不能去，就算去了，他們也不會認得出這個又俗又土的小商人就是楚香帥。

所以他只有帶着一罐酒，躺在屋背後，嗅着他們的肉香，聽着那些小姑娘彈詞唱曲，雖然很不是滋味，也算聊勝於無。

× × ×

胡鐵花來的時候已經很晚了，他開始在房裏喝酒的時候，楚留香也在喝，躺在屋頂上喝，屋脊的陰影恰好把他遮住。

所以他可看到一個穿着緊身黑衣的人從外面飛掠而來，這個人却沒有看見他。

× × ×

這個人的身材很瘦小，穿着身樣子非常奇怪的夜行衣，連頭帶臉都用黑巾包住，只露出了一雙貓一般的大眼睛在夜色中閃閃發光。他的輕功也極高，身法姿態却非常奇特，有時居然會用手帮助他的脚來增加速度，看來就像是條貓一樣，也有四條腿四隻脚。

但是他行動時不但速度極快，而且絕沒有發出一點聲音，使人非但不會覺得他的姿態可笑，反而會覺得說不出的詭秘可怖。楚留香無疑也有這種感覺。

因為他已經看出了這個人是個「忍者」，來自東瀛扶桑國伊駕山谷中的忍者，他所施展的身法，正是忍術中的一種「貓遁」。他們都是見不得天日的人，從年紀極幼小時就開始接受極嚴格艱苦的訓練，過的也是一種極不人道的團體生活，絕不能有家，也不能有妻子兒女，因為忍者的生命本來就是不屬於自己的，只要生為忍者，一生的命運就已經註定。

等到他們長成時，他們就要開始接受別人的命令，把自己完全出賣給別人，無論多艱苦危險的任務都不能不接受。他的任務通常只有三種，偷竊、刺探和謀殺。

——一個東瀛的忍者，為什麼會到江南來？這一次他的任務是什麼？

第七章

（一）樑上君子

貓一般的忍者也是到這家客棧來的，好像就住在最左邊的一個跨院裏，因為他對這個跨院的安全顯得十分關心。

他已經把這個院子前後左右四面都查看了一遍，而且看得非常仔細。

跨院裏有三明兩暗五間房，只有一間房裏沒有點燈，這間房的窗子正好對着客棧的邊門。窗子裏既沒有燈光，也沒有人聲。

楚留香決定要賭一賭了，賭他自己是不是看得準？

他的運氣很不錯，因為這位忍者好像忽然聽到了什麼動靜，又繞到院子的另外一邊去。

楚留香的身子也飛掠而出，平平的貼着屋頂飛了出去，從這個屋脊的陰影掠入了另一個屋脊的陰影，再軟軟一翻身，就已到了那個沒有燈的窗口。

窗子是從裏面拴起來的。

楚留香只用了一彈指間的工夫，就把這扇窗戶打開了。

又一彈指間，窗戶已經又往裏面拴好，他的人已經到了這間房的橫樑上。

就在這時候，剛被他拴好的那扇窗戶，忽然又被人打開，一個人貓一樣竄了進來。

× × ×

楚留香對自己覺得很滿意。

這間房果然是這個神秘忍者的宿處，他沒有看錯，而且現在已經完全準備好了。他的身體已經完全進入了一種假死的狀態，只靠皮膚毛孔的呼吸來保持機能的活力和頭腦的清醒。仍然在一瞬間就可以發揮出最大能力。

要成為一個忍者並不容易，成為一個忍者後要活下去更不容易。

在忍者的生命中，隨時都可能遇到致命的危機，所以他們的感覺和反應都必需特別靈敏。

但是楚留香相信，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絕對沒有任何人會發現他的。

只可惜這個世界上還是經常會發生一些他完全預料不到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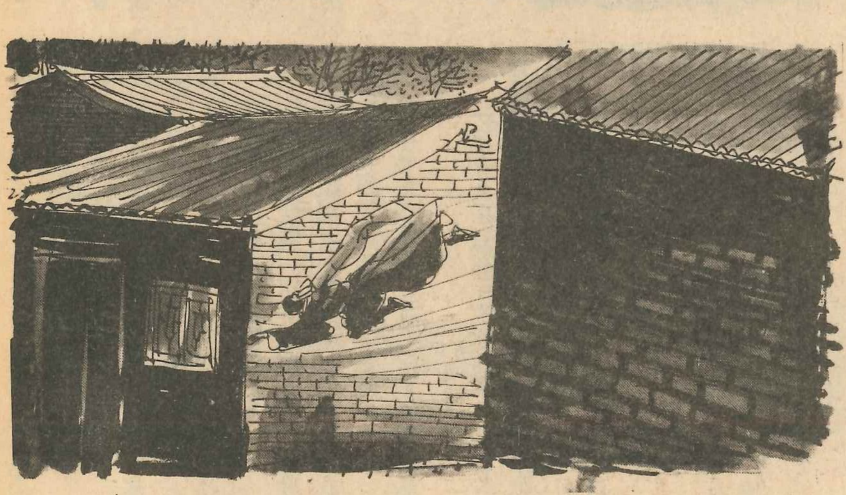
× × ×

富貴客棧裏每間房的設備都很好，尤其是這種特別為官家眷屬們準備的私室，除了器用更精美外，還有個特別大的穿衣銅鏡，房裏最少有一半地方可以從鏡子裏看到。

楚留香躍上橫樑時，已經發現了這一點，所以他躺下去的時候，已經選了個最好的角度，剛好能讓他看到這面鏡子。

所以現在他才會看到這件讓他十足十大吃了一驚的事了。

這個神秘的忍者居然是個女人。



× × ×

燈已燃起。

她站到鏡子前面，扯下了蒙面的頭巾，一頭光滑柔軟的黑髮立刻就輕輕的滑了下來，鏡子裏立刻就出現了一張輪廓極優美的臉，帶着種極動人的異國風情。

忍者中並不是沒有女人，但是出來負責行動的却極少。

在忍者羣中，女人生來就是完全沒有地位的，女人唯一的任務就是生育。

他們一向不尊重女人，也不信任女人，就算有一件任務非要女人去做不可，他們也寧願要男人去做，因為忍術中還有種「女術」，可以使一個男人的男性特徵完全消失，變成一個非常女性化的女人。

這個神秘的忍者究竟是男是女？楚留香還沒有把握能斷定。

可是她已經為自己證明了這一點。她已經開始在脫衣服了。

× × ×

樑上君子通常都不是君子。

楚留香從來都沒有說過自己是君子，可是就算是他的仇敵也不再說他是小人。他的身子雖然不能動，至少總可以把眼睛閉起來。

他沒有把眼睛閉起來。

因為他雖然不是君子，也不是僞君子，如果他要做一件事，就一定要做到底。

這個全身上下都帶種東洋風味的人無疑是從扶桑來的。

她為什麼要潛來江南？是為什麼而來的？

她究竟是男是女？

× × ×

她確實是個女人。她的胸、她的腰、她的腿，都證實了這一點。

因爲她已完全赤裸裸的出現在鏡中，只要不是瞎子就應該可以看得出她絕不是個男人，就算在女人裏面有她這種身材的也不多。

扶桑國的女孩子通常都有種先天的缺陷，她們的腿通常都比較粗一點，比較短一點。她却例外。

她的腿又直又長，渾圓結實，綫條優美，連一點瑕疵都沒有。

楚留香差一點就要從樑上掉了下來，却不是因爲他看到了這雙腿，而是因爲他忽然聽見她用一種特別溫柔的聲音說：「我是不是很好看？你看够了沒有？」

(二)公子與櫻花

楚留香實在想不通她怎麼會發現他在看她的。

他當然想不通，因爲他根本沒有發現他在看她。

「我還沒有看够，我還想再看看，再看得清楚一點。你這樣的女人並不是時常都能看得到的。」

這句話也不是楚留香說的，他不會說這種話，說話的人在窗戶外面。

「你要看，爲什麼不進來看？」她的聲音更溫柔：「外面那麼冷，你也不怕着了涼？」

窗子居然沒有關，輕輕一推就開了，燈花閃了閃，這個人已經在窗子裏面了，穿一身銀白色的用緞子做成的夜行衣，蒼白而英俊的臉上帶着種又輕佻又傲慢的表情，雙眉斜飛入鬢，眼角高高挑起，眼中帶着種又邪惡又冷酷的笑意。

「你故意不把窗子拴好，就是爲了要我進來看你？」

她轉過身，面對着他：「像你這樣的美男子，也不是時常都能遇得到的，是不是？」

× × ×

她赤裸裸的面對着這個人，就好像身上穿着好幾層衣裳一樣，一點都不害羞，一點都不緊張。

楚留香却已經在替她緊張了。

這位扶桑姑娘一定不知道這個人是誰，也沒有聽說過這一身獨一無二的夜行衣，她畢竟是從異國來的。

楚留香却認得他，而且對他還非常瞭解。

一個女人用這種態度對付別人，也許是種很有效的戰略，用來對付他就很危險了，比一個小孩子玩火還危險。

銀白色的夜行衣在燈下閃閃發光，夜行人的眼睛也在發光。

「你知道我是誰了？」

「我沒有見過你，可是我知道江湖中只有一個人敢穿這種夜行衣，也只有一個人配穿。」

「哦？」

「因爲這個人雖然驕傲，却的確很有本事，輕功之高，更沒有人能比得上，」她說：「這種夜行衣穿在身上就好像是個箭靶子一樣，就好像生怕別人看不見他，除了銀箭公子之外，有誰敢穿？又有誰配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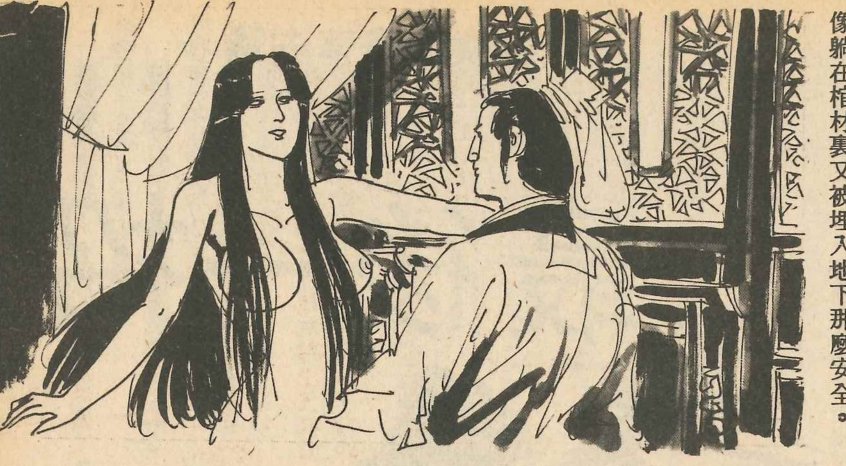
「你認爲我就是銀箭薛穿心？」

「如果你不是，你就看不到我這麼好看的女人了，」她的笑容中也充滿了撩人的異國風情：「因爲你不是他，現在最少已經死過七八十次。」

銀箭薛穿心看着她，從每個男人都想去看的地方，看到每個男人都不想去看的地方。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櫻子，」她說：「你有沒有看過櫻花？在我的家鄉，一到了春天，杜鵑還沒有謝，櫻花就開了，開得滿山遍野都變成一片花海，人們就躲在櫻花下，彈着古老的三弦，唱着古老的情歌，喝着又酸又甜的淡米酒，把人世間一切煩惱全都拋在腦後。」



這裏沒有櫻花也沒有酒，她却彷彿已經醉了，彷彿已經倒入他的懷抱。

× × ×

夜色如此溫柔，她全身上下連一個可以藏得住一根針的地方都沒有，當然不會有什麼武器。

所以無論誰抱住她都安全得很，就好像躺在棺材裏又被埋入地下那麼安全。

曾經抱過她的男人現在大概都已經很安全的躺在地下了。

可是在一個如此溫柔的春夜裏，有這麼樣一個女人來投懷送抱，這個世界上有幾個男人能拒絕呢？

× × ×

楚留香知道最少也有兩個人。除了他自己之外最少還有一個。

因爲他已經看見這位櫻子姑娘忽然飛了起來，被這位薛公子反手一巴掌打得飛了起來。

他本來一直都在讓她勾引他，用盡一切法子勾引他，而且對她用的每種法子都覺得很欣賞，很滿意。

她也感覺到這一點了，他的反應已經很强烈，所以她做夢也想不到他居然會在這種時候一巴掌打在她臉上。

「啊！我對你這樣好，你爲什麼要打我？」

「你爲什麼要乘人家洗澡的時候，把她裝在箱子裏偷走？」薛穿心嘆息着：「這種事本來只有我這種男人才會做得出來，你爲什麼要跟我搶生意？」

「你也是爲了她來的？」櫻子姑娘好像比剛才捱揍的時候還生氣：「我有什麼地方比不上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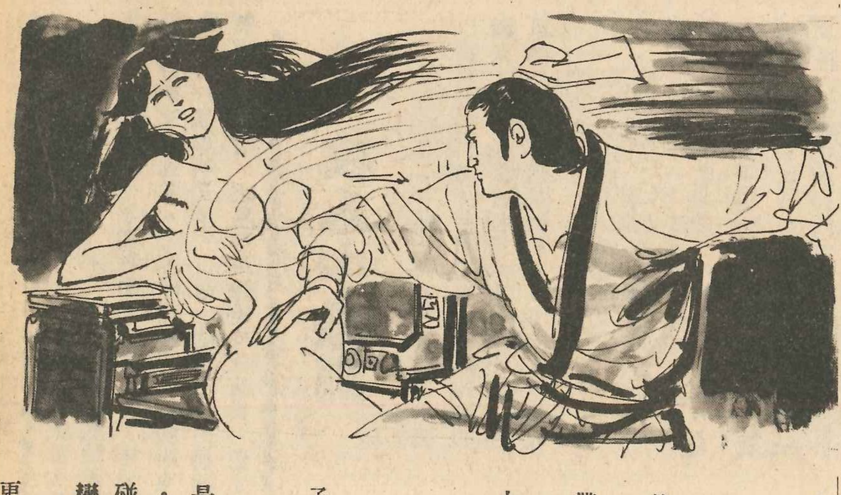
「只有一點比不上。」

「那一點？」

「她剛洗澡，她比你乾淨。」

× × ×

楚留香已經漸漸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了，



薛穿心是爲了另外一個女人來找她的，這個女人是在洗澡的時候被她裝在一口箱子裏偷來的。

這位櫻子姑娘爲什麼要不遠千里從扶桑趕到江南來偷一個洗澡的大姑娘？

楚留香又想不通了。

就因爲想不通，所以覺得更有趣。

——一件事如果能讓楚留香想不通，這種事通常都是非常有趣的。

他實在很想看看這裏是不是眞的有這麼樣一口箱子？箱子裏是不是眞的有這麼樣一個剛洗過澡的姑娘？這位姑娘究竟有什麼地方值得別人冒險去偷她？

他同意薛穿心說的話。

把一個正在洗澡的大姑娘裝在箱子裏偷走，這種事的確不是一個女人應該做的，甚至連薛穿心那樣的男人都不會時常去做。這種事實在不能算是什麼有面子的事，很少有人能做得出來的。

令人想不到的是，一向最有面子的楚香帥居然也做出來了。

× × ×

他的運氣一向不錯，這次也不例外。

他很快就看到了這口箱子，箱子裏果然有個剛洗過澡的大姑娘。

他居然也把這口箱子偷走了，連箱子帶大姑娘一起偷走了。

楚留香怎麼會做這種事？箱子裏這位大姑娘究竟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三)箱子裏的姑娘

楚留香本來是看不到這口箱子的，櫻子却幫了他一個忙。

她忽然改變一種方法來對付薛穿心。

「你說得不錯，她的確比我乾淨，可是天知道現在她是不是還像以前那麼乾淨。」她撫着半邊被打腫的臉：「如果你再碰我一下，等我找到她時，她很可能已經變成天下最髒的女人。」

薛穿心冷冷的看着她，她的眼色比他更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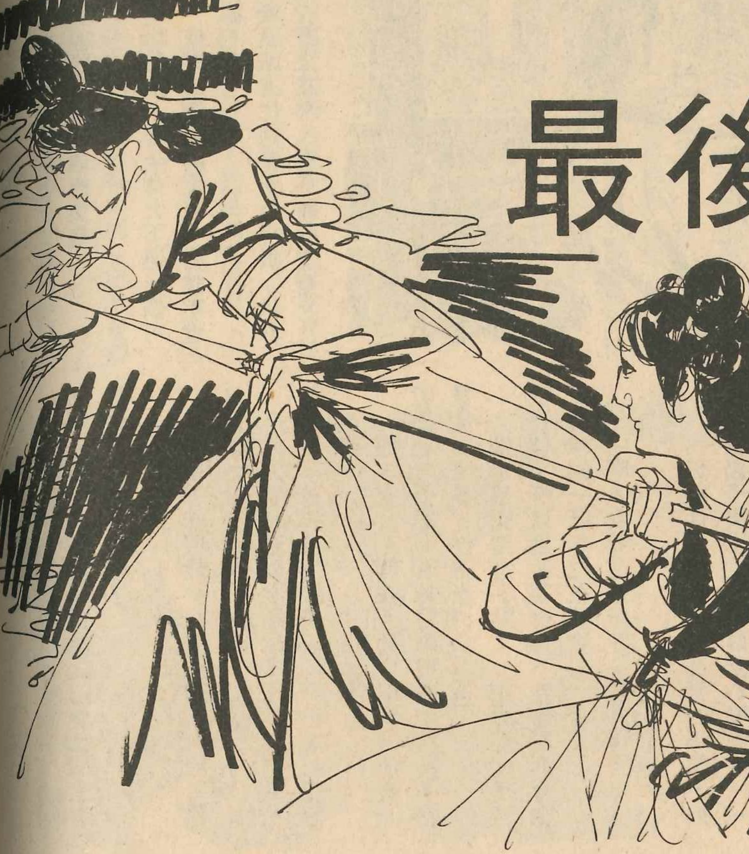
（未完）

新穎俠義奇情中篇

高皐·文
盧令·圖

最後一招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桂天聲夫婦與東門瑜主僕等一行九人，取道前往少林寺，途次遭到魔教鐵傘魔王率衆截擊，正在危急之際，歐陽玲琅突然飛騎而至，向鐵傘魔王討情，解了桂天聲等人之厄，並報告岑玉琴之行止。桂天聲得知岑玉琴負傷，在客棧養傷時，便吩咐東門瑜先去少林寺，她與桃花羅刹則隨歐陽玲琅前去探望岑玉琴。在途中歐陽玲琅的奶娘梅婆婆把歐陽、桂兩家之間廿多年來的絮果蘭因告訴她，歐陽玲琅聽後萬分驚異，原來桂天聲是教主的兒子，也是她的表兄……

攻入中嶽廟　無法救掌門

梅婆婆道：「妳外公有六大弟子，都已獲得他的眞傳，年歲最小的一個名叫桂濯泉，但人品武功都爲六大弟子之冠，所以妳外公將妳阿姨嫁給他，並生下了桂公子一雙姊弟……」

歐陽玲琅道：「後來呢？」

梅婆婆道：「妳外公原想將教主之位傳給桂濯泉的，因爲他不肯接受，就只好傳給妳阿姨了。」

她整理了一下思緒，接着說道：「教主倒行逆施，甚於乃父，她自封爲血獅王，將六位師兄命名爲六大血獅，並陰謀計劃一網打盡天下武林。」

歐陽玲琅道：「好狠，我想她必然不會成功的。」

梅婆婆微微一笑道：「自然沒有成功，否則當今武林就不會是這等局面了，不過……」

歐陽玲琅道：「不過怎樣？」

梅婆婆道：「如若不是桂濯泉聯合五位師兄反叛教主，現在的江湖只怕面目全非了！」

歐陽玲琅道：「桂濯泉不是教主的丈夫麼？」

梅婆婆道：「是的，他是教主的丈夫，但他屢勸教主不聽，夫婦間已然貌合神離，最後爲了天下千萬生靈，迫不得已，他才使出斬腕的手段。」

歐陽玲琅道：「桂公子知道教主是他的生身之母麼？」

梅婆婆道：「大概不知道，那時他們姊弟並未住在聖教內，而且年歲太小。」

歐陽玲琅道：「這麼說桂公子還是我的姨表哥了，勿怪咱們會有一見如故的感覺。」

梅婆婆笑笑道：「那敢情好，至於今後如何做法，小姐可得自己拿定主意，老婆婆不想再嘵舌了。」

在一旁聽故事的雪兒道：「教主必然知道桂公子是她親生的兒子，她爲什麼還要對他一再迫害？」

梅婆婆道：「我想她是希望迫使桂大俠出面吧，好啦，時間已晚，老婆子告退了。」

梅婆婆給了歐陽玲琅很大的沖激，時間雖是已晚，她却了無睡意。

生性乖巧的雪兒，也有心事重重之感，她明白歐陽玲琅的性格，艮善之中帶有幾分偏激，今後只怕要隨着桂天聲浪跡天涯，與黃鐘聖教變作對頭寃家了。

她沒有猜錯，次日剛破曉，歐陽玲琅就交待店家看顧岑玉琴，踏上漫漫的長途，去尋找桂天聲。

不過她們藉魔教門下的帮助，很快就找到了桂天聲，並將他帶來了江浦縣城。

對岑玉琴，桂天聲已存有一份歉疚，及聽她敍述別後的遭遇，他對這位歷經坎坷而志節凛然的妻子，也由衷的生出了愛意！

更難得的是她具有一身超人的氣度，使得桃花羅刹及歐陽玲琅也頑石點頭，心甘情願的聽她調度。

幾日之後，岑玉琴的傷勢已大爲好轉，桂天聲担心東門瑜，急於前往少林一行，當天晚餐之後，他就說出他的決定。

岑玉琴道：「相公顧慮的是，咱們明兒一早就走吧。」

桂天聲道：「可是妳還沒有完全復元，怎經得起長途跋涉？」

桃花羅刹道：「如果你一定要走，琴姊姊就非走不可，她如若留在這兒養傷，誰敢担保不出意外？」

歐陽玲琅道：「咱們買一輛馬車，讓琴姊姊坐在車上就不會勞累了。」

桂天聲點點頭道：「看來也只好如此了。」

於是他們買了一輛雙轅馬車，翌晨就由江浦出發，橫越安徽的中部，逕向河南商城奔去。

至於桂天聲父子與聖教教主的關係，歐陽玲琅已向桂天聲全部說明，因而他的心情感到沉重無比。

他再也想不到自己竟出身爲江湖所不齒的魔教，而且與當代第一號魔頭具有如此錯綜複雜的關係。

但母子之情，骨肉連心，今後他應該如何來處理此種關係。

這天到達六安縣城以東的三十里舖，時間只不過才到晌午，桂天聲原想在鎭上打一個尖就趕到縣城歇息的，但人算不如天算，一樁意外又將他們留了下來。

當代武林名門正派之一的講武學堂就設在六安，桂天聲既是武林公敵，別人自然要放他不過。

他們打過尖，剛剛走出三十里舖，一片塵土忽然由身後捲地而來。

此時是雪兒在駕車，梅婆婆歐陽玲琅雙騎並列跟在車後，雪兒偶一回頭，瞧見了那片塵土，不由一怔道：「小姐，妳瞧後面。」

歐陽玲琅道：「我知道了，好好駕妳的車吧。」

這位驕縱任性的姑娘，性格上已經有了很大的轉變，只要別人不向她找碴，她是不會惹事。

但身後二十餘人却偏是找碴來的。

他們追過馬車，然後橫身攔着去路，爲首的是一名身着月白長衫，年約三旬的矮胖漢子，他向桂天聲瞥了一眼道：「朋友姓桂？」

桂天聲道：「在下桂天聲，閣下有什麼指教？」

矮胖漢子道：「指教，嘿嘿，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碰到了我王弦，算你時運不濟。」

桂天聲身旁的桃花羅刹撇撇嘴道：「講武堂四大弟子之一，在江湖也有一個十分響亮的字號，可惜你找錯人了，難免令人替你惋惜。」

王弦哈哈一笑道：「姑娘是桃花羅刹吧？一朵鮮花插到牛糞上，該惋惜的應該是姑娘自己。」

桃花羅刹怒叱一聲，正待出手教訓姓王的，桂天聲却伸手一攔道：「別急，這只是一點誤會。」

王弦哼了一聲道：「別往臉上貼金，姓桂的，王某要爲江湖除去你這匹害羣之馬，你出招吧！」

桂天聲甩蹬飄身，由馬背躍了下來，道：「閣下，咱們素昧生平，你總得說出向在下找碴的理由。」

王弦道：「少跟王某裝瘋賣傻，接招。」右推一掌，一綫金光逕向桂天聲的胸口奔來。

此人擅用金筆，在江湖道上已闖出了一個金筆追魂的名頭，此時一筆點出，破風生嘯，果然不是一個浪得虛名之輩。

桂天聲知道講武堂是當今武林的名門正派，不願意加深彼此間的嫌隙，因而脚下一跨，將那迎胸一筆讓了過去。

王弦可不願領他這個人情，金筆吞吐之間一連攻出五招，筆尖所指，全是桂天聲的要害重穴。桂天聲展開浮光掠影的身法，無論王弦的金筆如何凌厲，連他的衣角也無法碰到一下。

按說王弦應該收手了，別人一招未出，他已經急得青筋暴露，再打下去他還會得到好處？

但金筆追魂王弦是一個成名露臉的人物，別人一招未出，他要是認敗服輸，今後他就不必再混江湖了，所謂羞刀難入鞘，這個面子必須爭它回來。

於是他變招了，拿出了他仗以成名的追魂筆法。

這一變果然有點門道，只見晶芒暴盛，如同萬道金蛇騰空飛舞一般，然後八方會萃，向中心一點攻了過來。

這一下桂天聲可不能等閒視之了，他匆匆摘下短槍，使了一招「倒捲飛簾」。

在一陣金鐵交鳴之中，兩縷金光忽然冲霄而起，然後噗噗兩聲輕響，它們竟然栽到路邊的荒草之中去了。

王弦也在一擊之後，連退五步才免强站穩，他的金筆不見了，面頰之上是一片蒼白。

敢情墜入荒草之中的是他的一對金筆，桂天聲只回敬一招，他就丟盔棄甲，落得如此慘敗。

打敗了只能怨自己學藝不精，但王弦可不是這般想法，他認爲金筆追魂是江湖名人，如今敗在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後輩手裏，他還有甚麼臉面再活下了。

於是他掏出一截銅管，輕輕一按機簧，一蓬細如牛毛的鋼針，向着桂胸射了過來。

九孔黃蜂針是江湖上禁用的暗器，下

五門也不敢使用的東西，居然在這位名門高手的手中出現。

其實還是桂天聲太過大意了，一擧擊敗敵人之後他就轉過身來，毫無防範之心的向他的坐騎走去。

直待桃花羅刹發出驚呼，他才感到大勢不妙，急縱身閃避，右小腿還是中了幾根毒針。

這還是虧他習得浮光掠影的身法，否則就不堪設想了。

但九孔黃蜂針淬有劇毒，而且鋼針入體會隨血液而行，雖是中在小腿，還是一樁麻煩。

梅婆婆經驗老到，她立即奔過來扶着桂天聲，叫他不要行動，並連他點右腿幾處穴道，使該處血液暫停運行。

然後她與歐陽玲琅將他抬上了馬車，讓他在坐墊之上躺着。

歐陽玲琅道：「婆婆妳出去帮女姊姊收拾那般賊人，儘可痛下殺手，一個都不要留下。」

桂天聲道：「不，梅婆婆，這只是一點誤會，說開就沒有事的了，千萬不要殺人。」

梅婆婆道：「是，表少爺。」

待梅婆婆躍出車廂，歐陽玲琅櫻唇一噘，道：「表哥就是這麼婆婆媽媽的，別人要你的命，你還要護着他們。」

岑玉琴道：「相公傷到那兒？」

桂天聲道：「沒有甚麼要緊，只是右小腿中了幾根毒針。」

岑玉琴了啊一聲道：「那是細小的暗器，快瞧瞧能不能弄它出來。」

她們替桂天聲捲起褲脚，瞧到兩點小小的黑色針孔，針孔的四週巳呈現紅腫，却瞧不到毒針的踪跡。

岑玉琴滿面愁容道：「毒針巳經射進肉內，這可麻煩了！」

歐陽玲琅道：「表哥，我給你的那顆避毒珠呢？」

桂天聲由腰際的百寶囊中取出，道：「在這裏。」

歐陽玲琅接過避毒珠，將它貼在桂天聲腿上紅腫之處輕輕的滾動，約莫盞茶時分，紅腫全消，劇毒巳除，只是腿上的穴道，不敢解開，以免毒針隨血液運行。

她將寶珠交還桂天聲，然後柳眉一皺道：「要找到磁鐵才能吸出那兩根毒針，咱們到那兒去找？」

她話音甫落，忽然車簾一盪，桃花羅刹巳提着長劍走了進來，道：「天聲，這姓王的可惡巳極，他使用如此歹毒的暗器，竟說沒有解藥。」

桂天聲劇毒巳解，原巳不需要他的解藥，但對王弦何以會有此等暗器，而又沒有解藥，却引起了他的興趣，因而詢問道：「人呢？」

桃花羅刹道：「抓來了，在下面。」

桂天聲放下褲脚，道：「待我去跟他談談！」

桃花羅刹道：「你的傷……」

桂天聲道：「劇毒巳除了，只是鋼針還無法取出，這不要緊，不會碍事的。」

他走下車廂，只見王弦及講武堂門下弟子二十餘人都成爲階下之囚了，他們沒有一人死亡，也沒有一個是完整的。

王弦面色青白，但神情上還是十分倔强，當他瞧到由車上走下的桂天聲，他那倔强的神色忽然一呆。

桂天聲微微一笑道：「很失望吧，王大俠，你那九孔黃蜂針竟毒我不死。」

王弦哼了一聲道：「不要得意，姓桂的，聖教巳頒下七殺令要你的腦袋，閣下是插草標賣人頭，你就不必神氣了。」

桂天聲一怔道：「王大俠對黃鐘聖教如此熟習，莫非你巳經投靠聖教了？」

王弦面色一變道：「這個……咳，你休要信口雌黃，我沒有……」

桂天聲道：「有也不要緊，我替你引見聖教的一位貴人。」

他指着歐陽玲琅道：「她名叫歐陽玲琅，是聖教教主的獨生愛女，咱們都是自己人，王大俠不必顧慮。」

王弦道：「此話當眞？」

雪兒怒叱道：「你敢懷疑咱們小姐的身份，侮辱小姐的應按教規處置！」

王弦連連打躬作揖的道：「不敢，在下只是意外的驚喜罷了。」

桂天聲道：「好啦，此地非談話之所，咱們回到鎭上住店，待會請王大俠來聊聊，告辭。」

王弦雙拳一抱道：「王某理當前來拜候，桂大俠，請。」

他們回到鎭上落了店，歐陽玲琅不解的道：「表哥，咱們爲甚麼要這樣？」

桂天聲道：「咱們知道少林智空大師可能受到魔教的挾持，那只是由王四夫人的口中聽來，而且語氣含糊，咱們前往少林只是設法試探……」

歐陽玲琅道：「我明白了，如今王弦不打自招，暴露了他的身份，你想由他的口中獲得魔教派在武林各派隱藏的人？」

桂天聲道：「我正是這個意思，不過還得仰仗妳大小姐出馬才行。」

歐陽玲琅道：「不，我出面倒不好辦，梅婆婆，妳去辦怎樣？」

梅婆婆道：「好，交給我就是。」

晚飯之後，王弦果然來了，他的身後還跟着一個容貌姣好，衣着樸素的年輕少婦。

他們以大禮參見歐陽玲琅，王弦並介紹少婦道：「稟大小姐，她是屬下的妻子栗香兒，是聖教紅衫隊的。」

歐陽玲琅道：「很好，栗香兒留在這兒，梅婆婆有事要問你，你跟她去吧。」

王弦道：「屬下遵命。」

待王弦離開之後，歐陽玲琅瞅着栗香兒道：「妳跟他多久了？」

栗香兒道：「稟小姐，小婢跟他快兩年了。」

歐陽玲琅道：「他待你還好麼？」

栗香兒道：「很好，言聽計從，完全以小婢的意見爲主。」

歐陽玲琅道：「對講武堂呢？你們能够發揮多大的影响之力？」

栗香兒道：「小婢慚愧得很，除了三師弟湛舞陽，其他的人都不易接近。」

歐陽玲琅道：「不要灰心，這原是急不來的。」

栗香兒道：「謝小姐！」

歐陽玲琅道：「紅衫隊一共派出多少人，妳們之間有連絡麼？」

栗香兒道：「一共派出八人，分別投入苗山、少林、七星帮、講武堂、玉龍帮、丐帮、衡山派，及南昌世家，咱們直接聽命於紅衫隊，彼此之間不得連絡！」

歐陽玲琅道：「她們的境遇以及工作進展妳全都不知道了？」

栗香兒道：「是的。」

歐陽玲琅道：「栗香兒，妳似乎工作不力，並未遵照本教的指示，妳說，這是爲了甚麼？」

栗香兒面色一變，吶吶半晌，道：「小婢不敢，只是……只是……」

歐陽玲琅沉聲叱喝道：「只是什麼，快說。」

栗香兒道：「小婢只是認爲時機未到，所以沒有對堂主他們下毒。」

歐陽玲琅哼了一聲道：「妳可知道違抗教令的後果？」

栗香兒身軀一震，良久，她忽然嘆息一聲道：「小婢願意接受教規懲治，只不過小婢有一句話不知道該不該說？」

歐陽玲琅道：「妳說。」

栗香兒道：「本教標榜教義，以救世濟人爲宗旨，但所行所爲却與喊出的口號背道而馳，小婢不明白這是爲了什麼？」

歐陽玲琅叱喝道：「大胆！妳竟敢對本教懷疑和不滿，莫非妳不想活了。」

栗香兒道：「小婢說的是實話，小姐如若認爲小婢該死，就請小姐成全吧。」

歐陽玲琅微微一笑，回顧桂天聲道：「表哥，你雖是受了傷，但咱們此行不虛呢！」

桂天聲道：「不錯，人是有良知的，這就是邪不勝正的道理。」

他們這一番對話，使得栗香兒目瞪口呆，滿臉都是惑然不解之色。

桂天聲道：「王夫人，妳可認得在下麼？」

栗香兒答道：「不敢當，請恕小婢眼拙。」

桂天聲道：「王夫人沒有聽說過桂天聲麼？」

栗香兒一怔道：「聽說桂天聲是聖教的叛徒，武林的公敵，難道公子你……」

桂天聲道：「在下正是魔教的叛徒，但决非武林的公敵，王夫人是否相信？」

栗香兒被桂天聲弄糊塗了，目光流轉的瞧瞧他，再瞧瞧歐陽玲琅，一副欲言又止，惑然不解之色。

歐陽玲琅笑笑道：「莫非妳懷疑我是冒充的？」

栗香兒道：「不，小婢見過小姐及雪兒姑娘，只是桂公子他……」

歐陽玲琅道：「他是桂天聲，如假包換，而且還是我的表哥。」

栗香兒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但教主爲什麼要頒下七殺令？」

歐陽玲琅道：「因爲他們的確背叛了聖教，現在我也是聖教的叛徒了？」

栗香兒精神一振道：「小姐，這可是眞的？」

歐陽玲琅道：「自然是眞的了，否則咱們早巳將妳按教規處置了。」

栗香兒道：「多謝小姐不殺之恩，可是今後……」

歐陽玲琅道：「今後妳還是當妳的王夫人，對紅衫隊妳只好設法拖延了，待咱們聯合武林各派消滅聖教之後，妳就可以高枕無憂了。」

栗香兒道：「不行，小姐，聖教耳目衆多，小婢夫婦參見小姐之事，必然瞞他們不過。」

桂天聲道：「王夫人說的不錯，看來此事必須稟明講武堂主共商對策了，只不知講武堂的實力有沒有自保之能？」

「有，敝堂精銳近百人，縱然聖教傾全力來犯，只要時間不太長，咱們足可自保。」

接話的是王弦，他跟梅婆婆回來了，神情之上顯得興奮無比。

梅婆婆果然完成了使命，這位講武堂的大弟子，由陰沉變爲活潑，巳完全變作另一個人了。

他走進客房之後，先向栗香兒投下深情的一瞥，才對桂天聲雙拳一抱道：「敝堂弟子全是家師親自調教的，當今任何一門派，也無法一擧擊潰敝堂，只不過聖教勢力强大，高手如雲，如是長期拒抗，敝堂就只有走上覆滅之途了！」

桂天聲微微一笑道：「德不孤，必有隣，天下儘多正義之士，决不會袖手旁觀的。」

王弦道：「在下也是這般想法，所以毅然回頭，想爲武林同道盡一分心力。」

桂天聲道：「好，咱們將儘快趕往少林，只要解決智空長老之事，必能糾集同道，共襄義擧，王大俠放心就是。」

王弦道：「在下當稟明家師，預作部署，然後等待桂大俠的佳音。」

他語音一頓，忽然又啊了一聲道：「在下十分後悔，不該使用歹毒暗器，出手偸襲……」

桂天聲擺擺手道：「過去的事，王大俠就不必提了，好在在下巳經袪除劇毒，剩下兩根鋼針，不會碍事的。」

王弦道：「鋼針太過細小，會隨血液而行，决不能讓它留在體內。」

桃花羅刹道：「王大俠可有取出鋼針的法子？」

王弦道：「沒有，不過據在下所知，大別山金家寨的金花夫人，她具有此等能耐。」

桂天聲道：「此去金家寨需要若干時日？」

王弦道：「金家寨在西南約莫一百七十餘里，最多三天必可到達。」

桂天聲道：「好，咱們明天一早前往金家寨，此地別無他事了，王大俠請回去吧。」

王弦道：「在下理應陪伴桂大俠一同前往……」

桂天聲道：「不必，王大俠應該立即稟告尊師，預作防範，金家寨你就不必去了！」

王弦道：「桂大俠既是如此吩咐，在下夫婦就此告辭。」

桂天聲道：「好說，賢梁孟請。」

翌晨他們由三十里舖前往金家寨，此行倒是順利得很，金花夫人是行醫的，花了一點銀子，問題就告解決。

此時岑玉琴巳完全復元，她不願再坐馬車，以免躭誤行程，於是他們六人六騎

逕向少林寺奔去。

他們一路輕騎急進，沒有半點躭擱，這天傍晚時分，趕到了嵩山東麓的蘆店。

他們正擬找客棧投宿，忽然有人大叫道：「二公子……」

桂天聲擧目一瞥，原來是四猛獸之一的馬關。

此時馬關巳奔了過來，向桂天聲及桃花羅刹抱拳一禮道：「馬關參見二公子二夫人。」

桂天聲急問道：「不必多禮，我三弟呢？」

馬關道：「三公子就在鎭上，咱們日夜盼望二公子，今天總算盼到了。」

桂天聲聽馬關的口吻，知道東門瑜必然遇到困難。

但在街上說話不便，只好等待見到東門瑜再說。

東門瑜住在嵩陽客棧，此處空餘的房間尚多，桂天聲一行六人也在這兒安頓下來。

直待他們晚餐之後，東門瑜才向桂天聲報告道：「二哥，小弟不材，浪費了不少時日，連一點頭緒都沒有摸到。」

桂天聲道：「這原本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三弟勿須自責。」

東門瑜一嘆道：「小弟前往少林五次之多，不要說智空長老了，連少林掌門也無法見到。」

桂天聲道：「三弟有沒有報出眞實姓名？」

東門瑜道：「沒有，小弟每次都是以香客的身份求見，原想見到少林掌門之後再說明眞象，但他們却推說掌門現在坐關，小弟也無可奈何。」

桂天聲道：「問過少林掌門出關的時間麼？」

東門瑜道：「問過了，他們說還要三年。」

桂天聲道：「三年？哼，再等三年，當眞要天下大亂了，那智空長老呢？三弟有沒有問過？」

東門瑜道：「他們說智空長老雲遊去了，何時回寺，誰也拿它不準。」

桂天聲眉峯一皺道：「這些分明是推搪之辭，少林寺爲什麼要這樣？」

東門瑜道：「依小弟猜忖，少林寺只怕正面臨着一件重大之事。」

桂天聲訝然問道：「哦，三弟瞧到了什麼？」

東門瑜道：「少林僧侶的臉色，一般都十分沉重，雖是偶爾露出一點笑容，小弟覺得那是在無可奈何之中硬生生擠出來的。」

桃花羅刹道：「看來少林一派，已經面臨存亡絕續的緊要關頭，咱們必須立即馳援，半點也躭誤不得！」

桂天聲道：「妳看出了什麼？」

桃花羅刹道：「少林掌門了緣禪師，是一個平易近人的高僧，從不拒絕任何人的求見，再說目前正是道消魔長的多事之秋，少林是具有維護正義，安定江湖的惟一門派，了緣掌門如何能够在此等時刻坐關，而且一坐就是三年！」

桂天聲道：「不錯，其中必有蹊蹺，三弟，咱們明天就去少林瞧瞧。」

桃花羅刹道：「我也去。」

歐陽玲琅道：「我也要去。」

桂天聲道：「我不反對妳們去，只是少林的規矩……」

桃花羅刹道：「這有什麼要緊，咱們改扮一下不就行了麼？」

桂天聲道：「好吧。」

翌晨天還沒有破曉，他們就聯袂出發，一十三個大男人之中，有七個是易釵而弁的。

× × ×

嵩山爲中嶽，計有太室少室二山，太室如踞地蒼龍，少室如千葉蓮花，一般都是蓊鬱蒼翠，穹然際天。

少林寺在少室北麓五乳峯之南，它不只是佛門聖地，也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

因而朝山拜佛的信徒，慕名而來的遊客，幾乎是摩肩接踵，絡繹於山道之上。

桂天聲等一行在巳初到達少林寺，上香禮佛之後，就隨着遊客到處瞻仰。

此時岑玉琴忽然靠近桂天聲悄聲道：「相公，你瞧左邊的那名黑衣短髭大漢，好像對咱們不懷好意。」

桂天聲扭頭一瞥，果然瞧到一名目射精光的黑衣大漢，正在向岑玉琴注意的打量。

在他們這一行七名女性之中，只有岑玉琴的一雙蓮足最小，眞箇是鈿尺裁量減四分，纖纖玉筍裹輕雲，實在惹人憐愛。

只不過女人的蓮足太小，走起路來就比常人要麻煩得多了，她必須靠臀部的運動，來帮助身體的進行。

因而臀鼓輕顫，步步生蓮，喜愛此道的男人，認爲是一件賞心悅目之事。

岑玉琴就這樣一個令人喜愛的女人，雖然她巳經改了男裝，仍能叫人一眼就瞧出她是女人改扮的。

桂天聲倒沒有想到這些，只覺得此人的眼神之中帶有一股邪氣，使人覺得不太舒服罷了。

於是他微微一笑道：「別理他，咱們到那邊去瞧瞧。」

他不願惹起無謂的紛爭，可是別人却放他不過，那名黑衣大漢竟向知客了慧大師告了密，兩人一起向他們迎了上來。

「阿彌陀佛，施主巳經上香禮佛，應該走了。」

了慧大師喧了一聲佛號，接着就下了逐客之令。

桂天聲一呆，道：「大師是攆咱們走麼？」

了慧大師道：「施主携帶婦女入寺，巳犯了敝寺寺規，不情之處，還望施主鑒諒。」

桂天聲啊了一聲道：「沒有啊，咱們都是男子裝扮，並沒違犯貴寺的規矩。」

了慧大師面色一沉道：「身着男裝，並不能改變她女人的本質，施主豈能說此自欺欺人之言？」

桂天聲淡淡一笑道：「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落塵埃，大師一代高僧，如此斤斤計較，豈不落了下乘！」

了慧大師神色一呆，他估不到桂天聲的辯才如此犀利，吶吶半晌竟無言以對。

黑衣大漢忽然哼了一聲道：「好口才

，不過你縱然舌粲蓮花，也非得退出少林不可！」

桂天聲道：「莫非閣下也是少林門下麼？」

黑衣大漢道：「這你就不必管了，聽我的話準沒有錯。」

桂天聲道：「閣下這是多管閒事了，對不起，在下不想聽你的。」

黑衣大漢目蘊殺機，冷冷道：「你是要敬酒不吃吃罰酒了，此處人多，咱們換一個地方談談。」

桂天聲道：「好，閣下請。」

他們隨着黑衣大漢來到少林寺的側院，院門之上寫着「一磚堂」三個狂草，這是少林門下演練高深武學的所在，如非十年以上的苦練，內外功力巳達精純境地，決不敢踏入一磚堂一步，黑衣大漢竟敢將他們帶來此處，此人的身份實在使人莫測高深。

跟隨他們前來一磚堂的，除了十餘名少林門下，還有八名俗裝漢子，看情形，他們與黑衣大漢像是一夥的。

黑衣大漢向場中一站，道：「朋友，現在下山還來得及，否則今生今世就走不出少林了。」

桂天聲道：「這個不勞費心，只是在下有點不解，閣下如此喧賓奪主，究竟爲了甚麼？」

黑衣大漢道：「維護佛門的淸規，懲罰冥頑之徒，這個理由够麼？」

桂天聲道：「够了，閣下請賜招。」

黑衣大漢沒有出招，他却指派一名年約五旬的灰衣老者出場挑戰，此人的雙手特別粗大，掌上功力必然不凡。

岑玉琴道：「相公，我先上好麼？」

桂天聲道：「好的，不過咱們人單勢孤，不可浪費精力。」

岑玉琴道：「我明白。」語音一落，蓮步姗姗的走了出來。

桂天聲自從跟她重逢之後，就不斷的傳給她瀝泉武功，此時的岑玉琴身負奇學，巳經不是昔日的吳下阿蒙了。

她氣定神閒的向場中一站，道：「朋友，請！」

灰衣老者道了一個「好」字，忽然立掌如刀，向岑玉琴的肩頭劈來。

岑玉琴不閃不避，直待灰衣老者的掌沿距離肩頭不足五寸之際，她才纖指急吐，以電光石火的速度戳向對方的脈門。

灰衣老者估不到岑玉琴的功力如此之高，急縮掌飄身，倒竄五尺，他雖是逃過斷腕之厄，但脈門之上巳出現一塊紅斑。

一招之下，灰衣老者就幾乎丟人現眼，這口氣他如何嚥得下去。

「好功夫，老夫還要領教。」

他再度撲了上來，雙掌交擊，招招如同巨斧劈山，他要以數十年的精純功力，將岑玉琴毀於雙掌之下。

可惜他的如意算盤又打錯了，一連劈出二十餘掌，竟連岑玉琴的衣角也無法碰到。

現在他明白了，他是鷄蛋，別人是石頭，再鬥下去，必然是一個敗字。

知道鬥下去必然失敗，他却脫身不得，岑玉琴不只巳封住了他的攻勢，也封閉了他的逃生之路。

一旁觀戰的黑衣大漢心頭一懍，他知道除了依多爲勝，沒有人能够勝過這雙少年男女。

於是他向身旁的了慧大師道：「大師，咱們就不必講什麼江湖規矩了，一起上吧。」

他領着七名手下撲入鬥場，刀劍齊施，向岑玉琴展開一陣狂攻。

十餘名少林門下也參加撲擊，他們攻擊的目標自然是桂天聲了。

桂天聲翻開衣底，取出他的短槍，同時以傳音對岑玉琴道：「玉琴，跟妳鬥的可能都是魔教之徒，手底下不必留情，早點送他們到鬼門關好了。」

他說話之間，少林門下巳經圍了上來，領頭的仍是知客了慧大師，只不過這位佛門高手中多了一根禪杖而巳。

了慧大師並不想依多爲勝，十餘名少林門下在五丈外就巳停下腳步。

一聲佛號，了慧大師道：「放下兵刃吧，施主，只要你們接受本寺一年禁閉的懲罰，老衲保證不傷害你就是。」

桂天聲哼了一聲道：「大師果然具有悲天憫人之心，一年禁閉實在平常得很，只是在下有點不解，少林門下何以要聽他們的？」

了慧大師道：「這個……咳，施主違犯寺規是事實，別的你就不必管了。」

桂天聲道：「大師，你能不能聽在下說幾句……」

了慧大師道：「不必說了，施主請接招。」禪杖一橫，攔腰掃了過來。

了慧大師是少林掌門了緣禪師的師弟，也是當代頂尖高手之一，但他這一杖掃出却軟弱無力，縱然是不會武功之人，也可很輕易的避讓過去。

桂天聲不知道了慧大師是何用心，但在幾招之後他終於有點明白，敢情這位少林高僧是在無可奈何之中虛應故事。

在如此態勢之下，他自然不便當眞，因而他們打得輕輕鬆鬆，像是好朋在切磋武功似的。

另一邊就不同了，雙方招招煞手，打得兇狠無比。

圍攻岑玉琴的八名大漢，每一個都有一身不凡的造詣，但在瀝泉神功之下，他們就相形見拙了。

岑玉琴只要一槍刺出，必然有一個濺血橫屍，再加上她的無影脚，金剛指，只不過片刻之間，地上巳經倒了四對。

此時，桃花羅刹及歐陽玲琅等聞聲而來，她們一聲嬌叱，便向少林僧侶衝殺過來。

桂天聲急忙出聲阻止道：「住手！」

歐陽玲琅一怔道：「你是怎麼啦？表哥。」

桂天聲道：「妳先不要急，待我跟了慧大師談談。」

語音一頓，然後向了慧大師雙拳一抱道：「少林寺必然遭遇到甚麼困難了，大師何妨說出來咱們研究研究。」

了慧大師道：「敝寺的確有了困難，施主殺了這麼多的人，必然會爲敝寺帶來一場災害。」

桂天聲道：「他們是貴寺弟子？」

了慧大師道：「這……咳，他們縱然

不是敝寺弟子，施主也不能擅自殺戮！」

桂天聲微微一笑道：「如果他們是魔教門下呢？平魔衞道，人人有責，你說對麼？大師。」

了慧大師忽然雙目一闔，口中喧了一聲佛號，面頰上現出一片愧疚之色。

桂天聲道：「咱們此來是存心替貴寺解決困難的，希望大師能够相信在下。」

了慧大師雙目一睜道：「請恕老衲失禮，施主是那一門派的高人？」

桂天聲道：「高人不敢當，大師可識得這個？」

他將王四先生交給他的「報恩金牌」取出，了慧大師面現驚喜之色道：「施主姓桂？」

桂天聲道：「正是，晚輩桂天聲。」

了慧大師道：「桂濯泉大俠必然是令尊了，令尊現在何處？」

桂天聲道：「多謝大師垂詢，不過家父現在何處，晚輩尚不得而知。」

了慧大師道：「令尊當年造福武林，挽救了一場無邊的浩刦，估不到舊事重演，唉……」

桂天聲道：「不要担心，大師，咱們並未到山窮水盡的地步，平魔衞道，仍有可爲。」

了慧大師嘆息一聲道：「施主少年英發，前程似錦，可惜敝寺別有隱衷，不能給施主什麼帮助。」

桂天聲道：「你錯了，大師，需要帮助的是貴寺，不是咱們，至於貴寺的隱衷，晚輩也略知一二，大師應該明白當機刞斷，不斷必亂的道理，難道爲了一個智空長老，貴寺竟會任人宰割？」

了慧大師喧聲佛號道：「施主責備的是，不過敝寺掌門已落入叛徒的手中，敝寺弟子就不得不投鼠忌器了。」

桂天聲啊了一聲道：「是被智空所刦持？」

了慧大師道：「是的。」

桂天聲道：「貴掌門現在何處？」

了慧大師道：「在中嶽廟，除了叛徒智空，還有魔教的百毒魔王司徒塔兒，及魔徒十二人。」

桂天聲道：「貴寺弟子近千，武功在一流高手以上的只怕也有數百名之多，無論魔徒如何厲害，只不過數十人而已，貴寺之所以束手無策，不過是心理作祟罷了，大師應該爲貴寺祖師創立貴寺的辛勤着想，難道爲了一二人的生死，竟令貴寺數百年的基業毀於一旦？」

了慧大師是一個有道高僧，但他却被桂天聲這一頓斥責而流出了汗水。

良久，他終於喧聲佛號道：「敝寺弟子人人都明白這個道理，却沒有一個敢說它出來，老衲曾經對我佛許過心願，只要有人說出此一言語，老衲將不顧生死的去做，不過老衲還要召集同門，希望能够獲得他們的贊助。」

桂天聲道：「理應如此，晚輩就在此處恭候前輩的佳音吧。」

了慧大師點點頭，吩咐門下弟子將魔徒的屍體悄悄拖去埋掉，然後身形一轉，匆匆走了出去。

約莫頓飯時間，了慧大師回來了，他身後還跟着三名面色穆肅的老僧。

他向桂天聲等施了一禮道：「有勞各位久候，老衲十分過意不去。」

接着他介紹了這三名高僧，原來是羅漢堂住持了塵大師，藏經閣住持了明大師，及初祖堂住持了方大師。

桂天聲也介紹了他的同伴，然後咳了一聲道：「晚輩違犯貴寺規定，只因事急從權，尚祈各位前輩能够鑒諒。」

羅漢堂住持了塵大師道：「施主兩代造福武林，這點小事就不必放在心上了，請問施主你何以知道敝寺不幸的遭遇？」

桂天聲將南昌世家之事說出，然後詢問道：「前輩是要拯救貴掌門了，請問貴寺準備如何進行？」

了塵大師道：「老衲等經會商決定，今晚二更進攻中嶽廟，希望出其不意救出敝掌門，並殲滅盤據該廟的魔徒。」

桂天聲道：「中嶽廟的佛門弟子也會武功麼？」

了塵大師搖頭道：「不，他們全都不會。」

桂天聲道：「那咱們就少了一層顧慮了，哦，前輩，貴寺可有防禦奇毒的準備麼？」

了塵大師道：「敝寺備有解毒丹丸，但只能解除一般毒力，如今遇上百毒魔王，敝寺就無能爲力了。」

桂天聲道：「這樣吧，前輩，今晚咱們前往中嶽廟，由晚輩先向百毒魔王司徒塔兒挑戰，待晚輩除去這個魔頭，貴寺弟子再現身就不會碍事了。」

了塵大師詫然問道：「莫非施主不怕奇毒？」

桂天聲道：「晚輩身上有一顆避毒珠，只要事先以內力逼出寶珠的功能，就可以百毒不侵了。」

了塵大師喧聲佛號道：「施主身懷異寶，少林有救了，不過百毒魔王司徒塔兒除了擅使百毒，一身武功也不同凡响，她那十二名弟子，個個身具絕學，施主千萬不可大意。」

桂天聲道：「多謝指點，晚輩會當心的。」

當晚少林寺高手六十餘人，由了塵大師率領，暨桂天聲等一行十三人逕向太室山黃蓋峯下的中嶽廟撲去。

廟前二十丈外有一片濃密的柏林，他們在柏林之中停了下來。

桂天聲對了塵大師道：「請前輩在此處稍待，俟晚輩解決百毒魔王之後，前輩就可以搶救貴掌門了。」

了塵大師道：「多謝施主。」

岑玉琴道：「相公，我跟你去。」

桂天聲道：「你們都不能去，如果有一個被百毒魔王所傷，咱們豈不是前功盡棄！」

他知道岑玉琴是担心他的安危，但此時此地實在不便多作解說，因而身形一晃，逕自穿林而去。

廟門緊閉着，只是廟門之外却有兩名魔徒在那兒巡邏。

她們決未想到，在這般時辰會有敵人出現，當她們瞧到桂天聲之時，不由爲之一呆。

只不過這一呆十分暫短，接着她們滿面笑容的向桂天聲迎了過來。

「啊，公子，你是做什麼來的，是朝山拜廟？還是迷失了道路？」

這兩名魔徒是女的，年歲約莫三十上下。

三十歲的女人像盛開着的花朵，時時都要雨露的滋潤。

桂天聲是一個人見人愛的美男子，這兩名女魔徒那會不喜笑顏開？

「在下正是朝山拜廟來的，兩位姑娘莫非也是來拜佛的？」

「咱們姊妹麼，也可以這麼說，不過公子這般時辰前來拜佛，該不是別有用心吧？」

「妳說對了，在下除了拜佛，的確別有用心。」

「哦，能够告訴咱們姊妹麼？」

「當然可以，在下是來找人的！」

「找誰？」

「百毒魔王司徒塔兒。」

「啊，你……」

百毒魔王名震天下，現在居然有人指名找她，而且找她的人又是如此年輕，這雙魔徒自然要大爲詫異了。

不管她們詫異也好，驚覺也罷，桂天聲已經駢指急吐，以兩縷金剛指力向她們點了出去。

這兩名魔徒做夢也想不到桂天聲會突下煞手，她們幾乎才興起閃避的念頭，氣海大穴之上已分別中了一指。

點破氣海就是廢除她們的武功，今生今世，她們再也不能仗武功爲惡江湖了。

她們的面頰原是姣好的，此時却被驚駭、憤怒弄得難看已極。

「爲什麼你要這樣？咱們有仇？」

「沒有，不過妳們已經害過不少人了，這是妳們應得的報應。」

「你好狠啊，咱們的師父不會饒了你的！」

「快去告訴尊師吧，在下就在這兒等她。」

兩名魔徒跌跌撞撞的由側門奔了進去，片刻之後，廟門大開，十餘名魔徒一起湧了出來。

爲首的是一個身着黃衣，年約四旬的半老徐娘，她雖是掩不住那歷經風霜的痕跡，但姿色與風華依然不俗。

她緩步走到桂天聲的身前，眉兒一揚，道：「你是誰？」

桂天聲道：「在下桂天聲，妳想必就是惡跡如山的百毒魔王了。」

她的確就是百毒魔王司徒塔兒，而且十分忌諱別人呼叫她這個渾號。

本來嘛，一個風姿迷人的女郎，偏偏有這麼一個兇霸霸的渾號，豈不是焚琴煮鶴，大煞風景！

因而她從不放過當面提她渾號的，就算是被她無意聽到也只有死路的一條。

現在桂天聲不僅當面指她是百毒魔王，還說她惡跡如山，這位女魔頭如何忍耐得住！

「姓桂的，你找死！」

翠袖一揮，狂飈陡生，一股重如山嶽的壓力，逕向桂天聲當胸撞來。

百毒魔王司徒塔兒果然名不虛傳，她這招流雲飛袖的確具有開碑裂石的功力。

桂天聲不敢硬拚，身形一晃，斜跨五尺，同時順手取出短槍，一連回敬三記。

他自從闖蕩江湖以來，從來沒有盡情施展過瀝泉槍法，現在面對名震江湖的魔頭，他自然不必隱藏實力了。

適才連使三槍，已將百毒魔王迫得倒退三步，他笑了，功夫沒有白費，瀝泉槍法果然不同凡俗。

於是健腕一振，再度一槍刺了出去。

一槍刺出，風雷俱動，槍尖有如靈蛇，奇奧得令人難以捉摸。

百毒魔王橫行江湖，幾曾遇到過如此難堪之事？

她的確十分難堪，流雲飛袖使得呼呼不停，依然無法應付桂天聲的攻勢。

不過石毒魔王是以使毒而成名，並不是仗恃她的武功，流雲飛袖敵不過瀝泉槍法，決不能認爲她已失敗。

她的確不算失敗，因爲她還沒有使出她的法寶。

現在她必須使出她壓箱底的本錢了，否則她一世英名，可能會毀於一旦。

因此她伸手向百寶囊中一抓，然後一聲嬌叱，流雲飛袖以全力揮出。

桂天聲原是一槍刺出的，但槍出一半，他的手臂忽然停了下來，而且連打兩個冷顫，脚下還來了一個踉蹌。

莫非他中了毒？

不錯，他的確中了毒，因爲司徒塔兒適才的一記流雲飛袖，同時迸出了中人立斃的劇毒。

一招得手，司徒塔兒笑起來了。

「你太嫩了，姓桂的，老娘要你喝洗脚水，你還不是乖乖的喝下去，啊……」

得意忘形，是一般人的通病，百毒魔王司徒塔兒在得意之下，自然會忘記戒備了。

其實這不能怪她，百毒魔王殺人千萬，從來就沒有失手的紀錄。

何況桂天聲的表現，分明已被劇毒所傷，此時就是讓他爬，只怕也爬不動了，他如何還有反擊之能？

她沒有想到桂天聲不畏劇毒，自然也瞧不出他是在演戲，甚至當槍尖扎進她的胸膛之際，她還是不相信這是眞的。

最後她倒下去了，却斷斷續續的擠出幾個字來。

「你……居然……沒有……」

「很抱歉，讓妳上了一點小當。」

桂天聲拔出短槍，轉身向飛撲而來的岑玉琴等招招手，然後向一旁退了開去。

首惡已除了，剩下的應該交給少林寺了，他不想鋒芒太露，以致招來別人的不滿。

但歐陽玲琅撇撇嘴道：「表哥，你爲什麼要這樣？我不依！」

桂天聲道：「剩下的幾個魔徒，妳還怕少林僧侶收拾不下？再說，營救該派掌門，懲處該派叛徒，是少林門下的事，咱們如若插手，也有些不太方便。」

歐陽玲琅道：「誰管這些來着？我是說你不該嚇唬咱們。」

桂天聲一怔道：「嚇唬妳們？我幾時嚇唬妳們了？」

岑玉琴微微一笑道：「別不承認，適才你假裝中毒，的確嚇壞咱們了。」

桂天聲哦了一聲道：「表妹說的原來

是這個，這可不能怪我，百毒魔王的功力過高，如若不使用一點心機，要除她談何容易！」

他們交談之際，少林弟子已將剩下的魔徒全部消除，然後由了塵大師領頭，向中嶽廟奔了進去。

東門瑜道：「二哥：咱們要不要進去瞧瞧。」

桂天聲道：「我看不必了，少林弟子數十人，對付一個智空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

東門瑜道：「二哥說的是，咱們只好在廟外等待了。」

約莫頓飯時間，了塵大師走了出來，他只是單身一個，神色之上還籠罩着一片愁容。

桂天聲迎着他道：「怎麼啦？大師，難道有什麼不對？」

了塵大師喧聲佛號道：「老衲有幾句話想說，實在又難於啓齒……」

桂天聲道：「不要緊，大師有話請說無妨。」

了塵大師道：「老衲見到了掌門師兄，也見到智空師叔了……」

桂天聲道：「貴掌門無恙，晚輩應該恭喜大師。」

了塵大師嘆道：「掌門師兄的確很好，只是老衲却無法救他出來。」（未完）

孫子兵法

臨機應變

無謀之勇，乃是只知拼命作戰，在這種情況之下，祇有等着……

賽孫賓

別將敵人趕入絕地

窮鼠吃貓，（太平記），窮鼠吃狸。（鹽鐵論），這兩句成語，足以作孫子這一段話的註解了。

漢武帝時代，鹽、鐵由政府經營，正如今日的烟、酒由公賣局專營一樣。

昭帝即位以後，召集學者們舉行一次審議會，反對一方提出了數十萬言鹽鐵公賣的文章，指責鹽鐵公營的許多缺點，集錄這件事，結果就成一部十二卷的（鹽鐵論）。

當時漢朝的財政，因屢次與匈奴作戰，既要防守邊關，又要對匈奴出擊，塞外的用兵，在在需要大量的財物，造成國內民生疾苦。

青年人必須應徵從軍，老弱要担任運輸軍需，朝廷的財政極爲困苦，但大富豪與政要却仍有巨萬的財富，可以用金錢的捐輸免除徭役之苦。

鹽鐵官設公營，因此嚴格執行犯法的人。但私鑄錢幣、農具的人並未因此而絕跡，更有用白金混合鋁或錫鑄錢幣，造成質劣量輕的惡幣通行天下，因此錢幣貶值，更增加社會經濟的紊亂，司馬談說：

「男人不論如何勤勉地耕田，總缺乏食糧，女人不論如何不眠不休的紡織仍缺乏衣服。……百姓無法再忍受，終必起來造反。凡是每一件事情都如此，走投無路，自然會求變革。」

倘使你包圍敵軍，必須讓開一面。讓敵方有脫出的機會，絕不能把敵人趕上窮途，否則，被困圍的敵人，反而會發出令人不敢相信的反攻力量。孫子「圍師必闕」這句話，自古以來成爲用兵的鐵則，直到今日，這句話的眞理還是不變的。

將在外，要自有主張，不合理的命令，不一定接受

春秋戰國時，齊國的孟嘗君，派食客馮驩去收百姓貸欵的利息回來。

馮驩到了孟嘗君封邑薛這地方，便召集孟嘗君的債務人收取了約十萬的利息。

他用這些錢造酒，買肥牛，向這些借錢的百姓說道：「能付利息的人都要來，就是不能付利息的人也要來，同時都要把借券帶來。」

約定的日期到了，他宰牛設宴拿出幾大桶酒，在酒宴高潮時，他取出借券，能繳利息的人規定限期交穀，貧窮而無法繳付利息的人，他都把那些借券燒毀，然後說：「孟嘗君貸欵給你們的目的，乃是讓領域內窮苦的人能夠營生的，他收利息的目的也都是爲了照顧更多窮苦的百姓，現在富裕的人已約定期限繳欵了，貧困的借券也已燒掉了，諸位請開懷痛飲吧，主君如此關心我們，我們怎麼能違背他呢？」

在座的人，都站起來鞠躬。

孟嘗君聽到馮驩燒掉借券的事，非常生氣，立刻召回馮驩，並責備他。

「聽說你收到利息後，立刻準備許多酒菜請那些債務人，又燒掉了借券，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是的，如果沒有準備肉與酒，無法把全部的債務人都召集來，同時也無法區別富裕與貧窮的人，生活好的人，已經依約還錢了，貧困的人倘使用借券催他十年，也只增加利息罷了，如果催得緊，他們只好逃亡到他國，借券又有什麼用呢？這樣百姓說君好利而不愛民，便要百姓爲負債而離開鄉國，現在這樣做不就是鼓勵人民，顯揚君愛民的好機會嗎？因此我把無法收回本金的借券燒掉，把空洞的預算除掉，使薛的百姓無不愛戴，提高君的名聲！您怎不知道我的用意？」

孟嘗君聽了這些話，覺得非常有道理，所以向他道歉。

馮驩表面上看似違反君命，而實際上却顯揚了君名。因此孫子說：有不能通過的路，有不能攻擊的敵人，有不能攻擊的城池，有不能爭奪的土地，有不能接受的君命。

必須考慮得失

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

帮助越王勾踐滅吳的范蠡，晚年在陶（齊的要地）經商。他改名爲朱公，從事農業、畜牧賺取了數億的財產。陶朱公的次子因殺人在楚國被捕。朱公起初想派少子到楚國，救次子一命。但長子認爲派少子而不派長子，乃認爲他不中用，所以企圖自殺，後來朱公不得已派遣長子去。

朱公準備了黃金千鎰（一鎰二十四兩」與一封信，命長子交給一向親密的楚莊生，同時囑咐長子，一切由莊生作主，不要過問。

長子到了楚國，立刻訪問莊生，並將信與黃金交給他。

莊生是一位清廉而極負聲望的人，楚王以下大家都尊他爲師。莊生讀完朱公的信後，謁見楚王，另外去拜訪楚國的權貴，秘密把他另帶來的錢獻給他們。

王說：「某星宿已正侵犯天樞了，這是不吉利之象。」

楚王決定修德大赦，接受長子黃金的權貴得到了消息，立刻把這個情形告訴長子：如果大赦，令弟必能得救。長子覺得把千金交給莊生非常可惜，因此再度訪問莊生。

「聽說楚王要大赦，我的弟弟大概會被赦了。」

莊生聽了長子這句話，立刻把錢退還給他，再度到朝見楚王奏道：

「大家都議論這次的大赦是朱公賄賂左右部屬造成的。」

朱公的次子終於被判死刑，大赦令在處決的翌日才發佈，朱公送出長子時，便已猜想事情會弄糟。

「長子最了解我窮苦的時候，所以把財富認爲最重要之事。少子生於我富裕的時代，因此不惜財貨，我所以要派少子去的原因，乃是看他能不惜用財貨的，但長子却無法做到，終於把次子給害死了。」

孫子說：所謂智者，爲思考一件事，必須周詳考慮利害各方面的關係。

別認爲敵人不來，重要的是使敵人知難而退

無恃其不來，無恃其不攻

「智者之慮，必雜利害。」作事如此，戰爭也是如此。也就是說，周密的思考，然後才有處事的心得。

這正如孫子所說：「不要一直希望敵人不來攻我，而是隨時都要準備應付敵人的攻擊，同時，要堅守陣地，使敵人無機可乘。」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海軍建造了世界最大的「武藏」「大和」兩戰艦。日本海軍向美國、英國宣戰以前，計算了美國的物質，判斷他們不可能有長期作戰的能力。

但這時的日本海軍却沒想到世界已經進入航空時代，以空軍爲主體，步進入了立體戰時代，而一直誤認他們製造了被魚雷擊中了也無所謂的「武藏」、「大和」兩戰艦，已經做到如孫子所說的「鞏固了使敵人想要攻擊也無法攻擊的形勢。」

「大和」上的巨炮如開火，的確能擊沉同處水平綫上的敵艦。但敵方却已有了從空中攻擊的轟炸機、戰鬥機。

結果「武藏」在南太平洋上，如大蛇盤旋一般終於被美機擊沉。「大和」因無空軍的掩護，在總體戰的戰況下，也成爲美國巨型轟炸機的對象，終於沉入大海。

戰爭就如一種綜合藝術一樣，絕不能死守固定的觀念。

孫子告訴我們，絕不能認爲我方有堅强的防備戰力就能決定勝利。

善用對方的性格實施攻擊

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

我們引用與孫子並列的軍事專家吳起（吳子）的話：「是否爲名將的戰術，論點必定在於是否英勇果敢。所謂勇氣，乃是將領的德性，僅佔數分之一罷了。有勇氣的人，如果只依賴勇敢很容易離開了利害的權衡，這樣便缺乏了爲將的資格。」（吳子：論將篇）

無謀之勇，乃是只知拚命地作戰，在此只有「死」等着他（必死）。

南朝宋武帝劉裕，在晉安帝時，平定逆賊做了太守，當桓玄起兵叛安帝而想稱帝時，與劉裕在崢嶸洲會戰。

劉裕所率的義軍僅有數千，絕不是桓玄的對手，同時桓玄的兵多士壯，如果眞正作起戰來，其結果是很明顯的。不過桓玄軍將領們都深怕打敗仗，尚未打仗以前，都已經準備預防萬一的退路了，所以部隊的士氣當然不振。

劉裕看到這種情形，便趁風放火，跟着後面進攻，桓玄軍那是他們的對手，紛紛敗走了。

將領們貪生怕死，沒有應戰的意志，士氣當然更不振（必生）了。

情性急躁的人，也是容易失敗的。剛直的人容易生氣，被激怒而出擊，踏入敗地的姚襄，（三〇四——四三九年，十六國時代後秦的人）於二十七歲正值年輕力壯時被殺，也就是最好的例子。（忿速）

蜀、魏的大會戰，開始於諸葛孔明在渭水畔祁山佈陣。蜀軍有三十四萬。司馬懿率領了四十萬魏軍出陣。孔明侮辱司馬懿，把女人的衣服送給他，笑他胆怯如婦女，不斷地用侮辱激怒他。

魏使辛毗好不容易才把他勸住。司馬懿才不致鑽入孔明的圈套。但到了最後司馬懿忍無可忍，終於發怒了，以一代名將的司馬懿尚且不能忍得住辱，其他的人可以想見（可侮可辱）。

孫子說：因愛士卒而拚命時，有時反而會有不良的結果，廉潔的人尤其不愛侵略。

因爲愛人而遭到麻煩敗退的例子也不少。戰爭有時候必須要不講情感的。（愛民）。

對於將軍性格上的缺陷所引起的危險，孫子舉出以上的五種例子，但事實上能實行否？還是一件困難的事。

虎·豹·龍·蛇（四）

馮嘉·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在一間公寓裏找到「豹」，並打死了他後，正向丁善明報告，忽聞丁善明被飛刀刺死，司馬洛急奔回丁善明辦公室，那是間模特兒介紹所，只見兩個女郎在驚慌哭泣，丁善明倒在地下，但四週却查不出使飛刀的人……

遊覽海灣　偵查殺手

「你自己呢？」司馬洛說道，「你私人總有一些死黨好朋友的吧？他們會合作嗎？」

金標想了一會。「我看這個沒有問題的，只要能够讓我做主！」

「你可以做主的，」司馬洛說，「只要暫時不把丁善明的死訊宣佈出去。你大可以說是丁善明的吩咐。這裏沒有幾個人知道這件事。」

「你的意思是——」把他們都放走？」金標問。

「是的，把她們都放走，」司馬洛說，「然後監視着她們每一個的行蹤。調查她們的一切！她們之中有一個是厲害的殺手，而她不會是久居本地的居民，她來這裏負担殺死丁善明的任務的，現在丁善明死了，她的任務已經完了，她就要離開此地。」

「而當她離開的時候，我們就殺她？」金標的雙目露着一種奇異的光采。

「我殺她，」司馬洛說，「讓她走，我跟着她。當她一走，我們就已經肯定一半了，但是還不能絕對肯定。我會跟着她，我會想辦法肯定的，她不容易騙倒我，而當我肯定了的時候，我就殺她！」

金標迷惘地看着司馬洛。

司馬洛又進一步地游說他：「聽着，金標，我唯一要做的就是這件事，以後這裏是你的地盤了，我無意指揮你，但這一次，你卻必須聽我的意見的！就只是這一次！」

他希望金標不是一個用腦專家，不會想得太多。

如果金標是一個會用腦的人，他就應該會爲自己的處境設想一下。

他應該會想到，當丁善明死了，司馬洛就不是他的友人，而是他的敵人了。因爲，很快，丁善明的上級會另外派人來接替丁善明的地位，接收這個地盤。也許會吸收大部份的人，而和司馬洛合作的人，一定不會在被任用之列的。

但金標顯然並沒有想到這一點。也許，他是太忠於丁善明了，而丁善明的死使他太過憤激，於是他也沒有空去想這一點了。

總之，他點點頭。「可以的，現在你告訴我應該怎樣着手吧！」

司馬洛把他的計劃告訴了金標。

金標就用寫字間裏的電話，打出去了好幾個電話。

跟着司馬洛也打出去了好幾個電話。

在他們打着電話時，那餘下的十個模特兒還在休息室裏枯候着，三個兩個地竊竊私議。她們並不是全部都互相認識，但也有兩個，三個是互相認識的。

她們似乎都下意識地料到，事情是有點不尋常了，因爲她們實在是等得太久。

後來，金標和二個同伴推門而入，梁小姐也和他們一起。

梁小姐開口宣佈：「很對不起，各位小姐，老板現在因爲有了一些急事，不能和你們見面，所以請你們明天再來。但是，他不會浪費你們的時間。他會補回一天工資給你們，並且，由於時間是那麼早，所以我們會派車子送你們每位回去。」

說着，她就動手每人派一隻信封。

那些信封，每一隻裏面都裝了每位模特兒一天的薪金，自然，這個措施是使那些投考人相當滿意了。別的地方從來沒有這麼可愛的習慣的。

而，由於這個時間古怪，所以，派人送她們回家，這也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爲什麼選擇一個這樣古怪的時間來做這件事呢？丁善明是有他的理由的。他要請的是沒有架子以及性情柔順的模特兒，因爲除了正當的時裝工作之外，他是還要她們担任其他的工作的。如果肯在這種時間來應徵的女人，當然是比較可以順得男人的意思的。

總之，現在事情就是這樣解決。

那一對還未有機會面試的模特兒，就由打手們送回家去。至於那二個目擊丁善明死去的，則給留了下來。他們不讓這兩個女人把消息走漏出去。

這一批模特兒，也一個一個給金標用兩部大汽車送回家去。每一個都由金標及二個打手送到門口，看着她們進門口。他們是依着她們的履歷表的地址把她們送回去的。如果有誰報的不是眞地址，不能够進那個地址的門口的話，那她就有大麻煩了。

但是結果並沒有如此。每一個女郎，都是順利地回到了她們所報的地址。

司馬洛並沒有直接參加這個護送行動，不過，他也沒有遠離，他是一直都在附近的，他駕着一部車子在後面跟蹤着。

如果其中那個女殺手慌張起來，對金標有什麼不利的話，司馬洛是可以接手上去，繼續工作的。

可惜並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情。這些女郎，一個一個，都順利地給他們送回家了，並沒有發生什麼意外。

後來，司馬洛的車子和金標的車子一起停了下來。

司馬洛下車過去。金標的車中已經沒有女人了。

金標聳聳肩，看着司馬洛：「現在怎樣了？」

「現在等着吧，」司馬洛說，「既然你是已經派了人監視着她們每一個，我相信我們是可以等得出一個結果來的。」

金標拿出了那一疊履歷表來，好像當是一疊紙牌數着。「女人，一個女殺手，」他搖着頭，「我不能相信！一個女殺手！怎會呢？」

司馬洛微笑：「爲什麼不會？我看你不大了解女人吧？世界上最可愛的東西是女人，最可怕的東西也是女人，兩個極端，都是給女人佔去了的。」

金標聳聳肩：「捉住了她的時候，我倒希望你給我看看！」

「我會給你看看的！」司馬洛說。

金標看着他問道：「現在，我們怎辦呢？」

「現在，」司馬洛說，「我們只好去睡覺了。」

司馬洛並沒有一個睡覺的地方。他睡覺的地方本來就是在杜白麗那裏，但杜白麗那裏已經炸掉了，大也不在了，所以還是由金標安排，讓他住進了一間酒店裏。

而且金標也很懂得招待客人之道，也許他是從丁善明那裏學到的吧。

司馬洛正在床上鬆弛着，吸着烟的時候，忽然有人敲門。司馬洛伸出手去摸住了他在枕頭下的槍柄，說：「進來吧！」

推門而入的却是一個女人。很美麗，有相當的氣質。

看來她也是一位模特兒之類。事實上她也有幾分杜白麗的氣味。她對司馬洛作了一個有點畏縮的微笑。

司馬洛呆呆地看着她：「你……你找誰？」

「你不是司馬洛嗎？」那女郎又對他作了一個那種畏縮的微笑。

「我是的，」司馬洛說，「但——」

「是金標先生叫我來的，」那個女郎說着，就把門關上了，然後走到房間的中央，轉了一個身，斜斜地用背朝着司馬洛，手伸上去，「嘶」一聲就把拉鍊拉了下來。

那件露背裝的上截就卸了下來，可以看到她在下面是沒有乳罩的。半隻小巧的乳房就躍現在眼前，不過因爲角度的關係，只差一點看不見乳頭。

司馬洛明白了。

「不，不要脫！」他說。

她轉了過來，又把那件衣服托了起來，掩着乳房。「怎麼了？」她說，「司馬洛，你不喜歡我？」

「不，」司馬洛說，「我——我只是沒有心情！」

「但是——金標先生已經付了錢——」她顯得不知所措的，「他叫我在這裏陪你一夜的！」

「不要緊了，」司馬洛從床上跳了下來，走到她的身邊，替她把衣服拉起來，「不如這樣吧，我和你到樓下去喝杯咖啡，坐一坐。」

她好像受了侮辱似的，可憐地抬起眼睛來瞧着他：「司馬洛，你眞的是那麼討厭我嗎？」

「不，不，」司馬洛輕輕拍她的肩，「我可以保證，我不是不喜歡你，我只是——沒有心情。你可以想到的，如果我不喜歡你，我就會叫你走了，是不是？」

「你眞是一個奇怪的男人！」她說，「我從來就沒有見過男人對女人不感興趣的！」

「女人是美麗的東西，」司馬洛微笑着，「不一定要狎玩，是不是？欣賞也一樣可以。你叫什麼名字？」

「美美！」她說，「我——我——也不是常幹這個的！」

「我們下去吧，美美！」司馬洛說。

他披上了上裝，和美美一起下樓。那個店的閣樓就有一咖啡座的，而且這咖啡座的設備良好，每個座位都有電話，原來司馬洛就是爲了這電話而下來的。

他叫了一杯酒之後，就拿起了電話打出去。他不放心打樓上房中的電話，因爲那個房間是金標爲他安排的，雖然他並不懷疑金標對他會有什麼異心，不過，還是小心一點的好。

他打的是一個秘密的電話。電話接通了之後，他說：「我是司馬洛，事情辦好了沒有？」

「都辦好了，」那邊那人對他說，「我們已經派了人把她們每一個嚴密的監視着！」

這些人却不是金標的人了。他們是S組的人。他們也在此地有一個分支部份的，隨時等候司馬洛和他們聯絡，當丁善明死了之後，司馬洛覺得，這是應用他們的時候了，於是他就打了一個電話給這裏的人員，叫他們也去監視着那十個女郎。

在金標的人之外，再加上S組的人在監視着，那麼，她們即使漏得一網，也決漏不過另一網的。

「等一等，司馬洛，」那個人接着又說，「老莫也來了，他想跟你談談！」

接着，就是老莫的聲音接了上來。

司馬洛說：「你這老狐狸，怎麼來得

這麼快的？」

老莫吃吃笑着：「我是爲做事而做事的，我從不把時間浪費在女人的身上，所以我來得這麼快！」

司馬洛的臉沉了下來：「我並不覺得這很好笑。」

忽然之間，他又想起了杜白麗，杜白麗死得並不好笑。

「我並不是完全開玩笑的，」老莫說，「暫時，你可以把時間花在女人的身上了，因爲下一步的工作我們自然會幹！我們會留心着的。目前你沒有什麼好做，只要等着就行了！」

「等到了的時候通知我，」司馬洛說，「讓我來！她是我的！」

「因爲她是一個女人？」老莫問。

「不，」司馬洛說，「是因爲另一個女人！」

「自然了，」老莫說，「凡是女人，讓你來對付都是很適合的。你是對付女人的專家。」

「我就在這間金都酒店。」

「我知道。」老莫說。

「你怎會知道的？」司馬洛有點狼狽地叫了起來。

「我們在這裏的人，可也不是光吃飯而不做事的！」老莫微笑着。

「你是說你們是在監視着我了？」司馬洛說着，不由得向四面張望一下，不過，他又看不見有什麼可疑的人物在他的附近。

「不能算是監視，」老莫又吃吃笑着，「只能算是保護，只是我來了之後才開始保護的。」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好吧，謝謝你的保護，總之不要忘記通知我！」

司馬洛放下了電話，眞的發覺，他目前是沒有什麼事情好做的，於是他就和這個女郎談了起來。

她覺得他是一個特別的男人，所以她和他談得很多，而且並沒有對他說什麼謊話。她很美麗，雖然每一點都及不上杜白麗，不過却有點近似。主要及不上杜白麗的還是在智慧的方面。她及不上杜白麗那麼聰明。

不過沒有那麼聰明，也使她沒有那麼狡猾了。她告訴司馬洛她的故事。一個很老套的故事：給男人欺騙了，父母又對她不好。只知道一個「錢」字。這使她的心死掉了，拚命想多賺錢。她相信，如果賺不到許多錢的話，就更沒有人會對她好的了。

不過她並不恨男人。她只是對男人怕了，不敢在男人的身上用感情。玩玩是無所謂的，她說，不過，她不再會愛上任何男人了。

「你呢？」她奇怪地問司馬洛，「像你這樣一個男人，我看不出你有什麼需要，要用錢買一個女人！」

司馬洛聳聳肩：「男人有許多事情，是女人不能明白的，正如女人有許多事情，也不是男人會明白的！」

「說得很對。」

後來，太陽已經升得相當高了，他們在那裏吃了早餐，而進來吃早餐的其他人也愈來愈多。那裏變得太熱鬧一點了。

司馬洛打了一個呵欠：「我看我還是上床去吧，你可以回去了，要不要我送你回去？」

「用不着了，」她說，「不過，下午我也沒事做。不如我陪你到房間去吧！」

「不必了，」司馬洛微笑，「我不相信金標會向你要回那些錢的。」

「不是這個問題，」她說，「我只是喜歡跟你談話，讓我替你按摩吧，信不信由你，我是很會服侍男人的！」

「那麼，」司馬洛微笑，「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怎麼能夠拒絕呢？」

×　×　×

她果然是很會服侍男人。

她不但答應替他按摩，而且在按摩之前還先侍候他入浴。

也許她是並沒有正式學過這一門技術的，然而她的技術却是非常正宗，而且可以說是一流的。在她的服侍之下，司馬洛鬆弛下來，快要睡着了。

但她却不容許他睡着。她的手放到了他最容易醒過來的地方。

他醒過來了。

她微笑，動手爲自己脫下衣服。

「不，你用不着的，」司馬洛說，「讓我們——當我們是朋友好了！」

「我就是當我們是朋友，」她說，「因爲，服務的鐘數已經過了，現在是朋友的時間。你——不是害怕吧？」

「害怕什麼？」

「害怕我不清潔，」她說，「但告訴你，我是清潔的，我很清潔，你用不着害怕！」

「我並不是怕。」司馬洛說。

於是她把衣服脫了下來，赤身躺在他的旁邊。

她果然當他是朋友，很熱情，但是需要不多。後來，她在他的旁邊懶洋洋地閉上了眼睛：「我可以在這裏睡覺嗎？」

「隨便你！」司馬洛說。

她緊緊擁着他入睡了，而睡着了之後，也還是緊緊地擁着他。

後來，在黃昏時她匆匆起來，穿上衣服。她告訴他她要去參加一個時裝表演。不錯，她是一位時裝模特兒，而且是一位相當紅的時裝模特兒。

當她穿好了衣服之後，他還是懶洋洋地躺在床上。她在床邊坐下來，吻了他好一陣，然後說：「我下班之後可以回來嗎？我的意思不是錢的問題！」

司馬洛聳聳肩：「我可能不在這裏的。我正在做一件工作，隨時可能離開！」

「那麼，如果你沒有走，而你仍然要我的話，你打個電話給我好不好？」

「好的。」司馬洛聳聳肩。

她把她的電話號碼用唇膏寫在一張酒店的信箋上，塞進了司馬洛的衣袋，然後她就離開了。

司馬洛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直到電話再響的時候，已經過了晚飯的時間很久，而且已經是午夜了。

那個電話是金標打來的。

「有什麼發現嗎？」司馬洛問。

「對不起，」金標說，「我現在要走了。」

「什麼意思你要走？」司馬洛問。

「如果我不走，他們會殺我的，」金標說，「丁老板死了，馬上就有人來接替他，我不相信我會受到任用的。」

「誰來接替？」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金標說，「聽不到這個消息。但整肅工作已經在進行中，我有兩個朋友已經死掉了。對不起，這件事我不能繼續做下去了，你自己想辦法吧！不過，如果我是你，我就也趁早離開了。他們不見得就會留你活下去的。」

司馬洛愕在那裏，不知該說些什麼。

「再見，司馬洛，」金標說，「希望將來有機會再爲你服務」

「你要到那裏去？」

「總之不留在此地。」金標說。然後，他就把電話掛斷了。

司馬洛執着聽筒呆在那裏。金標離他而去了。也好在他還安排得夠好，老莫的人在這裏，老莫的人可以繼續監視的。

但，那個女殺手，還會不會走呢？

「爲什麼她要走？」司馬洛問自己。是的，爲什麼她要走？她現在是沒有需要走了。這裏已經成爲他們的地方了。是的，丁善明已經死了，她還逃什麼？逃避誰？現在他們還正在殺人呢，她大可以留在這裏，要留多久就留多久，她實在用不着逃走的。

司馬洛的心忽然又一跳，因爲他想到了一件事：如果她也去參加殺人，那麼她的身份不是暴露出來了嗎？但隨即他又搖搖頭，駁斥自己這個想法。不，她不會動手殺人的，因爲這一件根本就不是她的事情，這是小事。

司馬洛用拳頭在床頭几上一搥，搥得那床頭几也震了起來。然後他拉開了床頭几的抽屜，取出了那疊履歷表來，好像一疊紙牌似的排在床上，欣賞着其上的那些照片。不是太美麗的女人，不過也不算醜女人了。並不醜。而且，沒有一個是兇相的女人。讓他在這中間來挑選一張，讓他來猜猜看，那一個是女殺手，這是沒可能的。每一個都不像，然而，其中就有一個是的。

他把這一疊履歷表扔下了，跑進浴室洗了一個澡，走出來，到樓下的咖啡座去，佔了一張桌子，叫了一份食物。在食物送來之前，他又拿起桌子上的電話打給老莫，把金標的事情告訴老莫。

「這件事我已經知道了，」老莫說，「我看着他們幾個人撤走了的。不過不要緊，有我們頂上。」

「你可知道，她是未必會離開這裏的嗎？」司馬洛問。

「我知道的，」老莫說，「她暫時未必會離開這裏，但她也總不能永遠留在這裏的。譬如說，她有一件新的任務要進行，她就得離開了，是不是？」

「這可能需要很長的時間了！」司馬洛說。

「你沒有時間嗎？」老莫問。

「我有，」司馬洛說，「我的時間是專爲了這件事而準備的。」

「那麼等下去好了。」老莫說。他掛了電話，司馬洛也掛了電話。

食物送來了，他開始吃，但是沒有什麼味道。他感到十分之不耐煩。

等並不是他喜歡做的事。他喜歡動而不喜歡靜，然而這件事情，到了這個階段，却是需要靜的階段。他無法採取什麼行動。這十個女人，他可不能夠逐個去訪問一遍的。他這樣做，那就等於是打草驚蛇了。

所以他只好等下去。

司馬洛在那裏吃飽了，喝着一杯餐後的咖啡，看着這個咖啡座的夜市又開始旺了起來，而這個時間，女性及情侶來的特別多。這些人的出現，使司馬洛有了一種孤單的感覺，而且也覺得自己像個傻子。除了他之外還有兩個單身的男人，已經喝得醉到快要睡着了。單身的人，這個時間是不屬於這個地方的，這就是爲什麼他們會喝醉。

他不屬於這裏，所以，他一就是把自己灌醉，不然就是離開這個地方了。

忽然，司馬洛的手伸到衣袋裏一摸，摸到了那張紙，取出來打開。那用唇膏寫的名字和電話號碼還在紙上。他忽然微笑了。誰說他不屬於這裏呢？找個女伴，他就是屬於這裏了。

電話號碼上面還寫有一個名字：「白韻。」

司馬洛微笑。白韻。原來她叫白韻。這是眞名字還是藝名？

白韻這個名字也不錯，像是眞的名字，但也像是藝名。總之是一個相當普通，但又相當好聽的名字。

司馬洛打了這個電話。白韻果然在家裏。

「噢，司馬洛，」她驚喜地說，「原來是你！我想不到……」

「我不是一個不講信義的人，」司馬洛說，「我說過的話，我一定記得的！」

「你……還在那裏？」白韻問。

「是的，」司馬洛說道，「我還是在這裏，我正在咖啡座那裏喝酒。你可以來嗎？」

「馬上？」白韻問。

「最好了，」司馬洛說，「我正在想念你！」

「可以等我一等嗎？」白韻說，「大約一個鐘頭。」

「爲什麼要一個鐘頭那麼久？」司馬洛問。

「一個女孩子，總要打扮一下的。」白韻說，「而且，我還要設法推掉一個約會！」

「好吧，」司馬洛說，「我在這裏等你！」

「別走！」她說，「我是眞的會來找你的！」

司馬洛放下了電話，又叫了一杯酒。現在，他就不覺得他是不屬於這裏了，因爲不久之後，他就會成對成雙。所以，他雖然一個人在這裏，等起來也會覺得舒服一點了。

接着，他忽然注意到有一雙眼睛正在注視着他。

司馬洛的眼光也移了過去，和這雙眼睛接觸。忽然，他有了一種觸電的感覺，簡直像是受到了雷殛一般的感覺似的。

那是一雙女人的眼睛，而且很美麗。

但是司馬洛並不是因爲這是一雙女人的眼

睛，或者因爲這是一雙美麗的眼睛而震動。他是爲了他曾經見過這雙眼睛。

腦中閃過了一叠卡紙，每張卡紙上都貼了一張照片。這個女人的臉就是在其中一張卡紙上的。其中一張履歷卡。她就是那個十個女模特兒的其中之一個，也是一個可能就是女殺手的人。

她就在這咖啡座裏面，和司馬洛隔着三張桌子。

他和金標一起巡視的時候也見過她的眞人的。

她的眼光和司馬洛的眼光接觸了一下，然後垂了下去，看着面前那杯飲品，咀邊露着一個淺淺的微笑。

當然她也認得他的。

此時，司馬洛的心在狂跳着，跳得十分厲害。

她在這裏出現，是一種巧合，抑或是故意的。

那個女郎又抬起了頭來，瞟了他一眼，滿含深意的一眼。

而她是獨自一個人的。

司馬洛深吸了一口氣，拿着他自己那杯酒，走過去，在她的旁邊彎身：「小姐，可以借你的電話一用嗎？」

她「咭」一聲笑了起來：「這電話不是我的！」

「我那裏的電話壞了，」司馬洛說：「這是你的桌子……咦，怎麼，你不是……我在那裏見過你的？」

「你忘記了？」她微笑。

「我是說——」司馬洛說：「我是眞的見過你的，這不是一個藉口，在……在……讓我看，好像不久之前……」

「你忘記了？」

「我……我快要記起來了！」司馬洛說。

「你忘記了，」她說：「但是我記得。在丁先生的寫字間那裏。不過，你當然不會注意我了。」

「對了，」司馬洛用手一拍大腿，「對了　怎麼我會想不起來？」

其實他早已想起來。以他的記性，他研究過的人，他決不會忘記的，他不但記得這張面孔，也記得這張面孔的名字，姬絲汀．杜。他也記得那上面的履歷。他還記得婚姻狀況，那一欄她填得很特別，投考這種工作的女人，即使是已婚，甚至有幾個孩子的女人，也照例會填上「未婚」二字的，然而她却填上了「離婚」。這是坦白抑或是證明她沒有嫌疑，抑或這是一種意圖避免惹人疑竇的手法呢？

「你當然不會注意我了，」她有點自卑地。

「現在注意也不遲的，是不是？」司馬洛嬉皮笑臉地在她座邊坐了下來，「你一個人？」

她聳聳肩：「我的旁邊又沒有人。」

「我是說，」司馬洛說：「你是不是約了什麼人。」

「是的，」她說：「我在這裏等人，不過是幾個女孩子。」

「哦，和你一起去面試的？」司馬洛說。

「不，」她說：「我們幾個女孩子，總是大約在這個時候就到這幾個地方來見面，不是這裏就是希爾頓，再不然就是藍寶石。」

「那麼我在這裏坐下來也沒有關係了？」司馬洛說。

她又微笑，一個很馴良的微笑，像一隻羔羊，而不像是一隻獅子。她實際上是一隻獅子抑或是一隻羔羊呢？她說：「歡迎之至。但，不妨碍你嗎？」

「哦，沒有，」司馬洛說：「我只是一個人。」

「奇怪，」她有點嬌羞地微笑着，「像你這樣一個男人，我還以爲你會在這裏等女朋友之類？」

「近來運氣不大好，」司馬洛說：「總沒有女孩子肯來理睬我，我是正在失意中。」

「我可以給你介紹女朋友，」她說：「一會兒我有幾位女朋友來，你可以挑一挑的。」

「我不相信你的女朋友會比你更可愛，」司馬洛說：「這是不可能的！」

她忙把頭低了下去，臉上有點紅，司馬洛隨即又說：「不如我把我介紹給你，你把你介紹給我吧。我叫司馬洛。」

「姬絲汀．杜。」她說，他們握手，她的手小巧而軟。

「眞幸運，」司馬洛說：「看來我的運氣轉變了。」

他們在那裏喝了兩杯酒，談了一陣，司馬洛覺得，這是一個相當馴良的女郎，而且還有點害羞，經常會低下頭去，臉有點紅的。害羞得很可愛，但，這只是一種感覺而已。他的心裏還是充滿了懷疑的，而且仍然保持着高度警惕。也許這只是演技。

他仍然絕對不相信，她的出現是偶然的，也許，她只是來殺他的。來帶他進入一個陷阱，如果是這樣的話，他倒要和她較量一下了，看看誰會倒在誰的手裏，這個想法使司馬洛有了一種很舒服的感覺，他用不着再繼續等下去了，他有行動的機會了。

「我們不如離開這裏吧。」他對姬絲汀說。

「唔，」她點點頭，「這裏太吵一點了。我也想到一個比較靜的地方去。」

「你有什麼提議呢？」司馬洛問。

「你也沒有主意嗎？」她又有點害羞的。

「我？」司馬洛聳聳肩：「坦白說：我只是初到貴境的，我也不知道這裏究竟有些什麼好玩的地方。」

「那很好，你跟着我吧，」她有點頑皮地：「如果你不害怕！」

「這樣可愛的一位小姐，我怎可能害怕？你就是拿着槍指着我，我也不會害怕的！」這樣說着的時候，他凝視着她的眼睛，希望看到，當她聽見「槍」這個字的時候，她會有一些特殊的反應。

但是沒有，他看不見，由於她的頭是低了下去的，對着他的捧，她也感到不大好意思似的，她說：「我有一部車子在這裏，我看，你既然是初來這裏的，你大概不會有車子吧！」

「好極了，」司馬洛說：「唔——讓我先打一個電話好不好？」

「好，」姬絲汀站起來：「你打電話吧，我把車子開來，在門口等你。」

她下樓去了，司馬洛便去打電話，打去給老莫，他說道：「我想仔細調查一下這個人，姬絲汀．杜，我想知道關於她的一切。」

「爲什麼特別要查她呢？」老莫問。

司馬洛告訴了老莫這裏發生的事情。

老莫說：「那你要跟她去了？」

「是的！」司馬洛說：「我要和她交手，而且，你也最好不要阻我，我不需要你的保護，讓我一個人去幹好了！」

「那麼白韻怎樣了？」老莫問。

司馬洛的心跳了一跳，臉也紅了一紅。

「什麼白韻？」

「什麼白韻？」老莫說道：「難道你不知道嗎？你自己約了白韻來這裏見面的呀！」

「你怎麼知道？」司馬洛叫了起來，聲音提高了，提高到吸引了那裏所有的人的注意，而這也使他的臉更紅了。

「我們已經在這裏的電話上搭了綫！」老莫說。

司馬洛希望老莫就在他的面前，如果是這樣的話，他就可以在老莫的兩腿之間踢一脚了。「我——警告你，」他哽塞着說：「我警告你，別多管我的閒事！別多事！」

「我祇是關心你的福利吧，」老莫格格地笑起來：「但白韻怎樣了？」

「她是不重要的，」司馬洛說：「我的意思是——我現在有更重要的事！」

「你倒是一個標準的負心漢！」老莫說。

「我……我以後會對她解釋的，」司馬洛說：「她會明白的！」他把電話摔下了。

「你和什麼人吵架嗎？」有人在他的旁邊說。

司馬洛轉過來，覺得臉上一陣冷一陣熱，如果有一天，他走到街上，跳上了巴士，才發覺自格忘記了穿褲子，那感覺一定就是這樣的了。

因爲，站在他前面的就是白韻，她已經來了。

「你……你怎麼來得這樣快？」司馬洛吶吶着。

白韻微笑。「對於自己喜歡的男人，一個女人是不會遲到的，祇是對那些自己討厭的男人，才會遲到一個半個鐘頭的，」她用手掠一掠頭髮，「我爲了省時間，所以沒有化粧，希望你不介意！」

「我……我不介意……呃，事實上不化粧更好了，」司馬洛吶吶着：「這……這是天然美嘛！」

她坐了下來：「我們到什麼地方去玩呢？」

「呃——」司馬洛滿頭大汗，頭皮上有着一種給針刺般的感覺：「很難過，白韻，很抱歉，我——我——剛才我講電話妳也聽見的，我這件生意，有了一些意料之外的變化，我得馬上去一趟。」

「和我一起去，」白韻顯然地很失望了。

「不——呃——這是男人的事情，」司馬洛說：「我——我以後再打電話給你吧，我現在有沒空，我以後會好好地向你道歉的。」

白韻斜着眼睛看着他，她沒有說什麼，也沒有表示不滿，也許，男人曾經十分使她失望，她已經習慣了失望。

「我現在要走了，」司馬洛說：「你這裏坐一坐，吃什麼都算在我的帳上好了……」他捏捏她的手，匆匆走向門口。

白韻祇是聳聳肩。

司馬洛下樓走了，白韻把頭側過了右邊，那裏是一片大玻璃，朝着夜晚的街道，望下去可以看到酒店前面的行人路，白韻可以看到司馬洛出現在行人道上，而且她可以看到一部小小的開篷跑車駛來，司馬洛上了小跑車，駕駛這種小跑車的是一個美麗的女郎。

侍者在旁邊說：「小姐，妳要點什麼嗎？」

「威士忌，」白韻說：「給我來一整瓶！」

×　×　×

「你究竟是在那裏幹什麼的？」姬絲汀問。她是指在丁善明那裏。

「哦，我只是丁老板的朋友，」司馬洛說：「我剛好去探他吧了。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幫幫你的忙——」

「不！」姬絲汀連忙搖頭：「我不是這個意思。」

「這沒有麻煩的，我和丁先生很熟，」司馬洛說道：「我只要講一聲，就可以的——」

「不，不，」姬絲汀連忙搖着頭：「你千萬不要這樣，我最不喜歡這樣的。我的意思是——那天，我們在那裏的時候，好像發生了什麼不尋常的事情是不是？」

「你是指什麼事情呢？」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姬絲汀說：「我是在問你！」

「沒有呀，」司馬洛毫不臉紅地搖着頭說謊道：「沒有呀，我看也許是你神經過敏吧！」

「也許是我猜錯了，」她說。

他不明白她提這件事幹什麼。她假裝不知道，不是更好了嗎？即是說：假設她是知道的。而跟着她就沒有再提這件事了，她改爲提她自己，每個女人在初認識一個男人時都是愛在提自己的事情的。她說的當然是謊話了，司馬洛在想，他雖然也報以一大串的謊話，可是，他却似乎還沒有她說得那麼好，她說得細節豐富，每一個小事情都附有時間地點，而且和其他的細節在時間和地點的方面，也是互相呼應和啣接的，她簡直就像是在說眞話。

比較起來，司馬洛那個故事，則聽上去却像是謊話了。

司馬洛告訴她，他是一位職業攝影家以及業餘的時裝設計家，他不知道自己的模樣像不像，不過，這却解釋了他怎會和丁善明在一起，而且也有一個藉口和她約定後會了。譬如他就可以邀約她明天到郊外去拍些照片之類，假如今天晚上事情沒有解決的話。

他們現在是停車在一片山坡的上面，可以俯望城市那閃爍如鑽石般的燈光。一個環境很優美的地方，很適宜於情侶談情的。她就是開車把他載到了這個地方來。

司馬洛慶幸他能够從車子的倒後鏡看到車子後面的情形，如果有人來自後面向他施以暗襲，他也會及時看到的。雖然這一蟲担心不會很大，照他所猜，虎豹龍蛇要殺人的話，一定親自動手，不然，他們也不成其爲一流的殺手了。

「你似乎對這個地方很熟。」司馬洛向四面望望說。

她的臉又有點微紅起來了。「許多時候，男孩子都會開車帶我到這裏來的，起先我不知道他們是什麼目的，後來有過幾次尷尬的經驗，而且年紀也大了一點，我就不肯再來了。」

「但是今天晚上你又和一個男人來了。」司馬洛吃吃笑着。

她把頭垂得更低，聲音已幾乎低到聽不見，她吶吶地說：「我……我只是想不到有什麼地方好去的吧了。不過，如果你不喜歡，我們也可以到別處去的。」

「不，不，」司馬洛連忙否認，「我——我喜歡這裏的，這裏很好！」

這時，忽然有一部車子又開來了，沿沿那條山路上來，駛向他們所在的地方，司馬洛和姬絲汀都掉過頭去看。

那部來車，大概是另外兩對男女看中了這個地方，要來這裏靜靜地談吧了。可是姬絲汀却連忙把車子開動了，馬上就離開。

「怎麼了？」司馬洛問。

「你知道的，」姬絲汀說：「現在這個世界，還是小心一點的好。怎知道會不會是來打刦我們的？」

一時，司馬洛眞想笑出來，他和她，難道會是怕小賊的人嗎？

但姬絲汀既然要開這個玩笑，他就和她一起開玩笑好了，他也說：「對呀，還是小心一點的好。但，現在，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呢？」

她又有點害羞地把頭低了下去，但是不太低，因爲她正在駈車，不能够連路也不顧的，她說：「如果你不介意，我們還是回家去吧！你住在那裏，我先送你回去吧！」

「回家？」司馬洛看看錶：「但現在時間還早！」

「對有些人來說是還早的，」她說：「我也認爲是還早，但爸爸媽媽却認爲不早了。」

「爸爸媽媽——」司馬洛不禁張大了咀巴。

「人人都有爸爸媽媽的。」她說。

「呃——對了，」司馬洛說：「時間實在已經不早，不過，今天又不是世界末日，還有明天的，明天什麼時間有空，我們去拍照。」

「明天……」她想了一想，「後天好不好？」

司馬洛又有點發愕地看着她。

「你不是在生氣吧？」她笑了起來，「有時，有些約會是不能推掉的！」

他當然不是生氣，他只是覺得奇怪，爲什麼要後天，那豈不是給他更多機會查清楚她了，她不會不知道他是誰的，她當然也不會傻到相信他不會懷疑她，如果她要殺死他，那一定是在今天晚上了，不能拖的。

也許在歸途上，她就會動手吧？她大概不會眞的送他回到酒店的。

「後天，什麼時間？」司馬洛問。

「後天我整天都有空，」姬絲汀說：「如果你早上就有空的話，我們可以去一整天！」她忽然停下車來，轉過頭來看着他：「你有辦法找到一艘遊艇嗎？」

「這個不成問題，」司馬洛十分爽快的說。

「那好極了，」姬絲汀說：「你找一艘遊艇，只是我們兩個人，我們就可以到很多好地方拍照片了。」

「唔，這是一個好主意，」司馬洛說道。

這的確是一個好主意，一個對一個，那是簡單得多了。

「你住在那裏？」她問。

「我就住在你剛才碰到我的地方。」他說。

「別胡說，那裏是喝咖啡的地方。」

「我是說那裏的樓上，」司馬洛說，「樓上的酒店，我是在這裏作客的，當然住在酒店了。」

她掩着咀巴在偸笑。

「有什麼不對嗎？」

她的頭更低了。她說：「我爸爸常說，住在酒店的都不會是好人，不過我猜任何事情都有例外的。」

「我的確不是一個好人！」司馬洛笑着說。

「我不相信，你一點也不像壞人！」她的頭更低，低到幾乎縮進方向盤的下面了，如果有燈光，一定可以看見她的臉紅得像萍果了。

忽然，他有一種自然的衝動，他的手伸過去，攬住了她的肩。她輕得像一根羽毛，一碰就倒進了他的懷中。

他吻在她的咀唇上。

她的身子顫動得很厲害，起先全身都硬了起來，但是跟着又全身放軟了，好像一團麵粉似的躺在他的懷中。

他不明白她那裏學來這麼好的演技。就好像她對這件事並沒有很豐富的經驗！就像吻她的是一個她傾慕已久的人，而這一吻使她喜不自勝。

但這的確是很可愛的一吻。她的身上有一陣清香的氣味，這香味之中只有很少部份是香水造成。

口腔裏也有一陣天然的香氣。

他本來是極力保持着冷靜的，也打算保持冷靜，然而，不由自主地，他激動起來了。他的手掌在她的背上輕撫着。吻就像是炸藥的導火綫。一熱起來，一點燃了導火綫，很容易會超出範圍。

但是在超出範圍之前，她把咀唇拉開了，而且用雙手按在她的胸前，使他們保持距離。她吶吶着，相當軟弱地說：「唔——呃——我看我們也應該走了。時間實在太晚了！」

說着她又把車子開動，這就使他無法不把她放開了。他無法不顧着行車的安全的。

× × ×

老莫說：「這個女孩子姬絲汀．杜，她不可能是我們要找的人！」

司馬洛聳聳肩，說道：「我也希望她

不是！」

「我這不是感情作用的說話，」老莫說，「我這是根據事，根據我的調查所得而說的。她有父親有母親在這裏，她是在此地出生的，她的父親是公務員，已經退休了，正在拿退休金，而她也是在此地長大的。她是唯一不可能的一個！」

「其他的九個呢？」司馬洛問。

「其他九個我就不能肯定了，」老莫說，「她們的履歷表上所塡的，有些證明是眞的，有些却是不能證明的，雖然不能證明是眞，但也不能證明是假。我們要等着瞧。」他在司馬洛的面前放下了一叠文件，接着說道：「這裏就是我們的調查所得！」

司馬洛把那叠文件翻了一遍。

其中有六個都是不久之前從外地來的，另外有三個則是此地的居民，不過並不是長居在此地，而是經常有到外地去一個時期。在這一種行業來說，這却不算得是一種很特殊的現象。她們總是經常在幾個埠頭跑來跑去的，就像唱歌的歌星。

「總之姬絲汀．杜是沒有可疑之處的，」老莫說，「你用不着管她了！」

「但我和她後天有一個約會。」司馬洛微笑。

「你少放一點時間在女人的身上行嗎？」老莫說，「我們現在是正在工作，不是享樂。等事情辦好了之後，你再去追求享受吧！」

「我也不是爲了享受，」司馬洛聳聳肩，「我不相信巧合。我剛好在那咖啡座碰到她，這不是巧合。她是來釣我的。我要查清楚拿着釣竿的人到底是誰。」

「你是在浪費時間！」老莫吼道。

「讓我用自己的方法去做吧，」司馬洛說，「我只要你帮我一點忙，替我弄一艘遊艇來，很小的，我們兩個人出海。」

「好吧，遊艇。」

「還有一套攝影器材，」司馬洛說，「看上去要眞像一位職業攝影家的！」

「還有什麼吩咐嗎？」

「還有找一些地圖給我，以及有關在這裏遊河的情報。我對於這裏的海面的情形是一無所知的。」

「好吧！」老莫說。

「好了，」司馬洛打了一個呵欠，「我也得睡覺了，如果你沒什麼吩咐——」

「我的忠告只是叫你小心點。」老莫說。

× × ×

那艘遊艇很好，四個人一起坐也可以，不過太擠一點，兩個人則是很舒服了。一個人就可以把這艘遊艇開動。

小小的遊艇駛在平靜的海面上。海面平得好像鏡子，完全沒有風，也完全沒有雲，這是一個罕有的晴天。

「你選的日子眞好，」司馬洛笑着說，「昨天還有很多雲，風又大，如果昨天來，你現在可能已經在嘔吐了！」

「我猜這是因爲我們有緣份吧！」她從頂上把頭倒伸下來。

司馬洛打開地圖來看看，說，「我雖然懂得方向，但是我沒有到過這裏，你有什麼好地方提議嗎？」

「我不懂得看地圖，」姬絲汀說，「不過，我知道應該走那一條路！」她坐起來，伸起手在眼前搭起凉蓬，向遠處瞭望着，然後伸手一指。「那邊，看到沒有？那裏有幾座像龜背一樣的小島，你從那裏繞過去，那裏就有許多美麗的海灣，車子去不到的，所以簡直沒有人。我認識兩位攝影家，就是到那裏去拍裸體照片。」

「替你拍？」司馬洛問。

「當然不是，」她的臉又紅了起來，「我不幹這個的！我不是說這有什麼不好，只是……只是我太害羞了！」

「好，我們到那邊去，」司馬洛說。

「肚子餓了嗎？」她問。

「還沒有。」司馬洛搖搖頭。

「那我不客氣了，」她說，「請你遞給我一塊三文治！」

司馬洛打開放在他身邊那隻籐籃，從裏面取出了一塊用紙巾包住的三文治。這籐籃是她帶來的，那裏面的也是她做的三文治。他也遞給她一罐罐頭的汽水。

「謝謝你！」她接過了，身子又縮上去，她打開了三文治，也打開了汽水，坐在船頂上吃了起來。司馬洛看不見她吃，不過她的影子投在他前面的甲板上，清清楚楚的。

音樂聲一直在响着。她帶了一隻手提收音機，正在收聽着輕音樂節目，有時也會跟隨音樂聲低哼幾句。她看來很輕鬆，很愉快，一點憂慮也沒有。

司馬洛聳聳肩。也許那些食物裏並沒有什麼毒藥，不然她就不會叫他拿了。他不能不提防一切。

他們現在是玩着一個死亡遊戲，輸的人就要死了。而她是佔了上風的，他要採取被動，等着她把他殺死。他要知道她用什麼方法，要知道她什麼時候動手，要證據確鑿地捉住她，然後才能加以證明的。

她吃完了，把鐵罐丢進海裏，笑着叫道：「哈哈，我又使海水染污程度增加了一點！」

「我倒不担心染污問題，」司馬洛說，「人的心愈來愈狠毒了，在環境污染把人類害死之前，人類會死於靈魂中毒！」

「我也是這樣想，」她說，「但是這件事沒有人有辦法，人的生命只有這麼幾十年，人人都努力在自已這幾十年之中爭取享受，不去想一想下一代那幾十年會更加難過，所以我也只好盡量享受這幾十年了！」

遊艇分開那平滑的水面，平穩而急速地前進着。那麼綠的海水，那是因爲遠離市區。但人口膨脹得那麼快，多少年之後，這海水又會給染污到帶咖啡色了？

但，他只有這幾十年時間，怎能担心別人的幾十年？

「我很熱！」她叫道。

「到下面來吧，」他說，「這太陽會把你晒熟的！」

她好像一隻猴子般一滾身回到船艙中來。

她的臉巳給太陽晒得紅紅的，而臉上一點化粧品也沒有。這使她看上去顯得更年輕了。他記得她的履歷表上說她今年是廿一歲，但他懷疑她實在有沒有

她說道：「這陽光眞好，我要扌[illegible]衣！」

（未完）



俠情中篇故事

英雄槍下美人血

突來怪老者　是否人之患

龍乘風・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强秦帮帮主秦大官人在帮內獨坐，他想起了很多往事，一幕一幕的重現腦際，使他感慨萬千。當他百感交集之際，突然，趙敦正飛奔入報黑犬堂發出告急訊號。於是，他親自前往黑犬堂處理，豈料到達後，他一眼看見勾中魂的屍體擺在地上，便立即向該堂堂主獵狐叟席四查詢究竟。原來勾中魂是被姬千結所殺的，而其屍體則是拚命園的嚴鐵鷹送來的。秦大官人得悉之後，不禁悲憤塡膺，當他正在大發雷霆之時，趙敦正又匆匆入報，說是英雄槍郞如鐵與八腿貓到訪的。他向趙敦正，問明情况之後，便準備親自接見來客……

（一）獨闖黑犬堂

八腿貓一直都站在郞如鐵的背後。郞如鐵走一步，他走一步，郞如鐵不動，他也不動。他彷彿已變成了郞如鐵的跟班。

郞如鐵並不需要跟班，但當有人喜歡跟隨着他的時候，他也不會反對。

尤其是八腿貓，他本來就是個很善良的人。他跟隨着自己並不是保護自己，而是因爲喜歡跟隨着郞如鐵。

八腿貓是神偸，也是個流浪漢。自從他懂事以來，他幾乎每一天都過着流浪漢的生活！他有錢的時候也會去大吃大喝。

他偶然也會賭幾手牌九，骰寶之類的賭博，但却總是輸多赢少。

他沒有怪自己的運氣不好。

因爲他知道在賭桌上，幾乎人人的運氣都是這麼差的。很少人能在賭桌上赢大錢，只有兩種人才能例外。

那是騙子和開賭的人。但他既非騙子，也不開賭。所以，他在賭桌上並不得志，那是合理之事。

他在江湖上渾渾噩噩的過了十幾年，除了一手輕功快得驚人，和偸竊技術日漸進步之外，可說是一事無成。

他在晚上常常做夢，夢見自己成爲了江湖上威風凜凜的大俠，誅惡鋤奸，把許多壞蛋，混蛋，龜蛋全部打得抬不起頭。

但當他南柯夢醒的時候，他才發覺自己並不是甚麼英雄，甚麼大俠，而是渾渾噩噩的八腿貓。

當他遇見那些壞蛋，混蛋，龜蛋的時候，往往還要給別人打得抬不起頭來。

唉！命運！命運！命運偏偏就是玩弄着自己。他有時甚至自怨自艾，爲甚麼練的不是甚麼劍法，掌法之類的厲害武功，而是只能高來低去，像隻野貓般的輕功？

輕功再好，也只能像隻鹿般，遇見强敵一味逃命，倘若偶然逃慢一點，那就完蛋大吉。但每次當他「逃命成功」之後，又不由暗暗佩服自己的輕功厲害。

直到遇見了郞如鐵之後，他又驚嘆世間上能人異士實在不少。

郞如鐵不但武功遠勝自己，連輕功也居然在自己之上。他夢中的大俠，英雄，就是郞如鐵這種人。

近幾天以來，八腿貓的勇氣大了不少，那全然是受了兩個人的影响。

這兩個人就是郞如鐵和海飄。

× × ×

八腿貓雖然跟隨着郞如鐵，但他心裏却是很掛念着海飄。

他掛念海飄，絕對不是動了甚麼男女之情，而是掛念着她的安全。

海飄。那令人想念得要發瘋的海小姐，究竟去了甚麼地方呢？

（二）

倘若八腿貓跟隨着的不是郞如鐵，他是萬萬不敢來到黑犬堂的。

但郞如鐵却給予他極大的信心。

郞如鐵也沒有叫他跟着自己，而且已說明是去見秦大官人。但八腿貓仍然不怕。只要和郞如鐵在一起，就算是龍潭虎穴，刀山火海，他都敢去。

× × ×

在黑犬堂內，秦大官人的眼睛很深沉，深沉得簡直可以把十萬人同時淹死。

但當郞如鐵和八腿貓走進黑犬堂的時候，他的眼神變了。他的目光變得很柔和，聲音也是一樣。

他從椅子上站起，滿面笑容的說：「原來是郞大俠駕臨此地，好極！好極！」

他的態度很熱誠，一點也不像他平時的作風。但郞如鐵一點也沒有被感動。

秦大官人的態度越友善，他的態度却反而越是冰冷。

秦大官人這一座充滿「熱情」的火山，似乎碰着了一座大冰山。

八腿貓瞧的有點呆了。他以爲秦大官人一定會對郞如鐵冷冰冰的，但事實却恰恰相反。當然，他也看出這是笑裏藏刀。

但在此之前，八腿貓是以爲秦大官人根本連笑裏藏刀這一招也用不着的。

秦大官人一面笑，一面又接着說：「郞大俠這幾天很忙碌罷？」

郞如鐵冷冷道：「雖然不少人想取我的性命，割掉我的腦袋，但忙碌的只是他們，又與我何干？」

秦大官人哈哈一笑：「說得好……」

郞如鐵忽然盯着地上的勾中魂，冷冷道：「勾二爺的死訊，早已傳遍雪城。」

秦大官人嘆了口氣：「說來慚愧，秦某却是剛才方始知曉此事！」

郞如鐵冷冷道：「你可知道勾中魂是給誰殺死的？」

秦大官人搖頭。他默然半晌，忽道：「你知道兇手是誰？」

郞如鐵道：「我也不知道。」

秦大官人目光如炬：「你來到這裏，就是想看看勾二爺是否眞的已經被殺？」

「不！」郞如鐵緩緩地說：「勾中魂是死是活，我從來都沒有放在心上。」

秦大官人臉上的表情也漸漸變得很冷，也許他已發覺無論自己如何「熱誠」，對郞如鐵都不會產生任何的影响和效果。

也許他已拈出了郞如鐵的份量。

郞如鐵的武功怎樣，他已見識過。

他現在估計着的，是郞如鐵在武功以外的其他份量，究竟如何。

這個年青人竟然有胆量來到黑犬堂找自己，的確不是一件平凡的事。

秦大官人沉默了很久，才緩緩道：「其實你現在最應該關心的，並不是別人的死活問題，而是你自己的性命。」

郞如鐵還未回答，八腿貓突然叫了起來：「你若要動手，本貓爺隨時捨命陪君子，怕你就是灰孫子活王八。」

秦大官人却連看都不看他一眼，彷彿大堂內根本沒有這個人存在。

郞如鐵嘆了口氣，對八腿貓道：「秦帮主日理萬機，縱然你願捨命，恐怕他未必樂意奉陪，而且要殺我的人實在太多，他也不必親自出手。」

秦大官人道：「雖然方殺死在你的手下，但本帮主未必會替他報仇，因爲你們那一戰優勝劣敗，是場很公平的決鬥。」

郞如鐵冷冷道：「就算你要替方殺報仇，將來一定還會有很多的機會，也不必急於在此時出手。」他的目光也很尖銳，就像兩支針刺在秦大官人的心上。

秦大官人似乎笑了笑，又似乎是輕輕的嘆了口氣，道：「你果然很聰明，事實上我現在要殺了你，並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但你仍然敢到此地。」

郞如鐵冷冷一笑道：「自從鬼域殺手吃了敗仗之後，海星堡的勢力逐漸擴張，貴帮的優勢，自然漸漸消失，在這個時候把我殺掉，並非明智之舉。」

秦大官人道：「世間雖有不少無可化解的仇恨，但我們的仇恨却可以化解。」

郞如鐵淡淡道：「有可能嗎？」

「當然有，」秦大官人慢慢的說：「你把海三爺的寶貝女兒從海星堡帶了出來，海星堡是絕對不會放過你，在北武林，能逃得過海三爺魔掌的人，還不多見。」

郞如鐵聳聳肩，道：「在下也同樣有把握能應付得了海三爺。」

秦大官人盯着他。「方殺的事，咱們一筆勾銷，只要咱們齊心協力，一定可以把海三爺毀掉，爲他報仇。」

他把最後一句說話特別强調。他又甚至再次重複那四個字：「爲他報仇」。

八腿貓聽得一怔。郞如鐵臉上的肌肉忽然變成一片痲木。

八腿貓心頭一震。

郞如鐵要爲誰報仇呢？

（三）

郞如鐵忽然告辭了。

他說走便走，再也不願在黑犬堂內多躭擱一刻。

秦大官人淡淡道：「你要走，本帮主不留你，無論你何時願意與我在一起，本帮主都很歡迎。」

他似乎眞的忘記了方殺，忘記了這個人是他曾經千方百計要把他除掉的。

八腿貓跟着他，覺得自己的腦袋越來越糊塗了。這也難怪，八腿貓也有人叫他糊塗貓，他糊塗起來的時候，的確是渾噩得很的。

× × ×

郞如鐵已遠去。

秦大官人又坐在那張黑色的高背椅上，冷冷的盯着席四。席四雖然也坐着，但却有如坐針毡的感覺。

秦大官人忽然冷冷一笑，道：「我一

直都以為黑犬堂這個地方很隱秘，別人絕不容易找到，但現在，嚴鐵鷹曾來過，郎如鐵也帶着八腿貓來到此地胡混一番，席堂主，你該當何罪？」

席四額上冷汗如雨。

秦大官人又冷冷的道：「你平時的行動是否被別人所注意？」

席四免強一笑，道：「屬下的行動，一向都已儘量提高警覺……」

「混帳，混帳！」秦大官人冷笑道：「勾二爺雖然死了，你也不必急急施放號箭，這豈不是唯恐天下不知這裏是本帮的分堂？」

席四喘息着，突然「噗」一聲跪了下來，以首叩地，大聲說：「屬下一時疏忽，該死，該死！」

秦大官人冷冷吼道：「既知該死，何以現在你還活着？嘿！難道你要我親自動手？」

席四抬起頭，道：「號箭雖然是屬下施放的，但屬下也是受命於人……」

「受命於人？」秦大官人霍然站立，道：「這是誰下的命令？」

席四還未回答，黑犬堂外忽然傳來幾下金鐵相碰的聲音。

聲音並不清脆，但却很沉實。

「鐵胆戰帥！」秦大官人的眼睛忽然亮了：「慕容天軍！」

（四）

沒有見過慕容天軍的人，都會以為他是一個雄糾糾的武夫。

但他並不像個武夫。

他的臉非常清秀，清秀而蒼白。

他身高只有五尺七寸，臉上的神態無論在何時何地都是那末安詳，即使他陷入敵陣重圍，處於極度的劣勢，他也絕不會露出半點驚惶失措的樣子。

在十二年前，他練功走火入魔，幾乎命喪黃泉，但他仍然是那麼鎭靜。

現在，他的武功已恢復，而且比十二年前還更精進艮多。

他今天的成就，完全是秦大官人給予他的。

假若十二年前他沒有遇上秦大官人，那麼就算他僥倖不死，也必已成為廢人無疑。

但他很幸運，遇上了秦大官人。

秦大官人救了他，而且還使他成為洛陽城中第一號風雲人物。

×　×　×

在强秦帮，慕容天軍的地位，是超然的。

雖然秦大官人是他的救命恩人，但秦大官人碰見了他，還是很恭敬，彷彿他才是强秦帮的帮主。

慕容天軍並不是個很驕傲的人，但秦大官人對他恭恭敬敬，他居然也沒有覺得有何不妥。

甚至有人開始以為强秦帮共有兩個帮主，而且這兩位帮主無分軒輊，彼此的地位都是相等。

×　×　×

慕容天軍突然出現，救了席四一命。

「號箭是我命令他施放的。」

「愚兄不知道，幾乎錯怪了他。」

「小弟叫他施放號箭，是急於要會晤帮主。」

「賢弟急急要找愚兄，未知有何急事呢？」

「黑犬堂連奪命老嚴都已知道，留着也沒有甚麼用處。」

「賢弟說的是甚麼？」

「依小弟之見，我們的實力不宜太過分散，以免被敵人各個擊破。」

「言之成理。」

「小弟昨天接到了一項消息。」

「賢弟請說。」

「海星堡中，再添高手。」

「未知所添增的高手是誰？」

「方圓，屠滌天。」

「魔刀門的餘孽？」

「正是。」

秦大官人沉默下來。

慕容天軍淡淡說道：「勾二爺好大喜功，自然難免着了這兩條狐狸的道兒。」

秦大官人臉上的肌肉一陣抽搐。

他忽然兩眼直瞪着慕容天軍：「戰帥，這仇我們一定要報。」

慕容天軍道：「當然，否則我們以後都休想再在中原立足。」

秦大官人道：「你是否已有了報仇的計劃？」

慕容天軍道：「我已抓住了其中一個應該剜心剖腹的惡賊。」

秦大官人神色凝重，咬牙道：「這人是誰？」

慕容天軍冷冷道：「他姓嚴。」

秦大官人目中閃過一絲殘酷的光芒：「拚命園的奪命老嚴？」

慕容天軍點點頭。

「你想不想見他？」

「想，」秦大官人又咬牙切齒的說：「想得要命！」

勾中魂畢竟是他的師弟，也是他在長安城一員猛將，這段仇他自是非報不可！

鐵鷹飛出牢籠

（一）

黑犬堂內，共設有四座牢房。

嚴鐵鷹現在已比一條待宰的野狗還更可憐。在他未曾被送進這座牢房之前，他已被人結結實實的揍了一頓。

他已有許多年沒有嘗過捱揍的滋味。

他開始後悔把勾中魂的屍體送到這裏，他以為這樣會挫一挫强秦帮的銳氣。

强秦帮的銳氣的確被挫了不少，但嚴鐵鷹可也吃了很大的苦頭。

他把勾中魂的屍體送到黑犬堂，席四居然只是呆呆的發楞，完全沒有留難他。

嚴鐵鷹本已打算隨時在黑犬堂中大鬧一番，他又帶着拚命園武功最了得的八個打手一同前往。但席四毫無戰意，他也不想節外生枝。

黑犬堂畢竟是强秦帮的地方，單憑嚴鐵鷹的力量，還不敢幹得太過份。

他們的目的已達，聯袂揚長而去。

但他們沒有走得多遠，就給一個臉孔清秀蒼白的中年人擋住去路。

嚴鐵鷹不知道他是誰。

當時他只知道一件事。

——憑這一個人的力量，絕對沒有本領可以把他們攔住。

可是，這一次他看錯了。

這一個中年人一出手，就把拚命園的八個打手殺掉。

更可怕的，是嚴鐵鷹根本就看不清楚他用的是掌法，點穴功夫，還是暗器。

總之，這個神秘的中年人一出手，他的手下就全部在刹那間變成了死人。

嚴鐵鷹大驚。

接着，他便開始捱揍。

這一次，中年人用的不是殺人的手法，而是市井無賴打架的手法。

他既用拳打，又用脚踢，而且出手雜亂無章，根本就完全不像個武林高手。

但嚴鐵鷹却完全無法抵擋。

他的臉挨了七八拳，小腹被踢了十幾脚，全身都帶着難以形容的劇烈疼痛，使他幾乎暈倒過去。

但他沒有暈倒。

他聲嘶力竭的在呻吟。

過了好一會，他忽然覺得肩頭上傳來一陣更難忍受的劇痛。

他大吃一驚，這一次終於暈倒了。

當他醒過來的時候，他已被人送進這一座黑暗的牢房中。

（二）

奪命老嚴不斷的發出呻吟聲。

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不但挨揍，而且還被人用鐵鏈穿過了肩胛的琵琶骨。

這本是官府對付江洋大盜的酷刑，但現在却施用在嚴鐵鷹的身上。

嚴鐵鷹渾身冷汗，他眞的後悔此行。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牢房外忽然傳來一陣明亮的火光！

×　×　×

他看見席四手裏拿着一支火炬，神色凝重的走了進來。

在席四的身後，還有兩個中年人。

這兩人就是强秦帮裏，足以操縱每一個人性命的秦大官人和慕容天軍。

×　×　×

慕容天軍手裏的鐵胆又發出了那種沉實的聲響。

嚴鐵鷹在火光下，臉色依然蒼白得可怕。

秦大官人用一種憐憫的目光盯着他，嘆道：「你很不幸，遇上了戰帥！」

嚴鐵鷹滿臉俱是懷疑、驚懼之色。

他本來怎樣也不能相信，眼前這個眉清目秀的中年人，竟然就是鐵胆戰帥慕容天軍。

但現在他却不能不相信。

慕容天軍忽然悽然一笑。

「我就是慕容天軍，對於你現在所受的創傷，我感到內疚。」

這是謊話。

就算嚴鐵鷹現在立刻變成了一個白痴，他也可以聽得出這是謊話。

但慕容天軍却好像很誠懇，臉上的表情着實令人感動。

嚴鐵鷹心中沒有怒火。

他的怒火早已被驚懼所淹沒。

秦大官人又長長嘆了口氣：「我們都是漢人，都是大炎黃帝的子子孫孫，但却在逼於無可奈何的情況之下，成為了敵人，唉……」

他的表情更到家，似乎眞的是被「無可奈何」這四個字逼得很苦很苦。

嚴鐵鷹也是很苦，他現在滿口都是苦水。

他的苦水，不能吐，只能和血一起吞下。

秦大官人盯着他肩胛上的鐵鏈，「琵琶骨雖然已經鐵鏈透穿，但我有把握可以讓你在三個月之內完全復原，包括武功在內。」

嚴鐵鷹仍然一言不發，沉默着。

慕容天軍接道：「秦帮主學究天人，而且更精通醫道，他既肯出手為嚴老治療，那是最好不過。」

嚴鐵鷹的神態忽然變得很平靜。

連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的驚懼已在刹那間突然完全消失。

因為他忽然想到了死亡。

他的琵琶骨已被鑿穿，他已成為一隻滿身創傷的野狗，他是否還有再活下去的價值？

秦大官人也許可以把他治好。

但秦大官人眞的肯化那麼大的功夫為自己療傷嗎？

就算秦大官肯出手，他又是否應該接受？

嚴鐵鷹又想起了海三爺。

有人說海三爺是個冷酷無情的人，但嚴鐵鷹的看法可不是那樣。

在二十年前的一個雪夜裏，嚴鐵鷹血戰北地五狐，身負大小創傷共十六處，若不是海三爺忽然從天而降，把北地五狐餘下來的三人毀掉，那麼嚴鐵鷹早已屍骨無存。

海三爺不但救了他的性命，而且還帮助他重建家園。

最後更借出三萬兩銀子，讓他開設拚命園。

沒有海三爺，這個世界上早就沒有嚴鐵鷹，也不會有拚命園的存在。

可以說，他的一切，包括生命和事業，都是海三爺賜給他的。

就算用「再生父母」這四個字來形容，也絕不過份。

嚴鐵鷹能在這個時候出賣海三爺嗎？

當然不能。

他自信自己還是個有血性的漢子，他絕不是那種忘恩負義的人。

秦大官人可能會釋放他，但一定提出某種條件。

嚴鐵鷹已決定。

無論秦大官人提出任何不利於海三爺的條件，他都不答應。

秦大官人沉默了許久，終於道：「本帮主只想知道一個人的下落。」

嚴鐵鷹冷笑。

他知道自己所料果然不差。

秦大官人緩緩再說下去：「他的名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的外號。」

嚴鐵鷹心中一動。

他已經知道秦大官想找的人是誰了。

這個人只有外號，除了海三爺之外，誰也不知道他的姓名。

這個人的外號是：「血狐」！

（三）

秦大官人所要找的人，果然就是「血

狐」。

他很認眞的對嚴鐵鷹道：「只要你能協助本帮主找到血狐，我不但可以放你和治療你的傷勢，還可以答應你提出的其他要求。」

這些話出自強秦帮主的口中，份量不可謂不重。

但嚴鐵鷹却連想都不想，立刻就一口拒絕：「我從來都沒有聽過血狐這兩個字，更不會知道血狐的下落。」

秦大官人雙目電光厲射，沉聲道：「你說謊！」

嚴鐵鷹笑笑道：「我是說謊，你却是在做夢。」

秦大官人冷哼一聲，突然轉身離開這座牢房。

慕容天軍嘆息着，對嚴鐵鷹說：「你太愚蠢，錯過了這麼好的機會，你會後悔的。」

嚴鐵鷹連看都不看他，閉上了眼睛，又閉上了嘴巴！

慕容天軍淡淡一笑，道：「血狐是海三爺的甚麼人？」

嚴鐵鷹緘默着。

慕容天軍又問：「血狐是男人抑或是女人？」

嚴鐵鷹毫無反應。

慕容天軍接道：「明天秦帮主一定會再問你，你一定要答，不答你就死。」

嚴鐵鷹咬牙道：「我不怕死。」

慕容天軍淡淡道：「我知道你不怕死，但秦帮主的手段，絕不會只讓你一個人死，凡是與你有關係，有感情的朋友，都一律會死。」

嚴鐵鷹眼中血絲迸現。

慕容天軍輕輕一嘆。「那可是你害了他們。」

嚴鐵鷹又再閉上眼睛。

慕容天軍走了，席四也走了。

牢房內又再是一片黑暗的世界。

（四）

明天已變成了今天，秦帮主今早想吃燒鷄。

但秦大官人只吃了半隻燒鷄腿，就把它丟到老遠。

「這鷄不好吃，是誰燒出來的？」秦大官人問席四。

席四恭聲回答：「是戰帥親自入廚燒的。」

秦大官人一怔。

突見慕容天軍從廚房裏走出來，淡淡道：「燒得太焦了，是不是？」

秦大官人皺了皺眉：「你很空閒？」

慕容天軍淡淡一笑，道：「人閒心却不閒！」

秦大官人目光一閃，若有所悟的說道：「你剛才在廚中燒鷄的時候，心裏想些甚麼？」

慕容天軍沉吟片刻，道：「本帮與海星堡這一戰，勝負將會繫在少數幾個人的身上。」

秦大官人點了點頭。

「不錯，」他完全同意慕容天軍的看法：「海三爺、方圓、屠滌天，這三個人是海星堡的支柱！」

「還有血狐！」

「不過，我懷疑血狐可能就是海三爺本人。」

「未必。」

「哦！」

「在未曾證實血狐眞正的身份之前，我們只能把他當是一個獨立的人，而不能視他爲某人的化身。」

秦大官人冷冷道：「海星堡的實力不但沒有削弱，而且好像越來越強了。」

慕容天軍道：「但據小弟所見，魔刀老祖門下的三個弟子，未必會全心全意相助海三爺。」

秦大官人冷笑。

「他們當然有自己的一套計劃，但目前來說，他們和海三爺却是站在同一陣綫上。」

慕容天軍道：「這正是對我們最不利的地方。」

他沉默了半晌，又道：「這兩年來，血狐好像忽然銷聲匿跡。」

秦大官人點點頭，道：「血狐是海三爺的秘密殺手，他的武功絕不會在方殺之下。」

慕容天軍道：「你認爲血狐必會捲土重來？」

秦大官人道：「他一定會出現，而且將會對本帮造成極大的威脅。」

他冷冷的又道：「此人不除，後患無窮。」

慕容天軍點點頭。

但血狐是個怎樣的人呢？

他現時在那裏？

突見一人面色煞白的走了進來，第一句說話就是：「席堂主死了！」

× × ×

席四眞的死了。

他是給自己的黃金槍貫穿過胸膛致死的。

他的屍體就躺在廚房後十四丈外的地上。

他剛才還是好好的。

但外出後不到一盞茶時間，他就已硬挺挺的倒在地上。

他動也不動了。

× × ×

席四並不是武林中的頂尖高手。

能讓他倒下去的人並不少。

但在這種地方，這個時候把席四殺死，這人的本領就絕不簡單。

這人竟然對秦大官人都毫不顧忌，的確是膽大包天！

秦大官人盯着席四的屍體，臉上表情說不出的難看。

將來一定還會有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

而且現在已開始發生了。

死亡邊緣

（一）

牢房的鐵柵已被打開。

牢房裏沒有人。

穿鎖着嚴鐵鷹琵琶骨的鐵鏈仍在，但嚴鐵鷹的人已不在。

沒有人知道他在哪裏。

秦大官臉上沒有任何反應。

黑犬堂被敵人視如無人之境，實在是一個天大的笑話。

秦大官人不喜歡聽笑話，尤其是強秦帮的笑話。

慕容天軍剔亮了火摺子，忽然道：「是血狐的傑作。」

秦大官人點點頭。

他早已看見了血狐所留下來的一個標誌。

在鐵鏈上，放着一隻用紙剪成的紅狐狸。

血狐又再出現了。

海三爺已傾盡全力，誓與秦大官人決一死戰！

× × ×

仇恨是人類最難解脫的枷鎖。

秦大官人的心中有仇恨。

他的仇恨，是爲了要奪取權力而產生的。

俗諺云：「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

但「權力」却是永無止境的。

在江湖上，在武林中，誰敢說秦大官人沒有權力？

強秦帮就算不是天下第一大帮，但能與它相比的帮會組織却已少之又少。

丐帮雖然號稱天下第一大帮，但那只是在人數方面佔着優勢。

若論人材武功之鼎盛，目前丐帮是絕不足以和強秦帮分庭抗禮的。

身爲強秦帮的帮主，他的權力已可以直接或間接地影响許多人的生活，甚至是他們生死存亡。

但他仍不滿足。

他還要儘量擴展自己的權力。

他還要進一步的控制北武林，把海星堡變成強秦帮的地方。

無論是誰阻礙他的權力擴展，都是他仇恨的對象。

（二）

嚴冬漫長。

在郎如鐵的感覺上，這一年的冬天比任何一年的冬天更長久，也更寒冷。

× × ×

冷酒澆入愁腸，郎如鐵的人似已麻木了。

他喝的並不多，只是一壺不知名的酒而已。

這壺酒是他在路上碰見了一個乞丐，從乞丐的手裏拿過來的。

這乞丐躺在雪地上，全身已僵硬。

沒有人知道他死去多久，也沒有人理會他是怎樣死的。

郎如鐵花了半個時辰，終於找出了他致命的原因。

他是因爲飢寒交逼而凍死在路上的。

這乞丐的死因就是這麼簡單，但在郎如鐵的腦海中，却是變得那麼複雜。

他在想：

這個乞丐爲甚麼會變成爲乞丐？是不是因爲他太窮、太老？孤苦伶仃，沒有人照顧？

人世間爲甚麼有這許多不公平的事？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上天爲甚麼安排得這樣不公平？

× × ×

郎如鐵埋葬了老乞丐。

雖然他們互不相識，但他埋葬了他。

他唯一獲得的報酬，就是老乞丐手裏緊緊拿着，至死不放的一壺酒。

× × ×

酒不錯。

郎如鐵越喝越是奇怪，這個被餓死、被凍死的叫化，怎會有一壺這麼好的酒？

他爲甚麼不喝掉它？難道這壺酒有毒不成？

八腿貓一直都在勸告他，別亂喝別人留下來的酒，尤其是這人已經死掉。

但郎如鐵是個百無禁忌的人，他要喝酒的時候，就算用十萬大軍也很難制止得住他。

酒無毒。

但是，如鐵忽然發現了一個小小的秘密。

這一隻酒壺，原來竟然是霍十三刀的哩！

（三）

霍十三刀最喜歡使用的武器是刀。

他是個刀客，刀已成了爲了他的第二生命。

雖然他現在已沒有了手，也沒有了刀，但他仍然沒有忘記刀。

郎如鐵敢肯定，只要霍十三刀這個人還沒有死，他就一定不會忘記刀，就像是矢誓不移，永遠忠誠不變的情侶，雖然他們彼此分開了，還是永遠不會忘記對方。

霍十三刀除了在刀法上有極出色的成就之外，他還擅長彫刻。

郎如鐵曾見過他的彫刻，那時候他還很年輕。

霍十三刀擅長刀法，他最喜歡刀刻的並不是人像、山水、風景，而是刀。

他用彫刻刀，把各種不同刀型的刀，彫刻在木板上。

有時候他也會把刀刻在酒壺上。

× × ×

郎如鐵絕不會忘記霍十三刀的彫刻手法，也沒有忘記霍十三刀的刀。

霍十三刀的手是他砍斷的。

霍十三刀的刀，也是郎如鐵親手埋葬的。

他把刀埋葬在一個很秘密的地方，他相信這把刀在江湖上以後都不會再出現。

這並不是眞的刀，而是在酒壺底部刻着的刀。

這把刀的形狀和霍十三刀的刀一模一樣，而且郎如鐵可以斷定，這是霍十三刀刻上去的。

這酒壺極可能就是霍十三郎的，但它又怎麼會落在這個老叫化手中呢？

難道這個老叫化也是個江湖人？

郎如鐵忽然覺得自己想得太多，也想得太遠。

無論這酒壺是否屬於霍十三刀，無論這老叫化是否武林中人，又跟自己有甚麼關係？

他笑了。

他笑得有點酸，也有點傻，倒讓八腿貓看得有點癡了，他以爲郎如鐵正想着海飄。

（四）

這裏是「地獄」。

海飄被列爲「丑級死人」，她被安排

住在一間很寬敞的屋子裏。

這裏沒有男人，侍候她的是四個很漂亮的女孩子。

她們當然也是「死人」。

她們名字很特別，年紀最大的一個也只有二十歲，她叫蔗糖。

蔗糖高瘦，但笑起來的時候連海飄也爲之一陣心動。

比較胖的一個叫花枕兒，但她胖的並不難看，皙白的皮膚，說的是一口流利的京片子，她的模樣，也和蔗糖一樣討人歡喜。

最嬌小玲瓏的一個，雖然她看來弱不禁風，但做事比任何一個人都更勤快。

她叫不懶。

四個女孩子之中，年紀最細小，也最俏皮的是小紅娘。

她唯一不像「小紅娘」的地方，就是還沒有做過媒人。

海飄住在這裏，可說是錦衣美食，生活舒適寫意得很。

她在這裏唯一缺少的，就是自由。

自由！自由！自由！

自由是何等寶貴？

自由又却是彷彿偏偏與海飄無緣。

她在海星堡裏，被父親「監禁」了十八年，想不到初次在江湖上自由活動，還沒有一個月，又給人像是囚犯般羈禁在這裏。

幸好，她獲得的待遇，總比囚犯好得多。

她是「丑級死人」，在這「地獄」中的身份相當高，蔗糖等人根本就不敢忤逆海飄的意思。

但是，海飄却過不了「子級死人」那一關。

在她居住的大屋外，有一個老太婆，像是寃魂不息的，整天到晚都在外邊把守着。

她叫冷嬌美，名字很美麗，年輕時可能是個大美人，但現在人老了，當然滿面紋皺，而且老態龍鍾，無論如何都不會「嬌美」起來。

她現在雖然已非名副其實的又嬌又美，但却倒是「姓副其實」。

她姓冷，她這個人甚麼都不像，倒眞的很像一座既頑固，又無情的冰山。

海飄在這裏已住了三天，也納悶了三天。

到了第四天拂曉時分，她突然悄悄的仗劍衝了出去。

蔗糖等人好像已睡得很熟，不知道她要逃走。

但海飄的「逃亡」沒有成功。

那個可惡的冷嬌美，竟似終日不必睡眠似的，海飄輕功不弱，行動了無聲息，但却連大門都闖不出去，就給冷嬌美摔了回來。

海飄不服氣。

她是海星堡主海三爺的女兒，堂堂武林一代宗師的千金，豈能每戰皆輸？

這一次，她是傾盡全力，誓要闖過冷嬌美這一關的。

但冷嬌美仍然是用同樣的手法，像是蒙古人摔跤似的把她摔回大屋之內。

海飄氣得臉都白了。

她紅着眼睛，忽然「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五）

雖然海飄哭聲震天，但那四個女孩子，還是熟睡得像是母豬，居然沒有一個被驚醒。

她哭了一會，突然把心一橫，拿起飛星劍就向粉頸上抹去。

她這一劍很快，並不是裝模作樣。

現在人人都已睡着了，她就算要裝模作樣也不會有人看得見。

她確是立心求死。

但劍鋒還沒有碰到頸下，她的手忽然就被另一隻鐵鉗般的手緊緊揑住。

海飄用盡氣力，飛星劍竟然無法再移動分毫。

海飄哭聲已止，但却楞住了。

這隻鐵鉗般的手原來竟然是不懶的。

× × ×

不懶身材嬌小玲瓏，她的一雙手就像是小孩子的手一樣，誰也想不到竟然會具有如此巨大的潛力。

不懶輕輕的嘆了口氣，把飛星劍從海飄的手裏拿下，道：「抹頸子很疼的，這種玩意，既不有趣，又不新奇，妳怎會想出這種又古老又愚笨的方法來虐待自己的呢？」

海飄怒氣發作，嚷道：「是我抹頸子，又不是你抹，妳何必這麼緊張？」

熟睡中的庶糖忽然跳了起來，道：「妳是這屋子的主人，妳要抹頸子，她怎能不關心？」

海飄盯着她，道：「我死了她就不用伺候我，也不用替我洗衣服，我死了對大家都有好處！」

胖胖的花枕兒「哎喲」的叫了起來，皺眉道：「海小姐妳萬萬死不得，妳若死了，咱們可沒有希望啦。」

海飄一怔。

「妳們對我存有甚麼不軌的歪心？」

小紅娘也醒了，她輕輕的嘆了口氣，溫聲說道：「海小姐！妳別把我們四姐妹，看得那麼卑鄙，我們可沒有存着甚麼歪心。」

海飄鼓着腮，大聲道：「我不相信，妳們都是騙子。」

花枕兒咳嗽兩聲，嘆道：「同是天涯淪落人，我們爲甚麼騙妳？」

海飄道：「我不相信，妳們都是一丘之貉，妳們都在陷害我。」

「陷害妳？」不懶忽然叫了起來：「我們爲甚麼要陷害妳，假如我們要陷害妳，根本就不必動手把妳從死亡邊緣挽救過來了。」

海飄啼笑皆非：「甚麼死亡邊緣，我們現在豈非已是『死人』了嗎？」

花枕兒冷冷的看着她，忽然道：「我若是個死人，會長得這麼胖？紅紅潤潤就像個剛出世的胖娃娃嗎？」

庶糖接着說：「妳若死了，我們才是非死不可。」

不懶幽幽的嘆了口氣：「就算我們還能在這裏活着，恐怕永遠也不能離開，直到白髮蒼蒼，全都變成了老太婆，就像冷師傅一樣。」

海飄的眼中發出了光：「妳說我們有機會可以離開這裏？」

不懶道：「當然，只要妳能在一年之內，練成絕頂武功，擊敗對面大屋的主人，我們就可以離開這裏。」

× × ×

太陽漸漸昇起，海飄透過窗子，可以看見這間大屋子的對面，也有另一座大屋子。兩座大屋看來都是一模一樣，但海飄却看不見對面的屋子裏有人。

海飄免强笑道：「對面屋子裏住着的是甚麼人？」

不懶搖搖頭。

其餘三個女孩子也在搖頭。

「不知道，」她們的答覆都是完全相同的，不懶吸了口氣道：「那間屋子裏也有一個『丑級死人』，聽說是個男人。」

花枕兒道：「無論他是男是女，都並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妳一定要在一年之內，練成絕頂武功，把對方擊敗。」

海飄眨了眨眼睛，道：「我若能擊敗他，我們就可以離開這裏？」

「嗯。」

「這是誰說的？」

「魔主。」

「魔主是誰？」

「魔主就是魔主，除了彭伯之外，誰都不能親近他。」

「難道他是男是女都沒有人知道。」

「最少我們不知道。」

「妳們沒有見過他？」

「不，」庶糖說：「我們曾經見過他兩次，但他總是戴着一頂又闊又大的黑帽，而且還蒙着臉。」

海飄冷冷一笑：「鬼鬼祟祟，他準是一個醜八戒，不敢以眞面目示人。」

四個女孩子的臉都青了。

不懶甚至立刻出手掩住她的嘴巴，低聲道：「別胡說，讓別人聽見可不是開玩笑的。」

海飄哼一聲。

「有甚麼了不起，難道他還敢[illegible]的舌頭割了下來？」

蔗糖長長的嘆息一聲：「兩個月前有一個不知死活的傢伙也是說這麼的說話，結果他的舌頭被割下，連嘴巴也用鋼絲縫台起來。」

海飄不再說話了。

她雖然是個嬌生慣養的千金小姐，但這時候她的小姐脾氣已被消磨了一大半。

在這裏，她可說是如肉在爼，而且現在她已不想結束自己的生命。

只要有機會，只要有辦法，她一定要爭取，脫離這個人間地獄。

她沉默着。忽然又想起了一個人。

她本已決心不去想他，但在這個時候居然還是甩脫不掉這個人的影子……

× × ×

郎如鐵！

你是否會像在海星堡般，出其不意的把我帶出去呢？

地獄裏的師父

（一）

海星堡的兩項懸賞，已取銷了一項。

現在，就算有人殺了郎如鐵，也不會獲得獎賞。

沒有獎金，當然沒有人無緣無故的去找郎如鐵的麻煩。雖然有人破口大罵，說海三爺出爾反爾，但却也無可奈何。

他們只好集中精神，全神貫注去發掘另一個寶藏。

海飄就是一個寶藏。

無論是誰找到了她，都可以無憂無慮地舒舒服服享受一輩子。

十萬兩可不是一個小數目。

它可以令人發狂，它可以讓人跳樓。

有人發誓，就算跑斷了一雙腿，爬着也要把海小姐找回去。

但沒有人發現海飄。

海飄這個千金小姐，彷彿像個泡沫，突然在空中消失。

× × ×

海飄在那間大屋子裏渡過了二十七個黃昏。

就在第二十七黃昏的時候，小紅娘忽然急急的跑了過來，壓低聲音，神態緊張地說：「妳的師父來了。」

海飄一楞：「甚麼師父？」

小紅娘頓足道：「當然是教你練習上乘武功的師父。」

海飄冷冷一笑道：「甚麼上乘武功？難道我以前練的都是下乘武功？」

小紅娘瞪着眼睛，還沒有回話，屋子裏忽然出現了一個臉色慘白，鷹鼻犬牙的青袍老人。

海飄並不是個胆小的女孩，但當她看見這個青袍老人的時候，居然不由自主的打了個寒顫。

青袍老人忽然一笑。

但他的笑容既不好看，也不是眞的發笑，而是屬於皮笑而肉不笑的一類。

他淡淡說道：「妳練的是飛星九絕劍法？」

萬飄不由自主的點頭。

青袍老人道：「這一套劍法在江湖上很有名氣。」

飛星堡不傳之秘的劍法，當然很有名氣。

但青袍老人又接着緩緩說道：「有名氣的劍法，通常却有其獨特奧妙之處，但飛星九絕劍法在爲師眼中看來，却的確只能用下乘武功這四個字來形容。」

海飄心中有氣，他口中用「爲師」自稱，已不啻自認是海飄的師父，而且他把飛星九絕劍法說得一文不值，更是令她大不大服氣。

青袍老人慘白的臉上毫無表情，淡淡道：「爲師知道妳一定不服氣，妳不妨用這套劍法來試試，看妳能否傷得了我？」

他說到這裏，站立的姿態突然變得很奇怪。

他背負雙手，右足提高彎起，僅以左足着地。

他說：「爲師只用這一條腿，就可以把妳的劍奪取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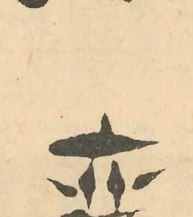
海飄心中一動，暗忖：「好狂妄的老頭兒。」

青袍老人淡淡道：「妳不必客氣，妳若能把我殺掉，絕對不會有人找妳算帳，但妳的劍若給我這一條腿奪取到手，便得從此拜我爲師。」

（未完）

本文電視版權已由麗的電視公司購得，即將改編爲長篇電視劇播出

俠義奇情
長篇連載



天醫變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武當派掌門青松帶領兩位徒弟前往泰山觀日峯，與無敵門門主獨孤無敵比武，結果再次敗北，青松黯然率着二徒而歸。回程中，走到一小鎭中的醉仙樓內欲住一宿，豈料該樓老闆於問明青松師徒三人後，知爲武當弟子，便藉詞婉拒。這時，有一黑衣人策馬飛馳而至，在酒樓外甩手向樓內射入一面白旗，插在大堂上橫匾下，白旗招展，旗上赫然有一隻血手印，原來，這是無敵門殺人的標幟，因此，嚇得在酒樓內衆客人紛紛走避，只剩下傅公子仍若無其事地，安坐座位，並願賠償該樓的一切損失，青松覩狀，即與兩徒弟離去……

那位傅公子追出門外。「三位道長請留步。」

青松停步，緩緩轉身。「未知這位公子……」

傅公子懇切的道：「道長，我看你有病在身，倒不如到我家中歇息一下。」

青松沉默了下去，鐵石插口：「傅公子，你難道沒有看到那血手令？」

傅公子點頭。「我知道，那是無敵門的標記。」

「公子難道不怕無敵門？」

武當傳六絕　無敵查僞令

「先父乃朝廷命官，我家在附近，也總算有些體面，相信無敵門也不敢如此猖獗，犯到傅家頭上。」

鐵石、木石不由得點頭，青松道：「傅公子……」

「在下傅玉書，道長叫我名字就成了，尚未請教三位的法號。」

青松道：「貧道青松──」

鐵石接道：「家師乃武當派掌門。」

傅玉書「哦」的一聲，驚喜道：「原來是一代武林宗師青松道長，失敬了，失敬──」

「言重──」青松忍不住咳起來。

傅玉書上下打量了青松一遍：「道長病勢只怕不輕，應該從速醫治。」

青松淡然一笑。「生死有命。」

傅玉書沉吟着道：「這附近有一位神醫墨無愁──」

木石若有所憶。「是否那位人稱一帖回春的墨無愁。」

傅玉書道：「不錯，去找他一看，一定可以藥到病除。」

青松苦笑。

× × ×

墨無愁的醫廬在鎭東一條小溪旁邊，外表看來，是有些破落，那塊橫匾亦好像搖搖欲墮。

鐵石看在眼內，不由嘟喃：「這位神醫的生意看來不大好。」

傅玉書笑笑。「墨大夫醫者父母心，對貧苦人家，據說一向都是贈醫施藥，又那裏還有餘錢修葺門面？」

鐵石一聽，面龐一紅，轉過話題。「傅公子跟墨神醫一向有往來？」

傅玉書搖頭。「在下自幼練武，身子一向都很好，只是家中下人不少都幸賴墨神醫妙手回春。」

「公子原來也是一個練家子，不知道又是學自那一門派？」

「那一門派的武功都學。」

「這個也成？」鐵石奇怪。

「在下的武功，乃是學自家中護院，他們那一個門派都有。」

「哦，原來如此。」

說話間，三人已穿過院子，來到醫廬的大堂前面。

一路走來，都聽不到絲毫人聲，傅玉書不覺詫異道：「聽下人說，這醫廬平日熱鬧得很，怎麼今天會如此靜寂？」

鐵石道：「不會是每天都有那麼多人病的，這倒好，家師用不着久候。」

這句話說完，他們已走上石階。

大堂門半掩，鐵石鼻子一皺，忽然道：「不對，血腥味！」

傅玉書面色一變，與鐵石雙雙上前，將門戶踢開，青松木石亦趕緊上去。

他們的鼻子並沒有問題，那的確是血腥味，醫廬大堂橫七豎八倒着十多具屍體，從衣着看來，都是一般窮苦百姓。

墨無愁縱使眞的一帖回春，藥到病除，對於這些來求診的病人現在當然亦束手無策。

藥醫不死病，這些都巳是死人。

墨無愁也巳是一個死人，就倒在木案旁邊，右手尚按着一個病人的脈門。

他的眼瞪大，花白的鬍子染滿鮮血，脖子巳經被割斷！

從他的死狀看來，竟然是被人一擊奪命。

他的左臂仍擱在木案上，左手抓着一塊白布，上印着一隻觸目的血掌。

「血手令！」鐵石咬牙切齒，傅玉書看來巳被驚呆，木石雖沉着，看見死了這麼多的人，亦不由變了面色。

青松的面色更難看，胸膛不住起伏，氣息急速，混身都在顫抖。

「獨孤無敵，你……你未免欺人太甚！」青松的語聲激動之極，猛一口紅血噴出，眼前一黑，終於昏了過去。

鐵石木石忙將青松扶住，亂成一團。

鷄犬不留

黃昏巳逝，夜色未濃。

傅家莊內到處都巳燃着了燈籠火把，照耀得光如白晝，幾個護院武師帶着四個一組手執鋼刀的家丁在來回逡巡。

莊院之內，亭台樓閣，鱗次櫛比，畫棟彫樑，花木扶蘇，一看就知道是大戶人家。

那些護院武師顯然都還未清楚發生了什麼事情，無不在盡量表現自己的能耐，指指點點，要那邊如何，這邊又如何，意氣風發。

他們只當是要防禦那兒的鼠輩竊賊，若是知道要防禦的乃是無敵門的人，縱然不開溜，相信也絕不會像現在這麼神氣。

傅玉書事實並沒有說清楚。也許他根本就沒有將無敵門放在心上。

× × ×

客房中，青松仍然未醒轉，鐵石木石守候在一旁，憂心忡忡。

華麗的客房，精緻的美點，鐵石木石吃不下咽，目光總是停留在青松面上。

傅玉書也就在客房中來回踱步，那一份關切焦急，並不在鐵石木石二人之下。

木石間中替青松推拿，但青松始終沒有反應。

汗從木石的額上滴下，停下手，又歎了一口氣，傅玉書看在眼內，脫口道：「兩位也不必担心，令師功力深厚，只要在這裏靜養一個時候，相信就會復原。」

木石轉首道：「只是麻煩了施主。」

「兩位又客氣了。」傅玉書方待再說什麼，門敲處，一個嬌嫩的聲音傳來。「夫人到！」

傅玉書忙上前將門拉開，一個雍容高貴的中年婦人在兩個小丫環的陪伴下走了進來。

「娘親──」

中年婦人看着傅玉書，有點緊張的問

道：「玉書，你吩咐所有護院家丁全院戒備，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傅玉書訥訥地道：「娘親不必担憂，孩兒只不過以防萬一。」

中年婦人目光轉向青松三師徒。「這三位又是……」

傅玉書道：「他們都是武當派的道長，武當名門大派，他們都是好人。」

中年婦人逕自行到青松的榻前，俯首細意端詳了青松一會，道：「這位老道長莫非有重病在身。」

鐵石木石合十頷首，傅玉書隨應道：「不錯，所以孩兒才一定要他們留下。」

「玉書，你可有請大夫替這位老道長診治？」

「病勢如此沉重，一般大夫只怕無能爲力。」

「這附近不是有位神醫墨一帖……」

傅玉書吃吃地道：「孩兒已吩咐了人去請墨神醫到來的了。」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玉書，這件事你可要親自小心打點。」

「孩兒省得。」

木石鐵石不由上前，合十道：「施主大恩大德，貧道師徒沒齒難忘。」

「兩位道長言重了。」中年婦人轉吩咐。「玉書，你好好照顧客人。」

「是——」傅玉書欠身。

中年婦人一再吩咐小心，這才轉身外出。

兩個小丫環緊隨在後，玉書也送出房門外。

他目送中年婦人去遠，方待回房，眼旁已瞥見一個中年家丁，穿過月洞門，向這邊奔來。

那個家丁一直走到玉書面前，喘着氣，道：「公子——」

傅玉書道：「你四週看過了。」

家丁點頭。「莊外並沒有任何可疑之人。」

「很好——你先休息一下，然後隨同張武師小心巡視莊內的各處門戶。」

「小人知道。」家丁轉身便待奔出，傅玉書突叫住：「慢着。」

「公子還有什麼吩咐？」

「方才可有人走近你身旁？」

「沒有，公子這樣問……」

「那你背後的血手印是怎樣來的？」

「血手印？」家丁大驚，想轉脖子往後望，他當然看不到，傅玉書却看得很清楚，在他後背的衣衫之上，有一個血紅色的掌印。

他目光一閃，就吩咐：「你不要聲張，快回去換過衣服，記着這件事對什麼人也不要說，尤其是那三位道長，還有吩咐各人加緊戒備，謝絕探訪。」

「小人明白！」

「快去——」傅玉書回頭望去，房門並沒有人，忙催促那家丁離開。

却不知，鐵石木石都已經將說話聽入耳，從門縫看在眼內。

兩人面面相覷，木石不由低聲問道：「師兄，你說這應該怎麼辦？」

鐵石雙眉深鎖。「師父昏迷未醒，妄動又恐加重傷勢。」

他歎息未已，傅玉書已推門進來，看見鐵石木石在那兒歎息，道：「兩位，令師的……」

鐵石道：「家師還沒有醒來。」

木石接說道：「傅施主，我們這一次只怕要連累府上的……」

「道長——」

「血手印在貴僕的背後出現一事，我們已知道。」

傅玉書急道：「莫要讓令師知道，他重傷未癒，不能夠再受刺激的了。」

「可是……」

「我這就派人去與官府連絡，總不信，無敵門敢將我們傅家怎樣！」傅玉書說罷，放步急奔了出去。

木石目送傅玉書，讚歎道：「好一個見義勇爲的青年人。」

鐵石道：「我們可得要有個打算。」

「還是等師父清醒再說。」

× × ×

夜漸深，青松終於在昏迷中醒轉，掙扎着坐起身子，鐵石木石忙扶住左右。

青松張目四顧，啞聲道：「這裏是什麼地方？」

鐵石道：「就是傅公子家中客房。」

青松歎息道：「這個青年人實在宅心仁厚。」

鐵石苦笑道：「他們一家人都是非常好心，就是這樣，弟子才怕……」

「到底出了什麼事？」

鐵石囁嚅道：「沒……沒什麼……」

青松暴喝道：「說！」

鐵石無奈道：「血手令已經在傅家莊之內出現！」

青松變色，一掌「叭」的擊在旁邊案上，咬牙切齒。「獨孤無敵，哼——」

血氣一上湧，青松不由又咳嗽起來，木石歎了一口氣，道：「師父，你千萬保重。」

鐵石接問：「我們現在應該怎樣？」

青松斬釘截鐵的說道：「立即離開傅家！」

× × ×

傅家莊大堂這時候晚膳方開始，男女老幼十多人有說有笑，看來傅玉書一直將事情隱瞞得很好。

也就只有他顯得有些神不守舍。

傅家雖然是大富人家，上下之間並沒有什麼拘束，相處得非常融洽，氣氛非常之愉快。

所以青松三師徒看在眼內，離開傅家莊之意也就更堅決。

傅玉書看見他們，忙離座迎前，道：「老前輩怎麼不好好的休息一下，在下早已吩咐了僕人準備齋菜送去。」

青松搖頭道：「貧道乃是來辭行。」

傅玉書一怔。「哦——」

傅夫人立即上前。「這位道長，你有病在身，還是不宜於行動。」

青松合十道：「夫人的好意，貧道師徒心領了。」

傅玉書急道：「老前輩……」

青松道：「血手令的事情，貧道已經知道了。」

傅夫人奇怪的問：「什麼血手令？」

「娘親，那是一些宵小無聊的玩意，不必理會。」傅玉書轉向青松。「老前輩放心……」

青松搖頭。「施主一番善心，貧道却更加的不能不走。」

「老前輩你不必理會那些人，他們若是胆敢闖進傅家莊，我傅玉書第一個就不與他們客氣。」傅玉書顯得很激動。

青松感慨的道：「無敵門的手段，施主不是不知道，貧道更清楚，去意已決，施主不必多言。」

傅玉書沉默了下去！

即時「噹噹噹」三下鐘聲劃空傳來，一種悽厲的語聲接呼：「喪鐘三響，鷄犬不留！」

青松面色大變，霍地回首望去，堂外夜空，突然悠悠升起了三盞白紙燈籠。

語聲悽厲如鬼哭，那三盞白紙燈籠更就像飄浮在半空。

慘白的燈光，黑夜中看來尤其恐怖。

傅夫人亦看出有些兒不妥，急問傅玉書：「這可是什麼意思？」

鐵石替傅玉書回答：「是表示無敵門的人，隨時準備殺進莊院來，血洗這座莊院。」

傅夫人再問：「玉書，玉書，到底是不是？」

傅玉書不能不點頭，傅夫人整個身子都顫抖起來：「玉書，這……這如何……是好？」

傅玉書突然叫起來：「我們可以從夾壁離開這莊院。」

「夾壁？」青松詫異。

「先祖乃兵部侍郎，一生忠直，惹怒了不少權貴，爲防不測，所以建有夾壁，接連着一條地道，可通到我家一座空廢的莊院。」

青松尚未有所表示，一個護院武師已飛奔進來，稟告：「公子，莊院外出現了不少黑衣人，看情形，已經將莊院重重圍困。」

「知道了。」傅玉書面色鐵青。

「公子，我們……」護院的聲音與身子都在顫抖，已沒有最初時那種威風。

他們本是江湖人，看到了那三盞白燈籠，聽到了那三下催命的鐘聲，已知道是什麼一回事。

他們當然也知道無敵門手段的毒辣。

傅玉書接道：「吩咐各人不得外出，將門戶緊閉，齊集這裏來。」

護院應命急奔去。

這時候廳中各人都驚惶起來。

「噗噗噗」三下異響，夜空中那三盞白燈籠突然破碎，流星般四射。

青松看着一聲嘆息：「太遲了。」

傅玉書道：「那麼，我們立即動身，由夾壁離開。」

青松搖頭。「沒有用，無敵門既然已包圍這座莊院，即使是有夾壁可以使用，只怕亦難逃他們的監視，除非——」

「除非怎樣？」

「爲今之計，施主立即帶家人從夾壁離開，貧道三師徒則由正門衝出，引開他們的注意。」

「老前輩——」

「一於就這樣！」

「在下怎樣能够由得老前輩你們冒這個危險？」

「貧道亦不能太自私，爲一己生死，連累施主一家老幼。」

「老前輩乃武當一派之尊……」

「不必多言！」青松語聲決絕！

傅夫人一旁插口：「玉書，我們眞的不能够留下？」

「娘親，還是暫避一時。」

一個老僕人接問：「公子，我們怎麼辦？」

另一個又問：「要不要執拾細軟？」

傅玉書免强鎭定，大聲道：「不必了，大家立即跟我走！」

青松接吩咐：「鐵石，木石，我們走吧！」

三人一齊拔劍，衝向堂外。

傅玉書一見忙呼道：「老前輩——」

青松厲聲道：「事急燃眉，你們快離開！」頭也不回，脚步如飛。

鐵石木石左右相隨，一副視死如歸的模樣，傅玉書一頓足，忙帶家人離開。

女人的尖叫聲，孩子的哭嚷聲，亂成一片。

× × ×

傅家莊大門外一片靜寂，竟然一個人也不見。

月光洒落在長街的青石板之上，是那麼淒冷。

青松仗劍衝到長街上，披了一身的月光，振劍大呼：「無敵門的人，都給我滾出來！」

語聲一落，脚步聲，衣袂聲暴響，無數黑衣人手執兵器從各處暗角湧出來。

青松劍一抖，便待衝前去，胸膛猛一陣劇痛，不由又停下！

那些黑衣人立即衝殺過來，迅速將青松三師徒圍困當中。

鐵石木石雙劍齊施，左右護住青松！

木石出劍狠辣，鐵石勢如雷霆，咆哮聲中連斬數人，血濺道袍。

青松振起精神，颼一劍刺出，刺入一個黑衣人的咽喉之內，

他雖然身受重傷，內力衰弱，但招式仍在，一劍刺出，刺的正是那個人的空門所在，一劍奪命！

他接呼：「衝過去！」颼颼兩劍，又將兩個黑衣人刺殺在劍下！

這個老道士終於被迫出了怒火，迫出了殺機，一劍在手，毫不留情！

那些黑衣人竟然悍不畏死，越來越多，排山倒海般衝前！

青松大叫，長劍硬將一個黑衣人斬開兩片，踏着屍體殺上，鐵石木石雙劍亦極盡狠辣，一左一右，剁翻了數人，緊護着青松！

鮮血飛濺，濺濕長街的青石板，三人的道袍很快便已被濺紅！

那些黑衣人瘋狂衝殺，血雨紛飛中，終於將青松三師徒分成了三堆圍攻。

鐵石木石浴血苦戰，拚命想向青松靠近，但怎也衝不出那些黑衣人的包圍！

他們實在担心青松支持不下去。

青松的內臟劇痛如絞，咬着牙支持下去，劍勢却已在漸弱！

他的劍一刺出，立即被擋住，已發揮不出兩儀劍的威力！

包圍圈逐漸縮小，兵刃暴雨般斬下，

青松雖然目光銳利，經驗豐富，判斷準確，但內力不足，不時的劇痛影響更大！

汗從他的額上不停的滾落，他儘管將砍來的兵刄都擋開，身形已踉蹌不穩。

又一刀砍下，青松勉力一劍擋開，倒退了一步，咽喉一甜，一口鮮血吐出！

第二刀又砍下來，眼見便要將青松傷在刀下，「颼」一聲一槍橫來，將那一刀撞過了一旁！

青松回頭一望，傅玉書手執纓槍，凌空落下，護住青松。

「傅公子——」

「他們都巳安全離開了！」傅玉書纓槍一展，哧的將一個黑衣人刺殺槍下，一面大呼：「我們衝出去！」纓槍連刺！

鮮血濺濕紅纓，槍勢也不弱，眨眼又給他刺倒兩人！

鐵石木石這時終於靠近來，護住青松，鐵石接呼道：「我們兩人斷後，傅公子立即與家師離開！」

傅玉書當機立斷，一聲「好」，挺槍往前衝，鐵石木石左右齊上，硬硬殺開一條血路！

青松在猶豫，木石急催促：「師父，你快走！」

鐵石道：「這些人武功不高，我們很快就會追上來！」

青松終於一點頭，仗劍追上傅玉書，那些黑衣人吼叫着衝上前，但都給鐵石木石截住。

傅玉書沒有後顧之憂，一槍開路，大喝聲中連刺倒七人，瘋狂的奔前！

青松仗劍再斬兩人，已與傅玉書會合於一起，傅玉書回頭一望，道：「老前輩，我們往東走！」

青松道：「好！」又一口鮮血吐出，脚步亦一栽。

傅玉書急一把扶住。

青松喘息：「不必！」

傅玉書不管，纓槍如龍，「哧哧哧」刺倒三人，扶着青松拚命往前奔！

那些黑衣人果然武功有限，終於被他們殺開一條血路。

衝出了街口，再轉一個彎，已沒有人攔阻他們，也沒有人隨後追來。

青松與傅玉書方吁過一口氣，傅家莊那邊就傳來了一下慘叫聲，片刻又一下。

青松立即就聽出那是鐵石與木石的慘叫聲，面色大變，身形終於一頓。

傅玉書立覺有異，道：「老前輩……老前輩……」

青松沉聲道：「鐵石木石已完了。」

傅玉書一怔，青松說話已接上。「對方只怕已來了高手。」

他的目光轉落在傅玉書面上，斷然道：「快走！」

傅玉書忙問：「要不要回去……」

青松凄然一笑，搖頭：「生死有命，也許他們註定喪命今宵。」

傅玉書尚在猶豫，青松已放步奔出。

× × ×

青松的判斷並沒有錯誤，那事實是來了一個高手。

這個高手出現的時候，鐵石木石已將那些黑衣人迫退，準備抽身離開。

鐵石一聲：「師弟，走！」話出口，一道劍光就向他飛過來。

漆黑的劍光，毫不起眼，但却急如閃電。

沒有衣袂破空聲，鐵石發覺的時候，劍距離他的咽喉已經不足三寸。

鐵石驚呼，偏首急避，可是仍然快不過那支劍，「哧」一聲，那支劍就從他的左頸刺入，右頸穿出，將他的慘叫聲迅速刺斷！

血如箭標出，劍迅速抽出，是一支錐子一樣，長達四尺的長劍，握於一個頭戴竹笠的黑衣人的右手之中！

竹笠低壓眉際，看不見黑衣人的面目，他的劍一抽出，立即轉刺向木石！

鐵石連人帶劍打了一個轉，仆倒在地上的同時，那個黑衣人已向木石連刺二十三劍！

木石看見鐵石被殺，目眦欲裂，接下對方二十三劍，立即瘋狂攻殺！

他年紀次序者在鐵石之下，武功却是在鐵石之上，只可惜苦戰下來，氣力已消耗不少。

那個黑衣人仍然被他迫退七步。

木石大呼：「償命來！」人劍急撲，追斬那個黑衣人！

那個黑衣人再退一步，劍一震，封住了木石的劍！

木石劍一震反削，竟從黑衣人劍下脫出，反削黑衣人面門！

「噗」一聲，竹笠被削成兩片，飛激入半空，黑衣人藏在竹笠下的面目立時就畢露無遺。

那是一張空白的面龐，沒有眼睛眉毛、鼻子，只是一片令人心寒的空白。

木石幾曾見過這樣的人，一怔，脫口：「你——」

也就在他這分心一怔的刹那，無面人的劍，巳經無聲的刺入了他的心胸。錐心的刺痛，木石忍不住一聲慘叫，曳着一股血跌跌撞撞的倒退了幾步，終於倒仆在地上。

無面人緩緩轉過半身，空白的面龐月光下閃起了一抹冷芒。

血從錐子一樣的劍尖滴下，在石板之上滴碎。

他雙臂一振，身形陡地飛起，蝙蝠般掠上傅家前門的滴水飛簷，飛入傅家莊之內。

那些黑衣人隨即衝向傅家莊，喊殺連天！

× × ×

江流嗚咽，朝露未散，望不到對岸，却絕對可以望到江水。

青松傅玉書人在望江亭之內，目光都不在江面，傅玉書頻頻往來路望去，青松則仰首向天！

曉風吹飄着青松的髮鬚，他半瞇着眼睛，忽然發出一聲微喟：「天亮了。」

傅玉書脫口道：「怎麼還不見他們到來？」語聲嘶啞。

「你就是約了家人在這座望江亭會上合。」

「周圍二十里，也就只有這一座望江亭。」傅玉書急切的往回望。

車聲緩緩傳來，却是從他所望的相反的方向。

× × ×

車聲轔轔中，幾輛載着棺材的木頭車由遠而近，從望江亭旁駛過。

十數個漢子赤着上身，這個時候仍汗流浹背，一個生意人裝束的中年胖子在旁邊不停催促那些漢子用力將木頭車推動。

青松傅玉書相顧一眼，青松眉宇間一片憂慮之色，傅玉書終於忍不住走前去。

走向那個中年胖子。「這位大老闆，這麼多棺材？」

「還用問，當然是死得人多。」中年胖子的心情顯然非常之好！

傅玉書不由緊張起來。問道：「莫非是瘟疫？」

「好像是尋仇，那邊鎮有家人一夜之間被人殺一個清光，官府替他們收殮，害得我要貪夜到隣鎮搶購棺材。」

青松聽得說，不安的走了過來，傅玉書追問：「是那一家人這麼不幸？」

「聽說是姓傅的，官宦人家之後，大概是作孽太多，被人家漏夜尋仇。」胖子一搖頭，接笑道：「這倒是便宜了我，想不到我這個做賣棺材的，居然會有天不够棺材應用。」

胖子笑說着，忙又追前去。

傅玉書面色蒼白，怔住在那裏，他的雙手握拳，眼中有淚，放步便欲奔出去。

青松一把忙拉着傅玉書的肩膀。「你要到那兒？」

「我要回去跟無敵門的人拚命。」傅玉書咬牙切齒，放步衝前。

青松手更用力，硬將傅玉書拉住。「你這樣回去只是送死。」

傅玉書嘶聲道：「我不怕死。」

青松沉聲道：「可是你這樣死了，傅家便後繼無人，這血海深仇又由誰報？」

傅玉書如遭雷殛，跪倒在地上。

「你冷靜一下，想清楚！」

「我……」傅玉書淚眼望天，轉望向青松，茫然地問道：「老前輩，你教我應該怎樣？」

青松看着傅玉書，一字字的道：「先跟我回武當山再說！」

傅玉書沒有反應，好一會才站起。

凄冷的晓風中，兩人終於舉起了脚步，沉重的走前。

燕冲天

又是黃昏，古刹蒼涼。

大殿中烟香繚繞，一片靜寂，只有青松一個人。他跪倒在壇前，面容與語聲同樣沉重。

「觀日峯一戰，弟子無能，又敗在獨孤無敵手下，有辱師門，特來請罪……」

他的語聲傳不到殿外，赤松蒼松的語聲，却傳進聚在殿外的衆武當弟子耳中。

赤松說的當然不是同情的說話。「這次，武當派什麼面子也給他丟光了。」

蒼松接着道：「可不是，這已是他第三次敗給獨孤無敵。」

赤松冷笑：「看樣子還傷得不輕，一會給他配藥，份量最少也要加多一倍。」

那些弟子聽着有些面露悲憤之色，有些垂頭喪氣，當然還有一些幸災樂禍。

誰都看得出，已經是人心惶惶。

獨孤無敵三敗青松，無敵門現在如日中天，會不會又像前兩次那樣，對武當不了了之，是難以預料。

× × ×

霹靂一聲，一方巨石在半空中碎裂，四面激射！

竹濤聲盡被這一聲掩蓋。

青松枯竹一樣站在竹林之旁，衣衫亦被勁風激起，神情既驚又喜。

碎石飛揚中，露出了青松呼爲師兄的那個老人，赴戰前那一天，青松進去石屋見他的時候，他臥在石床之上，一副大病初癒的模樣，現在却生龍活虎。

只一掌，他就將那塊桌面大小，異常堅硬的石頭擊碎成千百片，這種內力的修爲，就是青松也自歎不如。

他凌空落下，飛揚的白髮悠悠平復，目注青松，道：「我這一掌的威力與獨孤無敵的滅絕魔功第八重功力發出的那一掌比較，怎樣？」

青松沉吟道：「師兄這一掌，該勝半籌。」

「這是說，獨孤無敵還不是我燕冲天的對手了。」老人大笑了起來，他竟然就是獨孤無敵最避忌的一個人，也因爲有他在武當山，獨孤無敵雖然三敗青松，始終沒有對武當派採取進一步的行動。

從燕冲天這一掌看來，亦難怪獨孤無敵如此避忌。

燕冲天大笑着又道：「再看我這一掌又如何？」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手背上一條條青筋突起來。

他的面龐開始脹紅，陡然一青，整個身子就顫抖了起來。

青松看在眼內，知道不妥，惶惑的望着燕冲天：「師兄，你怎樣了？」

燕冲天滿頭冷汗涔涔而下，猛一聲怪叫：「氣死我了。」轉身往那小石屋奔回去。

青松上前欲扶，却被燕冲天推開，那刹那之間，他突然發覺，燕冲天推開的手竟然與一般人無異。

那一推非但推不開青松，反而被青松的內力震開。

× × ×

石屋內仍然是那麼陰暗，燕冲天跌跌撞撞的來到床前，頹然坐下，一聲不發。

青松追入，方待進門，燕冲天已怒道：「你看見的了，我的內力就是這樣，時有時無。」他激動的情緒逐漸平靜下來，痛苦的嘟喃道：「也不知甚麼原因，自從練了天蠶神功之後，就變成這樣子。」

燕冲天的語聲接近嗚咽，青松悖住在一旁，一時間，也不知道如何去安慰燕冲天。

燕冲天苦笑接道：「天蠶訣，這一次眞是作繭自縛，早知如此，不練也罷。」

青松茫然脫口，應道：「難道眞是天亡武當？」血氣一湧，面色一變，咳了一聲。

燕冲天看着青松：「你傷得很重。」

青松點點頭：「最少一半經脈巳經斷散，功力只四成。」他說着忍不住沉聲歎息。

燕冲天不悅的說道：「歎息又有什麼用。」

青松沉默了一下，燕冲天亦無話可說了。

好一會青松才開口：「兩年之內，除非另有奇遇，否則我的功力最多只能够恢復七成，如今看來，就只有從本門衆多弟子之內挑選六個有潛質的分授以六絕，要他們勤加練習，一年之後，到他們都有所成，再加婉兒，合成北斗七星陣，希望或可以對付獨孤無敵，這是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

燕冲天一想，擊膝：「好，好，好辦法。」

青松沉吟道：「只是六絕從來都只傳掌門一人……」

「事關武當派存亡，不能顧慮這許多的了。」

「既然師兄都不反對，那就這樣進行了。」

即時脚步聲從門外傳來，青松一皺眉，燕冲天却若無其事，接一下敲門聲，燕冲天漫不經意道：「進來。」

一個人應聲推門進來，手捧着一盤飯菜，正是雲飛揚。

看見青松也一呆，忙道：「主持。」

青松淡應一聲，雲飛揚又道：「弟子不知主持在這裏，這就去拿份飯菜來。」

「不必——」青松揮手。

雲飛揚只有退出，退到門外，就聽到燕冲天說道：「這小伙子的資質，實在不錯。」

雲飛揚不由就在門旁邊停下來，傾耳靜聽。

× × ×

青松頷首，却不作聲，燕冲天接問道：「怎麼你不收這個弟子？」

青松躊躇着，終於說出來：「這是因爲他的出身有問題。」

「什麼問題？」

「他是跟母姓，連父親是那一個也不知道。」青松歎息：「二十年前那件事，師兄相信是沒有忘記。」

燕冲天點頭，青松接下去：「那件事之後，師父立例，一定要身家清白的人，才可以收歸門下。」

燕冲天道：「不錯，但現在正當用人之際，而且，這個小伙子住在這裏已多年，一直都不見得有什麼不妥，這樣好不好？我負責——」

青松沉吟道：「赤松蒼松兩位只怕不會同意。」

燕冲天悶哼一聲：「這兩個老雜毛，管他們那許多，他們若是不服，叫他們來見我。」

青松無奈道：「我就考慮一下——」

門外雲飛揚聽到這裏，喜形於色，抓着頭，不覺往林外走去。

出了竹林，他再也忍不住笑出來，放步疾奔出去。

× × ×

喜訊

風吹蕭索，今天的武當山特別顯得蒼涼，那些武當子弟一個個都沒精打采。

倫婉兒也不例外，雲飛揚看着她的時候，她正在別院的花徑踽踽獨行。

雲飛揚老遠看見，忙奔過來，到他走近了，倫婉兒才覺察，回頭看見雲飛揚連跑帶跳的模樣，不由莞爾。

「婉兒姑娘！」雲飛揚嚷着脚步更加快。

倫婉兒應聲停下了脚步，雲飛揚一口氣飛步奔到倫婉兒身旁，急不及待的。「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主持準備收我做徒弟了。」

倫婉兒一愣。「哦？」

「是眞的！」雲飛揚興奮的抓住了倫婉兒的手，倫婉兒一呆，將雲飛揚的手甩開，雲飛揚不以爲意的道：「說不定明天就會宣佈的了。」

倫婉兒聽着也替雲飛揚高興，「那你以後就要爭氣了。」

雲飛揚連連點頭。也就在這個時候，白石引着傅玉書從旁轉出，走向這邊來。

傅玉書顯得很憔悴，白石亦因爲知道青松又敗在獨孤無敵手下，神情也頗爲憂鬱。看見雲飛揚，白石立即停下脚步，道：「小飛，我還在到處找你，原來你在這兒。」

雲飛揚興奮的迎前去。「大師兄可是有什麼事要我做？」

白石轉向傅玉書：「這位傅公子，你知道的了。」

雲飛揚點頭：「在大殿那邊，見過一面。」

白石接吩咐：「你快去外院執拾好一個房間，好給傅公子休息。」

「這個容易。」雲飛揚一偏身。「傅公子，這邊請！」

「有勞！」傅玉書目光轉到倫婉兒面上。

倫婉兒目光與傅玉書相觸，嬌靨不由一紅，垂下頭來。

雲飛揚即時一聲：「不敢當，請！」引着傅玉書往前走去。

走了幾步，雲飛揚又回過頭來，煞有介事的。「是眞的！」

這是對倫婉兒說，白石却以爲說給自己聽，接問：「什麼眞的假的？」

「沒……沒什麼。」雲飛揚對着倫婉兒笑笑，忙又走前去。

倫婉兒亦自一笑，這一笑有如春花盛放，傅玉書看在眼內，不由得一呆，然後才跟上前去。

白石看見雲飛揚，倫婉兒都笑得這樣開心，亦是有些兒奇怪，脫口問：「師妹，小飛這樣高興到底是什麼回事？」

「他說是師叔要收他做徒弟。」

「這種話我也不知聽他說過多少次的了。」白石一聲冷笑：「我看他想學武功已想到快要發狂。」

「其實他這個人也沒有什麼。」倫婉兒目露同情之色。

白石不能不承認，目送雲飛揚去遠，一再的搖頭。

× × ×

執拾好房間，雲飛揚還冲了一壺茶。才取過杯子，傅玉書已伸手接下：「我自己來可以了。」

「都是一樣！」雲飛揚將茶斟下。

「不敢當！」傅玉書顯得彬彬有禮，神情却落落寡歡。

雲飛揚只覺得這個人還算對胃口，因此說話也就多了。「這一次，師父幸得你帮忙。」

傅玉書苦笑，心事重重，雲飛揚忙安慰。「人死不能復生，千萬要節哀順變，總之，我們武當派一定會替你復仇。」

傅玉書只是苦笑。

雲飛揚還有話說：「武當武功天下第一，一個無敵門我們眞不放在眼內，你儘管放心。」

傅玉書感激的道：「雲兄的一番好意，傅玉書感激不盡……」

「你叫我小飛就成了。」

「不敢，」傅玉書轉問：「是了，我初來步到，這兒的一切規矩完全不懂，有什麼不對的地方，還要雲兄你說一聲。」

「又來了，」雲飛揚想想，「特別的規矩可就沒有，只是師兄弟很喜歡開玩笑，可不要放在心上。」心念一動，突然轉望窗外，「我差一點忘記了跟你說，後山那邊是禁地，千萬不要進去。」

「嗯。」傅玉書不由望向那邊。

「我也就住在那邊下院。」雲飛揚手指向東面。「有什麼需要，你在那邊叫一聲，我就聽到，走過來的了。

傅玉書點頭，雲飛揚隨即告退。

送走了雲飛揚，傅玉書便自凭窗外望，呆望。

夜色已深沉。

× × ×

第二天早上，雲飛揚推門走出來，簡直就像是另外一個人。

新的衣服，新的鞋襪，就連頭髮也梳理好，用一條新的頭巾束起來。

這也是他惟一的一套新衣服，新鞋襪，一直的藏在箱底下，到今天才拿出來。

較早的時候，已經有消息，青松要所有的武當弟子在今天早上到大殿集合，宣佈一些重大的事情。

雲飛揚可就想不出除了挑選弟子傳六絕之外，還有什麼事情重大得過要宣佈自己做徒弟。

他一路走去，胸挺得很高，神氣得很，遇到那些武當弟子，再不是繞路走開，反而打招呼。

這消息亦已傳開，衆人看見他這般模樣，亦不由半信半疑。

來到了大殿門外，雲飛揚的神態便轉爲莊重，看看後面跟來的幾個武當弟子，忙偏身，道：「幾位師兄，先請。」

那幾個正在竊竊私議，聽說一個忙回答：「還是你先請。」

雲飛揚神態仍然那麼莊重：「豈敢，先請。」

「今天該是你先請。」其他人齊聲附和。

雲飛揚看見各人對自己如此禮貌，心頭大樂，不再推辭，大踏步走了進去。

大殿中，武當弟子已到得差不多，大都顯得有些頹喪。

赤松蒼松在團團打轉，看來已有些不耐煩。

傅玉書亦於其中，雲飛揚看見，向着傅玉書點頭笑笑。

傅玉書點頭回禮，笑容却有些苦澀，心情顯然還是不大好。

倫婉兒亦已到來，就站在那邊不遠，本待走過去，但一想，又停下，先與倫婉兒交換了一個笑容。

其他武當弟子的目光差不多轉向集中於雲飛揚面上，雲飛揚的身子也就挺得更直了。

即時雲拍聲响，衆人立刻肅靜。

未幾，白石伴着青松走了出來，衆人忙施禮，青松盤膝坐下，揮手。

白石退過一旁，青松目光從衆人面上轉過，半垂，他的臉色蒼白，微露病態。

一會他才開口道：「中原武林，一直平安無事，但自從無敵門擴張，已再無寧日，武當派無敵門世代成仇，更就是無敵門第一個要摧毀的目標。」

話說到這裏，那些武當弟子已泰半變色，青松一頓，接下去：「九月初九，本座第三次赴約又戰敗，獨孤無敵揚言兩年之內，我派再無人戰敗他，便率衆直闖武當山。」

赤松再也忍不住，揷口問：「那麼我們……」

青松自顧說下去：「獨孤無敵的滅絕魔功，已練至第八重，目前還不是我派任何一人能够應付，是以本座昨天與燕師兄商議結果，決定先選取武德兼備弟子六人，各習武當六絕之一，同心合力，以抗無敵。」

衆人立時交頭接耳議論紛紛。

青松接口道：「這六人一定要全心苦練，明年今天，本座將集在此處一試高下，武功最高的一個即爲本派第十九代掌門人。」

赤松蒼松冷冷的相顧一眼，欲言又止，其餘人仍在交頭接耳，傅玉書茫然站在那裏，雲飛揚胸膛挺得更高，有意無意的拉拉衣服。

青松臉色凝重，接呼道：「白石。」他的語氣雖然虛弱，却顯得異常的堅定。

白石自一旁走出，在青松座下跪倒。

× × ×

「傳兩儀劍！」青松一字一頓。

「謝平，傳霹靂掌。」

「姚峯，傳暗器飛雲縱。」

「玉石，傳雙節棍。」

「金石，傳開山刀。」

隨着青松的喝聲，謝平姚峯玉石金石一一上前跪倒在青松面前。

赤松蒼松的面色却越來越難看，雲飛揚也就更緊張了。

青松目光一轉，環視衆人一眼，才接下去。「第六個比較特別，本座已經考慮了很久，他並非武當子弟，但由於爲人正直，與本派關係亦深，加上資質甚高，所以本座決定將他收爲關門弟子，傳他鎖喉槍的絕技。」

語聲一落，衆人的目光立即都轉向雲飛揚，那刹那雲飛揚只覺得喉乾火燥，緊張得要命。他挺着胸膛，只等青松宣佈，偶爾偷望一眼倫婉兒。

青松接呼道：「傅玉書！」

雲飛揚立時如被一桶冷水迎頭淋下，他身後武當弟子之中立時有人冷[illegible]

傅玉書應聲，鎮定的來到青松[illegible]跪下。

雲飛揚腳步同時往外移，胸膛縮回，頭已垂下，有生以來，他還是第一次這樣難堪。

青松的語聲，有如利箭一樣直貫他的胸膛。「本座傳你鎖喉槍，希望你好自爲之，莫要辜負本座對你的一番期望。」

這番話雲飛揚現今當然已知道只是對傅玉書說。他本想退出殿外，可是雙脚却如拖千斤鐵鍊，很難才移動一步。

青松隨即道：「除了他們六人，其他同門現在可以離開了。」

衆人應聲往外而走，年輕的，對白石六人都投以羡慕的目光。

赤松蒼松的面色都是難看之極。

走出了大殿，赤松再也忍不住，呪罵道：「完全都是他教出來的弟子，我們的一個都沒入選。」

蒼松點頭道：「這算是什麼，混帳，混帳。」

「我們怎樣也要他還一個公道。」赤松口是這樣說，脚步却繼續移動。

雲飛揚也加入羣中，垂頭喪氣，看見倫婉兒更慌忙垂下頭。出了大殿，他就往外奔，遠離衆人。

× × ×

夜深風冷。密林中那片空地上，雲飛揚纓槍飛舞，苦練不休。

他的眼中怒火飛揚，槍勢狠辣，「奪」一聲一槍刺於一條樹幹之上，一拉，那條樹幹便齊中斷下。

雲飛揚的怒火亦似乎因此一洩，反手將槍倒插在地上，轉問：「師父，武當六絕到底是怎樣的一種武功？」

黑衣人負手站在一旁，道：「你問來幹什麼？」

雲飛揚直言：「我是要知道，現在我學的這一身武功，與武當派的六絕，可有得一較？」

「你又在胡思亂想了。」

雲飛揚搖頭：「那個青松，我眞的不知道他爲什麼那樣討厭我。」

黑衣人毫無反應。

雲飛揚接道：「一直以來，我還以爲是赤松蒼松兩個老道士跟我作對，到現在才知道是青松。」

「哦。」

「昨天我送飯給燕冲天，聽得很清楚，燕冲天都說我資質很不錯，可以造就，又肯去說服赤松蒼松，要青松收我爲徒，那知道，青松却寧可選取剛上山那個傅玉書。」

黑衣人沉默下去。

雲飛揚又道：「我不是討厭那個傅玉書，只是實在氣不過青松。」

黑衣人沉吟着道：「你也用不着灰心，我教你練的武功，總之，絕不在武當六絕之下，只要你肯下苦功，遲早一樣會出人頭地。」

雲飛揚看着黑衣人，情緒終於穩下。

黑衣人也不再說，揮手。

雲飛揚一咬牙，手一探，將槍拔出來，槍勢再展開。

虎胆

同一天，無敵門總壇內出現了三幅血手令，那分別是從青松投宿的那一戶農家，墨無愁的醫療，還有那間酒樓處得來。

血手令被懸在大堂左面的牆壁上，大堂中，聚着無敵門的四大護法，五大堂主，他們的目光都落在那三幅血手令之上，面色都非常難看。

公孫弘突然拍案站起身子，大罵：「眞不知那一個吃了老虎胆，竟然假造血手令，冒充我們無敵門殺人！」

獨孤無敵曾經傳下血手令，吩咐無敵門的人沿途不得騷擾青松，無敵門的人又有誰敢違背這個命令。

青松却不知道有這一回事。

消息傳到無敵門的人耳中，立即追查究竟，可疑的人一個都找不到，只找到三幅僞造的血手令。

整個無敵門都爲之震動，無敵門成立以來，還是第一次發生這種事情。

獨孤鳳比公孫弘更生氣，冷笑接道：「一定是武當派的仇家看準了這個機會襲擊青松，却嫁禍給我們。」

公孫弘點點頭，道：「藏頭露尾的，連身份也不敢表露，相信也不會有什麼本領。」

獨孤鳳冷冷的道：「不管怎樣，這件事我們一定要查清楚，將冒充我們的人找出來。」

「這個當然。」

四大護法之一的千面佛接問：「要不要讓門主知道？」

公孫弘搖頭。「師父在閉關練功，還是不要去驚動他老人家。」

獨孤鳳哼了一聲道：「怕什麼？你不去我去。」

公孫弘忙喚住。「師妹！這些小事沒有必要驚動到……」

「小事？」獨孤鳳盯着公孫弘。「有人冒認我們無敵門還說是小事。」

公孫弘苦笑。「師妹，這件事情還是由我先下山一查究竟，找不到，才再作打算如何？」

獨孤鳳目光一轉。「我也去。」

公孫弘一怔，面露難色。

那四個護法相顧一眼，還未來得及表示意見，獨孤鳳已嬌嗔道：「你去得，怎麼我就去不得？」

公孫弘怔在那裏。

獨孤鳳看見他不作聲，一頓足，道：「若是你不給我去，以後你也莫要再見我了。」

語聲一落，一頓足，便要離開，公孫弘忙叫住：「師妹——」

「怎樣了？」

「你去也成，但一路上必須要聽我說，不能獨自走開生事。」

獨孤鳳想一想，終於點頭，這個機會她已經等了很久，獨孤無敵一向就不許她單獨外出。

（未完）

民族英雄軼事

秦中客

熊廷弼

有韜略，知邊情，功在遼東。

熊廷弼，字飛白，江夏人，身高有七尺，他是個很有胆量，很有計謀的人，他的性情很剛强。明萬曆二十五年的時候，他在鄉試中考了第一名，第二年便考中進士。剛開始是當推官這個職位，不久便做了御史，在萬曆三十六年時，他到遼東去做巡按，因爲前些時候寬奠一帶地方八百邊境，已經被守將趙楫與李成梁等人所放棄守城，並且將那裏的居民六百萬人口遷移到了內地，而朝廷不但不懲罰他們，反而加以重賞，熊廷弼因爲他們棄地而驅逐居民，便上書皇上，對他們加以處罰。他在遼東經營數年，嚴明公正，風氣頓變，甚受矚目。後來因爲與巡按御史荆養行合不來，不久便撤職降官。

萬曆四十七年，滿清堀起，努爾哈赤率領精兵向南侵略，一連破了撫順，清河堡，楊鎬率領兵向努爾哈赤對抗，又被努爾哈赤打敗於薩爾滸，於是再用熊廷弼重新治理遼東的軍事。

熊廷弼尚未出京時，滿兵已經破了開原，到滿兵來到了山海關，鐵嶺又失守了，潘陽的軍民，都紛紛的逃走，熊廷弼見事情緊急，就加緊前進，嚴厲命令逃兵們回營，殺了逃將，罷免了總兵李如楨的職位，並且親自督導造戰車，製軍火，修堡壘，採取了攻勢，來阻止滿兵的前進。因爲遼東的士氣很旺盛，局勢穩住了許多，一方面又請來了八十萬大兵，分別佈置於各地險要的地方，遇到了少量的敵人，則各自打退他們，若遇到了很多的敵人，則互相救援，另外又編了游擊隊打擾敵方的後方，滿兵的攻勢，因此就被阻止了。遼東的形勢，亦轉危險爲安全。

熊廷弼雖然有保存遼東的功勞，但是朝廷中的小人，仍然多方面的攻擊批評他，熊廷弼又辭職了，他臨走時曾經寫信給皇上說：「現在朝廷上討論國事，對於軍事毫不了解……如今我收拾河山才安定下來，他們又責備我不讓我作戰……關於軍事的事情應該聽從軍事將領的作爲，何必讓那些無知的人閒言閒語擾亂人心呢？」由此可見的當時的朝廷根本無人懂軍事，也沒人知道邊疆的情形，處處對於邊疆的大官加以攻擊批評，這樣的政府，怎麼能不失敗呢？

熊廷弼去職以後，滿兵又進犯了瀋陽，袁應泰戰死了，遼陽也接着陷落，河西一帶的軍民，都逃避光了，京師非常的震驚。於是大家都想到了從前熊廷弼在遼東時的偉大治績來，又把熊廷弼請來。

熊廷弼於天啓元年入朝，他建議以馬、步兵由廣寧正面阻止敵人於三岔河，再用舟師由天津，登、萊進攻擾亂敵人的側面，熊廷弼他本人則進入山海關防衛，整理遼東的軍務。但是廣寧的巡撫王化貞爲人愚昧，而且猜疑剛愎自用，與熊廷弼意見不合，處處與他爲難，那時王化眞有兵十四萬，而熊廷弼只有兵五千人，雖然想打戰但又怕人數太少了，王化眞一再的輕擧妄動，屢次的折回兵力，熊廷弼不得已，乃上書給皇上說：「王化貞的進攻，到現在已五次了，他屢進又屢退，敵人已經知道他的戰略了，而臣之虛名，也因輕妄出兵而損壞，希望皇上能下令明示王化貞，要他小心從事，謹愼的行動，不要再被敵人所笑話。」而王化貞却輕易驕傲的說：「我想請求兵力六萬人，就可以把敵人打得慘敗的」。朝廷中只有少數人相信熊廷弼的話，而多數的人都幫着王化貞，而且希望皇上要熊廷弼受王化貞的命令。熊廷弼很氣憤，又上書反抗道：「朝中大臣若能爲邊疆的將領，那就他們去當好了，不能有這樣才能就別當好了，何必內靠官位大，外靠王化貞來找我麻煩呢？」朝廷中的臣子又想撤回熊廷弼，商量尚未有結果，而滿清已進兵到了西平堡了，這時王化貞竟然糊裏糊塗調廣寧兵來抵抗滿兵，大敗，他的部將有的戰死，有的投降，王化貞就準備棄廣寧城而逃。在大凌河遇到了熊廷弼，熊廷弼便問他：「你的六萬大兵能打勝，如今却如何？」乃親自帶兵切斷了追兵，才保住了王化貞的性命。

天啓二年，朝廷逮捕了王化貞，熊廷弼兩人，一起判了死刑，那時宦官魏忠賢正管理國政，因爲熊廷弼沒贈送賄欵，而王化貞送了，就把熊廷弼處死了，並且沒收他的家產，王化貞反得不死。

到了崇禎元年，熊廷弼一生的寃獄才被洗清。

以熊廷弼的人才，又如此的勇敢，竟然有如此的下場，實在令人痛惜啊！

武俠長篇故事

金筆點龍記

臥龍生・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俞秀凡隨着水燕兒進入某一神秘組合的禁地，去見城主。沿途所見，都是光怪陸離的景象，不久，來至一處，天昏地暗，前面似有一座山嶺擋住去路，俞秀凡凝目望去，隱約看見上面有「地獄門」三個字，再環顧四周，水燕兒已失去踪影。這時有一白衣少女迎面而來，邀請他入內，他隨她前進，並帶他到各處參觀，在一斗室中，見到一老和尚互相攀談之下，始知該組合以「福壽膏（即鴉片烟）」供應武林中各高手，使其吸食成癖，然後予以控制……

造訪萬家院

灰衣老僧道：「老衲法號閑雲，出身少林寺，但望小施主能代老衲守密。」

俞秀凡點點頭，道：「老禪師但請放心，如非必要，晚輩不會輕易告人。」

閑雲大師道：「老衲並非怕聲譽受損，方外人早已勘破了名關，老衲只是覺着慚愧，有負先師教化之恩。」

俞秀凡道：「我明白大師的心情。」

閑雲大師道：「你如有暇，老衲希望你能多走幾處別院看看，就老衲所知，每一座別院，都有幾個人，憑仗本身的決心、毅力，擺脫了福壽膏的控制，只是這些人太少了。」

俞秀凡道：「這裏有十方別院，晚輩希望能都走一遍，也希望能見見那些擺脫毒癮，身具大智的高人。」

閑雲大師道，「自老衲被困於此，你是唯一到此的外人，雖然匆匆一晤，但卻給了老衲不少的希望，你去之後，老衲也要振作起來，有些作為。」

俞秀凡道：「但願老禪師佛光普照，使得他們能及時醒悟，擺脫毒癮。」

閑雲大師道，「小施主雄才大略，文武兼資，老衲又見到了一代武林奇才。」

獨戰兩怪人

俞秀凡一欠身，道：「老禪師過獎了。」轉身行出室外。

那白衣女子早已在門外等候，淡淡一笑，道：「你們談完了。」

俞秀凡道：「多謝姑娘通融。」

白衣女子道：「你已見識過了福壽院，咱們到別的地方去瞧瞧吧！」

俞秀凡道：「不！在下希望能走完十方別院。」

白衣女子道：「十方別院，大同小異，看一處少林別院，用不着再看別的了。」

俞秀凡道：「姑娘久居地獄，自是不覺新奇了，在下倒是覺着新奇的很。」

白衣女子道：「貴賓可否見告，有什麼新奇之處？」

俞秀凡道：「至少每一座別院中人，全不相同。」

白衣女子沉吟了一陣，道：「貴賓既有這番雅興，賤妾只好帶路了。」

俞秀凡喜道：「多謝姑娘！」

白衣女子搖搖頭，歎口氣，道，「貴賓別想的太過如意，你離開此地機會不大。」

俞秀凡道：「哦！」

白衣女子道：「我雖然被改造成一張鬼臉，但我的神智還很清明，本組合肯這麼優容你，你自然是極受重視的人了，不過，愈受重視的人，離開此地的機會也就愈少。」

俞秀凡道：「如是在下不能生離此地，死去之前，多些見識也好。」

談話之間，又到了一盞黃色的燈火下面。轉臉望去，只見大門上橫匾寫着「武當別院」。

俞秀凡道：「這地方的人，是以武當為主了？」

白衣女子道：「不錯，這裏的十方別院，也是以江湖上九大門派命名，整個的福壽院，就是整個武林的縮影。」

俞秀凡道：「第十個別院呢？」

白衣女子道：「那叫萬家別院，那是十方別院中最堂皇的一座院落，但人羣也最複雜，貴賓看到武當別院之後，再看看萬家別院也就够了。」

俞秀凡道：「在下為人很好奇，地獄中不見日月輪轉，反正也沒有什麼事情好作，咱們就看個仔細。」

白衣女子笑道：「能不能看完十方別院，賤妾實也作不得主。」

俞秀凡問道：「姑娘不是奉命侍候在下的麼？」

白衣女子道：「不錯。但賤妾隨時可能接到令諭，改變計劃。」

俞秀凡略一沉吟，笑道：「姑娘在未接到新的令諭之前，還是招待在下的人，請叫門戶吧！」

白衣女子說的不錯，這座院落，和少林別院完全一樣，一樣的房舍院落，一樣的房間佈置，唯一不同的是人。這裏的人，每個人都穿着道裝。

俞秀凡進入大廳中略一瞧看，道：「姑娘，這裏有沒有負責的人？」

白衣女子道：「有，每一院中，都有一位院主。」

俞秀凡道：「剛才在少林別院中，在下見到的那位老禪師，是不是少林別院的院主？」

白衣女子道：「是的，不過，每一座別院中情況都不相同，你見到武當別院的院主時，也許會使你失望。」

俞秀凡心中一動，道：「姑娘似乎知道的事情不少。」

白衣女子道：「如是賤妾沒有一些見識，怎會擔任侍候貴賓的職司。」

俞秀凡道：「每一院的院主，不盡相同，那才能叫人增長見識，請姑娘帶在下一晤院主如何？」

白衣女點點頭，道：「賤妾遵命。」緩緩行到一個佩劍道人的身側，低言數語。那道人點點頭，指指大廳。

不用白衣女子開口，俞秀凡已然知道這武當別院的院主，正在吞雲吐霧，大過其癮。

當下一揮手，道：「走！咱們到大廳中去見見他們。」

白衣女子微微一笑，道：「貴賓，不要想的太好，都能像少林別院的院主一樣，戒絕那些毒癮。」

俞秀凡道：「在下沒有這樣高的寄望，姑娘請帶路吧！」

白衣女子帶着俞秀凡行入大廳。大廳中的佈置，和少林別院一樣，十張木榻，每一張木榻上，都是有一個身着薄紗的美女，在一盞銀燈上，燒着福壽膏。十個身着道裝的道人，分躺在十張木榻上，正在大過其癮。廳中的烟氣很濃，一股濃重的香味，直透肺腑。

俞秀凡皺皺眉頭，道：「那一位是院主，請姑娘替在下引見一下。」

白衣女子點點頭，直行到中間一座烟榻上，望着一個六旬左右的青袍老道人道：「這位就是武當別院的院主。」

俞秀凡一抱拳，道：「在下俞秀凡，見過院主。」

那青袍道人口中正含着一個玉嘴烟槍，雖然瞧到了俞秀凡，但卻無法開口說話，回顧了俞秀凡一眼，示意他等候一下。

直等到他這一口烟抽完，才長長吁一口氣，道：「什麼事？」

白衣女子接道：「這一位俞少俠，是咱們的貴賓，希望院主回答他的問話。」

青袍道人微微一笑，道：「俞少俠對貧道有何見教？」

俞秀凡看他臉色一片青灰，心中大為感慨，輕輕歎息一聲，道：「老前輩，這地方談起來只怕是不太方便吧？」

青袍道人道：「俞少俠的意思是——」

俞秀凡道：「如是院主有暇，在下希望咱們能够找一個清靜的地方談談。」

青袍道人回頭望一望那白衣女子，欲言又止。

白衣女子道：「不妨事。你如若願意和俞少俠談談，兩位儘管請便。」

青袍人點點頭，道：「既是如此，俞少俠請隨貧道來吧！」轉身直向外面行去。

俞秀凡緊隨在那道人身後，行入了一間小屋之中。

青袍道人隨手晃燃火摺子，點起了一枝火燭，燈火照耀下，景物清明可見。

俞秀凡隨手關起門戶，緩緩說道：「老前輩可是出身武當門下麼？」

青袍道人沉吟了一陣，道：「不錯，貧道出身武當。」

俞秀凡道：「道長可否把仙號見告？」

青袍道人道：「俞少俠是什麼身份？」

俞秀凡道：「那位姑娘已經告訴道長，在下只是這個組合的貴賓。」

青袍道人道：「如果俞少俠不是這組合中的人，恕在下無法奉告道號了。」

俞秀凡道：「為什麼？」

青袍道人道：「貧道很慚愧，我不願把名號張揚於江湖之上。」

俞秀凡道：「但道長還活在世上，有一天，你要和故舊、尊長見面。」

青袍道人道：「貧道在此地已經有多年時間了，他們不會想到我還活在世上。」

俞秀凡道：「道長，這是掩耳盜鈴的事，因為，道長沒有死。」

青袍道人淡淡一笑，道：「就算他們能够見到我，也不會認出我了。」

俞秀凡道：「在福壽膏奇毒侵傷之下，道長也許變了很多，但如說尊長、故舊都不認識你，那就是自欺欺人之談了。」

青袍道人雙目一瞪，神芒如電，盯在俞秀凡的臉上，凝注了良久，道：「小施主，對貧道如此蠻橫的人，江湖上並不多見。」

他過足了大烟癮，精神飽滿，雙目中神光烱烱逼人。

俞秀凡心中暗道：這老道士與閑雲大師，完全是兩種不大相同的人，不但陷溺已深，而且還有些冥頑不靈，應該給他點教訓才是。

心中轉念，冷笑一聲，道：「道長，現在遇到了。如是道長真是一位風骨嶙峋的人，似乎也不會屈就武當別院的院主了。」

青袍道人怒道：「你小小年紀，說話怎的如此無禮？」

俞秀凡道：「物必自腐，而後虫生，如是道長要人敬重，那就得做出一些使人敬重的事

來。」

青袍道人臉色一變，道：「小施主太放肆了！」

俞秀凡道：「道長既是心中不服在下，何妨劃個道子出來。」

青袋道人道：「這話當眞嗎？」

俞秀凡道：「你不用顧慮什麼，在下只是一個賓客的身份。」

青袍道人就在等這一句話，哈哈一笑，接道：「對！咱們是私人之間的比試，用不着讓別人知道，貧道手下，自有分寸，不會把你傷的很重就是。」

俞秀凡道：「道長只管出手，傷了在下，只怪我學藝不精。」

青袍道人道：「貧道是主人，小施主請先出手吧！」

俞秀凡搖搖頭，道：「在下不能喧賓奪主，道長請先。」

青袍道人道：「好！恭敬不如從命，閣下小心了。」

右手一探，抓向俞秀凡的左肩。

俞秀凡左手一抬，突然間，扣住了青袍道人的右腕。這一招如電光石火，而且奇幻莫測，青袍道人竟然閃避不及。

這一下，青袍道人整個的楞住了，呆呆的望着俞秀凡，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

俞秀凡淡淡一笑，放開了右手，道：「老前輩，一個人如若想受到別人的尊重，不能只憑武功高强。」

青袍道人的橫蠻神情，一掃而空，神情慚愧，黯然說道：「貧道久未在江湖上走動了，想不到後起之秀中竟有俞少俠這樣的人才。」

俞秀凡只覺着青袍道人比起少林的閑雲大師，不可同日而語，心中對他有了幾分討厭，冷冷說道：「今日道長見識到了。」

青袍道人突然歎一口氣，垂下頭去，道：「地獄中不見日月，貧道也無法清楚的記得到這裏有多少時間了。隱隱約約的計算了一下，貧道到此已經有十年左右了。十年時間，就算是一塊鋼也被溶化了，何況是人。」

俞秀凡道：「蘇武牧羊北海，十六年志節不虧，文天祥在四牢中，手書正氣歌傳誦千古。道長不過在此十年，已經是志窮節虧了！」

青袍道人一抬頭，雙目暴射出兩道神光，直逼在俞秀凡的臉上，道：「那不同，他們沒有受福壽膏的折磨，如若他們受了福壽膏的折磨，只怕還沒有貧道這一份生存的勇氣了。」

俞秀凡道：「如是一個人活在世上有害無益，活着倒不如死了的好。」

青袍道人臉上泛出怒容，但却忍下未言。

俞秀凡冷冷笑了一聲，道：「在下想告辭了。」

青袍道人道：「恕貧道不送。」

俞秀凡道：「不過，還要道長告訴在下一件事。」

青袍道人道：「請說！」

俞秀凡道：「我要知道你的名號，不過我可以替你保守秘密。」

青袍道人略一沉吟，道：「貧道武當松花子。」

俞秀凡一抱拳，道：「多有打擾了。」拉開木門，轉身而去。

青袍道人望着俞秀凡遠去的背影，輕輕歎息一聲，欲言又止。

俞秀凡行出數步，那白衣女子快步迎了上來，道：「貴賓談的不太愉快，是麼？」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姑娘又怎生知曉呢？」

白衣女子道：「你離開的太快了，如是你們談的投機，只怕賤妾也得等好一陣。」

俞秀凡道：「姑娘，你對這十方別院，是不是都很清楚呢？」

白衣女子道，「不敢說都很清楚，但大部份都知道一點。」

俞秀凡道：「那很好，在下想請教一件事情。」

白衣女子道：「什麼事？」

俞秀凡道：「這十方別院之中的院主，有幾人斷了福壽膏的毒癮？」

白衣女子沉吟了一陣，道，「就賤妾所知，少林別院，崑崙別院和萬家別院，三處院主，都已斷去了毒癮。」

俞秀凡道：「那就有勞姑娘，帶在下先到崑崙別院去看看如何？」

白衣女子道：「崑崙別院是第五處別院，咬們要越過三、四兩處別院。」

俞秀凡嗯了一聲，道：「眞的被姑娘說對了，看過崑崙別院，可能只會再看看萬家別院了。」

白衣女子未再講話，舉步向前行去。

經過第三重院落時，俞秀凡回顧了一眼，只見上面寫的是「峨嵋別院」。

俞秀凡心中暗道：艾大哥縱論江湖，峨嵋派也算是佛門，雖不及少林龐大，但峨嵋心法也是禪門正宗，峨嵋別院的院主，竟未能擺脫去毒癮的控制。

第四重院落是青城別院。青城爲玄門正宗，和武當門派列爲玄門中的兩大支柱。

第五座別院，是崑崙別院，佈置與前面相同。

俞秀凡暗中數計，每一座別院，相距約兩里左右，中間是空曠之地。

白衣女子停下腳步，道：「一定要進去瞧瞧麼？」

俞秀凡道：「不錯，請姑娘叫門吧！」

白衣女子叩開院門，說明來意。

這一次，兩人未再進入大廳，直行到院主的宿室之中。

室中，早已燃起燈火，一個身着淡藍道袍的長髯中年，早已在室中恭候。

俞秀凡目光一掠藍袍道人，立刻生出一種敬重之意。

只見他方面大耳，長眉入鬢，盤膝坐在木榻之上，陋室昏燈，掩不住他的神武氣勢。

俞秀凡回顧了白衣女一眼，道：「咱們是仍如舊規，請姑娘廻避一下。」

白衣女子點點頭，道：「可以。不過，賤妾建議貴賓，最好別躭誤時間太久。」

俞秀凡道：「這個不勞吩咐。」

白衣女子道：「你如是要再看看萬家別院，別把時間拖的太久。」言罷，欠身退到門外，隨手帶上了木門。

俞秀凡加上木栓，抱拳一禮，道，「後進末學俞秀凡，見過道長。」

藍袍道人長眉微一聳動，道，「不敢當，小施主有何見教？」

俞秀凡問道：「道長可是出身崑崙門下的麼？」

藍袍道人道：「除了貧道之外，這院中弟子，半數都是崑崙門下，所以，這座別院，叫作崑崙別院。」

俞秀凡道：「道長可否見告法號？」

藍袍道人沉吟了一陣，道，「小施主，你的身份是——」

俞秀凡接道：「造化城主的貴賓。」

藍袍道人道：「貧道天星。」

俞秀凡道：「領教了，」語聲一頓接道：「道長到此有多少時間，是否染上過毒癮？」

天星道人沉吟了一陣，笑道：「閣下問的這樣清楚，不知用心何在？」

俞秀凡道，「如是道長沒有見不得人的事情，爲什麼不肯回答在下的問話？」

天星道人皺一皺眉頭，道：「小施主這般氣勢凌人，似乎是貧道非要回答你的問話不可了？」

俞秀凡突然一抱拳，道：「在下言語間多有得罪，道長不要見怪才好！」

天星道人神情嚴肅，冷冷望了俞秀凡一眼，道：「閣下內蘊神華，外罩靈秀，應該是一位很受敬重的人，貧道身陷地獄，慚愧萬分！不過貧道自信還沒有什麼不能告人的事……」

語聲頓了一頓，接道：「貧道到此，已有七年八個月了，如非染上毒癮，自然不會到此；但我到此後，就發覺了那烟毒之害，所以很快戒絕，幸好我中毒不深，戒絕並非很難。」

俞秀凡道：「此後數年，道長處在這些烟香誘惑之下，一直未再重新開戒過過癮麼？」

天星道人道：「這實在是一件很難忍耐的事，貧道有幾次痛苦掙扎，托天之助，貧道總算熬了下來。」

俞秀凡道：「佩服，佩服！」

天星道人合掌當胸道：「客氣，客氣！」

俞秀凡拱手道：「晚輩不宜多留，就此別過。」

天星道人道：「恕我不送了。」

俞秀凡啓門而出，大步向外行去。

白衣女不知隱在何處，快步追了上來，道：「這一次很快啊！」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只怕姑娘等的不耐煩啊！」

白衣女歎口氣，道：「貴賓，事實上我無法控制自己。同時我覺着貴賓要看也應該多看看萬家別院，萬一你在未看到萬家別院之前，賤妾奉到令諭，那豈不使貴賓大失所望了。」

俞秀凡心中一動，暗道：她再三強調那萬家別院，倒應該仔細看看了。

當下說道：「現在，咱們就到萬家別院去吧。」

白衣女子放快了脚步向前行去，道：「賤妾帶路。」

俞秀凡緊追身後，道：「姑娘！受人點滴之恩，應該湧泉以報，姑娘請隨便說一句暗語，記在心中，日後，也許有用得着的地方。」

白衣女子極是聰慧，思索了片刻，道：「地獄門戶爲君開。」

俞秀凡道：「『引動一片佛光來』，姑娘牢牢記着這兩句話。」

白衣女子歎息一聲，道：「但願賤妾得有再聞此句之日。」

俞秀凡道：「妳已經渡過了無限的艱苦歲月，爲什麼不再忍耐一些時間？」

白衣女子道：「賤妾如大江中一滴秋雨，活着不多，死去不少，我擔心的是你。」

俞秀凡道：「我？」

白衣女子道：「是的，少俠是位有心人，也是地獄門內唯一受此厚待的貴賓，你雖是有爲而來，但別忘了這也是城主有意的安排。」

俞秀凡點點頭，道：「明白點說，事情變化得大出了我的意外，但此刻在下倒覺着，先到這地方看看更好。」

說話之間，已到了萬家別院之前。

萬家別院的氣勢，果然是與其他有些不同，燈火也似是更明亮一點。

白衣女子擊動了門環，木門呀然大開。四個勁裝大漢，各抱鬼頭刀，一排橫裏攔住了去路。

白衣女子冷冷說道：「我奉諭帶貴賓觀遊各方別院，請四位上告院主，善爲接待。」

左首一人，打量了俞秀凡一陣，道：「朋友，報個姓名上來！」

俞秀凡道：「區區俞秀凡。」

左首大漢道：「先請入院，容在下禀過院主。」當先帶路而入。

俞秀凡緩步行入院中，借機打量一陣，只覺這地方的院落房舍，比起別處大了一倍還多，想來是這別院中的人數，也比別處多上許多了。

行到一座房舍前面，帶路人停下脚步，道，「貴賓請稍候片刻，容我通報一聲。」

但見火光閃動，宅中突然亮起了幾盞明亮的燈火。

自進入了地獄門後，俞秀凡從沒有見過這樣明亮的燈光。

室門大開，兩個人相隨行了出來。當先一人，正是那手執鬼頭刀的大漢，一指俞秀凡道：「就是這一位了。」快步奔返原位。

緊隨那手執鬼頭刀大漢身後的，是一位年紀很輕的人，不過二十左右，穿着一件海青長衫，面目很英俊，只是臉色上有些蒼白。

年輕人一抱拳，道：「俞少俠，家父在廳中恭候大駕。」

俞秀凡一拱手回禮，道：「請教兄台高姓大名。」

年輕人淡淡笑一笑，道：「不敢當，兄弟海蛟。」

俞秀凡道：「領教了。」舉步行入室中。

這雖然只是一座廂房，但比起那少林、武當掌門人住的地方，却是大的很多了。一座不大不小的客廳，高燃着四支火燭，照的大廳中一片明亮。

正中間，並排放着兩張太師椅，一個白髯垂胸身着青袍的老者，端坐在左面木椅上，一個白髮老嫗，端坐在右面木椅之上。

俞秀凡一抱拳，道：「晚輩俞秀凡，見過兩位老前輩。」

青袍老者一點頭，道：「俞少俠不用多禮，請坐！」

俞秀凡道：「晚輩謝坐。」退一步，在旁側木椅坐下。

青袍老者拂髯一笑，道：「老朽海長城，一側老伴唐梅。」

俞秀凡陡然間腦際中靈光一閃，想起了大哥艾九靈縱論江湖時，提過了海長城夫婦兩人。當下一欠身，道：「久仰兩位老前輩的大名，今日有緣拜識。」

海長城道：「不敢不敢！俞少俠是——」

那跟進來的白衣女子，接道：「俞少俠是我們城主的貴賓。」

海長城道：「原來如此，老朽失敬了。」

俞秀凡道：「晚輩初出茅廬，識見不多，對地獄門中事務，更是感覺到新奇的很。」

海長城哈哈一笑，道：「難免，難免。就是老朽進入地獄門之前，也不知武林中有這麼一個地方。」

俞秀凡道：「老前輩到此很久了麼？」

海長城道：「時間不短啦，八年多了。」

俞秀凡問道：「老前輩是這萬家別院的院主？」

海長城道：「不錯。他們推舉老朽出來，此時此情之下，老朽也是義不容辭。」

俞秀凡道：「老前輩是否也曾染上過毒癮呢？」

海長城道：「是的。那是很難忍受的一種痛苦，但也並非絕無克服的辦法，我們夫婦同時戒去了毒癮。」

俞秀凡一抱拳，道：「佩服，佩服！」

海長城微微一笑道：「好說，好說！貴賓還想知道些什麼？」

聽口氣，顯然是海長城已把俞秀凡當作了造化城主派來的人。

長長吁一口氣，兪秀凡回顧了那白衣女子一眼，道：「姑娘，可否請暫時廻避一下？」

白衣女子望了海長城和兪秀凡一眼，回身舉步而去。

兪秀凡回頭見白衣女子已走出大廳，乃正容道：「老前輩可否願和在下深入些談談？」

海長城道：「在這幢屋裏的人，都是老朽的心腹，你有什麼話，儘管請說。」

兪秀凡道：「晚輩想說明一件事，我不是造化城主派來的人。」

海長城笑一笑，道：「閣下是——」

兪秀凡接口道：「我也應該是被害人之一啊。」

海長城呆了一呆，道：「你不是造化城主的貴賓麽？」

兪秀凡苦笑道：「我是被他們誘騙至此的貴賓。」

海長城道：「既是被誘騙到此，怎又能被抬舉爲貴賓身份？」

兪秀凡點點頭，道：「問的好！」於是簡明的把經過說了一遍。

海長城似是聽得很用心，聽完話點點頭，却不發一言。

兪秀凡等了良久，不聞對方說話，忍不住說道：「老前輩，可是不相信晚輩的話？」

海長城道：「相信。兪少俠說的很仔細，老朽豈有不信之理。」

兪秀凡心中暗道：此老城府很深，只怕是很難在他口中套出什麼內情。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在下想聽聽老前輩的指示。」

海長城哈哈一笑，輕拂長髯，道：「老朽在此，一住數年之久，如是有什麼好辦法，老朽豈不早用過了。」

兪秀凡道：「這麼說來，前輩對在下的話，是絕難採信了。」

海長城道：「兪少俠，你可能說的字字眞實，但老朽無法相信。就算是相信了，老朽也想不出對你有什麼幫助。」

兪秀凡淡淡一笑，道：「在下並非求助而來，但老前輩是否願常駐於此呢？」

海長城道：「咱們夫婦如是眞的放手向外衝出，能够攔阻老朽的，只怕也沒有幾人。」

兪秀凡道：「那老前輩何以不走呢？」

海長城歎息一聲道：「老朽兩子兩媳，和一位愛女，被他們留作人質。」

語聲一變，接道：「兪少俠，老朽奉告的已經很多了，咱們從此刻起，別再談論老朽的事。」

兪秀凡道：「可惜的是，在下除此之外，又想不出什麼好談的事來。」

海長城道：「天下萬事萬物，無不可談，爲什麼一定要談老朽一家人呢？」

兪秀凡心中暗道：這老兒夫婦毒癮，都已戒除，却又甘願留此，如若只爲了他的兩媳、一女和兩子被扣作人質，那也該想法子解救才是。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但不知令郎、令嬡和兩位媳婦何在？」

海長城怒道：「老夫說過了，不再談這件事。」

兪秀凡道：「在下覺着，老前輩留此的原因，非得弄個明白不可。」

海長城咬牙說道：「閣下雖是貴賓身份，但也不能在萬家別院中太過放肆。」

兪秀凡微微一笑道：「如若你海老前輩很滿意目下這份院主之位，對在下這個貴賓，就該小心侍候才對。」

海長城霍然起身咬牙切齒的說道：「你太狂了！」

右手緩緩揚起，準備拍下。

那白髮老嫗突然出掌，封住了海長城的攻勢，道：「老頭兒，暫請忍耐一下，老身還要問他幾句。」

海長城冷哼一聲，坐了下去。

白髮老嫗目光轉注到兪秀凡的身上，道：「到萬家別院之前，閣下是否已到過了什麼別院？」

兪秀凡道：「不多，少林、武當、崑崙之外，就到了貴院。」

白髮老嫗道：「你都平安的走了出來。」

兪秀凡道：「談不上平安，但在下好好的到了萬家別院，總是不錯。」

海夫人頭上的白髮，突然無風自動，片刻之後，一頭白髮忽然開始自行捲起。似乎是每一根頭髮，都像活的一樣。

兪秀凡心中暗暗震動，忖道：力貫髮梢，可以傷人，已非容易。

像這樣能够舒捲自如，實是從未聽聞過的事情。

這老嫗的武功，已到了出神入化之境。

但見那滿頭白髮，忽然展開，忽然捲起，約有十次之多，才逐漸垂下，恢復正常。

海夫人舉手理一下長垂在肩頭的白髮，道：「年輕人，你既是造化城主的貴賓，我們也不想和你鬧的兵戎相見，但你能平安走出了少林、武當等別院，足見高明，希望你能露上一手，讓我們夫婦見識一下。」

兪秀凡目睹那海夫人白髮自行舒捲時，心知已難善了。

但自己知道的太少了。

艾九靈傳給他的武功，雖都是天下武術的精華，但那都是實用的武功，無法在不動手的情形下表達出來。

但他很快的想到了「驚天三劍」。

當下，淡淡一笑，道：「海夫人，好高明的內功！末學後進，既承推愛，晚輩也只好從命了。」

海長城冷笑一聲，道：「夫人，瞧到了沒有，這小子狂到什麼程度，眞要和妳比比苗頭了。」

海夫人淡淡一笑，道：「江山代有才人出，也許這年輕人確有過人的能耐。」

兪秀凡道：「區區自然難和海夫人的深厚內功相比。」

海長城接道：「那你要表露什麼？」

兪秀凡道：「在下擺出一劍式，請兩位指點指點！」

海長城冷冷一笑，道：「擺一個劍式出來，那必然是天下最深奧的劍式了。」

兪秀凡笑一笑，道：「也許在兩位的眼中，只是一種很普通的劍式。」

海長城道：「像閣下這樣擺一個劍式出來……」話說了一半，突然住口不言。

原來，兪秀凡已然擺出了劍式。

海夫人的臉色，突然間變的十分凝重，雙目盯注在兪秀凡擺出的劍式之上。

兪秀凡手中並沒有劍，只是用手擺出一個拏劍的姿勢，左腿微屈，左手五指半握，手心向上，有一種躍躍欲飛的氣勢。

海長城兩道目光，也立刻被那擺出的劍式所吸引，但見他口中唸唸有詞，右手不停的搖動，左擺右揮。

兪秀凡一直是擺着那樣一個劍式，沒有改變，但那海長城却連連改變手勢。片刻工夫，累的一頭大汗。

忽然間海長城兩隻手一齊動作，忽前忽後，推拒迎送，似是在和人搏殺一樣。

海夫人雖然沒有舉動，但她臉色却十分難看。

過了約一刻工夫之後，海夫人突然尖叫一聲：「住手！」

兪秀凡收起手勢，緩緩說道：「獻醜！獻醜！」

海長城驟然失去了目標，不停揮舞的雙手，立刻停了下來。舉手拭去臉上的汗水，緩緩說道：「這是什麼劍式？」

兪秀凡未理海長城，目光却轉注到海夫人的臉上，道：「夫人，在下這劍式，還過得去吧？」

海夫人道：「貴賓很高明，咱們夫婦失敬了。」

兪秀凡一拱手，道：「海老前輩，在下想再談談老前輩和萬家別院的事，不知老前輩願否回答？」

海長城歎口氣，道：「海蛟，守在門外，任何人不許接近一丈之內。」

海蛟一欠身，退出室外。

海長城道：「少俠，萬家別院中情形不像其他別院那樣單純，老朽不得不小心一些。」

兪秀凡道：「現在，晚輩是否可以隨便問了？」

海長城道：「就憑少俠一身能耐，自然可以問了。」

兪秀凡道：「那位海蛟兄弟，是老前輩的什麼人？」

海長城道：「是犬子，也是一直追隨老朽身側的人。」

兪秀凡道：「老前輩是否試過救助子媳和千金？」

海長城搖搖頭，道：「沒有，因爲我們根本沒有試救他們的機會。」

兪秀凡問道：「他們都不在這人間地獄中麼？」

海長城道：「至少不在這座『福壽大院』之內。」

兪秀凡道：「他們是否也染上了吸福壽膏的毒癮？」

海長城沉吟了一陣，道：「他們離此之時，毒癮還未完全戒除。此刻，他們是否還在吸食，老朽不敢妄言。」

兪秀凡道：「幾時你才能和他們見面？」

海長城道：「每年兩次。」

兪秀凡道：「沒有一定的時間麼？」

海長城道：「沒有。他們突然把老朽的子媳小女，送回到萬家別院來，父子母女們會面不久，就又匆匆分離。」

兪秀凡道：「老前輩從沒有試過留下他們麼？」

海長城道：「自然是有，但他們告訴老朽，無法留下。」

兪秀凡嘆口氣，道：「老前輩，像令郎、令嬡這樣遭遇的人，當今天下，眞不知有多少個。」

海長城道：「少俠的意思是——」

兪秀凡道：「在下想勸說兩位背離你們的組合，兩位願否答允？」

海長城道：「這題目太大了，老朽實有無法回答之感。」

兪秀凡道：「兩位在武林中時，必然是盛名煊赫的人物，如是兩位就甘心留此，爲人所用，江湖上，還有些什麼人敢挺身而出呢？」

海夫人搖搖手，阻止了海長城答話，道：「少俠，你究竟是什麼身份，怎會勸我們背離城主？」

兪秀凡道：「在下名不見經傳，說出來，兩位也不認識，但兩位如不願常年作階下之囚，在下願試助兩位一臂之力。」

海夫人道：「你怎麼幫助我們？」

兪秀凡道：「兩位所以甘願留此，無非是爲了子媳、愛女被留作人質，如若他們獲得解救，兩位心中就沒有顧慮了。」

海夫人回顧了海長城一眼，道：「老頭子，我瞧人家用不着對咱們裝作什麼了。」

海長城一揮手，道：「兪少俠，茲事體大，也不完全是爲了老朽等子媳、愛女。」

兪秀凡一皺眉頭，道：「這中間還有別的原因？」

海長城道：「不錯。兪老弟，別說的這麼輕鬆，如若事情眞如你兪少俠說的那麼簡單，別說這座福壽院中，一共有十方別院，單是這座萬家別院，就具有了莫可輕侮的力量，能控制這一股力量的人，豈是等閒之輩。」

兪秀凡道：「老前輩乃是這萬家別院的院主身份，難道也不能控制這萬家別院麼？」

海長城苦笑了一下，道：「兪少俠認爲怎樣？」

兪秀凡道：「在下覺着，閣下既是一院之主，自然是能够作得主了。」

海長城正容道：「單是萬家別院，就够複雜了。至少有三個人，不會聽老夫的話。」

兪秀凡道：「什麼人？可是造化城主派來的人麼？」

海長城道：「不是。只是幾個桀傲不馴的江湖人物。」

兪秀凡道：「他們是否染有毒癮？」

海長城道：「三個人都有毒癮，不過，他們和別人不同的是，他們雖有毒癮，但却不甘受毒癮的控制。」

海夫人道：「其中一位，已開始戒毒，已經進行三日了。」

兪秀凡道：「另外兩位呢？」

海長城道：「聽說也要戒絕，不過他們還未開始。」

海夫人接道：「他們希望看白衣羅剎戒絕之後的反應，再作主意。」

兪秀凡一愕，道：「白衣羅剎，那是個女的了？」

海夫人道：「是的，一位修爲極深的女人，她不但武功精深，且通達媚術，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女魔頭。」

兪秀凡道：「可是這三人不聽兩位的指揮麽？」

海長城道：「他們我行我素，全然不把我們放在眼中，就是造化城主派出的巡使，他們也一樣不放眼中。」

兪秀凡道：「看在武林同道的份上，老前輩夫婦可以忍受，但造化城主怎會忍受這些狂傲行爲呢？」

海長城道：「造化城主，如不願忍受他們的狂傲，勢必要大費一番手脚，那可能造成一場重大的衝突。」

兪秀凡道：「老前輩是否可以說的詳盡一些？」

海長城道：「萬家別院中，是福壽院中最大，也最複雜的一個別院，這裏有一百數十位武林高手，大都是江湖上一方豪雄的人物，當得武林中第一流高手之稱的，至少有十個以上，或者更多一些。因爲這裏面太龐雜了，其中很多人，我不但沒有見過，而且根本就沒有聽說過！」

兪秀凡道：「除了剛才你說的白衣羅剎等三人外，還有些什麼特殊的人物？」

海長城沉吟了一陣，道：「有兩個表面上看去，全不引人注目的人，但如經過長期的觀察後，就發覺了他的特異，與衆不同，到目下爲止，對這兩個人，我仍是有些莫測高深。」

兪秀凡道：「老前輩可否告訴在下，那是兩個怎麼樣的人？」

海長城道：「其中一人，自進入萬家別院

後，五年來從沒有說過一句話！」

俞秀凡輕嘆一聲，道：「他會不會是個啞巴？」

海長城說道：「老夫相信，他決不會是啞巴！」

俞秀凡道：「會不會是被人點了啞穴？」

海長城道：「不會！他舉動靈活，一點不像被人點了穴道的樣子。」

俞秀凡皺了皺眉，道：「還有一位呢？」

海長城道：「那個人更奇怪了，就一般來說，在十二個時辰之內，毒癮發作一次，吸食後精神飽滿，但到毒癮發作的時候，那萎靡失神的樣子，就完全不像一個人，但那個人很奇怪……」

俞秀凡接道：「他可以不按時間吸食？」

海長城笑一笑，道：「他可以連續的吸食上兩個時辰，但也可以連續上兩三天一口不吸，你說他有沒有毒癮呢？」

俞秀凡道：「除此之外，還有什麼異於常人之處？」

海長城道：「他常常打坐，有時能把自己關入房中，一連數日不吃不喝，而且還能睡覺，睡它個三日三夜不起來，更是常事。」

俞秀凡道：「他的武功呢？」

海長城道：「從未見露過武功，他也從不和人衝突，有時碰到別人的情緒不好，給予他很大的羞辱，他也能行若無事，忍了下去。」

突然間，俞秀凡對這麼一位怪人，發生極大的興趣，急急說道：「他有多大年紀？」

海長城道：「很難說，三十左右，四十上下，都說得過去。」

俞秀凡道：「海前輩沒有找他談過麼？」

海長城道：「談過！他為人和藹，十分健談，但却從來不談正經事，問起他的來歷，更是顧左右而言他，叫人難測高深。」

俞秀凡道：「他的姓名呢？」

海長城道：「他自稱無名氏，不肯見告。他為人和氣、忍讓，又胸羅甚博，很多人對他逐漸的有了諒解，誰也不願再找他的麻煩，反而對他有些敬重。」

俞秀凡道：「確可當是一位怪人了。」語聲一頓，接道：「照老前輩的看法，一個有了毒癮的人，能不能够隔日吸食？」

海長城道：「不可能。老夫是過來人，親身經歷所言，毒癮發作，有一定的時間，如若能够一日不食，那就可以永遠不食。」

俞秀凡道：「天下有這等人，在下應該去見識一下了。」

海長城道：「俞少俠，是要他來此會面呢，還是咱們去找他？」

俞秀凡略一沉吟，道：「咱們過去拜訪他較好。」

海長城點點頭，道：「俞少俠這點年紀，身懷絕技，又全無狂傲之性，確是難得。」

俞秀凡道：「老前輩誇獎了。」一抱拳，道：「那就煩請老前輩帶我一行了。」

海夫人突然開口說道：「慢着，俞少俠，老身有一事請教，不知當是不當？」

俞秀凡道：「什麼事？」

海夫人道：「俞少俠，你剛才擺出的劍式，是什麼劍法？」

俞秀凡道：「驚天三劍。」

海長城、海夫人同時臉色一變，道：「那就難怪了。」

長長吁一口氣，海長城道：「驚天三劍，已經失傳於江湖，老弟在那裏學得此技。」

俞秀凡道：「晚輩是無意中得到了一本劍譜，上面記述的是驚天三劍。」

海夫人道：「看情形，俞少俠已把這驚天三劍參悟透澈了。」

俞秀凡道：「晚輩照着劍譜練習，但參悟了多少，晚輩也不太清楚。」

海夫人道：「俞少俠，那劍譜還在你老弟身上麼？」

俞秀凡沉吟了一陣，道：「老前輩的意思是——」

海夫人道：「俞少俠不要誤會，那驚天三劍的劍譜，如若還在你身上，那就設法把它毀去。此一劍譜，一旦落在別人的手中，那就大大的麻煩了。」

俞秀凡道：「老前輩不用擔心，在下感覺到身陷危境時，已把驚天劍譜毀去。」

海長城道：「那是說天下唯一會驚天三劍的人，就是你老弟一人了！」

俞秀凡道：「在下未毀去劍譜之前，也許已有人看過了驚天劍譜，學會了驚天三劍。」

海長城道：「老朽夫婦身陷地獄，已有數年之久，江湖上有些什麼變動，目下已經無法知曉了。」

俞秀凡道：「老前輩，那驚天三劍，在武林中，可是很有名麼？」

海長城道：「那是震動江湖的一套劍法，江湖上只傳出驚天三劍，也有很多武林高手，死於驚天三劍之下，但却沒有人見到過驚天三劍。」

俞秀凡道：「為什麼？」

海長城道：「因為，見過驚天三劍的人，沒有一個活的。所以，江湖上只是盛傳，但却沒有人見過。」

俞秀凡道：「原來如此。」語聲一頓，接道：「老前輩，咱們去見見那位無名氏吧！」

海長城道：「請夫人照顧一下。」

海夫人道：「你請去吧！家中事，有我負責。」

海長城帶着俞秀凡出室而去。

白衣女子當門而立，攔住了去路，道：「貴賓還要停留很久麼？」

俞秀凡點點頭，道：「是的，在下還要見幾個人。」

白衣女子道：「還要多少時間？」

俞秀凡道：「很難說，反正姑娘正在奉命陪我，你留在這裏等候就是。」

海夫人微微一笑，道：「姑娘，請進來，咱們談談。」伸手一把，抓住了白衣少女，拖入室中。

跟隨在海長城的身後，俞秀凡行入了一座小室之中。

不知道是為了省油，或是地獄中人適應了黑暗，每一座小室中，都沒有點燈。

兩人先後行入了室門，室中才亮起了一盞燈火。

一個面目清癯的人，臥在一張木榻之上，手中還拏着一把火摺子，點燃案頭燈火。

海長城一拱手，道：「無名氏，在下帶一位朋友來看你了。」

無名氏一躍下榻，一抱拳，道：「原來是院主大駕，在下怎麼敢當。」

海長城微微一笑，道：「無名氏，這一位是俞秀凡少俠，城主的貴賓。」

無名氏望了俞秀凡一眼，微微一笑，道：「失敬！失敬！」

俞秀凡道：「不敢，不敢。無名兄今天還未過毒癮吧？」

無名氏笑道：「今日不用了。兄弟昨天一連吸食十餘筒，連今天一齊食用過了。」

俞秀凡道：「無名兄，台端是如何被請入這地獄門中的？」

無名氏道：「也沒有什麼特殊之處，和他們差不多，造化城主看着在下順眼，就把我給請進來了。」

俞秀凡道：「眞的是要言不繁，簡明的很啊！」

無名氏道：「事實上碓也如此。」語聲一頓，道：「一般被造化城主看上的人，都被送入地獄，閣下怎會作了造化城的貴賓？」

俞秀凡心中一動，暗道：此人臉上不見灰氣，分明未受烟毒侵害，但他大智若愚，不說正事，我何不用話點他一點。

心中念轉，冷冷說道：「無名兄，有一句俗話說，虎行千里吃肉。」

無名氏笑一笑，道：「狗走千里吃屎。」

俞秀凡道：「這就是在下被造化城主視作貴賓的原因。」

無名氏道：「對！所以，閣下是貴賓，咱們入地獄了。」

他的修養好極，俞秀凡雖然出語尖銳，辱及到他，這無名氏竟也能輕描淡寫的應付過去，全然不見一點火氣。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閣下好耐心。」

無名氏道：「誇獎，誇獎。」

俞秀凡道：「無名兄，在下想帶你同入造化城去，不知你意下如何？」

無名氏微微一笑，道：「我這樣一個人，也能進入造化城麼？」

俞秀凡道：「為什麼不能呢？閣下深藏不露，留在地獄中豈不是可惜的很。」

無名氏笑一笑，道：「在下已經習慣了地獄的生活，驟然被帶往造化城去，在下只怕不能適應。」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閣下似乎是對這份生活十分留戀。」

無名氏道：「談不上什麼留戀。不過，這裏臥龍藏虎，而且管吃管住，又沒有什麼工作，很對在下這份好吃懶做的性格。」

俞秀凡回顧了海長城一眼，道：「海院主，這位仁兄深藏不露，我看，留他在貴院中，有害無益。」

海長城一時間也未想通俞秀凡的用心何在，呆了一呆，道：「俞老弟的意思是——」

俞秀凡接道：「在下之意，希望能帶這位無名兄同往造化城中一行，不知院主的意下如何？」

海長城道：「這個，老朽倒沒有什麼意見，要看這位無名兄的意思了。」

無名氏長長歎息一聲，道：「兄弟走過很多地方，但却一直沒有地方像這裏舒服。」

海長城道：「此地終年不見天日，有什麼地方舒服呢？」

無名氏道：「這是見仁見智的看法了。像你海城主，在江湖上地位煊赫，手下的僕從如雲，過的是豪富生活。至於區區在下麼，只是一個流浪江湖的人，從來沒有過這麼不愁吃，不愁穿的舒服日子。」

俞秀凡心中暗道：不論你裝的如何像，我也要揭穿你的僞裝。

心中念轉，口中冷冷說道：「無名兄，造化城中的生活，大概要比這地方舒適一些。」

無名氏道：「工作是不是很忙的？」

俞秀凡道：「閣下如是不喜做事，咱們可以替閣下找一個只吃飯不做事的工作。」

無名氏目光突然轉注到俞秀凡的臉上，道：「這麼說來，你朋友在造化城中的身份不低了？」

俞秀凡道：「不高。替你老兄安排個小事情，大概還可以對付。因為，你無名兄的胃口太小了。」

無名氏雙目眨動了一下，道：「閣下，如是在下不願意離開呢？」

俞秀凡道：「聽說你為人很和氣，絕不至於為此和我打一架吧！」

無名氏笑一笑，道：「院主，在下這些時日中，無功也無過，在下不願離去，還望院主作主了。」

海長城道：「這個……這個……」

俞秀凡冷笑一聲，接道：「無名兄，你要知道，海院主也是聽從於造化城的。」

無名氏突然哈哈一笑，道：「如是海院主答應了，在下也只好跟隨閣下同往造化城中一行。」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好，識時務者為俊傑，由現在起，你就跟着在下。」

無名氏回目望着海長城道：「海院主的意思呢？」

海長城道：「無名兄如是聽從老朽的意思，那就最好聽從貴賓的吩咐。」

無名氏道：「院主如此吩咐，在下也只有從命了。」

俞秀凡一揮手，道：「有勞海院主，咱們去見見那位三年不講話的人。」

海長城應了一聲，轉身向前行去。俞秀凡與無名氏魚貫相隨。

這是一座邊間房舍，雙門緊閉。

海長城輕輕叩動門環道：「老朽海長城，有人在麼？」

未聞回答之聲，木門却呀然而開。

無名氏晃燃手中的火摺子，點起了案頭火燭。

明亮的燈火下，只見一個黑袍人冷冷的站在門後。

無名氏一揮手，道：「得罪，得罪！」

黑衣人冷冷的站着，似乎是根本未聽到無名氏說的話，連頭也未點一下。

海長城一指俞秀凡，道：「這位是造化城中的貴賓，特來探望。」

黑衣人目光轉到俞秀凡的臉上，瞧了一陣，搖搖頭，擺出一個送客的手勢。

海長城低聲道：「貴賓來自造化城，不可輕易得罪。」

黑衣人一皺眉頭，突然轉身行向木榻，盤膝而坐，閉上雙目。

俞秀凡心中一動，回顧了無名氏一眼，道：「勞請無名兄，把這位不說話的朋友給拖出去。」

無名氏搖搖頭笑道：「這個恕難從命。」

俞秀凡道：「無名兄不肯出手，俞某人只好自己來了。」

大步行近木榻，突然一伸右手，抓向黑袍人的肩頭。黑袍人雙目未睜，身軀未動，被俞秀凡一把抓住。

俞秀凡只覺五指如同抓在一塊堅硬的石頭之上一般，心中暗暗一震，忖道：這是什麼武功？

心中轉念，右手向上一提，竟把那黑袍人給生生的提了起來。

但那黑袍人仍然保持原來的姿勢，雙膝盤收如故，雙手合十，有如一座鐵鑄木雕的神像一樣。

俞秀凡心中暗作盤算道：這人一語不發，看來只有逼他出手一途了。內勁暗發，右手一揮，硬把那黑袍人拋向院外。

但聞蓬然一聲，摔落在實地上。

無名氏手執火燭，當先奔出室外。

只見那黑袍人仍是雙掌合十，盤膝坐在實地上。他臉色平靜，盤坐的姿勢，也和室中木榻上一樣。

這一摔不但不見他有什麼痛苦，而且，連他的姿勢也保持原來的樣子，沒有改變。

無名氏輕輕咳了一聲，道：「好定力！」

俞秀凡快步行了過來，看那黑袍人仍然閉着眼，心中暗暗敬佩。忖道：這人的定力，果

然是叫人敬佩。

心中念轉，口中却冷笑一聲，道：「閣下有這樣一份好定力，才能一次閉口數年，不說一句話了。」

無名氏微微一笑，道：「一個人到了這等境界，不論他說不說話，實也無關緊要了。」

俞秀凡冷冷說道：「我不信，他眞的能忍下去。」右手緩緩伸出扣向那黑袍人的脈穴。

黑袍人靜坐不動，竟讓俞秀凡抓住了右腕脈穴。

手指觸及那黑袍人的右腕，俞秀凡立刻感覺一股强大的力量，向外面膨脹，而且，手指握住的右腕，突然開始發熱。

俞秀凡一皺眉頭，提聚眞氣，五指緊收。

黑袍人臉上突然變了顏色，雙目也緩緩睜開。

俞秀凡承受少林羣僧合力打通奇經八脈，又得花無果用藥物和本身絕世功力，助他突破了十二重樓。他已具備了當世第一流高手的功力，只是他自己還不知道而已。這一運功抗拒，那黑袍人手腕上的熱力，頓然開始減低，逐漸消失。

黑袍人面上，開始滾落下汗水，片刻工夫之後，汗水濕透了黑袍。

但那黑袍人確然有一股狠勁，雖然人已大感不支，但仍然咬着牙，一語不發。

冷眼旁觀的海長城和無名氏，却看的心中震駭不已。

海長城心中有些底子，還可以保持着鎭靜之色，但無名氏却看的臉色大變。

俞秀凡心中大感不忍，但形緒於外的神色，却仍然十分冷厲。

無名氏冷然一笑，道：「一個人如是死了，那就永遠不能說話了。」

黑袍人望了無名氏一眼，仍然一言未發。

俞秀凡仍然不停的增加內力。那黑衣人的臉上已然開始扭曲、變形。那是因全力抗拒俞秀凡壓迫的緣故。

海長城輕咳一聲，道：「貴賓，請手下留情。」

俞秀凡已看出對方無能支持下去，借階下台，立刻鬆了五指。

無名氏笑一笑，道：「他也許是被人下毒手，變成了啞子，一個人不論如何裝作，也不會連命也不要。」

這時，俞秀凡也無法確定這人是不是啞子了。

他已存心征服此人，心中雖然有些抱疚，神情却仍然十分冷漠，緩緩說道：「閣下口不能言，想來定然是可以寫字吧？」

黑衣人吃足了苦頭，銳氣盡失，已不敢再和俞秀凡抗拒了。點點頭，表示可以寫字。

俞秀凡道：「請閣下跟區區離開萬家別院，不知你意下如何？」黑袍人又點點頭。

俞秀凡目光一掠海長城，道：「請海院主替在下作個見證。」

海長城微微一怔，道：「什麼見證？」

俞秀凡道：「在下看上了無名兄和這位啞兄，請他們作兄弟的從衞。」

海長城道：「就算是俞少俠帶他們兩位離開，也用不着老朽作見證。」

俞秀凡道：「他們心中定然有些不服，所以，兄弟想叫他們心服口服，日後也好不生背叛之心。」

海長城道：「少俠的意思——」

俞秀凡接道：「請他們兩位聯手而出，和兄弟動手一搏，如是他們兩位勝了，在下願聽他們兩位的發落。」

海長城道：「你是城主貴賓。」

俞秀凡道：「這就是在下要請你海院主作證了，在下自願和他們兩位比武，就是死於他們兩位手中，由你海院主作證，造化城主也不會追究他們了。」

海長城道：「這個，這個，老朽只怕擔當不起。」

俞秀凡道：「海院主不用擔心，我相信他們，決不會傷害到在下。」

海長城目光一掠無名氏和黑袍人，道：「兩位的意下如何？」

無名氏沉吟了一陣，道：「這個，要看看那位啞兄的意思了。」

黑袍啞子忽然站了起來，點點頭。顯然，他已同意了比武的事。

無名氏哈哈一笑，道：「好！那就請海院主替咱們作個見證了。」

俞秀凡道：「兩位同意了比武，但不知是否同意在下的條件？」

無名氏道：「什麼條件？」

俞秀凡道：「兩位如是敗在區區的手中，願否作在下的從衞？」

無名氏道：「有沒有一個時限？」

俞秀凡道：「有！至少三月，至多半年，由在下決定。半年之後，悉憑兩位決定。」

無名氏笑一笑，道：「値得一賭，啞巴兄，高見如何？」

黑袍人點點頭，表示贊同。

俞秀凡橫身移開了三步，道：「兩位請出手吧！」

海長城似乎是有意的把這件事烘托的熱鬧一些，吩咐點燃了兩支高大的火炬，照亮了方圓七八丈的地方。

黑袍大漢恢復的很快，就是這一陣工夫，人已經完全恢復了常態。

無名氏笑一笑，道：「咱們二打一，那就請俞少俠先出手了。」

俞秀凡道：「還是兩位先請。」

無名氏一抱拳，笑道：「恭敬不如從命，多有得罪了。」

突然欺身而上，左拳擊向前胸，右手却五指半屈，橫胸而立。他口中雖是說的客氣，但却拳出如風，直擊要害。

俞秀凡道：「好拳法！」倏忽之間，挪開半步。

一股拳風，掠着俞秀凡的前胸掃過。

無名氏左拳落空，身子衝過俞秀凡身側時，那平胸的右掌，却呼的一聲，推了出去，五指分取俞秀凡五處大穴。

俞秀凡微微一懍，吸一口氣，又向後退開了兩步。只見拳風破空，那黑袍人却在俞秀凡脚步停下時，急襲而至。

雙方立刻展開一場激烈的惡鬥。

無名氏和黑袍人聯手施爲，攻勢凌厲的很，一招一拳，無不恰到分際。

俞秀凡憑仗一套閃轉的身法，躲避兩人的攻襲，但却一直沒有還手。

黑衣啞子雙掌同施，一招連環擅掌，拍了過來。無名氏却一掌掃過俞秀凡的後背，嗤的一聲，衣衫破裂。

俞秀凡冷哼一聲，雙手突然一齊拍出。右手掌力，排山倒海般拍向了黑衣人，左手却施展擒拿手法，抓住無名氏的右腕穴道。

急漩浪湧的惡鬥，忽然間靜止了下來。

無名氏臉色微微一變，道：「俞兄，高明啊！咱們不用再打了。」

黑衣人被俞秀凡一記强猛絕倫的掌勢，給迫退五六步遠。

俞秀凡望望黑衣啞子，道：「閣下怎麼樣？還要打下去嗎？」

黑衣人搖搖頭，垂下了雙手。（未完）

長篇俠情故事

劍氣白雲（大結局）

蕭逸·文 盧令·圖

癡男怨女 終成美眷

前文提要： 上回書比伍青萍和哈小敏被三百老人囚在深井中，她們正在焦急時，龍勻甫前來搭救他們，同時還送上了她們急想得到的「冷玉膏」，青萍和小敏即感激又感動，尤其是哈小敏，看起來她對龍勻甫還是有感情的，但此刻她們都急以去看白如雲，而龍勻甫因偷藥犯了門規，也只好出走……白如雲病勢沉重，竟向裴大希訴說對伍青萍的深切愛意，忽見南水，北星兩小前來，兩小見白如雲病重十分傷心，不久來了一位老人說是送「冷玉膏」來的，白如雲心知有詐，假死床上，以探查來人的心意。

二小各自爬伏在牀邊，睜着一雙大眼睛望着他，白如雲方自不耐，忽的一陣風過，隱隱傳來一聲極爲細微的聲音。

白如雲馬上一點頭，南水就手把他身上白布向上一拉，連頭一起蓋住了。

二小也遂即閉上了眼，白如雲本來已離死不遠，這時再一挺直閉眼，簡直就和死人一樣！

各人僞裝完畢之後，又過了一會，二小已睜了好幾次眼，正自不耐，却聽見一聲輕微的咳聲，那聲音小得很。

白布之下的白如雲，由不住銀牙暗咬，他心中狠狠的忖道：「好個三百老人，我白如雲只要這條命保住了，我定要活活判你們十年徒刑！」

想到此，暗中用丹田提起一股元氣，雙目一翻，停住了呼吸，借着這一口丹田之氣，他可以支持一盞茶的時間。

來人非爲別人，正是「金銀雙翅」中的「銀翅子」丘明，這次暗中受命木蘇和水夢寒，來此確實是欲致垂危中的白如雲于死地！

銀翅子丘明，和其兄金翅子蘇元九是綠林中已洗手多年的大盜，一身功夫確實不凡！

這次因貪圖重酬，竟昧下良心，作出這種喪天害理之事，若非白如雲有知在先，看來是難逃一死了。

南水、北星二人由指縫裏外觀，果見一口雪亮的劍刃，在門縫裏上下遊了一趟，**隨着這門就推開了！**

跟着這人在外少停了一刻，一矮身，嗖！一聲，輕如狸貓的已縱了進來。

白如雲雖在布下，可是對這人行動瞭如指掌，當時看清了這人六十上下的年歲，黃焦焦的一張臉，唇下留着短短的三菱羊鬚。

矮矮的個子，一身黑色緊身衣，靠胸前紅彩帶，紮着十字結，背後是一口空的鯊魚皮劍鞘，右肋下却佩着鏢囊，白筒高襪雲字履，由來人這一副打扮上看來，已知來者不凡了。

二小一顧之下，相繼驚心，俱看出來人，正是白日前來送藥的老人！一時都暗自提防着！

這人輕身尖足，很快的在堂屋裏走了一轉，他的目光移在供桌之上，似乎吃了一驚！

他看了一會，臉上似微有喜色，隨着輕輕把劍插回到鞘中。

二小見他身形向下一矮，向前一伏，也不知他用了一手什麼功夫，已把頭伸到了白如雲這間房中了。

一對三角眼，烱烱的放着光，在室中左右看了幾轉，二小清晰的見他嘴角上挑着，帶着無比的欣喜之色，跟着打了個旋風，整個人都進來了！

白如雲暗道：「好大胆的賊子……」

當時忙停住了呼吸，這人進室之後，先不奔牀前，竟自往放藥的茶几上行去！

他由几上，把那裝「冷玉膏」的空竹管子拿了起來，仔細看了看，又倒過來看了看，證實管中藥已空了，臉上霎時帶出了一副陰森森的得意微笑！

他放下了竹筒，回過頭來，那一雙精光閃閃的眸子，死盯盯的看着牀上的白如

雲。

二小見他慢慢走到了床前，都不由暗自力貫雙臂，隨時待發。

這人倒是內行得很，以二指把白如雲面上白布輕輕一揭，立刻現出了白如雲青白的面首。

他輕輕以手在鼻下試了試，又細看了看白如雲雙眼，這才又把白布蓋了上來。

二小直吓出了一身冷汗，有幾次都差一點動手。

這人放下白布，想是已判定白如雲已死，去了戒心，竟自微微冷笑了一聲道：「這筆賬怪不得我丘明，你來生找三百老人去算吧！」

他說着似乎不願在此久留，一逹後退了三四步，不想足根正碰着了矮几，發出了「碰！」的一聲。

二小早就想動手了，只是苦無機會，這時如何肯錯過，這聲音一响，南水首先開目，大叫道：「北星有賊了！」

他叫着，猛然身形一縱，已用「虎撲」式，朝着這丘明猛撲了過去。

銀翅子丘明一時也吃了一驚，陰笑了一聲道：「小王八，你叫什麼？」

他那裏會想到，這兩個小孩，是白如雲手下得力弟子，只以爲是普通會個三招兩式的小孩，那裏把他們放在心上！

南水這一撲去，丘明居然不逃，反倒往下一矮身，用「金剪手」，照着南水兩肋就插。

南水厲叱道：「好賊子！害死了我的主人，還要來害我們，今天小爺爺給你拚了！」

他說着已旋向了一邊，這時北星早已是一聲不哼的由右向左，右掌用「劈空掌」，一聲不出的猛然劈出。

銀翅子丘明一式未逞，心中不由一驚，看不出這小孩居然還有如此功夫。

他這裏一急未完，猛然右肋後一股極大勁風劈來，當時大吃了一驚，暗道：「不好！」

還算丘明四十年來未把功夫扔下，此時一覺不妙，本能的向上一挺，拔起三尺，可是這是室內，可不比室外如意施展！

就如此，北星這種劈空掌力，仍然由他右股掃了過去，以丘明這種功力，竟疼得忍不住口中「唷！」了一聲，身形往下一落，踉蹌了四五步，才算站穩。

急痛攻心之下，一打暗襲自己之人，竟是那另一小童，丘明這一剎時氣可更大了，他冷冷一笑道：「好小輩，有種外面來！」

他說着身軀一擰，已竄出房去，南水這時已扣好了一掌「喪門釘」。

他身子向外一縱，口中已自喊道：「打！」

跟着用「陰把」向外一翻手腕子，這一掌五枚「喪門釘」兩上兩下中間一枚，只一閃，已臨近到丘明身後，丘明向下一塌腰，用「鐵犂耕地」式，貼着地面一轉，五枚暗器全算打空了。

這時北星已尖嘯一聲，撲身而上，雙掌用「龍形穿身掌」向外一送，丘明識得這一手厲害，厲哼了一聲：「好！」

他向外一滾腰，可是猛可裏南水又已雙掌撲到，雙掌上是「黑虎伸腰」，直奔丘明後心擊去！

銀翅子丘明作夢也沒想到，這看來毫不起眼的一對小童，居然有如此身手，一時不由大爲驚心！

又因爲剛才爲北星劈空掌所傷，這條右腿連舉步都難，一時調轉大爲不靈。

這時北星，南水雙攻之下，他可是不能兼顧了。

南水這雙掌一閃而至，丘明「翻天」式向外一領，不想北星劈空掌已到。

丘明一聲長嘯，倏地騰身而起，可是二小這時已把丘明恨之入骨，此時見他想逃，那裏容得？

南水一揚手，又打出了兩枚「喪門釘」，銀翅子丘明在空中猛一扭，可是南水的喪門釘仍然由他雙腿邊上擦了過去，劃了兩道血糟！

銀翅子丘明自出道以來，何曾受過如此凌辱？頓時怪哼了一聲，身形在空中一挺，用「八步趕蟬」的輕功，飄出了三丈以外！

他身子向下一落，嘿嘿冷笑道：「你們兩個娃娃報上名來！」

南水這時向前一竄身，冷叱道：「你家小爺爺南水，北星是也！」

丘明這時自知受傷，對方又是二人合力，久戰下去定要吃虧。

當時一咬牙，恨聲道：「好！你家丘爺爺早晚取你們小命！」

他說着一聲尖嘯，雙臂一抖，竟自向亂石如雲的山峯之下直瀉了下去！

南水、北星不約而同，跟着他身影打下了一掌暗器，隱聞得那丘明「吭！」的一聲，知道竟又令他吃了虧，一時心喜不已！

短時的靜寂之後，南水檢討道：「這傢伙總算掛了彩了！」

北星恨聲道：「氣人，叫他跑了！」

南水一面轉身，一面道：「少爺說不可制他死地……叫他回去好報信！」

北星兀自憤憤不已，二小方自進門，却見裴大希已含笑外出道：「眞行！我都看見了。」

南水咧着嘴笑道：「要不是少爺要留他活命，我早就把他打扒下了！」

北星嘻嘻一笑，比了一下手式，結巴道：「我……劈空掌，打中……」

裴大希笑着拍拍二小的肩膀，一面笑道：「你們辛苦了，白如雲眞料事如神……我算眞服了他了！」

說着三人一起進室，只見白如雲正自痴痴的看着屋頂，他的臉色變得益發難看了。

這時見三人轉回，淡淡一笑，有氣無力的道：「他……跑了麼？」

裴大希黯然點了點頭道：「南水，北星把他打傷跑了！」

他遂走到了牀前，嘆了一聲道：「想不到居然爲你病中了……看來這藥中定有鬼詐了！」

白如雲唇角微微上彎，似嘲笑又似驕傲的笑了笑，裴大希這時把預先倒出的，細細拿在燈下觀看了一陣，白如雲吶吶道：「老裴，這藥應如何施用？」

裴大希放下了藥管道：「這種冷玉膏是應順血而行，用時以金針刺穿兩脈，徐

徐注之！」

白如雲點了點頭，裴大希這時細細以手搓之，又就近燈下看了看，不由臉上突然變色，口中哦！了一聲，白如雲驚問道：「什……麼？」

裴大希瞪目變色道：「原來這藥中竟滲有這東西……」

他冷笑了一聲道：「毛刺！這是竹筒上的東西……」

白如雲眨了一下眸子道：「好毒的東西……他想這麼害……我却偏偏不中他的計。」

二小這時吓得頻頻變色，裴大希再把另幾支取過，一一開視之，俱是一樣，當時不由搖了搖頭道：「好陰險的計謀，這要是注入血液之中，不出一個時辰，週身痲腫而亡……幸虧！幸虧……」

說着忙把這幾管緊緊包紮了起來，擱置一邊，他走到白如雲前牀，嘆道：「吉人自有天相，小兄弟！你再堅持個三五天，一定會有救的！」

白如雲苦笑了笑道：「天下沒有願死的人……我還要留着這條命找三百老人算賬呢！」

裴大希不敢在他牀前久待，怕他傷神，當時悄悄退下，對於白如雲這種毅力，他深爲感佩，只是老道還不來，一切的希望都成了泡影！

第二天的黃昏，白如雲的病態已經由平靜而轉入劇烈了，他不停的在牀上顫抖着！

可是他只是緊緊的咬着牙，至死也不出一聲……在旁邊侍候的二小早已哭了個失魂落魄，有幾次裴大希硬要把他們勸着，可是當他們矚目着白如雲這種痛苦的神情，又怎能遏止住自己的悲哀。

可憐的白如雲，想必是他已有自知自己的生命，將是不久人世的了，所以對於二小的哭聲，並未加以制止，他那雙明亮的眸子，只是穿過了窗，向遙遠的天邊望着，也許他是遺恨着尚有未了之事吧！也許他是在期待着誰吧？

這一剎時，他腦中閃過了一些人影，最令他切齒的，却是那霸佔他母親的陸老虎！

他彷彿聽到了母親痛苦的呻吟，以及陸老虎的狂笑之聲！

多少年了，他一直不敢去想這件事，對於母親，他也有一種說不出的冷漠之感，因爲他覺得她太軟弱了，軟弱得令人生恨，可是這一剎那，他覺得自己完全錯了，母親是無辜的，也許她早已盼着自己這個兒子，能把她拯救出苦海，而自己却是猶豫至今……

往事一一從他腦中經過……

他憧憬着當自己尚是幼小的生靈之時，所身受的一切，陸老虎宏亮的笑聲。

白如雲只覺得一股熱血上衝腦門，倏地張口大喝一聲：「傖夫，我殺了你！」

隨見他一陣顫抖，竟自昏了過去。

這一下可把隔室的裴大希及二小嚇壞了，慌忙趕了過來，裴大希見狀，只當是他死了，不由得猛跺了一下腳，咧口泣道：「完了……」

二小更是一撲而上，伏牀號啕大哭不已！

「少爺……少爺啊……」

在距離這房子頂多十丈以外的山道上，一個髮如亂草的老道，正在疾行着。

這種斷腸的泣聲，傳入到了他的耳中，就像是打了一個晴天霹靂。

他抖顫的停住了身子，口中喃喃道：「天啊……這是怎麼了……這是不可能的啊。……」

忽然，他像發瘋了也似的，一聲大吼道：「小鬼頭……你怎麼了？」

只見他身形撲縱着，如驚雷駭電的撲向了這座石室之中。

那堂屋的門尚緊緊關着，老道厲吼了一聲：「徒弟！徒弟啊！」

只見他雙掌向外一翻，這扇門「轟」的一聲巨响，震了個粉碎。

隨着老道的軀體，似瘋神也似的闖了進去。

這時裴大希已發覺出白如雲並未死，正在與他注血，聽到了這聲巨响，吓得撲出來看，正巧迎着了老道的衝勢！他口中驚喜的叫了聲：「老道……你！」

可是這一剎那，這道人的兩隻眼已完全紅了，他一分雙手，已把裴大希雙肩抓住了，一抬雙臂，裴大希已被舉起來。

遂見墨狐子咧口大哭道：「他怎……怎麼了？」

裴大希被秦狸這種突然如兇神的態度，吓得一怔，一時張口道：「他……他，沒有……」

話尚未完，老道已大吼了一聲，就手一拋，可憐老裴這身皮包骨頭，如何經得起他這種神力，如同一個皮球也似的被拋了起來，「碰！」一聲，撞在了屋頂之上，跟着叭打一聲摔了下來，竟給活活摔昏了過去！

老道這時，早已撲到了白如雲牀前，見南水、北星二小，正在伏牀低泣，他一伸雙臂，向外一分，二小也給摔了一個觔斗。

隨着他那如同破鑼也似的嗓子，大哭道：「徒弟啊……徒弟……」

一時只見他撲抱着白如雲挺直的身子，淚如雨下，他用雙手拚命的抓着自己如同亂草也似的一頭頭髮，大聲哭叫着。

「啊！啊……我可憐的白如雲！」

其實他只要用手試試白如雲的鼻息，他當會發現白如雲並沒有死！

只是他又那裏會想到？

這一陣大哭，只哭了個死去活來，再加上二小一左一右的助威，這整個房子，都快要塌了，洋溢着瀰天的哭聲，就是過往天空的飛鳥，也會聞聲惻然！只有那醫學專家裴大希，兀自靜靜的躺在地上，尙在昏迷之中。

一切都眞那麼巧，不信你看！

一個青衣素服的玉女，悄悄進來了！

她幾乎像似一個幽靈，因爲她是那麼戰瑟着，她那如花也似的面頰，這一剎那，就像是一塊慘白的玉石，明珠也似的眼淚，由她那一雙黑白分明的瞳子裏，不停的往下淌着！

她再走一步，却像似風擺殘荷也似……她雙手緊緊抓着一個紫緞子小包，那是「冷玉膏」！只聽她用着斷腸的聲音喃喃道：「雲哥哥……你的藥來了……」

忽然她一摔倒在地上，香肩連聳，只哭了個肝腸俱裂！

這突然的聲音，不由得使老道二小俱吃一驚，由不住一齊回過頭來！

老道一看之下，不禁咧口泣道：「好姑娘……妳來了……小鬼頭，小鬼頭！他已經死了……姑娘一切都完了！」

青萍止住了淚，悲聲道：「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老道涕淚橫流地道：「才剛不久……哇！我可憐的徒弟啊！」

他說着又扒到了白如雲身上，大哭了起來，二小更是以頭連連撞着地！

奇怪的是，伍青萍這一刹時，却沒有再哭了，她只是呆呆的，如同一具木偶也似的看着牀上的白如雲……只聽她抖聲道：「如雲哥，……你就這麼死了？你不要我了？」

大顆兒的眼淚，順着她冰潔的臉蛋兒，撲簌簌的滴了下來！

她舉起玉腕，在臉上胡亂擦了一把，這一刹那，她一切的希望，一切的幻想都消失了！

當希望失去時，也就是人生的沒落……是的！任何人都是生活在希望裏，西諺云：「沒有希望的人生，好似缺乏源頭的泉水。」，這話是一點不錯的！

伍青萍這一刹時的感慨，讀者不難想知，她逆父離夫，只是爲了這個人！

她整個的生命，也可以說完全是爲了這個人，可是就在成功前的一刹那，失去了她這心愛的人，她的生命也沒有了！

她痴痴的想着，要不是爲了哈小敏，就可以早到半天，那麼一切也都解決了……（至於小敏爲何離她而去，後文自有交待）。

這一切都是命運的安排，渺小的人類，是不能與之抗衡的！

青萍傷感着，流盡了她的眼淚，她咀角微微的動着，低低的訴道：「白如雲！我去了！

「我不會負你的！因爲這一生，你是我唯一所愛的人，我走了，你好好的安歇吧！」

她這麼低訴着，輕輕站了起來，用袖子把臉上的淚抹了抹，然後看了室中各人一眼，悄悄回轉了身子，斷腸的消失於門外。

裴大希用手摸了一下頭，在地上翻了一個身子，室中吵雜哭叫的聲音，把他驚醒了。

他猛然坐了起來，皺着眉毛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拚命搖了搖頭，才想起了這是怎麼一回事。

當時不由咕嚕一聲站了起來。

他冷笑着走到白如雲床前，大聲喝道：「你們這是幹什麼的？是怕他不死是不是？」

老道仍在鼻涕一把淚一把的，聞聲看了他一眼，沙啞的泣道：「姓裴的，我臨走之時，是怎麼交待你的，現在好了……他死了。」咱們兩個的交情也就算完了！

此時二小尚在大哭，裴大希一跺脚道：「你們不要哭行不行？」

二小暫時停住了哭聲，南水看了他一眼，抽搐道：「爲什麼……不哭？」

北星泣噎道：「這人……心眞狠……一滴淚也不掉！」

二小說着又自放聲哭了起來，裴大希撲到床前，又不放心地以手在白如雲脈門上摸了摸，更證明他是沒有死，不由大吼道：「他又沒死！你們哭什麼？這不是催他死麼？」

這一句話，果然似一聲雷，頓時把各人都震住了。

老道抹了一下臉，皺眉道：「你說……什麼？誰沒死？」

裴大希漲紅着臉道：「誰？還會是誰，當然是白如雲！」

老道楞了一下道：「他沒有死？怎麼不動？」

說着竟似不信，還用手去撥白如雲的眼睛，裴大希想起來有氣，一把把老道推開，叫道：「你先讓開！這都是些什麼事！一進門跟喪神一樣，又哭又叫的！」

老道被他推開，滿面驚異的看着床上的白如雲，他眞不敢相信這是眞的？

他抖着聲音道：「你別開……玩笑好不好？這可不是開玩笑的時候。」

二小也不哭了，一個個眼巴巴的看着床，裴大希一面坐下，一面冷笑道：「開玩笑？等救過來他，咱們兩個還有一筆賬沒完，我也不能叫你白摔！」

他說着雙手在白如雲兩腋之下一扭一合，慢慢運起功來，似乎半盞茶之後，白如雲竟長吁了一聲，悠悠醒了過來！

他張開了眸子，環視了一下左右，發現老道也在床前，不由驚喜的動了一下，開口道：「老……道！」

墨狐子秦狸這一刹時，簡直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他抖動了一下，大叫道：「小鬼頭！小鬼頭！」

他撲到了床前，猛然抓着白如雲一隻手，大笑道：「啊，啊，你還活着……我的天……」

二小這時也不由破涕爲笑，一時之間，房中整個充滿了笑聲，和方才整個的哭聲，眞是一個强烈的對比！

只有裴大希遠遠的站着！

他雙臂互抱着，咀角似喜又憂，他稍稍領受了一下快感，遂哼了一聲道：「你們有什麼好笑的！老道！你要的藥呢？」

墨狐子正自咧口儍笑，聞言怔了一下，吶吶道：「藥！沒……要着……」

衆人全是一驚，尤其是白如雲更是一驚，他面如死灰的慘笑道：「沒……關……係！」

可是老道這時笑着，雙手連搖，說道：「不過……你的好媳婦兒，給你把藥弄來了！」

他搶上前去，把青萍放在地上的小包舉了起來，連連搖着！

白如雲立時一怔，急問道：「誰……誰？」

老道怪笑道：「是伍青萍，這姑娘眞行！」

他說着忽然左右看了看，口中咦了一聲道：「咦！人呢？」

裴大希這時接過了藥，笑着道：「誰呀？」

老道忽然摸了一下頭，猛然跺脚道：

「糟了！她走了！」裴大希緊張地拉着他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誰走了？」

老道急道：「糟糕！方才我們正哭的時候，伍姑娘來了，她送來了藥，一個人爬在地上哭，說什麼晚了，怎麼現在沒有人了呢？」

他說着又大叫了兩聲：「伍姑娘，伍姑娘！」

白如雲這時在床上顫抖道：「啊……老道！你快追！」

裴大希也跺脚道：「你眞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還不快追，晚了也許會出事了！」

二小一聽，各自奪門而出，老道怔了一下，臉上變色道：「對，我去追去！」

說着猛然撲出了門去，一路狂喊着往山下奔去！

裴大希這時微笑說道：「眞是個冒失鬼！」

他打開包袱，見內中是一整封竹管，另有一封署名伍青萍親展的信。

他匆匆把信端起，一面把藥拿出來，含笑道：「小兄弟！這才是人要不死，五行有救，有了這藥，三日之內，我保你一個活蹦亂跳的大活人！」

他說着笑得合不攏嘴來，一面自後室，翻出藥箱，洗手淨面，半個時辰之後，已用金針，把白如雲全身穴眼打開，遂以「金針度脈」手法，把「冷玉膏」徐徐注入白如雲血液之中！

他這裏忙得不可開交，另一邊，老道更是急如星火的拚命奔馳着！

他這種輕身功夫，不消一刻，已撲到了山下，可是轉念一想，伍青萍就是走，也不過一會的工夫，你說她傷心之下，斷斷不會如此狂奔疾馳，是以，一定還在山中，我且再細細找來！

想着他又往回程找了一遍。

這時天可黑了……在如此大的廬山，在黑夜之中，要想找一個單身的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老道一路走着喊着，逢人便問，山前山後，山南山北，直跑了七八轉，只覺得嗓子都嚷乾了，兩條腿早就軟了！

五六天以來，這兩條腿就沒停過，再加上這麼狂奔着，就是鐵人也吃不住！

他喘着，坐在一棵樹根之下，實在是累壞了！

墨狐子秦狸愈想愈難受，他心裏想：「我眞是如老裴所說，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現在怎麼辦？」

他眼巴巴的看着天邊，腦子裏又想道：「這姑娘別是以爲白如雲死了，跳山澗自殺了吧！那可……」

想到了這一點，老道不由吓出了一身冷汗，猛然由地上站了起來，低低地叫了聲：「老天爺！我已經够受的了，可別再折騰我了！」

他走到了崖邊，向下望了望，黑黝黝的啥也看不見，冷冷的風，使他打了一個寒戰！

他嚥了一口唾沫，實在是渴壞了，喃喃自語道：「這麼下去，奶奶的！我老道也要完了！」

忽然不遠寺院裏，傳來一陣鐺鐺！的鐘聲，老道怔了一下，心想：「這裏還有廟呀！我去討口水去，今夜說什麼要把她給找着！」

想着往前走了幾步，果見百十丈以外，有一座極大的廟宇，月光之下，金碧輝煌！

墨狸子秦狸拍打了一下身上的土，一拐一拐的往廟裏走去！

這時廟門大開着，正有幾個尼姑在廟前賞月，老道一拐一拐地走到了近前，彎腰不像彎腰，行禮不像行禮的來了這麼一下。

這羣小尼姑們不由嘩然驚作一團，有的見老道這種僧不像僧，道不像道的樣子，都不由捂口而笑！

其中有一個老尼姑，瞪着眼道：「我們這裏是姑子廟，你一個道人，來此作甚麼？」

老道一聽，在月下仔細端詳了這羣尼姑半天，才摸着頭道：「啊！是姑子呀！我還以爲是和尚呢！」

老尼姑臉一紅，以爲老道是存心來開玩笑，不由濃眉一展，叱道：「住口！你這道人好大的胆，深更半夜，來此佛門善地胡言亂語，小心我們……」

老道本是一肚子怨氣無處發作，再被這老尼一叱，不由也一時怒起，當時冷笑道：「喲！好厲害的老姑子！我只問問，你發這麼大脾氣幹嗎？」

此時一羣小尼姑在傍七嘴八舌，咭咭喳喳，有的說：「這人瘋瘋癲癲，理他幹嘛呀！」

還有的說：「師姐眞有功夫給他閑嗑牙，撐他一邊去算了！」

老道雖是一生嘯傲武林，在這種場合裏，可眞是只有自認晦氣！

當時氣得搖了搖頭，那羣小尼姑還叫着：「不要臉！我們都是女人，你一個男人來幹什麼？去！去，滾開！」

墨狐子秦狸分辯了兩句，他不說還好，愈說，那羣小尼姑叫得愈厲害，最後還有人提議要去報官。

老道眞氣得想打人，只有自認倒霉，水也沒喝成，還受了一肚子氣。

想着方要轉身，忽見一中年女尼由內疾出對衆尼叱道：「你們吵什麼？師父已上了香了，傳你們入內護法，要給新來的那位姑娘落髮了！」

衆尼才匆匆轉回，這中年女尼，杏目還瞟了老道一眼，才冷笑着轉回。

老道這時不由吃了一驚，心想：「方才這位尼姑說，要給一位新來的姑娘落髮，別是伍青萍吧？她在心灰失望之下，難免……」

這一想，愈覺大是有理，當時精神一振，也不覺得累了！

這時那羣尼姑都進去了，老道把衣服整了整，心說：「這玩藝，我可顧不得這麼多了！眞要是她頭髮一剃，可就什麼都完了！」

想着身形一彎，「嗖！」一聲，巳竄上了廟簷之上，暗想道：「我墨狐子堂堂武林奇俠，居然深夜來到人家尼姑廟裏偷窺，唉！」

想着一抬腿，才突然覺得躲[illegible]怔了一下，一抹臉道：「管他的！[illegible]次，反正是爲了救人！」

想着見一處正殿內燈光耀眼，不由一塌腰，如同一股黑烟也似的，已撲到了殿前。

所幸殿門敞開着，只見殿內人影婆娑，香烟繚繞，老道見殿門正首，有一石獅子立着，倒是一個好遮身地方，想着一飄身，已落在了石獅之後，眞是輕如一片落葉，室內人無一覺察！

只見殿內衆尼，分兩行排列着，正中的法壇上，站着一個七旬左右的老尼，一身黑色皂衣，她口中喃喃在唸着一卷經文，一隻手翻着經卷，雙目半睜半閉，在她身前丈許左右，蒲團上跪着一個少女，老道不看則已，這一看，不由差一點叫了出來！

原來這少女，正是伍青萍，老道不由喜得大口連張，暗忖：「啊，眞是她！現在可好了，我倒要看看她想怎麼着？」

想着仔細的往內中注視着，只見青萍這時面色慘白，秀髮都散開，垂在肩上，如同一尊石像也似的呆呆低着頭！

那老尼唸了半天經文，又用手搖了幾下鈴，這才停了下來，隨即又拿起一張黃裱紙，上面有字，老道見她湊近燈前，朗聲唸道：「俗女伍青萍，厭棄五濁惡世，自願入青雲寺，落髮爲尼，俗世一無牽掛，隨身佈施紋銀五兩，以爲香火之資，今後無論何故，不得索回！」

老道聽到此，不由笑了，心說：「我說出家那有這麼方便，原來她送的有銀子，怪不得這麼快呢！」

這老尼唸完了之後，問道：「這可是妳自己意思麼？」

青萍點了點頭，老尼又問道：「以後不後悔？」

青萍又點了點頭，老道不由直搖頭，這時老尼忽然聲音加大道：「本座賜妳法號『如一』，今後皆以此名之！」

青萍忽然流淚道：「師父，弟子請求命名爲『如雲』！不知可行麼？」

老道怔了一下，心說：「好痴心的姑娘，如雲不是小鬼頭的名字麼？唉！」

那老尼皺了半天眉，竟自點頭自圓道：「也好！妳們這一輩都是『如』字頭！如一如雲只差一字，使得！」

說着一拍手道：「上香，如意，如眞二弟子侍候落髮！」

一旁閃出了兩名小尼姑，一人捧剪，一人燃香，先對着老尼施了一禮，遂朝青萍走去。

老道看到這裏，可不能再看下去了，當時雙手一抖，把事先握好的雙掌小石子打出。

這種「滿天花雨」的手法，畢竟不凡，只聽見「波！波！」一陣響聲，頓時滿殿全黑，一時大亂了起來，老道已趁亂之間，飛縱了進去，單手一抱，已把伍青萍給挾在了臂下！

青萍驚魂之下，尙叱道：「你是誰？、幹什麼？你……」

老道低叱道：「好糊塗的丫頭，妳想出家可不行！」

說着一起一伏，已竄上了大殿，起落之間，已如飛而去！

不言大殿裏撐上燈火，發現失去了青萍一番大亂，且說伍青萍被老道挾着縱跳如飛的馳着。

她却自掙扎道：「老道！你放開我，放開我！」

老道也不說話，只是拚命的馳着，一盞茶之後，已來到了山峯。

墨狐子才把青萍放了下來，一時累得汗如雨下，他喘道：「到了！到了！妳進去看吧！」

青萍這時說道：「你把我弄來這裏幹什麼？他死了，我還何必……？」

老道用手推她，一面笑道：「妳進去就知道了。」

這時南水，北星二小，已自屋中聞聲跑出，俱歡叫道：「姑娘來了！」

青萍看着他們一個個面有喜色，不禁呆住了，愣了一下道：「白如雲不是死了麼？……」

北星這時却破格跑上前，又跳又笑道：「少爺活了……好了……」

青萍一時張大了眼睛，也顧不得再和他們說話了，她猛然奪門而進。

果然，她連夢中也想到的白如雲，正自靠床坐着，他直直的看着她，眸子裏噙着好似熱淚和熱情，他口中吶吶道：「姑娘……」

伍青萍早已忍不住，張開二臂，撲到了他的懷中，說不出的是喜是悲，是哭還是笑！

只是……

只是他們緊緊的抱着，他們把沾滿了淚水的臉兒貼在了一塊，呢喃的聲音，只是！

只是！「啊！哥哥……姑娘……」

這時候老道咧着大口直笑，二小也看得呆了，老裴推了他們一下，一皺眉一甩頭，還是他懂事，大家都悄悄退到外面去了。

× × ×

巫山的白宅，可是熱鬧了，處處張燈結綵，正廳上斗大的「白府喜事」，眞是夠氣派！

鐵旗俠結婚，這可是武林中天大的喜事，從早到晚，水陸各路英雄好漢絡繹不絕，賀禮堆積如山。

老道也破例換上了一身新道袍，頭髮梳得高高的，邁着八字步兒，周旋在客人之間，逢人便喊：「那裏！那裏！托福！托福！」

南水，北星更是一人一身紫緞子衣裳，他們從早起笑得就合不攏嘴來，小口袋裏放的是糖又是梨，一邊走着，一邊往嘴裏塞。

南水笑道：「北星，結婚是好事！」

北星咬了一下蘋果，傻笑道：「好事……好事……」

他說着提了一籃橘子往外就走，南水怔道：「你一個人吃這麼多？」

北星連連幌着頭道：「送人……不是我吃！」

南水問：「送誰？」

「……送給三百老人……」

北星也不由的往前就走，南水不由笑了笑道：「對！今天是喜事，叫他們也吃點好的！」

說着也跟着北星直向後面石牢走去，在那裏，石牢之中，禁錮着往日叱咤風雲

的三百老人！

不過，他們雖都被關着，可是刑期不一樣，牢門牌子上寫的是：

木蘇：狡詐、陰損，罪大惡極，刑期十二年。

水夢寒：盲從，陰損，刑六年。

星潭：自私、任性、無義，刑兩年。

他們是被隔離在不同的房間裏，可是却可互相借着窗口說話。

北星走過來，把橘子分給他們三人，星潭仰着臉，問道：「小鬼！今天什麼事？外面亂哄哄的！」

南水哈哈一笑道：「少爺結婚了，你還不知道？」

星潭揉了一下眼睛，驚訝的道：「白如雲結婚了？」

水夢寒和木蘇，聞言都不由吃了一驚，他們一齊到門邊，緊張的問道：「和誰結婚？」

北星結巴道：「和誰？……當然是……伍姑娘……」

南水點了點頭道：「從今以後，我們就叫少奶奶了……哈！」

木蘇咬牙切齒道：「哼！她到底還是嫁了他了……哼！」

水夢寒冷冷看了他一眼，嘆了一聲道：「算了吧！老大，一個人愛一個人是沒有辦法的，當初要不是聽你的話，也不會有今天！」

木蘇冷笑道：「所以你的罪名是盲從了！」

水夢寒反唇相譏道：「所以你是罪大惡極了！」

二人都呵呵大笑了起來，二小見他們說得好玩，都扒在鐵欄上看着他們發笑！

星潭看了木蘇一眼道：「其實他判我兩年不算多……」

木蘇一收笑臉道：「兩年自然不多了，十二年你就會叫多了！」

水夢寒長嘆了一聲道：「這白如雲也是個怪人，我看他生平大概有關人的毛病，動不動就押起來！」

木蘇冷笑道：「他連他師父都關，別說我們啦！」

說着他眨了一下眼道：「要說，我還眞不服氣，我就不信，他眞把兩相神功煉成了。」

星潭冷哼道：「你這人就是生就一副奸險脾氣，到了這時你還不相信？要沒煉成，憑我們三百老人，會叫他一個毛孩子給押起來？這不是明擺着的事麼？」

木蘇被罵得臉一紅，用手摸了一下頭，又點了點頭，道：「噢！是的……是……是……」

水夢寒嘆了一聲道：「老道也不……來……媽的！他現在可神氣了……」

木蘇一聽提起老道，不由恨得咬牙切齒道：「這老東西，最陰最損，還說我陰損，他比我厲害千倍！」

星潭這時睡在床上，喃喃道：「我們眞是何苦？好好的煉那門子藥，這好，藥煉好了，把他給救活了，却把我們自己給弄到牢裏來啦！」

木蘇一扭臉，見二小還在看着，不由氣得一擺手道：「請吧！二位！想做奸細是不是？」

二小弄了個滿臉通紅，手拉着手走了，南水邊走邊說道：「媽的，這姓木的最壞！」

北星結巴道：「他……十二年！」

說着就走遠了，木蘇恨得重重地拍了一掌，怒叱道：「想不到我木蘇竟會有此一日！」

水夢寒冷笑道：「你一個人不說，還把我和老星都連上了，我們才眞冤枉！」

星潭坐起身來道：「算了吧，就當是我們在閉關，這些年來，儘可以再煉煉功夫！」

木蘇怔了一下，重重跺了一脚道：「對了！對了！對了！」

他扒來壁間咬牙道：「對！這十二年，我要好好煉一種功夫，出去之後，再找他算賬！」

水夢寒冷笑道：「問題是你還能活十二年不能了，你今年巳多大了？」

一句話又把木蘇給說楞了，忽然一陣笑聲，老道出現在牢前，他向着三人一躬腰道：「老朋友們！你們好！」

木蘇氣得一扭身子，水夢寒齜牙道：「嘿！今天道爺挺像個人似的！」

老道嘻嘻一笑道：「那什麼話，今天小鬼頭結婚了，我還能不裝飾、裝飾！」

水夢寒乾笑了笑道：「方才我們也聽說了，是伍姑娘不是？」

老道點頭道：「當然是她……」

水夢寒笑了笑道：「要說，他們還眞是一對兒呢！」

老道高興地點頭道：「可不是，郎才女貌！」

木蘇這時忽然回過頭來，他閃着眸子笑笑，道：「老道！我給你商量件事，怎麼樣？」

墨狐子怔了一下道：「什麼事？」

木蘇嘻嘻一笑道：「唉！那有這麼說的，你……」

他笑着比了一下開鎖的手式道：「放我出來一會。」

老道哼了一聲，扭頭就走，木蘇又叫了兩聲，老道巳去得沒了影兒了，他冷笑了一聲低聲罵道：「媽的，這老道也學精了！」

他扭回臉來，水夢寒正看着他在微笑，木蘇長嘆了一聲，倒在那乾枯的床上。

這就是三百老人的命運……

在離他不遠的另一處狹小的木牢之中，鎖着一個面生虬鬚的老人！

他不時的嘆息着，他的刑期是二十年，這老人就是陸老虎……也就是霸佔白如雲母親的那個人，他如今巳六十多了，巳經早巳失去了壯年時的那種豪氣了，他每天只是在牢中叫着吼着，哭求着，要白如雲放他出來，可是沒有一個人理他。

現在他的女人，也正是白如雲的生身之母，正在錦繡的玉床上睡覺。

她參加了兒子的婚禮，內心不勝感慨，早早的就回到了房中。

白如雲十分孝順她，每天必去向她請安，說些家常，現在這個女人，是個幸福的人了，她很爲自己有白如雲這麼一個兒子而自豪。

尤其是今日，她參加了兒子的婚禮，看到了那絕色賢慧的兒媳婦，心中更是有

說不出的高興，她在床上想着：「我雖困苦半生，可是老來却有如此一個兒子，如此一個兒媳婦，也很可以知足了。」

× × ×

畫樓一角，在黎明的一刹那，更顯得美……

這樓閣是佈置的新房，四週都是青葱葱的翠燈，天還沒有十分亮呢，已有成羣的畫眉鳥，在竹梢上展翅嬉鳴着，他們向着這一對天作之合的新人致喜哩！

一扇小窗推開了，伸出一隻玉藕也似的手腕，可是却有另一隻健壯的臂，把它捉回去了。

伍青萍忸怩着，倒在白如雲的懷裏，她那滿頭的秀髮，散在白如雲豪闊的胸膛和寬闊的肩上她是那麼的嬌柔，脆弱。

新婚之夜，已過去了，看起來她還是一樣，只是在她兩腮和粉臉上，微微染上了些相思紅霞。

她掙開了白如雲的懷抱，羞澀的笑道：「天都亮了……我要起來啦！」

白如雲緊緊的抱着她，把她像小鳥也似的又捉了回去，他用一雙鐵腕，緊緊地摟着她的蠻腰，半笑道：「我不放妳！小東西！」

青萍紅着臉，羞得幾乎要哭了，她嗔道：「你放不放手？」

白如雲笑道：「不放妳，怎麼樣？」

青萍扭了一下沒有扭動，却由不得半哼半笑地，又倒在那白如雲懷中。

她閉上了那雙明亮如星星也似的大眼睛，讓羞澀由兩腮直上了髮梢兒，是那麼嬌和嫩的哼着。

「不來了……你欺侮人家……」

白如雲輕輕吻着她的小臉，青萍被逗得格格笑了，她輕輕嗔道：「鬍子扎得人癢癢地……！」

白如雲大聲的笑了，那嘹亮的聲音，把室外的畫眉鳥也嚇飛了！

青萍嚇得睜開一雙眸子，踢着脚道：「笑什麼嘛……你這野人……」

白如雲伏下了身子，輕輕在她耳邊道：「小尼姑，我不笑就是了！」

青萍打了個滾，血紅的睡裙翻了個浪，裹着她豐滿滑膩的嬌軀，她撒嬌道：「你壞……你聽說……你……」

她羞得用小手捂着眼睛，白如雲用手攬着這如花似玉的嬌妻，情不自禁又朗聲大笑了！

他哄着她說道：「乖妹妹！我不逗妳了。」說着拉開了她掩在眼上的小手，青萍哼哼着竟自淌下淚來……她噘着小嘴道：「還不是爲了你……你還笑！」

這一來白如雲可嚇壞了，忙又陪上了半天好話，才算把嬌妻給哄笑了。

她白了這位如意郎君一眼，小聲嗔道：「你以後再敢說，看我還理你！」

白如雲眨着半笑的星眸道：「我再也不敢了！」

這時一縷陽光，已由簾縫中射了進來，青萍啊了一聲道：「眞的！我要起來了，你這懶豬，要睡你一個人睡！」

白如雲半摟着嬌妻，她的一嗔一笑，已把他的靈魂帶上了半天，這位頂天立地的大英雄，是再也威風不起來了，他只是如醉如痴的看着。

青萍動了一下身子嘆道：「給你說話呢。」

白如雲才啊了一聲，青萍已掙着下了床，翩翩如一隻白鷺，她匆匆穿上了一件外衣，跑到銅鏡前，用梳子理着她那一頭青絲，咀角帶着淺淺的笑。

白如雲反扒着身子，欣賞着嬌妻，微笑道：「在廬山我想得妳好苦，今天總算想到手了！」

青萍半睨着羞笑道：「還有臉說！」

她忽然轉過身來，手托香腮道：「眞的，要不是哈小敏走了，害我找了半天，也不會……」

「哈小敏」的名字，如同一根針也似的，雙雙把他二人都刺痛了！

白如雲已由青萍口中得知，哈小敏是和青萍一路的，後來中途却留下了一封信走了；信中只草草的寫着幾句話，大意是說，感情是不能免强的，她知道白如雲並不愛她，惟恐以後痛苦，還不如現在走了好些，她信中還說着她要去追尋她的人生，去找眞正愛她的人，信末附語問候白如雲。白如雲看了那信，着實傷感了多日，這時青萍一提，二人都不由又有些傷感！

青萍嘆了一聲道：「她一個人，匆匆走了，眞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

白如雲黯然搖了搖頭，心中升起了一種說不出的痛苦，他感慨着。

其實！小敏正有淌麗的遭遇呢！

× × ×

在一條通往蘇省的官道上，風塵僕僕的跑來了一匹快馬，馬上坐着一個戴草帽的姑娘，那正是青萍和白如雲掛心着的哈小敏！她一路忘魂也似的馳着，一路跑，還一路的哭着，她担心追不上他了！

她匆匆跑到了江邊，趕馬上了船，東張西望着，舟子皺眉道：「姑娘！妳要找誰呀？」

小敏也不說話，她心中想：「我明明看見他到江邊來了，怎會沒有人呢？」

想着忙對那舟子道：「痲煩你快點渡江好不好？我有急事！」

這舟子點着頭，雙臂用力划着，小船不一刻已到了對岸，她丟下了錢，匆匆跳上馬，却不注意一陣江風把她頭上的草帽吹掉了，她也顧不得去撿，雙腿一夾馬，口中哭着道：「龍大哥……你在那裏？怎麼沒影了？」

忽然身後一人爽朗地笑道：「姑娘！這是妳的帽子……吹掉了！」

哈小敏道了聲：「謝謝你！」

她說着話一回頭，頓時怔住了，馬旁站着一個偉岸的青年，他有十幾天沒刮鬍子，鬍碴子長長的，他對着小敏一笑道：「我姓龍，姑娘找我麼？」

小敏只覺得臉一陣紅，這青年一邁腿已上了她的馬，用結實的臂摟着她，哈哈笑道：「我們上那去？……」

小敏已倒入這人懷中，她羞澀安慰的閉着眼，馬行如風，在傳過了她嬌嗔的嗓音道：「我累了，隨便你……」（完）

下期預告

請留意下期，蕭逸君新作品「無憂公主」繼續刊出。